武俠世界

在劫難逃（俠情倫理恩仇故事） 馬 騰 著

一名行踪神秘的少女，接連截殺江淮八友中人，內情令人難明，追查之下，却引出昔年一段仇怨……一名應該死了的惡魔竟然再現，匪夷所思，計中有計，調虎離山，慘遭毒手，了怨仇，差點上演人倫慘劇，差幸……



$4.00

第25年

45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馬騰的作品——〖在劫難逃〗。內容充滿倫理俠情讎仇恩怨氣氛，把一段別人難以理解的血海深仇事蹟，經過十多年後娓娓道來，過程凄切感人，哀艷悱惻。講述一個行踪神秘的少女，莫名其妙的接連截殺江淮八友中人，事不尋常，引出昔年一段湖海仇怨，一名應該死了的武林惡魔竟然再度現身江湖，令人匪夷所思，原來計中有計，調虎離山，慘遭毒手，了却仇怨，不過差點上演了一幕人倫慘劇，幸而……過程相當精彩，敬請先睹爲快。

＊＊　＊＊　＊＊

一期完精選短篇小說〖黃衫客〗，是一部俠義懲奸、鋤强扶弱，令人蕩氣廻腸故事，內容叙述一名武林怪客，不忍目睹忠良宦官與正義之士含冤入獄，挺身而出，幹下了一宗轟轟烈烈的壯舉，閱讀之下，使你痛快淋漓，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35頁。

＊＊　＊＊　＊＊

山貓王森故事：〖局長之死〗下期刋出，由王一龍執筆。王森這個傳奇性人物，他的行徑，多姿多采，且看他下期在山東省又幹下一件甚麼大事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5期
（總號128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情倫理恩怨故事

在劫難逃

文·圖　騰飛　馬可

嬌娃奪命　內情難明

唐肅一面拚命地狂奔着，一面不時回過頭去朝後看，那臉上的表情就像看到妖魔鬼怪般驚恐駭然。

這時候却是白天，相信任何人也沒有聽聞過白天見鬼這種怪事吧？那麽，唐肅這樣驚恐狂奔，到底爲了什麽？

唐肅在江湖上有一個外號——胆大包天，聽到這個外號，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了。

如今却連這位胆量大到可以包天的人也驚駭成這種樣子，在拚命狂奔，在他後面追着的到底是什麽東西？

×　　×　　×

狂奔中的唐肅驀地就像猝然撞到一堵牆壁上般，倏然窒停下來，由於收勢太猛，身形劇幌了一下，臉上的神色更加駭怖，一連退了兩步。

「唐肅，任你有孫悟空的本領，也逃不出本姑娘的五指山！」說話的是一位嬌滴滴的美艷少女，看年紀只不過二十出頭，就像從空氣中幻現出來般，忽然間就現身在唐肅的面前，剛才，唐肅若不是收勢得快，怕不會一頭撞在這位少女的身上。

看情形，唐肅之所以這樣驚恐駭怖，正是因爲眼前這位嬌美的少女。

難道這樣的一位少女會吃人不成？

唐肅定下神來，喘口氣，又再退了一步，才惶然地道：「妖女，你眞的非殺我不可？」

原來這位少女要殺他，難怪他那樣驚駭狂奔了。

只是，胆大包天的唐肅也不是省油燈，莫非眼前這位少女比他還厲害？

「格格」嬌笑兩聲，少女帶笑道：「若非要殺你，我巴巴地找上你幹麽？與你上床睡覺？」

瞧不出這樣嬌美的少女，說出來的話竟然這樣粗俗，而且一點尷尬之色也沒有，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唐肅對於眼前這位少女，就像遇到蛇蠍般駭怕，他平素的胆量也不知丢到什麽地方去了，駭得再退一步，吶吶地道：「妳要殺我，總要說出個理由來，我與妳無怨無仇，妳不會無緣無故殺我吧？」

少女臉容一冷，寒聲道：「你自己做過的事，自己知，我才沒有興趣平白無故地殺你，好了，不管你想得起還是想不起，你若不想束手待斃，那就動手吧！」

少女說時，臉上已是殺氣嚴霜，與剛才彷彿變了一個人般。

唐肅的神情猛地一震，忍不住又再退一步，目光閃動了數下，猛咬牙，嗆然拔去了腰間那柄只有二尺八寸，刀背特厚的短刀來。

那知他的刀才出鞘，眼前寒光一閃，也不見那少女是如何拔劍的，森寒的劍尖已直指唐肅的眉心。

唐肅眼色驟變，厚背短刀急截，那知却截空，心頭一駭，身形急退！

原來少女指向他眉心的一劍在唐肅短刀截擊的刹那，驀地挫腕沉劍，改刺他的小腹，他若不是退得快，長劍已穿透了他的小腹！

少女却是如影隨形，劍尖始終離唐肅小腹三四寸左右距離。

唐肅只好再退，目中駐怖之色更濃。

少女一招之間便將唐肅迫得只有閃退的份兒，難怪唐肅對她這樣駭怕了。

唐肅飛退十丈過外，依然擺脫不了少女的逼迫，心頭懍駭之下，也興起了拚命之心，胆量隨之大起來，猛地暴喝一聲，身形一窒的刹那，厚背短刀駭電奔雷般筆直斬劈向少女！

這一刀之威，倒也勢道不凡。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敵，少女果然被唐肅那拚命的一刀逼得身形閃退開去。

唐肅不由暗中鬆了口氣，豈料少女一退即進，那份快法簡直就像沒有退過那樣，長劍飛刺向唐肅的咽喉。

唐肅刀勢已老，迴刀封擋已不及，眼色再變，只好再次閃退。

可是這一次已退不及了。

少女的身法劍勢實在是太快了，「噗」地一下輕响，劍尖已刺入了唐肅的咽喉內。

唐肅的一切動作刹那停頓下來，一雙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臉駭然之色，啞悶地道：「我實在想不起妳爲何要殺我！」

這時候少女刺入唐肅咽喉的劍尖仍未抽出來，所以唐肅沒有立刻死去，仍能說話。

「你旣然想不起，那何不到了枉死城中去問問閻王老子，相信他一定會告訴你的！」

唐肅悶吼一聲：「好——」厚背短刀急劈少女。

少女却在這刹那倏地將劍抽回，劍出血標，唐肅霎時就像一個洩氣的皮球般，力氣與生命隨之從身體內濺了出來，那一刀才劈出，但却已無力劈下去，整個人就像消溶的雪人般萎頓在地上，一雙眼仍然睜得大大的，血，仍然從他喉頭汩汩流出，他却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少女冷寒如冰雪般的眼睛只瞥了唐肅一眼，便將劍尖上的血漬抖落，看來，她的劍是一柄上好的利劍。

接着，少女從懷中掏出一塊長條形的白絲布塊來，展開，放在唐肅的左臂下壓着，這樣，就不會被風吹走，因這裏是曠野，風特別大。

那少女接轉身飛掠而去，曠野上就只留下唐肅的屍體，他左臂下壓着的白絲布條上赫然寫着四個血紅的草字——在劫難逃！

白布紅字，份外醒目，再加上唐肅的屍體，那就份外恐怖了。

× × ×

李重天打從起床那一刻起，便一直覺得心跳不安，但又不知道是那裏不妥，總之是惴惴然坐立不安。

憑他在江湖上走動多年的經驗，他預測到必有事故發生了，雖則他近年來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這種特有的感應，多年來一直沒有減退。

他如今已是天陽莊的莊主，自然不用再像以前那樣在江湖上闖蕩了，而且，他還是鳳陽一帶頗為出名的人物。

這都是他用血與汗，甚至生命掙得來的。

坐在偏廳的椅子上，才喝了一口茶，他便再也坐不住，心情煩亂地站起來，負手踱到廳前，站在階前，長長地吸了口氣，但仍然壓抑不下心中的煩亂。

「呀——」廳前不遠處的一棵樹上，不知怎的竟棲了一隻老鴉，發出難聽的叫聲。

李重天被那老鴉一叫，心緒有如海潮般翻湧起來，只覺渾身不自在，目光一遠，落在那一只老鴉的身上，霎時目中煞光一閃。

「呀——」老鴉又發出了一聲叫，振翅欲飛，李重天也就在這刹那右手疾揚，一點白光如電閃般飛射而出，那頭老鴉翅膀才張，便猝然發出一聲刺耳的慘鳴聲，兩翅一歛，一頭從樹上那根橫椏上摔墮落地。

「討厭的扁毛畜牲！」李重天低罵出聲，接長吐一口氣，正想踱回廳內，半轉的身形却倏地又擰轉回去，目光烱烱地射向直通廳前的碎石小徑。

一名身穿灰衣的漢子恰好從那邊的月洞門中奔出來，直向這邊走去。

李重天的暗器工夫觀諸他擊斃老鴉，足已顯出高明。而他的聽覺更是靈敏，遠在十數丈外，他也可以聽到有人走來，確不簡單。

由此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浪得虛名之輩。

他的目光一直沒停盯着那奔來的灰衣漢子身上，而那灰衣漢子看到他之後，奔行更急。

那漢子奔到廳前階下，才停下來，李重天便疾聲問：「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是從那漢子驚惶的神色中看出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才脫口問出的。

那漢子被他這一問問得怔了一下，也顧不了喘氣，急急道：「回莊主，確實發生了事……」

「什麼事？快說！」李重天忍不住踏下石階一步。

「莊主，城外發現了一具屍體……」那漢子顯然不是一個善於辭令的人，不能一下就說出事情的緊要處。

「是誰？」李重天緊張地打斷了漢子的話。

「是唐肅唐大俠！」

李重天一聽，心神猛震了一下，疾聲道：「在城外那處？」

「城西郊一處叫落虎坡的曠野上！」

「是甚麼人最先發現的？」

「一名路過的樵夫。」

「屍體還在麼？你可有去看過？」李重天一疊聲問，神情顯得很凝重。

「弟子經已去看過了，屍體仍在，致命傷是咽喉被刺穿了。」那漢子原來是李重天新收的唯一弟子，年紀大約只有二十四五，姓趙，名新陽。

「一劍穿喉……」李重天嘟喃一聲，腳步隨之急走下階，同時道：「快帶我去看一下。」

× × ×

李重天站在唐肅的屍體前，臉上的神色既複雜又難看。

他已看清楚唐肅咽喉上的傷口，憑他的經驗，他看出是利劍造成的，而他也看到了唐肅左臂下壓着的那幅布條上寫的四個紅字——在刦難逃，也所以他的神情才那樣複雜。

趙新陽一直站着，偷眼瞥到師傅那種神情，心中雖則有很多疑問，却不敢出聲問，靜靜地站着。

「在刦難逃，在刦難逃，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唐肅又是被什麼人所殺的？」李重天嘟喃着，臉上神色變化不定，驀地，他的神情猛地震了一下，脫口低聲叫出：「莫非……」

下面的話倏地打住了，他雖然是在震驚之下，但仍然很快便警覺到下面的話不宜被趙新陽聽到，雖則他是他的徒弟，但畢竟不是一條心的，有些事，就是妻子兒女也不能說的。

趙新陽看到也聽到，但他仍然沒有出聲，這就顯出他不是一個浮躁的人。

李重天蹲下來，將那幅白絲布條抽出來，摺疊好，收在懷中，對趙新陽道：「新陽，你到附近找輛有篷的馬車來，越快越好。」

趙新陽應了一聲，轉身急馳而去。

李重天看着趙新陽遠去的身形，目光重又落在唐肅那業已凝結的咽喉上的傷口上，就像要從那傷口中找出殺死唐肅的兇手一般。

「李莊主，你很喜歡看死人的麼？」背後突然响起一聲嬌笑。

李重天心神一震，却沒有立時回轉身來，而且連目光也沒有從唐肅咽喉上的傷口移移，不過，他已暗中運起內勁，整個人就像處於戒備狀態中的刺蝟般，稍有異動，便會一觸即發。

憑他過人的聽覺，竟然覺察不到有人掩到他背後，單是這一點，他已猜到來人有一身很高明的輕功。

也所以他心頭震駭不已。

因為他已從聲音聽出背後那人是個女子，而且年紀不大，語聲那樣嬌脆的女子，應該不是年紀太大的女子發出的。

「誰？」他全身有如一張緊繃的弓弦般，一動也沒有動。

「你又不是唐肅，你不會轉過身來看一下的麼？」背後那女子嬌聲說。

李重天長吸了一口氣，右手暗暗扣了滿把的暗器，這才慢慢轉過身來。

他一眼看到背後那女子，一顆緊縮的心不由放鬆了不少。

眼前的人可以說是一位年紀很輕的少女，那種嬌滴滴的美態，任是誰也不會對

她懷有敵意，雖然她的身上帶着劍，而輕功也很高明，但李重天却相信自己的判斷——這少女雖則輕功造詣高明，但身手不會强到那裏去。

憑他的經驗，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就算身手不凡，也不會強到那裏去，因為武功不是一蹴可就的，非要浸淫上相當年月，才見火候，他自己就是一個例子，他初出道時與現在的身手，相差何異數倍。

只不過，世間上有些事是不能以常理來判斷的，若是他知道眼前這位嬌俏的少女正是殺死唐肅的兇手，相信他一定會吃驚不已。

「姑娘怎樣稱呼？」李重天雖則放鬆不少，但却仍然不敢大意，右手仍然扣了滿把的暗器。

少女輕笑道：「說出來李莊主也未必聽聞過，不說也吧。」

李重天目光瞬也不瞬，逼視着那少女。「姑娘既不願意說，那就算了，姑娘好高明的輕功，妳不會無緣無故地來到這裏的吧？」

「我來這裏當然是有目的的。」少女眼眸一轉，「你一定很想知道了？」

「想，而且非常之想！」李重天冷沉地說。

「那我就告訴你吧！」少女故意拖長了語聲，目中閃現出捉狹之意。「我是來殺你的！」

李重天聽了，心神震動了一下，目光在少女的臉上身上掃了一遍，倏地神色一凝，吸口氣，道：「看來妳不像是說笑，嗯，現在我知道了——」

他的口氣出奇地平靜，下面的話却故意不說下去。

少女却接口道：「你是已經知道我就是殺死唐肅的人，是麼？」

李重天心中又是一震，點點頭道：「難道不是妳麼？」

少女直認道：「唐肅確是我殺的。」

李重天暗吸一口氣，目光重新打量了少女一眼，問道：「妳為何要殺他？」

少女嫣然笑道：「難道你不知道？」

李重天眼睜轉了一下，搖搖頭道：「我又不是他，怎會知道？」

「那你到了枉死城之後，相信唐肅一定問過了閻王老子，他一定會告訴你！」少女的笑臉一下子變得冷寒如冰。

李重天心頭一凜，全身又像緊繃的弓弦般。「那幅白絲布條是妳放在唐肅的手臂下的麼？」

少女冷然道：「是的，你身上也會有一幅的！」

李重天聽如不聞，再問：「在刦難逃，是甚麼意思？」

少女冷叱道：「你比唐肅要囉嗦多了，不怕下地獄後會被拔掉舌頭？其實，你自己應該心中有數！」

說着，也不見她如何作勢拔劍，總之，她的身形一動的刹那，劍已出鞘，一劍刺向李重天的眉心！

李重天偏身跨步，早已扣滿了暗器的右手隨之疾揚，滿把的暗器像飛蝗般激射向那少女的全身上下。

李重天外號天羅地網，那是形容他的暗器若一發出，就像天羅地網般，當者無人可以脫出的暗器羅網之下。可見他的暗器功夫之高明。

也所以他從來也不帶兵器的。

但這一次却出了意外。

那少女像是早就猜到他會偏身跨步發出暗器般，筆直刺去的一劍半途中倏地隨着偏旋的身形斜削而下，其變招之快，身形變化之速，就像她原本就是偏旋斜削一樣，李重天揚起的手臂也變成自動送上了她的劍鋒，但見劍光一閃，李重天發出一聲嚎叫，血光暴現中，右臂斷墜落地！

而他的臂斷的刹那，亦是他的暗器發出之時，他的臂一斷，掌上的力道便失，發出的暗器在勁道驟失的情形下，就像一個初學撒網的漁夫將漁網撒出般，才撒出，網便折沉下去，無法完全撒開般，所以那少女沒有被李重天撒出的「網」罩住。

× × ×

李重天發夢也料不到少女的身手劍法這樣靈捷詭變，一招便斷臂，這無異就將一只螃蟹被折去了一只蟹鉗般。

斷臂處血如噴泉般噴濺出來，李重天痛得全身抽搐着，那張臉變得灰白一片，扭曲得不成臉形，頭上暴沁出大顆大顆的汗珠來。

若非是他功力渾厚，早已支持不住而暈倒過去了。

少女却對他毫不放鬆，一招得手之後，身形疾欺，長劍急削李重天左臂。

她的用意很明顯，是想封住李重天的左手，不讓他有發出暗器的機會。

看來，這位少女在行動之前，對唐肅與李重天下過一番調查的功夫，否則，不可能這樣輕易就重創了李重天！

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李重天吃虧在不知少女的底細，才會一交手便吃了大虧。

李重天強忍着椎心刺骨的難忍劇痛，正欲以左手發出暗器，不想已被少女的劍勢迫得施展不開，只好橫閃開去，希望脫出少女的劍勢，那就有機會發出暗器，扳回劣勢，甚至將少女置諸死地。

可是少女却不讓他如願得償，身形跟着緊逼過去，劍勢一劃，依然封住了李重天的左手。

李重天斷臂血流不止，這對他是極為不利的，重創之下，他的身形已變得遲滯起來，勉強又再閃避過少女那一劍，驀地他一腳飛踢向少女的小腹，硬是將少女的身形逼得窒停下來。

這一來，他就爭取到了發射暗器的機會了。

他甚至連氣也不敢喘一下，便以第一時間抖動左手，將一蓬暗器射向那少女。

暗器射出，有如一面網般罩射向那少女，天羅地網之名，李重天的確是名不虛傳！

若是那少女在他的「網」罩範圍之內，肯定脫不出去，也不可能將那面「網」一舉擊破，少女就會嚐試到暗器射入體內的滋味了。

可是，李重天的暗器射出，那少女却像幻影般在空氣中消失不見了。

所以那張網也就罩了個空，或者說只是將空氣罩住了。

李重天一眼瞥到，驚異得整個人呆住

了，他闖蕩江湖差不多二十年，還是頭一次遭遇到這樣詭異奇幻快捷的身法。

因爲他絕不相信那位少女能夠在空氣中消散。

那只有一個解釋，少女在他發出暗器的刹那，已然電閃般閃掠了出去。

他立時警覺到不妙，但已經太遲了。

背心上驀然一痛，他立刻就看到一小截劍尖從他的胸前透突出來，這一次他却沒有發出慘叫，只是透出不可置信的神色，瞪大一雙眼睛看着那截帶有血的劍尖，然後沙啞乾澀地道：「妳適才施展的，是否巳失傳多年的『驚鴻一瞥』身法？」

少女在他身後平靜地道：「不錯。」

「這就難怪你能夠在千鈞一髮間，避得開我的暗器了。」李重天說完，急促地喘息着，咀角也噴出血來。

少女沒有出聲，也沒有將劍立刻抽出來，所以，李重天仍沒有咽氣。

「妳到底爲何要殺我？」李重天很辛苦地說道：「難道妳這樣狠心，死也不讓我死個清楚明白？」

少女沉默了一下，終於開口道：「你眞的這樣善忘？十六年前的事，難道你就能夠忘記得乾乾淨淨？」

「妳……原來就……是……呃——」

李重天語聲陡住，身形挺搐了一下，便無力地摔倒落地上，血箭自前後心標射出，不但染紅了他的前後衣衫，也染紅了地上的泥土。

原來那少女忽然間抽回了劍鋒，所以李重天立刻便咽了氣。

少女的目光正望向遠處揚起的塵烟，手却伸入懷中，將一幅白絲布條展開來，其上也赫然寫着四個血紅的字——在刦難逃！

她匆匆地將布條壓在李重天的左臂之下，接從李重天的身上掏出那捲白布條來，一抖展開，重新壓在唐肅的左臂下，接匆匆張望了一下逐漸移近的塵烟，身形一弓，飛快地朝相反的方向疾掠而去，瞬眼間，便消失在不遠處的草樹間。

少女的身形才隱沒不久，一輛有篷馬車便疾馳而來，趕車的正是李重天的弟子趙新陽。

趙新陽離開老遠便望不到他的師傅，正奇怪師傅去了那裏，隨着馬車的馳近，他終於望到地上躺了兩具屍體，他的心神劇震了一下，雖則他看不大清楚地上的兩具屍體，是否有一具是師傅的，但他也感到不妙了。

馬車馳近，他終於看清楚躺在唐肅屍體丈許兩丈外的另一具屍體，正是他的師傅。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連揮兩鞭，馬車疾馳到兩具屍體之前，他勒停了馬車，一躍從車上掠下來，首先掠到李重天的屍體之前，隨之蹲了下來，脫口叫了一聲：「師傅——」

李重天巳死，自然不會應他，他查看了一下李重天身上的致命傷——胸前對穿的血洞。

但他却看不出甚麽來，雖則他對李重天的死感到震驚及駭怕，但他却沒有慌亂，對於壓在李重天左臂下的那條布條，只看了一下，便將之放在懷中，接將李重天的屍體抱上馬車，再將唐肅的屍體也抱上馬車，併排放好，也將壓在唐肅臂下的白絲布放在懷中，然後跳上馬車，驅車馳囘天陽莊。

× × ×

這一天晚飯過後，談慶紹才坐在內堂的太師椅上喝了一口濃濃的巖茶，管家丁泉脚步匆匆，神色緊張地急行入來。

談慶紹一眼看到，便知道丁泉必有緊要的事，才會在這個時候破例來找他。

他自從在八年前染上了飯後喝一壺濃濃的上好巖茶後，便不准任何人在這段時間內打擾他，除非是發生了甚麽嚴重的事，這八年來，丁泉在這個時候破例來找他，這一次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五年前重陽後的那天，一名他在昔年行走江湖時結下了樑子的厲害對頭竟然找上了門來，那時候正是他飯後喝茶的時間，結果，他只好在莊前與那位仇家一決生死。

如今他仍然好端端地坐着喝茶，那一戰當然是他勝了，而那位仇家在與他拚鬥了百十招後，死在他的獨門兵器蛇舌劍之下。

談慶紹原本倚在椅背上的身軀挺直起來，望着匆匆走進來的丁泉。

丁泉在內堂口停下，垂手躬身道：「稟莊主，天陽莊主的弟子趙新陽趕着一輛馬車來到莊前，聲言有急事要見莊主。」

談慶紹聽了，有點不悅地望着丁泉。

「是甚麽緊要的事？你沒有問他麽？」

丁泉惶聲道：「回莊主，他只說車上載了唐大俠及李莊主的屍體，小的也看過了，他說一切要向莊主面稟。」

談慶紹一聽，神色倏變，虎地坐了起來，一聲：「你怎不早說！」人巳像一陣風般向外衝了出去。

× × ×

外堂內，光如白晝，談慶紹坐在堂中主位上，趙新陽則坐在客位上。

談慶紹早巳看過了唐肅與李重天的屍體，也驗看過兩人的傷口，之後，趙新陽也將發生的事對談慶紹說了一遍，並且將那兩幅白絲布條拿出來，給談慶紹看過，談慶紹看過之後，却是不解其中的意思，但他對於唐、李之死，却感到驚震不巳。

「談莊主，晚輩之所以將家師與唐前輩的屍體送來貴莊，乃是遵照家師生前之意，將之送來的，萬請談莊主勿怪。」

談慶紹神色凝重地道：「趙賢姪，我與令師情如手足，這旣是令師生前之意，我又怎會怪你，你沒有做錯。」

一頓接道：「你根本就沒有見到殺害令師的兇手？」

趙新陽肯定地搖搖頭道：「晚輩趕回那裏的時候，家師巳被害，兇手也不知所踪，不過，晚輩發覺家師的遺體仍然溫軟，足證家師被殺害的時間不會太久。」

「令師看到那幅布條時，他的神色如何？」談慶紹問。

「家師的神情有點古怪，並且喃喃道：『一劍穿喉，一劍穿喉』，又說：『在刦難逃，在刦難逃……莫非……』下面的話他沒有再說下去，晚輩心中雖則感到奇怪，但却不敢問。」

談慶紹聽完之後，凝眸不語，臉上却

神色數變，趙新陽看在眼內，却不敢出聲，呆坐着。

好一會，談慶紹才神情震動了一下，嘟喃道：「莫非眞的是……」

倏地驚覺而住口不語，神色也變得很複雜，看了趙新陽一眼，吐了口氣道：「趙賢姪，令師及唐大俠的遺體我自會着人置放好，你趕了二日一夜的路，也很疲累了，你還是先去吃一頓飯，然後歇息一下吧。」

趙新陽也確實疲態畢呈，應了一聲，談慶紹接一拍手掌，從外面走進一名漢子，垂手躬身道：「莊主有何吩咐？」

談慶紹道：「帶趙少俠到客房，並着厨房送一份飯菜到趙少俠的房中。」

漢子恭應一聲，趙新陽即時從椅上站起來，朝談慶紹抱拳恭身道：「談莊主，晚輩告退。」

談慶紹欠身道：「賢侄好好休息一下吧。」

於是，趙新陽跟着那漢子走了出去。

× × ×

談慶紹坐在書房內，但却像屁股上生了瘡般，怎也坐不下去，在書房內不斷地走動着。

倏地，他的脚步停了下來，神情也微震了一下，自語道：「莫非十六年前那件事還有人活着下來？」

接又搖搖頭道：「不可能，這是絕不可能的，當年明明乾淨俐落，事後還一把火燒了個清光，相信就是連一隻蟻也逃不出來，怎可能還有人活下來，而且在十六年之後才採取行動？」

接着他又踱起步來，雙眉皺在一起，苦思不巳。

踱到窗前，望着窗外深沉的夜色，他長吐了口氣，忍不住又嘟喃出聲：「但唐弟與李四弟的同時被殺，又怎樣解釋？他兩人絕不可能同時得罪了什麽厲害的仇家，而同遭毒手，那只有……」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聲來，好一會，他又喃喃有聲：「不論究竟是怎麽回事，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還是派人去通知他們幾位趕來這裏商議一下的好，俗謂：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

他說到就做，立刻走到書案後，坐下來，提筆醮墨，展開信箋，筆走龍蛇般疾書起來。

他一口氣共寫了五封信。

將五張信箋摺叠好，分別放在五隻信封內，再在信封上寫上姓名和地址，這才長長地吐了口氣，放鬆地倚坐在椅上，這時候，他覺得心緒平靜了很多！

× × ×

翌日，五騎快馬從談家莊內飛馳出來，一出莊，五騎人馬便分向五個不同的方向疾馳而去，瞬息間只留下五縷嬝嬝飄散的塵烟。

× × ×

魚得水一騎如飛，沿着一道河堤策騎飛馳着。

他自接到談慶紹飛騎送來的信後，便立刻離家策騎趕往鳳陽談家莊。

他住的地方離鳳陽足有七百里，他雖然從信中不太清楚唐肅李重天被殺的詳細情形，但却知道事態嚴重，否則，談慶紹也不會派人飛馬傳書，這是他們在十年前分散開來之後，約定下來的，除非遇有緊急情形，才可以飛馬傳書，召集其餘的幾人。

這時候正是漲潮的時候，河水差不多浸上了堤岸，河水清淡，魚得水眞想一頭躍入河中，暢暢快快地在河中游個够。

原來他的水性極精，也很喜歡在水中泅流，而他的家就在渭水之濱，他從來也不用魚竿釣魚的，他要吃魚，就跳到河中潛入水中去捉，每一次，他都吃不了從河水捉上來的魚。

他可說是個無水不歡的人。

如今有急事在身，他只好忍下那股衝動之意，冒着陰冷的春風，繼續急趕他的路。

驀地，他忽然將奔馬勒得奔勢驟緩下來，令到坐騎昂首揚頸，發出「唏聿聿」的嘶啞聲。

飛奔的坐騎變成了緩跑，終於停了下來。

魚得水端坐在馬上，雙目炯炯地望着馬前不到三丈外的堤岸上蜷縮着身體的一具女體。

那具女體在陰冷的寒風中不斷抖顫着，一頭長髮散亂地披在臉上肩上背上，那具女體是背向着魚得水這邊的，所以一任魚得水的目光怎樣銳利，也無法看到那女子的眞面目。

不過，他從那女子的體態及露出單薄的衣服外的頸脖及手腕足踝的滑膩，他猜測這蜷縮倒臥在堤岸上的女子，年紀不會太大。

若是在平時，他會毫不猶豫地跳下馬走上前去看個究竟，但自從知道唐肅李重天被殺之後，他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心中總是惴惴然，無形中也提高了警覺，所以他沒有立刻下馬前去察看。

那女子在寒風中發出一聲低弱的呻吟聲，接着在地上蠕動着，似乎想從地上掙扎起來。

魚得水仍然勒馬看着，直到那女子又發出一聲幾不可聞的呻吟聲，他才遲疑着跳下馬來，牽馬走到那女子身前五六尺外站住，再打量了那蜷縮成蝦米般，看樣子就快昏死過去的女子一會，直到看不出那女子有可能傷害得了他，他才鬆開韁繩，走到那女子身前，輕叫道：「喂，妳怎麽了？」

代替回答的是那女子的一聲呻吟聲。

魚得水禁不住彎下腰來，伸手扳動着那女子的肩頭，欲看看她是病了還是凍壞了。

那知道他的手在觸在那女子的肩膀上，那女子却像觸電般陡地自行翻轉身體來，隨着他翻轉之勢，手臂猛揮，魚得水但見一道閃光揮斬而至，大吃一驚，忍不住發出一聲怪叫，整個人向後彈退開去。

那知道他在倉促之下，自然快不過對方蓄意而發的一擊，劍光在他的身上一閃而過，血光隨之暴現，他彈退開的身形變成了向後重重摔倒！

那女子一擊得手，身形立時從地上彈躍起來，劍隨身進，一劍刺向摔倒在地，肩胸處血流如注的魚得水。

魚得水痛得吡牙裂嘴，心中旣驚駭又

悔恨，一眼瞥到那女子披頭散髮，就像厲鬼一樣撲來，欲抽出兵器封擋已無及，只好咬牙側身一滾，橫閃開去！

那少女的劍亦在那刹那改刺為劃，其劍法之詭奇變幻，連魚得水瞧到，也倒吸了口氣。

因為魚得水知道自己怎也避不開那一劍，果然，劍光閃劃中，他的大腿上又現出了一道血口來，深入肌骨，痛得他全身抽搐了一下，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青光一閃，他還是以第一時間抽出了他的雙魚刺！

雙魚刺乃是他的獨門兵刃，刺身狹長，有三條凹槽，把手乃是魚形，故稱為雙魚刺。

魚得水雙刺一出，分取那女子的咽喉及心胸，雖則身受兩劍，但刺勢之勁疾，快逾駭電乍閃！

那女子眼見雙刺刺來，上身微仰的同時，劍一抹，「叮叮」兩下脆響，封住了魚得水的雙刺，接劍勢突變，弧劃而下，劃削向魚得水的頸脖！

魚得水躺在地上，上身半挺，這時候只好落回地上，雙刺貼地刺向那女子的足踝。

那女子被逼跳開一步！

魚得水身形接滾，雙刺如黃蜂針般追刺向那女子，攻的仍是足踝部位。

那女子因為受攻擊的部位太低，封擋不易，只好連連閃跳開去。

魚得水卻在這瞬間身形像魚躍龍門般彈跳起來，接橫身斜掠向兀自低頭啃着草的坐騎。

那女子既然全心要殺他，怎能讓他掠上坐騎，嬌叱一聲，卻不去截人，身形橫掠中，一劍削斬向那匹馬的右腿！

那知道魚得水這一着只是虛招，橫掠的身形倏地一個翻躍，接腰身一躬，側身飛投向河水，雖則身受重傷，姿勢仍然很美。

「噗通」一下輕響，魚得水輕巧地投入水中，水面只是微起漣漪，可見他水性之精！

那女子料不到魚得水勢式變得這樣快，由於隔着一匹馬，令到她身形受阻，待到她硬生生收住劍勢，以劍尖點在地上，身形騰躍起，有如燕子掠空般越過馬背，燕子掠波般投入水中，魚得水卻已不知所踪。

女子的水性似乎也很好，落入水中時只是微濺水花，沒入水中之後，久久不見她冒出水面，顯然，她正在水底下搜尋魚得水！

「花」地一下乍響，緊貼堤岸的水面驀地綻漾開來，一條濕淋淋的身形飛魚般從水中標射起來，腰一折，投射向堤岸上仍在悠然自得地啃着草的馬匹。

這人身上洒落的水點，竟然染有血色，這人應該是魚得水無疑。

果然正是他，原來他投入水中之後，立刻潛到河底，既不逆流而上也不順流而下，卻潛到河堤邊，接升起數尺，就利用河堤岸邊叢生的水草將身形遮蔽起來，雖則陰冷的河水浸入傷口中奇痛澈骨，他仍然忍受着。

這是關係到他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他說什麼也只好受下去！

若是那女子不立刻跟着跳下河水中，魚得水在這樣的情形下，肯定忍受不了多久，那時，她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將魚得水擊殺在河中！

看來，那女子仍是經驗少了點，也太性急了一點。

魚得水是在聽到那女子躍入河水，看着那女子的身形像魚一般在水中游動搜尋他，直到她游得比較遠，才從水中射出來的。

身形才落在馬背上，一陣寒風吹來，加上傷口刺骨的奇痛，令到他忍不住打了兩個冷顫，雙脚急踢馬腹，坐騎嘶鳴一聲，撒開四蹄，狂奔而去。

也就在這時，水面一開，冒出一顆濕淋淋的腦袋來，目光一掃，瞥到狂奔飛馳的馬上正馱着魚得水，立時急怒得她雙臂一振，拍落水面上，水花激濺中，藉那一拍之力，從水中騰射起來，折腰急翻，雙臂一振，洒落一大蓬水滴，斜掠過河面，追掠向飛馳的人馬。

可是，馬匹在魚得水的連連催策之下，奔勢如電，那女子輕功再高明，加上又落後了一大截，如何追得上？

眨眼間魚得水一騎人馬便絕塵而去，先是一點，繼則消失在那女子的眼簾內。

那女子眼見追之不及，只好停下身形，悔恨急怒地怔怔注視着那依然在空中飄散的塵烟，好一會，才將一頭水濕的長髮一甩，甩出一片珠串也似的水珠。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女子的臉容了，却原來正是殺死唐肅李重天的那位少女！

寒風陣陣中，那一身水濕的薄衣緊貼在她的胴體上，清楚地勾劃出她那曲綫美好的體態來，猛地打了個冷顫，身形一動，斜掠下堤岸，瞬間消失了身形。

× × ×

談家莊這兩天以來，一直戒備森嚴，連莊門前也加派了四名帶刀壯漢。

書房前，在各個緊要的地方，也看到兩個一組的壯漢在守衛着，不論是任何人，甚至是一只蒼蠅，也逃不過那些担任守衛的壯漢的眼睛。

書房門緊緊地關着，甚至連所有的窗子也關上了，房內却坐了五個人，一個個的臉上皆露出焦慮不安的神色。

坐在書案後的正是主人談慶紹。

坐在左右兩排套了布墊的椅子上的，是四名年紀相差不大的錦袍人。

這四人正是談慶紹在六日前飛馬傳書邀約的五人中的四個，這四人皆是在昨天及今天早上快馬趕到的。

坐在右首椅上的一人年約四十許，相貌清癯，一雙眼灼亮如電，頷下留着短髯，此人在江湖上大有名頭，只要一提起神目朱亮，江湖上沒有聽聞過其人的相信沒有幾個。

「談兄，你可有派人趕下去接應魚老弟？」朱亮雙目開闔間閃閃有光，望着談慶紹。

談慶紹微吸一口氣道：「朱二弟，昨天魚老弟本該趕來的了，却不見他到來，昨晚我已派出兩名莊漢飛騎迎了上去，至今仍不見回來，不知魚老弟是否……」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下去，但朱亮四人皆明白他的意思，一個個心頭俱是顫動了一下。

「咱們四個皆平安無事地趕到來，照說，魚七哥不會在途中出事的吧？」說話的是坐在左邊第二張椅子上的錦衣人，此人在五人中的年紀最輕，生得臉膛紫黑，濃眉大眼闊口，獅子鼻，身材壯健，說話時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相貌甚是威猛。

「張八弟，別忘記唐六弟與李四哥皆是被那不知身份的神秘兇手逐一殺害的。咱們四個平安趕到，獨有魚七弟遲遲未到，這才值得担心。」說話的是坐在右邊第二張椅子上的錦衣人，此人臉白無鬚，書卷氣頗重，望之絕不似江湖中人，反而更似一個飽學之士。

此人在江湖上的名頭也不弱，有個外號叫書劍雙絕，姓董，名一清。

至於那位被董一清稱為張八弟的紫黑臉膛漢子，在江湖上也有一個外號——猛將，姓張，名冀。

坐在猛將張冀上首的錦衣這時也開口了。「董五弟顧慮得極是，魚老弟若是今天仍不趕到來，只怕……」

「高三弟，別說下去了。」談慶紹嘆口氣，打斷了那位叫高三弟的話。

一時間，五人皆沉默下來。

那位被談慶紹稱為高三弟的錦衣人叫高孤鴻，外號一飛衝天，輕功造詣最高。

這四人來到之後，皆已從談慶紹的口中知道了唐肅李重天被殺的情形，也看過兩人的屍體，更看過那兩幅寫上「在刼難逃」四個字的白布條，四個人均對唐、李之死感到震驚，却不明白唐、李兩人為何忽然會被殺，對那布條上的四個字更是百思不解。

好一會兒，談慶紹才吁口氣，掃了四人一眼，唏噓地道：「但願魚七弟只是在路途上有所躭擱，一時間趕不及來來就好了。」

朱亮四人明知談慶紹那是自慰之言，但沉重的心情仍然為之一輕，董一清輕咳一聲，正想說話，外面却忽然響起了敲門聲。

「誰？」談慶紹目光緊緊地望着書房門。

「回莊主，屬下丁泉有事禀告。」原來在外面來的是總管丁泉。

「什麼事？快進來說！」談慶紹說時，已欠起身來。

丁泉在外面應了一聲，推門而進，躬身道：「禀莊主，魚大俠已趕到了……」

五人一聽，俱不由喜形於色，性子最急的張冀急不及待地打斷了丁泉的話，嚷嚷道：「丁總管，你怎不將他帶到這裏來呢？」

「還不快去請魚七爺來？」談慶紹緊接一句。

丁泉急急道：「禀莊主，魚大俠身受重傷，趕到莊門前便已昏了過去……」

五人一聽，臉色全變，幾乎是同時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七嘴八舌地疾聲道：「快帶咱們去看他！」

丁泉不敢怠慢，急應一聲，轉身當先急走出去，五人亦像一陣風般搶了出去。

× × ×

魚得水在經過談慶紹等五人的推拿活血，輸送眞氣之後，蒼白的臉上終於有了一絲生氣，終於甦醒過來。

睜開一雙光采全無的眼睛，看到五人之後，眼中立時閃起一抹光彩來，只可惜很快便消失。

「魚七弟，是誰將你傷成這樣？」談慶紹舉袖抹去頭上的汗水。

魚得水咀唇噏合了一下，發出低沉而又沙澀的語聲：「一個女子，一個很年輕的女子……」

喘了口氣，接道：「就在大青河的堤岸上，那女子倒在路上，裝成又餓又冷的樣子，我已經加了小心，却看不出有異，便下馬察看一下，那知……」

五個人靜靜地聽着魚得水斷斷續續地將他遇襲受傷，及使計逃走的經過說了一遍。

魚得水說完時，神情萎靡不堪，就像油盡燈枯般，三人皆難過地看着魚得水的樣子，心中有如刀割一樣。

他們五人昔年與魚得水及死去的唐、李兩人同闖江湖，雖未結為兄弟，但卻情逾手足，後來為了一件事才分散開來，各自擇地而居，自此，他們便很少涉足江湖，但每年重陽之日，必然輪流聚集到其中一人的住處，暢聚旬日，十幾年來，一直沒有特別的事故發生，想不到今年却在旬日之間，兩死一傷，所謂雁行折翼，怎不令他們感到悲痛。

眼前的魚得水他們皆很清楚，由於他失血過多，又沒有及時敷治傷口，便不要命地趕來，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捱受不了，若不是有一個意念在支持住他，他們都相信魚得水不可能活着趕到來。

魚得水確是不顧身上的創傷飛馬趕來的，他由於恐怕會在途中又被截擊，故此他繞路而奔，也所以遲了一夜半日才趕到來。

他早在遇襲之後，猛省到襲擊自己的女子就是殺死唐肅李重天的神秘兇手，這才不顧自己身上的傷勢，一路急趕而來的，他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必須要趕到談家莊，將自己遇襲的事說給談慶紹及其餘的弟兄聽，好教他們知所防範，不用再墜在五里霧中，連兇手也不知是男是女。

同時，他也想到襲擊自己的女子，必然會對付其餘在生的弟兄，這女子絕無疑問是衝着他們八人而來的，所以，他不顧自己生死，也要趕來見他們。

談慶紹早已伸掌抵在魚得水的背心的大穴上，將自身的內力源源輸送入魚得水的體內，雖然，他知道這只能令到魚得水多挨一刻，他也認為是值得的。

魚得水在談慶紹內力源源輸送之下，就像油盡的燈突然被注入油一般，臉上重又閃現出一絲生之氣息，咀唇噏動了數下，唇角泛起一抹令人看了為之心酸的慘淡笑意，低弱地道：「大哥，別白費力氣了，能够……見到……你們……我……很高興，那女子……必是……衝着……咱們來的……只不……知……道……到底為了……什麼……大哥……你……們要小心……提……防……」

越說，氣息越弱，語聲也越加斷續，終於語音一斷，雙眼一闔，聲息全無。

五人雖然昔年闖蕩江湖時經歷過不少生死兇險場面，但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手足兄弟咽氣，還是頭一遭，五人禁不住心頭悲楚，鼻管一酸，滴下淚來。

談慶紹神情有點呆滯地將手掌拿開，接將魚得水的屍體擺放好，垂下手，頭也垂了下來。

朱亮四人亦是目含悲痛，垂首默默無言。

刹那間，房內充斥着一片深切的哀悼氣息。

× × ×

翌日，五人將李、唐、魚的屍體安葬了。

在安葬李、唐、魚三人的時候，天色還是好好的，但當他們回到莊上時，天却忽然飄飄洒洒地下起雨絲來。

五人皆神色悲沉地默然坐在書房內，房內的氣息沉痛得有如凝結的冰塊般，令人難以忍受。

「娘的！」張冀一拳搥在紫檀木几上，差一點沒有將木几搥碎。「咱們總不能這樣無聲無息地坐着，好歹也要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

張冀這一嚷叫，彷彿春雷乍响，喚醒了天地萬物般，驅走了談慶紹四人心頭的沉鬱悲痛，四人幾乎是長長地吐了口氣，神情變得如釋重負般，董一清首先道：「張八弟，在解決這件事情之前，首先要弄清楚那女子殺死唐六弟他們三人的原因，否則，咱們就只有不明不白地瞎幹下去，死了也糊裏糊塗的。」

「那還不容易麽？」高孤鴻接口道：「目前，咱們皆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只有設法擒到那女子，不就明白了麽？」

「高三哥這個主意正合小弟之意，小弟第一個讚成！」張冀手舞足蹈的。

「張八弟，你的性子就是改不了，坐下來慢慢商量吧。」談慶紹笑着搖搖頭。

張冀作了個鬼臉，伸手搔搔頭皮，坐了下來，那模樣却引得朱亮等人忍不住的苦笑起來。

這一笑令到書房內的氣氛輕鬆起來。

「大哥，唐六弟他們被殺之事，會不會與十六年前那一次事件有關連？」董一清皺着眉頭道：「小弟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除了那件事之外，還有什麽事令到今時今日還有人要對付咱們。」

張冀不等談慶紹說完，已搶着道：「十六年前那碼子事，咱們兄弟八人不是幹得乾乾淨淨，事後唯恐有人不死，留下後患，放了把火將之燒成焦土的麽？我不信還有人能够活下來！」

「但唐六弟，魚七弟，李四弟的死又怎樣解釋呢？」高孤鴻苦笑道：「若是他們三人後來得罪了什麽仇家，怎不聽他們提起過？別忘記咱們每一次聚首，皆將自己一年來的情形，互相告知，而他們三人各處一方，也不可能同時得罪了一個仇家，從那女子殺了唐六弟二人後，留下一幅白布條看來，她是有所爲而殺的，事情絕不會無緣無故發生的。」

朱亮點點頭道：「高三弟說得有道理，不過，這件事似乎要設法生擒那少女，才能知道眞相，你們可有什麽好主意？」

沒有人出聲，各自在思索着。

靜默了好一會，董一清才輕咳一聲道：「她既然是衝着咱們來的，咱們只要安排一個機會，讓她有下手的機會，那時要生擒她就不是一件難事了。」

張冀首先擊掌道：「還是董五哥讀得書多，頭腦靈活些，一下子就想出這個好主意。」

談慶紹亦頷首道：「這確是一個好主意，但在行動上，却要安排妥當，否則，一擊不成，下一次就很難了。」

「咱們五個人，總不信想不出一個絕妙的行動計劃來。」張冀興奮得直搓手。

「對，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何況咱們是五個人，咱們好好地商議一下。」朱亮目中神光連閃。

接下來，他們認眞地商議起來，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才走出書房。

看五人輕鬆的神色，應該商議出一個好辦法來了。

× × ×

一連兩日，談家莊內人出人進，莊前的守衛也從四個人減爲兩個人，大概是人手不够，所以才將守衛減少兩人，將之也派出去。

而談慶紹五人却一步也不出莊門，日間五人總是聚在一起喝酒談天，夜間也睡在相連的房中，這樣，就不虞會落單被襲了。

此後的三日，情況仍像兩日來的情形一樣，每天一早，就有大批的人出莊，晚上回莊，而談慶紹五人亦照樣喝酒，總之是每時每刻也不落單，這樣，他們就不怕被偷襲，可以互相照應了。

巧佈羅網　擒女殺手

談家莊一直沒有發生過事故，而派出去打探情況的手下也探查不到那名神秘「女殺手」的絲毫消息，這令到談慶紹五人不禁安心了不少。

這一天午飯過後，張冀喝得醉醺醺的，也不知他是怎樣躲開談慶紹四人的，總之，他從莊院的側院牆上翻了出去，脚步踉蹌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一雙利銳的目光，這時正從莊院二十多丈遠的一處樺樹林中透射出來，注視着張冀的行動。

張冀却懵然不覺，依然一脚歪一脚斜地向前走去，走過了樺樹林，一直向山野那面直走。

從樺樹林中射出來的那兩道目光在張冀走過樹林後，忽然隱沒了。

張冀終於走到山野前，搖晃着停下來，仰起上身，高擧雙手，舌頭打結地向天吼叫道：「臭丫頭，臭婊子，妳給老子滾出去，老子就站在這裏，妳他娘的有種就出來殺了老子，老子怕妳就是龜孫子！兎兒子！」他的吼叫聲在山野間擴散開來，迴蕩在空中，歷久不息。

「嗨，妳這見不得光的臭婊子，快滾妳娘的出來，看老子不一掌劈了妳才怪，臭婊子，爛婊子，出來啊——」張冀揮動着雙臂，就像瘋了般，又再吼叫起來。

叫聲還在空中迴蕩，他已身形一歪，跌坐在地上。

他掙扎着站起來，醉眼昏花的，陡地

，他的雙眼睜得大大的，滿臉驚詫之色，眨了眨眼，再用手揉揉雙眼，沒有眼花，面前確實站着一位俏生生，嬌滴滴，但却臉罩寒霜的年輕少女。

那少女正是殺死唐肅李重天及擊傷魚得水的少女，她彷彿就像從地下鑽出來的一般，總之，忽然之間就出現在張冀的面前。

「妳……妳是誰？」張冀搖晃着退了一步，努力睜大雙眼。「妳怎會……一下子就出現在我的面前？」

那少女語寒如冰般冷聲道：「你剛才大吼大叫的，不是想要我出現在的你面前嗎？我就是你口中的『臭婊子』，我要你死得比唐、李兩人痛苦十倍，作爲你對我侮辱的懲罰！」

張冀駭然退了一大步，酒意似乎醒了五六分，甩一甩腦袋，上下打量着那少女，不相信地道：「妳就是殺死老子三位兄弟的女殺手？我才不相信，妳這點年紀能有多大道行？想當年咱們八人行道江湖時，妳還不知在哪裏，憑妳也殺得了我？」

那少女聽了，忽然寒霜解凍般，嫣然笑道：「那我就殺給你看！」

「看」字出口，她的劍也出了鞘，劍光飛閃，削向張冀的左耳！

張冀料不到少女的出手這樣快，大吃一驚之下，酒意全消，脚下似乎絆了一下，摔跌在地上，才堪堪閃過了少女的那一劍。

少女一劍削空，第二劍順勢削劃而下，斬向張冀的左臂。

張冀怪叫一聲，身形橫滾開去，可是仍然慢了一點點，劍光過處，臂側被劃出一道血口來，痛得他悶哼出聲，身形接連滾動不已，滾過的地上，已染上了一溜血漬。

少女却沒有追逼上去，只是輕蔑地瞧着狼狽滾動的張冀，冷笑着道：「看看你現在像什麽樣了？就像滾地葫蘆一樣，我看着也覺得臉紅，虧你還是個大男人，却學懶驢打滾，這事若傳到江湖上，我就算不殺你，你也沒有臉再在江湖上走動。」

這句話就像一支利劍插在他的心窩上一樣，他如何忍受得了？怒吼一聲，霍地從地上跳起來，脹紅了臉，瞋目道：「好個利口丫頭，老子若不活劈了妳，就不姓張！」

說着亮出了他的獨門兵器嘶風刀來。

他這柄刀乍看與普通的長刀沒有什麽分別，但却在刀身上開了七個尾指粗細的洞孔，揮舞起來，發出嗚嗚的嘶風聲响，攝人心魄，亂人心神，故命嘶風刀。

少女却氣定神閑地走上前兩步，「格格」笑道：「打從看到你的一刻起，這個時候才像個男子漢，眞不知江湖上的人怎會稱你爲猛將，大概是他們以貌取人，或是瞎了眼吧？」

張冀這時却顯得出奇地冷靜，雙眼盯實那少女，一字字道：「妳是誰？爲何要對付咱們兄弟八人？」

少女依舊笑着道：「這兩個問題，相信你到了枉死城後，姓唐的與姓李的，一定會告訴你。」

「你」字出口，她的身形接動，劍亦急展，「刷刷刷」一連七八劍，閃刺向張冀。

張冀一聲：「好快的劍！」身形亦動，嘶風刀「嗚嗚」嘶號，硬迎上去。

那知道少女的劍勢却倏地一變，劍隨身轉，隨着偏旋的身形，長劍由下至上，斜刺向張冀的腰脅！

張冀料不到眼前這位年紀不大的少女，劍上的造詣這樣精深，劍勢這樣奇詭靈捷，吃驚之下，來不及封架，只好橫閃開去。

少女嬌哼一聲，得理不饒人，身形跟着搶進，「刷刷刷」連續五六劍，急刺向張冀！

張冀至此才明白爲何唐肅李重天會喪生在少女的劍上，這少女確實厲害，眞是寧欺白鬚公，莫欺少年人，就是他自己，也自忖不是這少女的對手。

嘶風刀「嗚」地發出一聲怪响，硬迎向刺來長劍，刀劍相交之下，發出金鐵交擊响聲。

這幾刀，張冀用上了八成力道，企圖以雄厚的內力，壓倒對方。

少女果然被震得微退半步，身形一挫，接一探，長劍一招「撥草尋蛇」，撩向張冀的下盤。

張冀疾忙向後閃跳開去，那知少女的身形向前一標，長劍改撩爲刺，疾刺張冀小腹！

張冀怪叫一聲，嘶風刀截斬而下，這一次，他用上了九成力道，欲一下子將少女的長劍擊落。

但他的刀才截斬下，少女的長劍却倏地向上斜挑起，閃刺向他的咽喉！

少女這一着，有如神來之筆，又如羚羊掛角，簡直無跡可尋，大出張冀意料之外，驚得他連眼色也變了。

因爲他迴刀既不及，閃避也太遲了，若是沒有奇跡出現，他肯定死定了。

這一劍，他是無論如何也封擋閃避不了！

就在劍尖刺觸在他的咽喉上，他不由全身冰凍僵木的霎間，一道閃光快如駭電乍閃，奇準無比地射在劍尖上，「啪」一响，劍尖一歪，從張冀的頸側刺過，但仍然在張冀的頸皮上劃出一道淺淺的血口子來。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張冀有如在鬼門關前打了個轉，身形一側的刹那，翻腕一刀推切向少女的腹腔部位。

少女突遭襲擊，心知不妙，却仍然毫不慌亂，雙脚一頓，呼地翻了起來，恰好避過張冀那一刀，接一長身，便欲向外掠射而去。

「既來了，還想走！」一聲朗喝傳來的同時，十數點寒光激射向少女。

少女一驚，手急眼快，長劍急展，硬是將射來暗器叮叮噹噹地悉數擊落在地上，而她的身形也不得不墜落在地上。

目光急瞥之下，她看到有四個人正從四面向她圍攏過來，將她所有的退路皆封死了，不由暗吸一口冷氣，知道這一次由於貪功，中了對方的圈套。

× × ×

驀然間現身出來，並在生死一髮間救了張冀一命的，正是談慶紹、朱亮、高孤鴻、董一清四人。

而發出暗器的，却是朱亮。

「張八弟，咱們來遲一步，險些……」談慶紹關切地看着張冀身上仍然淌着血的傷口，「傷得不重吧？」

張冀豪笑道：「這一點點傷又算得了什麽？小弟就算不幸死在那丫頭的劍下，只要能够擒下她，問出事情的眞相，小弟死而無怨。」

「張八弟，你快將傷口包扎一下，這裏有我們四人足够對付那丫頭了！」董一清說着話，一雙眼却不斷地打量着被圍在中間，殺氣嚴霜的少女。

「五哥，這一點點傷還不放在小弟心上，倒是這丫頭厲害得很，爲了萬無一失起見，小弟還是助一臂之力的好。」張冀確實不敢小覷那少女。

少女直到這時，才寒聲道：「你們五人乃是成名人物，居然圍攻一個女孩了，不怕江湖同道恥笑麽？」

高孤鴻笑笑道：「咱們只想弄清楚這件事情的因由，妳若肯將妳的姓名來歷及殺死唐六弟、李四弟的原因說出來，咱們可以不動手，否則，事後就算江湖同道恥笑，也顧不了那樣多！」

「姑娘，請問怎樣稱呼？」談慶紹接問。

那少女却聽而不聞，兇巴巴地道：「你們倒是好計謀，放出一條大餌，誘我上當，只恨我貪功心切，哼，你們若想知道前因後果，那就到枉死城中去問唐肅李重天吧！」

說時橫劍當胸，脚步微弓，大有一副躍然欲動之勢。

「姑娘，妳殺人總有一個理由的吧？」董一清斯斯文文地說。「咱們實在想不起與你有何仇隙，敬請明告。」

那少女眨了一下眼眸，遲疑了一下，終於道：「十六年前，你們幹過什麽事，難道忘記了麽？」

五人一聽，神情俱是一震，當堂呆了一下，幾乎是同時脫口驚叫道：「莫非妳就是……」

那少女却乘五人震驚的刹那，身形斜縱而起，劍光乍閃，人劍射刺向張冀。

原來這少女眼見自己被五人圍住，心知處境對自己極爲不利，動手之下，就算自己有三頭六臂，也敵不過五人的聯手合擊，所以，她便暗中籌思脫身之計，她之所以肯說出那句話，正是欲五人震驚之下，乘機突圍而出，而她揀上了張冀，因她與張冀交過手，知道張冀的實力如何，她自信有把握可以一招將張冀逼退開去，那時，憑她的輕功造詣，足可以逃之夭夭。

她打的是如意算盤。

那知道張冀雖然在猝然之下，也明知道無法封擋得了少女勢道如此凌厲迅疾的飛激，但他却沒有閃避開去，反而咬着牙，一刀斬劈向少女的腰腹部位！

張冀這一着不要命的打法，大出少女意料之外，她雖則可以一劍將張冀的前後胸刺出一個透明窟窿來，但她也無可倖免地被張冀的嘶風刀所傷，這當然是她不願意發生的，心頭一驚之下，仗着身形靈巧，長劍去勢一斜，恰好在張冀斬來的刀身上，身形陡地斜翻而起。

董一清反應最快，一眼瞥到那少女躍射向張冀，身形便動，長劍亦已出鞘，人劍有如激矢般橫射向那少女。

他外號書劍雙絕，在劍上的造詣可想而知，這一動，劍勢嘶風，有如電裂長空，聲勢確是猛烈。

那少女身形才翻起，剛欲長身從張冀的頭上掠射過去，驀覺身側勁風急激，瞥眼之下，心頭不由一凜，身形在空中一個疾旋，長劍隨勢弧斬而出！

她這一招，仍是將長劍當作刀使。

「錚」然一下激響，雖在大白天，地上的四人仍然看到兩劍交擊時濺出的火花來，可見兩人這一擊之力，何等勁猛！

少女究竟功力不及董一清，立時被震得一個側翻，墜向地上，而董一清也去勢一窒，橫墜向地上。

少女脚才沾地，脚下却猛絆了一下，心中驚懍之下，便欲躍起，但身形一歪，不由自主倒向地上。

同時間，人影飛閃，那少女還未掙扎起來，一柄寒森森的雁翎刀已壓在她的咽喉上，接着手中長劍一緊，亦被一隻脚緊緊地踏在地上，抽動不得。

她立時遍體生寒，一動也不敢動，但雙眼却像要噴出火來般，狠毒地望着高孤鴻。

原來最先掠到，以雁翎刀將那少女制服的是高孤鴻，隨之將少女長劍踏實的是朱亮，談慶紹却沒有移動過，只是手上執着十數根繩索。

原來，少女落地時被絆倒的，是撒在地上的套索，就像絆馬索一樣，只要被套中，那邊的談慶紹一扯繩索，活結便將少女的雙脚緊緊的索住，她那裏還能够站得住？

高孤鴻以雁翎刀制住少女，左手接連點出，一連封了少女期門、璇璣幾處大穴，這才將雁翎刀移開。

朱亮也將踏在少女劍上的脚移開，冷冷一笑道：「姑娘，妳現在可以將姓名說出來了吧？」

那少女身上數處大穴被封，動彈不得，但却能聽能講，她重重地哼了一聲，乾脆將雙眼閉起來。

她倒是倔強得很。

朱亮目中神光暴現，但一現即隱，吐口氣，拿眼望向談慶紹。

談慶紹道說：「先將她帶回莊上再說吧。」

牽着那些繩索。

高孤鴻蹲下來，解開少女脚上的繩結，然後將她一把抄起來，展開身形，隨同談慶紹四人一齊向莊子那面急掠而去。

× × ×

「姑娘，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咱們雖然不會對妳怎樣，但本莊也有不少婦女，其中不乏懂得『伺候』之道的，如你不想吃苦頭，還是合作點的好。」談慶紹與朱亮四人分別坐在內堂的椅上，望着坐在對面椅上，雙唇緊閉，一臉恨意的少女。

少女目光閃動了一下，終於不情不願地開口道：「本姑娘戴若茹！」

五人一聽，神色俱是一變，目中皆閃過一抹驚詫之色，談慶紹脫口道：「怎會這樣的？」

「哼哼，你們都想不到吧？」少女仇

恨地掃了五人一眼。

五人同時倒抽一口冷氣，面面相覷，十六年前朔風怒吼的那一個晚上發生的事情，彷彿就像昨天發生的那樣清晰，浮現在他們的眼前。

「哼，你們心驚了吧？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在劫難逃，你們當年作的孽，必須要清還！」少女戴若茹氣恨得一張原本嬌美的臉龐變得難看醜惡，仇恨，確是可怕。

「妳眞的姓戴？」張冀忍不住問。

「費話！」少女不屑地嬌斥一聲。

「戴連雲到底是妳的什麽人？」朱亮語氣生硬地問。

「本姑娘姓戴，當然是他的女兒了！」少女磨着牙齒說：「我雖然失手被擒，但你們仍然逃不過厄運，仍然會被殺！」

「大哥，這怎麽會的？至今小弟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一晚絕無活口，她怎會活下來的呢？」董一清不勝駭詫地望着談慶紹。

談慶紹臉上亦是陰晴不定，有點頹然地道：「那一次，咱們或許做得太絕了，令到上天震怒了……」

「不，大哥，」張冀怪叫道：「比起戴連雲這魔頭來，咱們一點也算不上心狠手辣，何況，那晚咱們殺的全是該千刀萬剮的兇徒，絕沒有殺一個婦孺，而那晚亦根本沒有婦孺在屋內，不知她是從那裏跑上來的？別忘記戴連雲從來沒有結過婚，他哪裏來的一個女兒？」

四人一聽，莫不神情一輕，點點頭。

談慶紹目注那少女道：「姑娘，剛才的話你也聽到了，當年戴連雲沒有娶妻，你何來妳這個女兒？別打誑了！」

那少女却冷笑道：「沒有娶妻便不能生兒女的麽？本姑娘不怕告訴你們，我是他的私生女兒，先父被殺時，我尚牙牙學語，也幸好這樣，我母女兩人才能够活下來，今天找上你們，替先父報仇了。」

五人一聽，俱不由呆住了。

對於戴連雲當年生下私生女兒的事，他們可說是一無所知，而這少女言之鑿鑿，這就不能不令他們不相信了。

五人互覷一眼，談慶紹嘆口氣道：「姑娘欲替戴連雲報仇，這無何厚非，但妳先要知道，當年妳父親乃是一個十惡不赦兇人，殺人無算，雙手沾滿了血腥，令人髮指的是，他竟將當年冷泉莊全莊上下五十四口人上至莊主夫人下至莊漢丫頭，悉數殺盡，鷄犬不留，獨獨只有莊主甘冷泉因事外出，才倖免於難，你父親可說是死有餘辜，咱們殺他，只是本着江湖道義，爲江湖除害，難道姑娘亦想步妳父親之後塵不成？」

戴若茹却冷然道：「不管怎樣，我只知道父仇不共戴天，除非你們殺了我，否則，我是不會罷手的！」

「姑娘眞的那樣冥頑不靈，無可理喻？」董一清不以爲然地道。

「絕不後悔！」戴若茹回答得斬釘截鐵！

「丁泉，將她先關起來，小心看管！」談慶紹知道再說下去也是白費舌唇，只好無可奈何地吩咐站在一旁的丁泉。

丁泉躬應一聲，親自將戴若茹押了下去。

× × ×

「唉，這件事你們看怎樣辦？」談慶紹拿眼望着朱亮四人。

「她既然無可理喻，又殺了唐六哥與李四哥及魚七哥，爲了免除後患，爲唐六哥三人報仇，乾脆殺了她算了。」張冀衝動地大叫。

「張八弟，你還是與以前一樣衝動，所謂寃家宜解不宜結，她爲父報仇，在情理上也說得過去，何況，他還是個女孩子，咱們怎下得了手？再說，人死不能復生，就算是殺了她，也不能令死去的三位弟兄復生，依我看，還是不殺她爲上。」朱亮一口氣將話說完。

「小弟也讚成二哥的見解。」董一清附和着說。

「不過，依我之見，此女仇恨之心太重，煞氣也重，只怕不易化解得了。」高孤鴻道：「殺她也不是，放她也不是，這件事倒棘手得很。」

「那只好慢慢來，曉之以義，動之以利害，希望能够將她說服過來，說眞的，咱們皆是因爲厭倦了江湖上那種仇殺血腥的日子，才不再在江湖上走動，想不到一入江湖，便永遠也撇脫不了，唉，莫非這就是江湖人可悲之處？」談慶紹感慨地連連嘆息不已。

「說起來，還是甘大俠撇脫，血仇一了，便隱跡世外，不涉紅塵。」董一清深有感觸地喟然說道。

「這件事要不要通知甘大俠？」朱亮望着談慶紹。

談慶紹沉吟一下，才搖搖頭道：「甘大俠已跳出三界外，何況，這件事咱們又不是解決不了，還是不要驚動他的好。」

朱亮四人點點頭，認爲說得有理。

「稟莊主，酒席已備……」丁泉忽然出現在堂外，躬身朝談慶紹說。

談慶紹却打斷了丁泉的話，說道：「可有派人守望關押那丫頭的地方？」

丁泉忙回道：「回莊主，屬下已派出人手，輪班看守，莊主請放心。」

「好，」談慶紹接從椅上站起來，含笑對朱亮四人道：「這幾天以來，咱們沒有開懷暢飲過，今晚咱們可要好好地暢飲一番！」

「大哥這句話最合小弟之意。」張冀首先雀躍地大聲嚷嚷起來。

「八弟，小心又喝得爛醉如泥。」董一清打笑道：「我記得有一次你喝醉了，一頭摔落魚塘中，灌了一肚泥水，虧得魚七弟及時將你救起來你記得這回事麽？」

四人一聽董一清提起魚得水，原本輕鬆的心情刹那一沉，董一清也知說溜了嘴，勾起了衆人傷悼之意，懊悔得他差點沒有打自己的咀巴。

× × ×

翌日，天才亮，談慶紹宿酒未醒——昨晚他們五人一直喝到三更才是罷休，總管却一臉張惶地在奔到他的寢室前，敲着門道：「莊主！莊主，不好了……」

談慶紹在床上一聽，立時霍地推被坐起來，疾聲道：「發生了什麽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丁泉惶急地道：「稟莊主，那丫頭讓

人救走了，守在石室外面的兩名守衛被人點倒，屬下試了幾種解穴手法也解不了兩人被點的穴道……」

「呀——」突然一下急响，室門已被談慶紹自內打開，令到丁泉的話也說不下去，談慶紹將外衣穿好，邊一頭衝出來，斷喝一聲道：「快帶我去看看。」

像一陣風般，兩人來到莊後那間關押戴若茹的監牢石屋前，那附近已有不少莊漢在四下搜尋着，屋角則躺着兩名昏迷不醒的莊漢，石室的那道鐵門大開着，一把被劈成兩截的大鐵鎖散落在前地上，談慶紹一看這情形，便倒吸了口寒氣，但他仍然一頭走進了石屋內。

石屋內果然空空如也，不見了戴若茹的踪影。

談慶紹匆匆看了一下，便走出屋外，將地上兩截斷鎖檢起來，仔細地察看了一下，皺着雙眉自語道：「斷口這樣整齊，就像用刀切豆腐一樣，只有無堅不摧的利器，才能將之斬斷，來人不但身手高明，而且也身懷利器，料不到她還有同黨的，這倒是我疏忽了。」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傳來，談慶紹扭頭望去，原來是朱亮四人也被驚動了，匆匆趕來，張冀老遠就叫道：「大哥，那丫頭眞的被人救走了？」

談慶紹苦笑一聲道：「八弟，你看不到屋門大開麽？」

說話間，四人已奔到前來。

談慶紹已來到屋角前那兩名仍然不省人事的莊漢身前，伸手抓起一個莊漢的手腕，扣着脈門聽了一陣，然後放開手，吁口氣道：「果然手法獨特，丁泉，難怪你解不開他兩人的穴道，就是我，也無法解開。」

丁泉一聽，呆了一呆，憂急地道：「莊主，那他們怎辦？他們會不會……」

談慶紹忽然一笑道：「丁泉，你放心，他們不會有事的，我雖解不開他們被封的穴道，但不過午時，他們被封的穴道自會解開。」

丁泉聽得睜大了雙眼，驚奇地道：「莊主，這是什麽點穴手法，這樣神奇！」

談慶紹道：「子不過午點穴手法，這種獨特的點穴手法，乃是六十年前有一代怪傑之稱的前輩令狐天聰所研創，但自他於三十年前隱遁江湖之後，這種獨特的手法便沒有出現過，現却在本莊見識到，來人怎會學到令狐前輩的點穴手法的？」

「大哥，你說來人竟會令狐前輩的獨門點穴手法『子不過午點穴法』？」朱亮有點不信地急步走過來。

高孤鴻董一清張冀也露着狐疑之色，跟着走了過來。

「朱二弟，你把把他們的脈門不就知道是眞是假了麽？」談慶紹面有憂色。

朱亮眞的走上前，抓起一名莊漢的手腕靜聽了一下，訝異地道：「大哥，果然是令狐前輩的『子不過午點穴法』。」

「那人怎會懂得令狐前輩的獨特點穴手法的？」董一清掃了那兩個莊漢一眼：「不是傳聞令狐前輩沒收過弟子的麽？」

「會不會是……」張冀冲口便說，但却被高孤鴻一聲斷喝打斷了他的話。

「八弟，不可亂說，令狐前輩一生崖岸自高，不同流俗，怎會幹出這種事，再說……」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但四人皆明白他的意思。

因爲據他們所知，令狐天聰若是未死，也該有九十多歲了，說不定早已死了，高孤鴻沒有說出口的就是這一點，那是他不想對這位當年武林中人莫不景仰的怪傑有不敬之意。

「大哥，來人能够避過莊中的巡哨暗樁，而不驚動莊中任何一人，看來這人身手高明得很，今後咱們倒要小心才是！」董一清臉露憂色地說。

「我也這樣認爲。」談慶紹長吸口氣：「若是此人也出手對付咱們，咱們就危如曡卵了。」

「大哥，先別說這些，還是先到莊內外各處查看一下，看是否發現一些綫索吧！」張冀却毫無懼色地說。

「八弟說得也是，大哥，你認爲怎樣？」朱亮望着談慶紹。

談慶紹點點頭道：「四下搜查一下也是好的，丁泉，你先將這兩人抬到大廳上，小心照顧他們。」

說着，已長身掠上了一處莊墻。

朱亮四人亦紛紛掠上了莊牆。

× × ×

午時一到，那兩名被點了穴道，一直昏迷不醒的莊丁果然一下子便醒轉過來，睜眼看到自己躺在大廳的敞椅上，莊主等人皆在望着他們，令到他們急不迭挺起身來，茫然不知所措。

談慶紹朱亮五人看到兩名莊漢果然醒來，俱不由放下心頭大石，吁了口氣。

剛才，他們在莊前莊後，裏裏外外足足搜尋了一個時辰也找不到一絲可疑的痕跡，只好作罷，而這兩名莊漢或許能够向他們提供一些綫索，所以，他們皆焦急地等待着兩名莊漢醒來。

兩名莊漢終於完全清醒過來，急忙跪了下來，惶聲道：「莊主，在下失責，請莊主責罸！」

談慶紹擺擺手道：「起來，這不能怪你們，來人的身手實在非你們阻止得了，說說你們被點倒前的情形。」

左面的莊漢想了一下，才道：「屬下只記得在昏迷之前，突覺側面有點不對，欲扭頭察看時，突覺腰間一痳，便什麽也不知道了。」

談慶紹朱亮五人見那莊漢說了等於沒說，頗感失望，一齊望向右面那名莊漢，希望他能够說出一點有價值的情形來。

右面那莊漢接着左面那莊漢說道：「屬下是在陳順被點倒後，才驚覺到有異，但也只能瞥到一條黑衣幪面的黑影鬼魅般閃到來，便被那人點了穴道，以後的事便什麽也不知道。」停了一下，他忽然又道：「不過，屬下還記得他的身材較高，大概比屬下高出半截腦袋。」

談慶紹聽後，摸着下頷上的鬍子，問道：「還記得什麽特別的情形麽？」

兩名莊漢凝眸想了一下，分別搖搖頭道：「屬下無能，只記得這些。」

談慶紹揮揮手道：「沒事了，你們下去休息一下吧。」

兩人恭應一聲，行了一禮退了下去。

看着兩名莊漢退出大廳，五個人皆默言不語，大廳內沉肅得令張冀再也忍受不下去，從椅子上站起來，揮動着雙手，嚷叫道：「大哥，你們是怎麽了？被那人嚇呆了？費了那麽大的勁才擒到那丫頭，却不殺他，被人輕易地救走了，那不是白費勁麽？」

朱亮目中神光暴射，斥道：「八弟，你大呼小叫什麽？最沉不住氣的正是你，殺了那丫頭並不能解決問題，現在那丫頭雖然被救走了，正是有壞也有好，讓咱們知道她有同黨，這就讓咱們知所防備，這是好事，否則，就算殺了那丫頭，却不知她仍有同黨，咱們就懵然如在夢中，危險萬分了。」

「朱二弟說得對，那丫頭被救走，對我們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我們既知道了她就是昔年被咱們兄弟八人殲殺於十煞堡的天狼煞戴連雲的女兒，也知道了她的目的，那就好對付了，今後，不用再像瞎子行夜路般，黑摸摸了。」談慶紹掃了朱亮四人一眼，拈鬚續道：「今後，只要咱們行動小心，不單獨行動，相信他們是奈何不了咱們。」

「但是，這總不是辦法的啊！」高孤鴻憂慮地道：「咱們不能一生一世躲在莊中不出去，總要想個法子，與他們一決雌雄才是！」

「三弟，這一點我也想到了。但總要慢慢來，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只會給予對方可乘之機。」談慶紹不愧是八人之首，遇事思慮周密。

「大哥，你們有沒有想到，適才那莊漢說救走戴若茹的黑衣幪面人，爲何要幪着面這一點？」董一清注目望着四人。

「他當然是不想讓那兩名壯漢看到他的面目！」張冀第一個接上，想也不想就道：「這是誰也想得到的，五哥眞是多此一問！」

「八弟，你幾時才學會用腦想一下？」談慶紹責備地看了張冀一眼，張冀知道自己又性急口快說錯了話，抓抓頭皮，尷尬地坐回椅上，緊緊閉上了嘴巴。

「五弟的意思是否說，他幪着臉，是怕萬一有人認出他的眞面目來？」朱亮目中神光大盛。「這麽說來，此人有可能是咱們認識的熟人了？」

「小弟正是這個意思！」董一清亦是目光大亮。

「有道理！」高孤鴻猛一拍木几，「既在黑夜之中，還要幪上面巾，不是怕人認出他來，何用幪上面巾！」

「嗯，你們這樣一說，說不定本莊出了內奸！」談慶紹神色沉肅，幾乎是一字字吐出來的。

「內奸？」張冀一聽，忍不住驚跳起來，但隨即又不好意思地笑笑，重又坐回椅上。

「極有可能！」董一清加重語氣道：「試想想，來人就算身手再高，也不可能毫不驚動地將人救走，此人若非極之熟悉莊內的情形，怎能如入無人之境？所以說，大哥猜測得不無道理。」

「大哥，莊內的人你最清楚，照你看，莊內誰人最值得可疑？」高孤鴻問。

談慶紹想了好一會，才搖搖頭道：「我雖是一莊之主，但莊內很多事我都不管的，所以，對莊內的人，我也不甚了解，也就想不起哪一個有值得可疑的地方。」

「大哥，爲防萬一起見，還是召丁總管查閱一下的好。」朱亮建議。

「也好。」談慶紹接一擊掌，一聲：「人來！」

大廳外階下立時閃出一名壯漢來，抱拳道：「莊主有何示下？」

「快傳丁總管來！」談慶紹疾聲道。

那壯漢恭應一聲，轉身急步而去。

不一會，丁泉在前，壯漢在後，脚步匆匆地急走而來。

「莊主傳召屬下，未知有何事幹？」丁泉一脚踏入大廳，便朝談慶紹抱拳行了一禮。

「丁泉，莊內各人的情形，你都清楚的麽？」談慶紹示意丁泉坐下。

丁泉只好在左首最末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欠身答道：「回莊主，莊中上下人等，一共六十三人，每一個人皆在莊內五年以上，而且身家清白，未知莊主這樣問是什麽意思？」丁泉雖則滿腹疑惑，但却毫不考慮就說。

「適才我與幾位弟兄商議，發覺莊內可能有內奸，故召你來一問，依你看，莊內有哪一個最值得懷疑？」談慶紹直說。

「莊主說有內奸？」丁泉大吃一驚，再也坐不下去，霍地從椅上站起來。

「丁泉，別緊張，我只是懷疑，還未肯定，別大驚小怪。」談慶紹擺手示意丁泉坐下。

丁泉重新坐下來，細細地想了一遍，然後愼重地道：「回莊主，屬下細細地想了一遍，却想不出有哪一個值得可疑的，莊主，莊內上下人等，皆跟了莊主多年，屬下敢說一句，他們對莊主皆是忠心不貳的。」

「丁總管，不知你可聽說過一句老話：知人口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你眞的敢肯定？」朱亮目光有如冷電般射在丁泉的身上！

丁泉一聽，立時臉色一變，急急道：「回莊主，是屬下一時口快，說錯了話，請莊主原諒。」

談慶紹擺擺手，說道：「丁泉，你不用自責，我們只是懷疑，沒有肯定，沒有是最好，但也不能輕視疏忽，萬一莊內眞的出了內奸，那就無異與虎同眠，你明白麽？」

丁泉聽着，連臉也白了，連聲道：「屬下明白。」

「那好，你立刻着手調查一下莊內的人，要不動聲息，我也不多說了，你應該懂得去做吧？」

「屬下懂得。」丁泉忙應道：「莊主還有什麽示下？」

「那你去吧。」談慶紹揮揮手。

丁泉急急退出大廳，去做他應做的事了。

「大哥，丁總管可靠麽？」高孤鴻拿眼望着談慶紹。

「他跟了我足足十二年，若他不可靠，只怕在本莊之中，已沒有什麽人值得我信任的了。」談慶紹這樣說，高孤鴻與朱亮三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所以皆不便再

說什麼。

沉默間，一人自外向大廳走來，五人的目光不由一齊望向那人，但立刻就認出來人乃是李重天入門不到兩年的弟子趙新陽！

他們都見過趙新陽一兩次，這一次是他將唐肅李重天的屍體送來的，自然見面更多，故一眼就認出他來。

在趙新陽還未走上大廳時，朱亮悄聲對談慶紹道：「大哥，你覺得他怎樣？」

談慶紹瞥了快走上大廳的趙新陽一眼，會意地眨眨眼道：「此人沉實得敎人捉摸不透，聽李四弟生前說，他是帶藝投師的，根基很扎實，只是學的皆是平常招式，據他自己對李四弟說，他的武功是家傳，是否眞確，恐怕連李四弟也不清楚，朱二弟，你是對他有懷疑麽？」

這時趙新陽已走上大廳，朱亮只好閉口不語。

趙新陽站住抱拳對五人行了一禮，這才道：「莊主，晚輩聽說昨天擒到的姑娘被人救走了，不知莊主可有用得着晚輩的地万？」

原來他自送來唐肅李重天的屍體後，便一直沒有離開，談慶紹也沒有派他幹什麽，大概他是悶得慌了，這次聽聞戴若茹被人救走，便再也蹩不住，自動請纓了。

談慶紹深深地打量了趙新陽兩眼，才溫聲道：「趙賢姪，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遠來是客，加上本莊人手充足，你還是在本莊好好地歇息一下的好。」

趙新陽嘴皮微微嗡動了一下却沒有說什麽，一會才道：「如此，晚輩告退。」

談慶紹擺擺手道：「趙賢姪如有什麼需要，只管告知丁總管。」

趙新陽行了一禮，默然退下。

直到趙新陽的身形在廳外消失，朱亮才開聲道：「大哥，旣然他在此無所事事，爲何不將他遣回天陽莊？」

談慶紹淡然笑道：「朱二哥，他畢竟是李四弟的弟子，我怎好下逐客令？」

「大哥，他的身材比那神秘客矮了半截腦袋，再說，他的武功也不怎樣高，不可能是那神秘幪面人吧？」張冀忍不住又開聲，不過這一次他小心說話了。

「八弟，在未查出莊中是否有內奸前，莊中每一個人皆值得懷疑，咱們處於敵暗我明之處境，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董一清橫了張冀一眼。

張冀這一次再也蹩不住了，脹紅着臉粗聲道：「五哥，難道小弟說的話都是錯的？」

談慶紹一見張冀那種樣子，忙擺擺手道：「八弟，你怎可這樣說話？自家兄弟，就算說錯了，也應該忍耐一下，如今大敵當前，若是再傷了和氣，那咱們兄弟的處境就危殆了！」

張冀一聽，熱血沸騰，吞下一口氣，朝董一清道：「五哥，是小弟一時心躁氣悶，口不擇言，還望五哥海量。」

董一清朗笑一聲道：「八弟，自家兄弟，這多年了，難道不知道你的脾性？怎會怪你呢？」

朱亮接口道：「旬日之前，咱們還是兄弟八人的，如今却折了三人，想來令人痛心不已。」

聽了朱亮這句話，五人刹時緘默下來，心頭沉沉的，眼前彷彿浮現起李、唐、魚三人的音容笑貌來。

× × ×

最先是董一清的一名家人飛騎趕到談家莊，將噩耗送來——

四日前的一個晚上，忽然來了兩名幪面客，將宅院內上下十一口殺了個清光，就只留下這名家丁一命，那當然是那兩名幪面兇手故意留他活口的，目的無非是要他將這個消息傳到談家莊來。

那兩名幪面客殺人之後，還放了一把火，將宅院燒了個清光，手段眞絕。

幸好，董一清就像他那七位弟兄一樣，沒有成家立室，死的只是跟隨了他多年的男女十一人，但當他聽到這個噩耗時，仍不免驚怒悲痛得他咬牙切齒，說不出話來。

那十一名男女雖則不是他至親至愛之人，但相處多年，何異親人，驚聞噩耗，他又怎不悲痛難抑？

「那兩人身形如何？你總該看到的吧？」好一會，董一清才壓下心頭之悲憤，望着那唯一的生還者董同問起來。

董同想了一下，道：「老爺，那兩名幪面客一個個頭比平常人高了很多，另一個比較纖瘦矮小，很可能是一名女的，小的就只知道這樣多。」

「五弟，聽他這樣說來，莫非那兩名幪面客就是那戴若茹與把她救走的神秘人？」高孤鴻脫口說出。

「有此可能！」談慶紹心頭沉重地道：「他們這樣做到底是爲了什麽？莫非是逼咱們出去，讓他有可乘之機不成？」

「大哥，你說得有道理，咱們千萬不能上當，否則，就讓他們如願以償了！」董一清深吸了一口氣，深沉地道：「他想將咱們一個個逼出去，咱們偏不出去，看看他還能要什麽花樣。」

「但咱們總不能像縮頭烏龜一樣，龜縮在莊子內，正所謂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咱們總要想個辦法對付他們才是道理！」張冀舞動着拳頭。

「嗯，八弟這一次說得有道理，咱們不能永遠不出莊，必須採取行動，這才是自救之道，總不能永遠處於挨打的狀態，必須將這種劣勢扭轉過來。」朱亮亦握拳作出一擊的樣子！

「那咱們何不將計就計？」董一清目中閃着光：「他們無非是想咱們出去，那咱們就如他們一次意，明天早上我立刻偕同董同趕回去看一下……」

董一清的話聲越說越低，低到只有湊過去的談慶紹四人才能聽到。

五個人湊在一起，一直商議了足有半個時辰，才停止了商議。

翌日，天陰微雨，董一清與董同却顧不了那樣多，仍然牽馬出莊，趕回去料理一切。

談、朱、高、張四人直送出莊門前，連趙新陽也趕來送行。

拜別談、朱四人後，董一清正欲扳鞍上馬，驀地，前頭一騎如飛馳來，馬後揚起的灰塵，就像一條飛舞的黃龍般在空中捲揚着。

倏地，朱亮驚訝地脫口叫道：「這不是朱二，莫非家中也出了事？」

那騎人馬也看到了莊前衆人，馬上的人大叫一聲：「大爺！」整個人倏地從馬鞍上飛掠起來，撲向莊門前，衆人看到，正自奇怪，那匹奔馬忽然發出一聲哀嘶，前蹄一蹶，踣跌於地，口吐白沫，發出幾聲悲嘶，四蹄揮動了一下，便不動了。

衆人這才明白朱亮口中的朱二爲何忽然會離鞍掠起，原來因爲那匹馬已力竭欲倒！

若非有急事，斷不會連馬也跑折的，衆人立時心頭一沉。

朱亮早已按捺不住，搶上前去，急問：「朱二，發生了什麽事？」

朱二一臉風塵，身形一掠落地，跪倒在地上，悲聲道：「大爺，三天前的晚上，忽有兩名幪面黑衣人闖入屋子內逢人就殺，只不過眨眼間，屋內五口人就只死剩小的一人，那兩名幪面人却不殺小的，却要小的飛馬趕來，將消息告知大爺，他們還放了一把火，將屋子燒毁。」

朱亮聽着，目中神光暴射，氣息咻咻，捏着一雙拳頭，切齒道：「那兩人是何形狀？」

朱二喘了一口氣，沙澀地道：「一個身材比平常人高出半個頭，另一個身材纖弱苗條，小的懷疑是個女的，他的語聲也很尖，小的就只知道這些。」

朱亮瞋目道：「看來又是他們無疑了，我住的地方離五弟最近，難怪他們接連對咱們兩人的宅子下手了，哼！他們幹得好絕，非與他們拚個生死不可！」

董一清轉對朱亮道：「朱二哥，你是否也要趕回去看一下，料理後事，那正好與小弟同路。」

朱亮長吁口氣，才擺擺手道：「五弟，還是你先走一步吧，待朱二歇息半天，才趕回去，路上小心點。」

董一清一聲：「朱二哥，小弟自會小心，小弟去了。」說着朝衆人抱拳揖了一揖，翻身上馬，吆喝一聲，催騎而去。

董同一騎緊緊相隨，衆人直望到兩騎人馬絕塵而去，才回轉莊內。

午後，朱亮亦飛騎出莊，趕回去了。

× × ×

董一清日夜飛馳，第三日的早上，終於趕回去，落馬站在被燒得頹垣敗瓦的屋宅前，他很久也沒有哼出一聲。

董同牽馬站在他的後面，一雙目光四下閃射掃視着，提防有意外發生。

良久，董一清才長吁一口氣，仰首望天，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麽，終於收回目光，回首朝董同道：「走，咱們到鎭上找個地方歇一下，再找人來淸理一下這裏。」

原來董一清性喜淸靜，所以在距官涌鎭約里許的一處坡脚下，建了座宅院，也所以，他這裏起了火，由於距離鎭上太遠，鎭上的人就算望到，也趕不及來救火。

晚上，兩人在客棧的房中坐着，兩人皆顯得很疲累，但却一點睡意也沒有，吐了口氣，董一清壓低聲音道：「八弟，你覺不覺得奇怪？」

董同怔了一下，亦壓低聲音道：「五哥，小弟不明白你的意思。」

原來董同是張冀易容改扮的，因爲他的身材很像董同，所以才着他改扮隨同董一清趕回來，這是他們在談家莊合計好的主意，對方說既然想逼他們出來，他們於是將計就計，照他們的估計，對方就算不在途中對他們下手，也會在客棧或是對方認爲有利的地方向他們下手，這樣「董同」這支伏兵就派上用場了，在意外之下，合兩人之力，或許可以將對方的人擊殺或是活擒到手。

但路上及在屋宅的廢墟前，均沒有發生意外，這就令到董一清大感奇怪及意外了。

「八弟，你想一下，咱們一路趕回來，沿路最少有三處地方是利於設伏截擊的，他們皆放棄了，在屋宅的廢墟及鎭上，也毫無異動，你說奇怪不奇怪？難道他們打消了原意不成？」董一清皺着雙眉，困惑地思索着。

「五哥，大概他們也料到咱們在路上必會加倍小心，這才放棄了在路上截擊咱們，依小弟看來，他們極有可能在咱們苦思不解他們爲何還不對咱們動手，終於放鬆警惕之心時，才驟然向咱們下手也說不定。」張冀說出來的話，比在談家莊時，有條理得多了。

大概他自知隨時有意想不到的危險發生，所以也動上了腦筋，那自然顯得比較冷靜及理智了。

「八弟，你說得有道理，他們可能在咱們最不耐煩，因而放鬆了警惕的時候下手，不過，咱們今晚還是要小心點的好，不要睡得太死！」

「五哥，這是生死攸關的事，不用吩咐，小弟也自會小心提防。」張冀說時，打了個呵欠。

「不知朱二哥他們有沒有遭遇到意外？」董一清担心地說。

「有高三哥與朱二哥在一起，就算遇到截擊，相信他們也應付得來，五哥，担心也是沒有用的，咱們還是睡吧。」張冀說時又打了個呵欠。

「那你先睡吧，下半夜我叫醒你。」董一清說着坐到靠窗的一張椅上。「咱們這樣疲累，若是一齊睡，只怕一睡就不易醒過來，所以還是輪流睡比較好。」

張冀點點頭，倒身床上，一會，便發出雷鳴般的鼾聲來。

董一清坐在椅上運氣調息起來。

× × ×

一夜平安無事，兩人起床後，仍是主僕的關係，忙着料理被毁的屋宅及被殺後燒成焦炭的男女人丁的後事。

這一日沒有什麽事發生，夜間也是，兩人仍然輪流睡覺。

一連三日，皆一點異動也沒有，這就令到兩人既困惑又不解了。

這天午飯過後，兩人坐在房中，董一清首先開口道：「他們到底在弄什麽花樣？一直不向咱們下手，莫非他們看出了破綻不成？」

「不大可能吧？」張冀遲疑着道：「大哥的易容術，乃是一絕，咱們行動又沒有露出馬脚來，對方怎會看出破綻而不敢動手呢？」

「那他們到底打的什麽主意？」董一清困惱地道：「這幾天以來，咱們皆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物，他們若在鎭上或是附近

窺伺咱們，不可能不露出形跡的，我實在想不通！」

張冀搔搔頭皮，皺眉道：「五哥，連你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小弟更加如瞎子行夜路了。」

董一清苦苦地思索着，好一會，驀地霍然道：「會不會他們的目標是朱二哥？所以才放過咱們？」

張冀一聽，聳然動容道：「橫豎這裏的事已料理妥當，咱們何不趕到朱二哥處看看？」

「事不宜遲，咱們即刻趕去！」董一清「虎」地站了起來，却停步道：「八弟，對方奸猾異常，說不定他們正是想咱們疑念叢生，心神不定時，在去朱二哥的路上才截擊咱們也說不定，路上咱們要加倍小心才好。」

張冀迫不及待地邊走向房門口邊道：「五哥，小弟理會得。」

× × ×

兩人心急如焚地縱騎趕到二道鎮時，已是入黑時分。

幸好路上沒有發生意外，所以兩人在鎮口勒停坐騎時，不由長長地吐了口氣。

翻身下馬，兩人牽馬走入鎮內，直往朱亮業已被燒毀的家走去。

來到那業已變成廢墟的屋宅前，却找不到朱亮的影踪，兩人默默地站了一會，才牽馬走向大街。

兩人縱騎飛馳了半日，早已又渴又餓，只想找個地方歇一下，塡飽肚子，順便打聽一下朱亮二人的下落。

來到大街上，一眼看到街那頭有一座大酒樓，兩人便不約而同，牽馬向那邊走去。

站在門前的伙計見有客人上門，自然急巴巴上前招呼，將他們讓進店堂中，又親自將兩匹馬拉到後院馬拴起來。

兩人見樓下店堂內人多嘈雜，便轉身向樓上走去。

樓上的食客不多，清靜多了，兩人才上到去，目光一掃之下，刹時驚喜地脫口叫道：「朱二哥，原來你在這裏！」

原來朱亮就與「朱二」坐在臨街靠窗的一副座頭上。

朱亮與朱二正在吃喝着，所以看不到兩人走上來，聞聲之下，目光一抬，見是董一清與「董同」兩人，喜得他忙站起來叫道：「五弟，你怎會在這裏的？快過來坐下。」

董一清當先急急走了過去，張冀現在是下人身份，只好跟在後面。

坐下來之後，叫來小二擺上杯筷，再點了幾個菜，掃了一眼周圍的食客，見沒有可疑的人，這才邊吃喝，邊低聲交談起來。

「五弟，你怎會與八弟趕來這裏的？」這一次說話的是「朱二」。

董一清低聲道：「高二哥，小弟與八弟一直不見對方有絲毫下手的跡像，思疑之下，覺得這樣等下去也不是道理，同時又恐怕他們這次要對付的是朱二哥，又不知你們有沒有遭到意外，故此小弟與八弟商量之下，趕來這裏看看你與朱二哥有沒有出事。」

原來「朱二」是高孤鴻易容改扮的。

朱亮喝口酒道：「我正與高三弟說起，不知你們兩人有否遭到意外，你們就來了，很奇怪，我與高三弟也沒有遭遇到意外，令到我與高三弟困惑不解，對方既然想逼我們分別趕回去，如今機會來了，他們却不動手，眞不知他們葫蘆內賣的是什麽藥。」

「會不會被他們看出了破綻，所以他們改變了主意，不向咱們下手？」高孤鴻道。

「這不大可能，」董一清接道：「八弟也曾經這樣懷疑過，但大哥的易容術乃是一絕，而且知道他精擅易容的在江湖上也寥寥無幾，而且這件事只有咱們五人知道，絕不可能洩漏出去，故此不能在這方面露出馬脚來。」

「但別忘了，咱們曾懷疑過，莊內可能有內奸，這就有可能將咱們的計策洩漏出去了！」一直沒有出聲的張冀忽然出聲提醒三人。

三人聽得心中一凜，高孤鴻疾聲道：「咱們怎麽沒有想到這方面？」

「這樣看來，這是極有可能的事，否則，咱們故意製造了讓他們有下手的機會，他們斷無放過的道理！」朱亮說着不由將左手緊緊握起來。

一直皺眉苦思着的董一清這時霍地疾聲道：「不好！咱們只怕是中了對方的調虎離山之計！」

朱亮三人聽得一震，高孤鴻疾聲道：「五弟此話怎說？」

「這只是小弟的猜想，試想一下，他們的目的若是想將咱們逼出來下手殺之，那麽，他們斷無不乘機下手截擊之理，但如今咱們兩撥人皆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就只有一種可能——將咱們引出去，却乘機向大哥下手！」

朱亮三人一聽，神情大震，吃驚不已，張冀道：「咱們雖然被『引』了出來，但他們又怎知小弟與高三哥也出來了呢？他們不會冒這種險吧？」

「表面上是這樣，正如你剛才所說的，若是莊內有內奸，而他又恰好偵知咱們的計策，那就有可能他們也來個將計就計，對大哥下手了！」董一清越說，神態越沉肅。

「那咱們怎辦？」張冀焦急地問。

「但願我猜錯了。」董一清語聲沉重，「不過，無論如何，咱們也要貪夜趕回去！」

「那事不宜遲，咱們這就上路！」高孤鴻霍地站起來，手一翻，「啪」一聲，放下一塊碎銀。

「但願大哥他沒有事！」朱亮話聲未了，已推椅而起。

四人像一陣風般衝下酒樓，未幾，四騎快馬有如雷鳴般衝出了二道鎮！

計中有計　莊毀人亡

就在董一清、朱亮四人分別離開了談家莊的第三日晚上，莊內終於出了事。

那夜天清氣朗，滿月如輪，因而莊院內外都洒滿了一地的銀光。

時候已經是二更，談慶紹却一點睡意也沒有，一方面他是掛念着董一清及朱亮兩撥人是否遭到伏擊截殺，雖然安排了「伏兵」，但不知是否應付得了，今天已經是第三天，却一點消息也沒有，怎不令他們憂急，再加上這天晚上不知怎的，總是心緒不寧，這叫他怎睡得着？

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望着窗外那一輪銀盤也似的滿月，此刻他的心緒更是如潮湧起。

眼前一黯，原來是一片浮雲正將滿月遮住了，眼前却彷彿看到死去的唐、李、魚三人的幻影閃現在窗外一叢花樹的暗影間。

談慶紹以幻爲眞，心中一動，衝口叫出：「李四弟……」

叫聲出口，眼前復明，他才驚覺到自己看花了眼，長吸口氣，仰頭一望，明月當空，清輝滿眼，原來那片浮雲已經飄移開。

驀地，花樹間暗影閃動，談慶紹以爲自己又看花了眼，不由伸手揉了揉眼。

也就在他揉眼的刹那，一道閃亮的寒光從花樹暗影中電射而出，勢道之迅疾，有如駭電乍閃，流虹飛渡！

談慶紹眼角餘光瞥到，大驚之下，發出一聲吼叫，左手暴翻，食中二指如剪，挾向那道瞬息間飛射到的白光！

談慶紹外號鐵指鋼拳，一雙拳指堅如鐵石，他自出道以來，從未用過兵刃，可想而知他那雙拳指之厲害。

「錚」一响，兩指挾住了那道飛射而來的白光前截，寒光一歛，挾住的原來是一柄利劍的前半截，也落下一條身影來，在月光輝照下，赫然是那位被人救走的少女戴若茹！

談慶紹僅憑兩指，便挾住了勢道如此速疾射來的長劍，並且發出金鐵相擊之聲，他在指上的造詣，可想而知。

「好大胆的丫頭，竟敢潛入本莊向我下手！」談慶紹哼一聲！挾住劍鋒的左手絲毫無損，一任那少女發力抽拔，却怎也掙不脫。

戴若茹臉寒如冰，厲聲道：「你以爲你這裏是甚麽地方？禁宮內苑？本姑娘今晚來了，你也壽數已盡！」

談慶紹淡淡笑道：「別吹大話了，你現在怎樣了？」

戴若茹冷然笑道：「但你也奈何不了我！」

「丫頭，就讓你知道本莊主的厲害！」談慶紹說話之間，倏地一拳疾擊在劍鋒上！

「啪！」一响，劍鋒一折爲二，談慶紹的拳頭却絲毫無損。反而戴若茹被那一拳之力，震得斷劍反彈。人也被震退一步，幸好她反應敏捷，挫腰退步，卸去從劍上傳來的勁道，但也差點被斷劍反彈戳傷了臉頰！

「丫頭！接住了！」談慶紹叱喝聲中，左手一抖，將挾在二指中的那截斷劍甩射向戴若茹。

戴若茹聞聲知警，眼角瞥到一道綠光閃射而至，吸口氣，忙橫閃出去，但仍然慢了那麽一刹那，「噗」一响，肩頭一痛，身形亦被撞得幌了幌，差點沒有跌在地上！

痛叫出聲，戴若茹銀牙一咬，穩住身形，瞥眼看到肩頭處血流如注，不由又痛哼了一聲。

「丫頭，本莊主沒有說大話了吧？」談慶紹身形一幌，已越出窗來。

「談慶紹，別得意得太早，你聽一下？」戴若茹忽然輕鬆地笑了一聲。

一陣慘呼聲接連傳來，聽得談慶紹心驚胆顫，怒叱一聲道：「丫頭，你的帮手也來了？」

戴若茹忍痛「格格」笑道：「今晚咱們要將你這烏龜莊子徹底毀了，當然不止本姑娘一個人來了。怎樣？現在你笑不出了吧？」

談慶紹確實是笑不出了。因爲他不斷聽到慘叫聲，也瞥到莊中已有火頭冒起來，心中驚怒交加，怒笑道：「丫頭，本莊主若是活不了，你也休想逃離本莊！」

「談莊主，別吹大氣了，咱們若是不知道莊內只得你一個在唱獨脚戲，又怎會向你下手？」戴若茹冷笑連聲：「你們弄的把戲，咱們已經洞悉一切，留在莊內你那兩位手足弟兄，只是冒牌貨，我可沒有說錯吧？」

談慶紹越聽越心驚，忍不住疾聲道：「丫頭，你是怎樣知道的了？」

這句話問出，一個念頭已在心中閃過：「莊內一定出了內奸，只是這內奸到底是誰？」

戴若茹像是看透了他心中所想的一樣，狡黠地說道：「咱們又沒有通天遁地之能。咱們之所以知道你們的隱密，來個將計就計，當然是從你這莊內的人洩漏出來的了！」

這時慘叫哀嚎之聲更慘烈，火光也越來越盛。談慶紹慘笑一聲。「好，好手段，好奸謀，本莊主先活劈了妳，先替死去的李四弟等人報了血仇再說！」

說着，他便倏地驟前，一拳轟向戴若茹的臉龐！

戴若茹但覺拳未到，厲烈的拳風已掩面襲至，立時氣爲之窒，心中驚慄之下，偏身橫閃，斷劍閃割向談慶紹的右脅！

談慶紹大喝一聲，左手疾探而出。駢指如戟，飛點向戴若茹的劍身！

戴若茹知道厲害，怎肯讓他點中？說不定這一點之下，她的斷劍又會被點斷一截，那時就再也不能用劍了！於是手腕一沉，嗤一下斷劍從談慶紹的指下劃過，削向對方的大腿！

那知道談慶紹這一招只是虛招，左拳一兜，閃擊向戴若茹的左胸！

戴若茹驚懍之下，只好身形急偏閃旋開去。

「呼」一响，戴若茹仍然被對方的鋼拳擦中肩側，剛猛的拳勁撞得她整條臂膀好似碎裂了一樣，身形也旋跌開去！

「丫頭，認命吧！」談慶紹殺機已起，喝聲中，身形猛欺，指拳齊出，戳擊向戴若茹的咽喉小腹！

戴若茹身形還未穩，對方的指拳已到，驚得她魂飛魄散，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身形藉那橫旋之勢，旋撲在地上，疾滾開去，才算險險避過了談慶紹那致命的一擊！

只是這一來，她的胆也寒了，心也怯

了！

談慶紹指拳擊空，正欲搶步欺進，再下殺手，一聲慘呼倏然傳來，聽得他心頭一震，不由身形一停，扭頭望過去！

那一聲慘呼他聽出是李重天的弟子趙新陽發出的！

戴若茹乘這機會，連滾帶爬地爬出三四丈外，跳起身來，這才驚魂稍定！

× × ×

談慶紹循聲望去時，正好看到一條身形在四下閃冒的火光中踉蹌奔過來。

火光加上月光，他清楚地看到那條奔來的人影差不多全身浴血，而他也看出了是趙新陽！

他不由脫口叫道：「趙賢姪，快來本莊主這邊！」

趙新陽身影搖晃了一下，嘶聲叫道：「前輩——」雙手一張，穩住身形，搖搖擺擺地奔到談慶紹的身前，身形一仆，似乎支持不住了，仆跌向地上！

談慶紹急忙搶上一步，伸手將趙新陽扶住，疾聲地問道：「趙賢姪，你——你——呃——」

「我要殺你！」趙新陽忽然獰聲叫出，被談慶紹扶住的右手猝然朝前一送，寒光電閃中，藏在袖中的那柄短七全數送入談慶紹的心窩間！

談慶紹是作夢也料不到趙新陽會對他驟然出手行刺，那裏閃避得了，「呃」地痛叫出聲，左手五指一緊，趙新陽整條右臂有如折斷了般，痛得他欲將短七抽出的手無力握住短七，鬆脫下來。

而他掙動的身形也掙之不脫。

「好，好小子，原來你就是內奸！」談慶紹慘笑怒喝。雙手五指再一緊，但聽一陣骨碎聲响起，趙新陽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來，全身彷彿像沒有了骨頭般，差點沒有軟倒在地上，一張滿是血污的面上，扭得變了形，比厲鬼還要難看！

「說，你爲何要出賣咱們！」談慶紹的臉上也滿是汗水，語聲冷寒得叫人渾身起鷄皮疙瘩！

「晚……輩……我本是派來……臥底……的，說不上出賣了你們！」趙新陽頭上汗下如雨，可見他痛苦的程度。

「說，你到底是什麼人？」談慶紹嗆出一口血來。

「他本是我父親的徒弟，改投李重天，那是爲了打入你們之中，隨時將消息傳遞出來。」接話的是戴若茹。

「四弟，你有眼無珠，竟然收了這樣一位好徒弟！」談慶紹呼叫中，又噴出一口血來，臉色在月色下有如白堊般難看。

這時候莊內已像火海般，幾乎每一處皆着了火，慘叫哀嚎聲已逐漸疏落低弱下去，這證明戴若茹的那名同黨可能已將莊內的人殺清光了。

「好小子，你是怎樣知道咱們的計策的？」談慶紹的身形已開始不穩，但仍然緊緊地抓住趙新陽的雙臂。

趙新陽落在對方的手中，不敢不答，忍痛道：「那晚你與張八俠易容時，正好被我潛近窗前偷窺到，由是洞悉了你們的陰謀，於是回到房中將發現的秘密寫在紙條上，再潛出莊外，在那樹林中將藏着的信鴿取出來，飛鴿傳書通知師父他們。」

「戴連雲還未死？」談慶紹神情猛震，一聲斷喝打斷了趙新陽的話。

趙新陽渾身震顫了一下，驚聲說道：「家師當然未死，否則怎樣收錄弟子於門下？」

「哈哈，想不到吧？」一聲比鬼嚎還難聽的厲笑傳來，一條鬼魅也似的人影劃空般來，落在談慶紹身前一丈不到的地上，桀桀道：「談慶紹，還認得老子麽？」

談慶紹在聽到那厲笑聲時，已心神皆震，在清冷的月輝下一眼看到那人的臉容，仍然忍不住倒吸一口寒氣，眼前的人臉上疤瘢滿佈，簡直就不似人臉，一雙深陷的眼眸閃射出森冷的厲光，此人個頭比常人要高了半截腦袋，露出一咀森森的白牙，那模樣比見了厲鬼還要可怕。

「你……」談慶紹臉色數變，脫口叫出。

那鬼魅般的人桀桀一笑，打斷了談慶紹的話，沙啞地厲聲道：「談慶紹，想不到老子仍活着吧？」

談慶紹彷彿七魂掉了六魄般，驚疑地失神呢喃道：「這是不可能的，絕不可能的了……」

趙新陽却乘這機會奮力一揮，企圖掙脫談慶紹的抓握，同時拚盡全身之力，飛起一脚暴踢向對方的下陰。

在他以爲，對方在失神之下，防備鬆懈，很容易便被他所乘，殊不知他却料錯了，談慶紹雖然在驚疑失神之下，一身功力雖則大不如前，却仍然沒有散去，反而更加提聚於雙臂之中，他這一揮，如何掙得脫？談慶紹在霍然驚覺之下，陡地悶喝一聲，右手疾鬆，一拳暴擊向趙新陽的胸膛！

趙新陽那一脚才踢到談慶紹的下陰，胸膛上已挨了那有如山岳般撞擊的一拳，整個胸膛塌陷下去，全身的力道也刹那被擊散，那一脚也就踢不上去，發出一聲啞悶的短窒慘叫，整個人離地飛起，直撞向那鬼魅也似的人身上。

這一着，談慶紹是故意這樣作的，他雖然已重傷即死，但他在知道了那鬼魅似的人就是十六年前已然被他們兄弟八人殲殺於天煞堡的戴連雲之後，心中之駭異，眞是無以復加，一個明明死了的人，却能復生，這件事，他就算是死，也要設法通知朱亮他們，好讓他們知所防範。

他在一拳擊飛趙新陽的刹那，便強提一口眞氣，仰身倒射出去，但一道白光却比他們身形還要快，一閃射在他的小腰上，他才倒掠出的身形立時一窒，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慘叫聲中，噴出一口血雨，令到脫手射出長劍，彈身掠射而至的戴若茹不得不刹住身形。

地上的談慶紹接連噴出三四口血雨，接慘吼一聲，才大睜着一雙眼，寂然不動了。

戴若茹只是匆匆看了談慶紹那死不瞑目的樣子一眼，便掉首不忍再看下去。

這時那鬼魅般的人已將接下的趙新陽放倒在地上，趙新陽挨了那一拳，如何還活得了？那鬼魅似的人走前兩步，看看地上談慶紹的屍體，桀桀道：「若茹，幹得好，爲父要將他們一個個殺死！」

戴若茹却忽然掩臉道：「爹，女兒不想再殺人了，爹，他們已被殺了四人，就這樣算了吧！」

那鬼魅也似的人影神情震呆了一下，繼之仰天發出鬼嚎也似的慘厲笑聲：「不，老子一定要將他們殺個清光，否則，難消老子心頭之恨！」

倏地轉對戴若茹道：「孩子，你看看爹這副咀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們殺了我還好，却將我弄成這樣子，我一定要殺光他們，殺光他們！」

難聽的嘶吼聲在夜空中迴蕩着，這人仿似瘋了般。

戴若茹瞧着忍不住打了個冷顫，心中痛苦萬分，忍不住掩臉叫道：「爹，女兒答應你就是！」

那鬼魅似的人影絕無疑問是十六年前已被談慶紹八人殺死的天狠煞戴連雲了，只見他目中閃過一抹詭譎陰毒的異光，吡牙笑道：「孩子，此地也不能留下去了，咱們走吧！」

可惜戴若茹看不到戴連雲目中的那抹狡詐陰毒之光，放開臉上的手，看一眼地上的趙新陽屍體，遲疑地道：「爹，不將趙師哥的屍體帶走麽？」

戴連雲扯動一下那張滿是傷疤的鬼臉，不以爲然地道：「孩子，趙新陽既已死了，帶不帶他走也無所謂了，橫豎這裏等一會就變成火海，就讓他來個火葬也好，省得咱們又要買棺又要挖坑那樣庥煩，快走吧，再不走就走不脫了。」

確實，莊子這時已差不多被烈焰吞沒了，已可以感受到一陣陣襲人的熱氣湧來，戴若茹無可奈何地嗯了一聲，緊隨在戴連雲的身後，掠射向莊外。

兩條身影在夜空中一閃而沒，只剩下那衝天捲揚的烟火，以及欲與皎月爭輝奪光的熊熊烈焰！

× × ×

朱亮董一清四人四騎趕到談家莊的時候，已是歸鳥投林時分，一抹斜陽殘照在業已變成殘垣焦土的莊院廢墟上，份外凄冷頹敗，四人瞧到這種景像，驚震得就像傻呆了般，只是定定地大睜着雙眼，瞧着那焦黑一堆的廢墟，心中難過得如被刀刺了一下般。

「大哥——」扮成董同的張冀再也認不住了，發出撕心裂肺的一聲嚎叫，騰身從馬鞍上掠下來，掠落在一堆焦黑的廢墟上，瘋狂地手扒脚撥着那些東倒西頹的斷柱瓦礫，咀裏仍然狂叫着：「大哥，大哥，你怎不應小弟一聲！」

董一清一直緊緊地咬着下唇，直到出血也不自覺，他的心中一陣陣絞痛，事情竟然不幸被他猜中，只不過別了數日的莊子，便已莊毁人亡，對方那份狡詐兇殘，實在世間少有，他一連吸了幾口長氣，才能將胸中的哀痛及憤恨強壓下去。

朱亮亦已翻身下馬，一雙神目中怒火熠熠，彷彿要將一切燒毁般，全身抖個不停。

扮成朱二的高孤鴻却恍如一尊石像，臉上的表情亦是凝結不變的，但雙目中却有淚光隱現。

張冀一個人繼續在廢墟上瘋狂地扒撥着，弄得一頭一臉一身皆黑，三人很明白他的心情，所以沒有阻止他。

驀地，張冀神情猛震，陡地怪叫一聲：「大哥！」「噗」地跪倒下來，腦袋深深地落到地上。

三人本來還存有一絲希望的，這時見張冀那樣子，心中俱不由一沉，轉身掠向張冀那邊。

張冀跪伏在地的身前，躺着一具業已燒成焦灰般的屍骸，屍骸的胸前及小腹上仍然插着短七及斷劍，已經被燒得捲了鋒口，把手部分業已燒毁，獨有那屍骸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斑指，仍然是完好無缺，冰瑩發光。

「果然是大哥！」高孤鴻一眼瞥到，目中淚光更盛。

原來那屍骸左手中指戴的那枚斑指，正是談慶紹生前還未脫下過的一枚飾物，這枚斑指據說是用萬年寒玉所製，指環冰瑩如雪，而且隱隱有冰雪之光泛現，曾經試過放在火中燒煉，取出來之後却玉色依然，絲毫無損，故此談慶紹視之如寶，一直戴在手上，是以，朱亮等人看到這枚斑指，便能認出屍體便是談慶紹來。

四人看着談慶紹的遺骸，心頭之沉痛，非筆墨所能形容，突地，張冀從地上一躍而起，揮舞着雙拳狂吼道：「我要殺了那臭丫頭，臭婊子爲大哥報仇！」

狂吼中狂衝出去，却被朱亮一把抓住，沉喝一聲道：「八弟，冷靜點！」

張冀渾身震了一下，狂激的神志漸漸才平復下來。

「二哥、三哥，咱們還是先到城中找些人來帮忙將那些屍體清理出來，然後安葬他們才是。」董一清說時，眼睛却望着不遠處的一具焦屍，那具焦骸胸前塌陷了一大塊，明顯的，是被重擊成那樣的。

朱亮默然點點頭，高孤鴻擧袖拭了一下眼睛，亦無言點頭。

「二哥、三哥，你們來看一下，這人的身形像不像老四的徒兒趙新陽？」董一清說時走近兩步，仔細地端詳起來。

「是有點像，不過不敢肯定。」朱亮也走上前，邊打量邊皺着眉說。

「是他！」高孤鴻忽然肯定地說：「你們看到麽？這屍骸的左面的犬齒特別尖長，老四徒兒的左面犬齒，亦是特別尖長的，我記得好清楚，這一定是他！」

「高三弟這一說，我也記起來了，這果然是他！」朱亮的目光一直盯在焦骸那塌陷下去的胸膛上。「三弟，五弟，八弟，你們看清楚沒有，他的胸膛似乎是被大哥的鐵拳擊塌的，你們再看看，他若是站起來，應該是與大哥面對的。」

「無錯，大哥一定是被那厮暗算而死的，憑大哥一身精深的功力，那臭丫頭又怎是大哥的對手？大哥胸前插着的那柄短七，可能就是這小子下的手！」張冀這時已冷靜了一大半。

「這樣看來，那內奸應該就是他了。」高孤鴻磨着牙道：「怪不得咱們的計謀被識破，那丫頭又那樣輕易就被救走了，原來問題就出在他的身上，這可眞是想不到。」

「唉，李四哥怎會這樣糊塗，也不查清楚他的底細，便收他爲徒！」董一清喟嘆出聲：「莫非這是天意？眞的是在劫難逃？」

這話出口，連他自己也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朱亮三人亦不由心底生寒，一時間，四人皆一句話也沒有說。

「不，咱們當年沒有做錯，若天意如此，那眞是天無眼了！」張冀忽然激動地叫起來。「當年咱們雖然手段狠毒了點，但戴連雲與他的手下皆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兇惡之徒，難道殺惡人也要遭報應？那天理何在？」

三人被他這一說，俱不由精神一震，朱亮首先道：「八弟說得對，咱們只是本着替天行道的意思，才對他們痛下殺手，咱們沒有做錯，當年咱們若不殺他們，只怕不知多少人家遭到他們的刦掠屠殺，所謂除惡務盡，那丫頭要爲戴連雲那種天地不容的惡賊報仇，只是基於親情，或是不明事理，日後若捉到那丫頭，就算不殺她，也要將她的武功廢了，這丫頭實在太偏激了。」

「呱」！一聲歸鴉的刮叫聲將他們提醒，現在已經是傍晚時份了。

確實，天已經黑下來，那抹殘照不知什麼時候已消失得無蹤無跡，代之的是掩罩向大地的夜幕。

抬頭看一下天色，董一清吁口長氣：「二哥，三哥，八弟，咱們還是進城歇一夜，明早再料理大哥及莊中死難者的後事吧。」董一清說時，將身上的外袍脫下來，蓋在談慶紹的屍體上。

張冀拿了幾塊斷磚，將外袍壓住，以防夜風將之吹走。

四人默然站了一會，才上馬離去。

× × ×

翌日，四人叫齊了件工，用車運載了數十副棺木，出城往「談家莊」趕去。

一連數天皆是天清氣朗的，獨有這一天却天色陰霾，黯黯欲雨。

朱董四人也不理會那樣多，着那些件工將莊中的死難者殮裝入棺，四人却親自殮裝談慶紹的焦骸。

由於屍骸已差不多燒成焦炭，所以四人皆很小心搬動屍骸，由於屍骸是張開手的，所以必須先將雙手搬攏，才好裝殮，高孤鴻小心翼翼地將談慶紹的右手搬攏，才將他的手移動，雙眼忽地睜得大大的，直望着那隻右手原先遮蔽的地上。

在手掌原先擱着的地上，赫然深深地刻了三個潦草的字：戴連雲！

這三個字入目之下，高孤鴻心神俱震，脫口疾聲道：「朱二哥，你們快來看一下！」

朱亮，董一清，張冀三人聞聲望過去，看到高孤鴻一臉駭異之色，不由急走過去，朱亮急聲道：「高三弟，什麼事？」

高孤鴻吸口氣才道：「大哥的掌下有三個字，是大哥的筆跡！」

三人已來到高孤鴻的身旁，順着他的手指彎下身來瞧看，三人目光一落之下，俱是神色一變，張冀脫口一聲道：「戴連雲！」倒吸一口寒氣。

「大哥臨死時寫下這三個字，并以掌復之，到底是什麼意思？」朱亮目光沒有離開地上那三個字，彷彿要看透這三個字包含的意思，倏地臉色一變，疾聲道：「大哥的意思莫非是說……」

下面的話因爲他心頭駭異，無法再說下去。

「大哥的意思可能是向咱們暗示，戴連雲還未死！」董一清說着，神色也變得激動起來。

「這怎麼可能？」張冀駭然道：「當年的情形小弟還記得清清楚楚，咱們八人起碼在戴連雲的身上留下十多道傷口，就是大哥那一拳，擊得他左胸塌陷下去，就斷斷活不了，末了，咱們還放了一把火，將那個強盜窩燒成廢墟，試問，他怎能死裏逃生？就算是大羅金仙，也難逃刦運，何況是一個死人！」張冀硬是不相信。

而事實上當年也正如他所說一樣，若說戴連雲還活着，確是令人難以相信。

「那麼，大哥無端端臨死留下戴連雲三個字，又是什麼意思？」高孤鴻不解地問。

張冀吶吶着，却解釋不出。

「依我看，五弟說得不錯，這件事咱們已經知道是戴連雲的女兒幹的了，那麼，若是戴連雲眞的死了，大哥臨死留字，並用手掌蓋之，顯然他是想讓咱們能夠看到這三個字，這可見他重視之至，若是戴連雲已死，那大哥豈不是毫無意義地留下這三個字？相信我們也不會同意大哥會做出這種無意義的事吧？那麼，就只有一個解釋，戴連雲還未死，而且他死前還看到那惡賊，所以才留字特別提醒咱們！」

「小弟同意朱二哥的說法，別忘記，那晚將那丫頭救走的幪面人個頭比普通人高了半截腦袋，而當年戴連雲的身材亦很高，現在想起來，那幪面人的身材很像戴連雲的身材，還有，當時在夜黑之中，他爲何要幪着臉？只有一個解釋，他怕那兩個莊漢在看到他的臉貌後，對咱們描述出來，從而認出他來，否則他根本不用幪上面巾，若他是咱們不認識的人的話，所以，小弟敢肯定地說一句，那晚將那丫頭救走的幪面客，一定是戴連雲，而他肯定未死！」

張冀聽了朱亮董一清的話後，神色連接數變，心中已同意了他們的解釋，忍不住長長的吸了口氣，語聲怪怪地道：「他難道有九條命不成？」

董一清嘆口氣道：「這實在是匪夷所思，一個明明死了的人，居然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活了下來，唉，他也眞够狠，等到十二年後才向咱們展開報復，令到咱們發夢也料不到！」

「只不知他的功力是高了還是低了，想當年，若不是甘大俠與大哥聯手對付那惡魔，只怕也奈何不了他，若是他的武功與當年一樣，只怕合咱們四人之力，也打不過他！」高孤鴻有點担憂地說。

「高三哥，別洩氣，那惡魔既然死裏逃生，若是武功依舊，他還不急急找咱們算帳才怪，他一直等到現在才動手，照小弟猜想，他的武功一定大不如前了，所以，咱們不用怕他，否則，他早已對咱們四人下手了，何用費那樣多心機手段，將咱們調開，才敢向大哥下手？」張冀這一次說得頭頭是道，令到朱亮三人深以爲然，沉重的心情爲之一輕。

「八弟說得極有道理，咱們今後只要不分開來，想來那惡魔也奈何不了咱們。」董一清握着拳頭說。

「嗯，時候不早了，咱們還是先動手將大哥的屍體殮葬了，再從長計議吧。」朱亮抬頭看一眼越來越陰黯的天空，雙眉蹙了起來。「看來要下雨了。」

三人也抬頭望了一眼陰沉沉的天空。不再說話，動手殮葬談慶紹的屍體。

× × ×

「朱二哥，無論如何小弟也要見到那惡魔，才相信他還未死！」張冀喝了口悶酒，拍着桌子說。

「八弟，你又來了，別再喝了。」朱亮一把將張冀的酒杯搶過來，將杯中的酒潑在地上。

「朱二哥，小弟沒有醉。」張冀說自己沒有醉，實則已有八分醉意。

朱亮朝高孤鴻使了個眼色，高孤鴻會意地點點頭，起身作出扶起張冀的樣子，口裏說：「八弟，來，我扶你到床上躺一下。」話口未完，一指點出，點在他的黑甜穴上，張冀頭一垂，便昏睡過去，高孤鴻這才將張冀扶到床上，讓他躺下來。

他們四人這時仍留在鳳陽城內，這是在城內隆安客棧的房中，時候已經是晚飯時份，他們也懶得出去吃，吩咐伙計將酒菜搬到房中，想不到張冀這樣快就已喝醉了。

望一眼窗外沉沉的夜色，朱亮吁口氣道：「五弟，依你看，要不要知會甘大俠一聲？」

董一清慢慢地吮一口酒，思想着道：「這件事暫時還是不要再驚動甘大俠好，甘大俠之所以毅然跳出三界之外，就是不想再沾惹上塵俗的恩怨情仇，咱們若是還能够應付得來的，又何必再將他牽入紅塵呢？」

「這樣提心吊胆，時刻提防那惡魔會向咱們下手暗襲，實在不是味道，總要想個辦法，將他挖出來，與他拚個生死，就算是死，也死得痛痛快快！」高孤鴻骨嘟喝了一大口酒。

朱亮道：「咱們在明處，他在暗處，只有他來找咱們，咱們若想找他，只怕很難。」

「話却不是這樣說，」董一清不愧是八人中的智囊人物，沉吟着道：「相信那魔頭最終的目的是要連甘大俠也殺了，才能解他心中之恨，而甘大俠的行踪，只有咱們才知道，照小弟猜想，他必然在暗中留意着咱們的行動，咱們可以裝出找甘大俠的樣子，却在暗中安排一下，相信一定可以將他『挖』出來，到時，咱們就可以與他決個高下生死！」

「對！這是個好的辦法！」朱亮一拍大腿。「三弟，你準備怎樣安排？」

董一清壓低聲音，對朱亮高孤鴻說了一陣，聽得兩人連連點頭不迭。

× × ×

翌日一天早，朱亮董一清四人策騎馳出了鳳陽城。

四騎出了鳳陽城之後，一撥馬頭，朝西南方向飛馳下去。

四人一路疾馳，沒有在途中稍停過，直到日正當中，才馳入一座鎭集中，在鎭上一家叫廣安樓的酒樓上進食。

在那伙計招呼他們坐下，並擺放杯筷的時候，董一清以毫不着痕跡的巧妙手法，將一個小紙團塞在他的手上，

那伙計不動聲色地接過，將抹布往肩頭上一搭，很自然地往廚房走去。

未幾，那伙計親自將他們點的酒菜捧上來，擺放在桌子上，然後退了下去。

四個人於是談談說說地吃喝起來。

早上趕得那樣急，現在却悠閒地吃喝着，眞不知他們打的是什麼主意。

足足吃喝了有一個時辰，四人才酒足飯飽地會賬離去，但却不是立刻起程趕路，而是在鎭上的裕安客棧歇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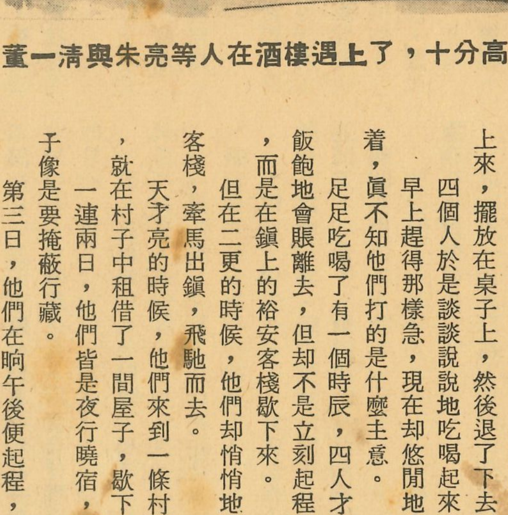
但在二更的時候，他們却悄悄地離開客棧，牽馬出鎭，飛馳而去。

天才亮的時候，他們來到一條村子前，就在村子中租借了一間屋子，歇下來。

一連兩日，他們皆是夜行曉宿，看樣子像是要掩蔽行藏。

第三日，他們在晌午後便起程，這時





董一清與朱亮等人在酒樓遇上了，十分高興。

候他們已進入了一處叫金鋒嶺的範圍。

四人四騎入了一處谷口，一轉，便不見了。

約一盞茶時分，兩騎人馬亦輕捷地馳到谷口前，停下來，左邊馬上的人赫然正是那位戴若茹，至於右邊那位，身材高挑，幪着面巾，只露出一雙眼來，目中射出嚴厲的兇光。

此人應該就是天狠煞戴連雲了。

「爹，要不要跟進去？」戴若茹拿眼望着幪面人。

幪面人目光往谷口內閃動着，好一會，才遲疑地道：「看谷內不像有埋伏的樣子，況且咱們一直綴着他們，他們不可能在咱們的眼皮底下，弄出花樣來。」

「哈哈，戴連雲，那你就說錯了！」一人驀然自後接口笑道：「你終於現出原形來了！」

幪面客聞言大震了一下，疾忙扭頭望過去，幪面巾無風飄揚起來，驚慌地叫道：「怎會是你們？」

原來自他右側背後說話的正是朱亮，他的身後並排站着三騎，正是高孤鴻董一清張冀三人。

戴若茹聞聲之下，亦是震了一下，及至循聲看到四人，更是驚得臉色速變，脫口驚呼道：「你們怎會轉出來的？」

董一清哈哈一笑：「很簡單，因爲這條谷道很短，但在外面來看，却彷彿深入山嶺般，實則，它只是繞了一個不大的圈子，從那邊的樹林子中轉出來，戴連雲，想不到吧？你終於面對咱們了！」

「哼，原來你們也用了奸計！」戴若茹冷哼一聲。

「姑娘，咱們不想永遠被你們像吊靴鬼一樣跟着，永遠處於不利的境地，那只好用一下心計了，這說不上是奸詐詭計，比起你們來，咱們可光明磊落多了。」張冀一雙目光直往幪面人的臉色上溜，彷彿要看穿他幪面巾後面的眞面目！

戴若茹冷哼一聲，臉罩寒霜，一副不屑作答的樣子。

「戴連雲，你不用再藏頭露尾了，揭下我的幪面巾吧！」高孤鴻冷然面說。

幪面客那刹那一雙眼亂轉着，一身衣衫也無風自動，幪面巾亦微微波動着，一會，「嘿」地厲嘿一聲，猛地用手將幪面巾扯下來，露出一張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滿臉瘢疤，皮肉泛紅現紫，沒有了眉毛的臉龐來。「嘿，你們要看，那就看個够吧！」語聲沙澀難聽。

四人料不到這人的臉龐這樣令人看了惡心嚇人，俱不由驚啊出聲，倒吸一口涼氣。

「嘎嘎嘎」幪面人牽扯着臉上的瘢疤，笑聲比哭聲還要難聽。「不錯，老子就戴連雲，你們心慌了吧？你們是怎樣知道的呢？」

四人噓了口長氣，互望一眼，張冀挺胸宏聲喝道：「戴連雲，莫非你是有九條命？當年在那樣的情形下也死不了？我不信！」

戴連雲又嘎嘎地笑起來。「老子命大，就是死不了，你們若想知道老子怎會不死，先將甘冷泉的下落說出來！」

四人一聽，又互望了一眼。

朱亮悄聲對董一清道：「五弟，果不出你之所料，他最終的目的果然是要找甘大俠。」

董一清點點頭，冷然道：「今日，咱們既然面面相對，好歹也要了斷這一筆舊帳，你只要殺得了咱們，相信甘大俠自然會找上你！」

「嘎嘎嘎，你以爲老子殺不了你們？那未免太看重自己了，知道麼？老子之所以不殺你們，就是想你們將老子帶到甘冷泉龜縮之處，或是你們將他引出來，如今你們既然這樣說，那只好先成全你們，讓你們兄弟八人快一點到枉死城聚在一起吧！」戴連雲說着便自馬背上跳下來，並招呼戴若茹：「孩子，他們要死，妳總不能不動手送他們上路吧！」

言下之意，好明顯是要戴若茹與他聯手對付朱、董四人。

戴若茹在戴連雲扯下幪面巾時，就將臉別轉，女孩子畢竟天生愛美，戴連雲那比鬼還難看的臉孔，她實在不敢面對，這時却只好轉過臉來，目光却垂下，從馬上飄下地來。「嗆」然將長劍拔出來。

「戴連雲，你是怎麼了？當年的豪氣狠勁去了那裏？居然要你的女兒與你聯手？」董一清嘲諷地冷笑連聲，實則，他一點輕視之意也沒有，想當年天狠煞戴連雲乃是踩踩脚也會將半邊江湖震動的黑道惡魔，那種殘暴兇霸之氣勢，又有誰人敢攖其鋒？

戴連雲半翻的紅眼皮搐動了一下，陰狠地道：「嘿嘿嘿，想當年老子也不是現在這種自己見了也噁心的樣子，所謂今時不同往日，爲了不讓你們有逃脫的機會，女兒幫着父親殲殺仇人，這又有什麼好說的？」

朱亮高孤鴻張冀早巳跳下馬來，亦將兵器亮出來，戒備着。

「戴連雲，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張冀暴喝聲中便作勢欲動！

「慢着，你想死老子自會成全你！」戴連雲叱喝一聲，阻住張冀的勢子，目光連閃道：「老子有兩個問題一直弄不明白，想問明白之後再動手。」

朱亮眨了一下目光。道：「也好，就讓你死也做個明白鬼吧！」

這時董一清亦已飄下馬背，落到地上，將長劍抽出來，向朱、高、張三人打了個眼色，三人會意地點點頭！

「第一點，你們怎會知道老子還未死的？」戴連雲目光亂轉，從這個臉上溜到那個的臉上，看得出他是個多疑的人。

四人互望一眼，朱、高、張三人皆示意董一清答話，董一清於是想了一下，才答道：「世間上的事，有幾件是永遠隱秘的？你自以爲行踪詭秘，但你可知道，一個死去的人却將你未死的秘密說給咱們聽了。」

董一清之所以這樣說，故弄玄虛，祇是作弄他一下，令到他疑神疑鬼，心緒不寧，這樣，對他們是有好處的。

果然，戴連雲狐疑地轉着眼珠道：「誰？是誰將老子未死的秘密說出來的？」

「那就是咱們的大哥！」董一清這才接口說出來。

「他？」戴連雲目光閃動了一下，「

他確是不簡單，死也要將老子拖出來！」

「若不是大哥留字提醒咱們，咱們怎會猜到你還未死？而將你引出來，決一死戰！」張冀的神情很激動。

「那你們是怎會知道老子跟在你們後面的？」戴連雲不去理張冀，只是望着董一清。

董一清笑笑道：「因爲我早巳安排了一隻黃雀，踼在你這隻螳螂之後，自然很輕易就發覺你這隻螳螂了！」

戴連雲頷首道：「原來是這樣的，這就怪不得了。」

原來，董一清在那家酒樓內悄悄交給那小二的紙團，就是通知他要找的那隻黃雀踼在他們的後面，暗中查察可有人跟踪他們，那隻「黃雀」幹的是跟踪暗查之事，自有他的一套，跟踪了一日，便讓他發現了有一男一女遠遠地跟踪着他們，昨天拂曉時分，他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到董一清他們住宿的客棧，將他的發現告知他們，於是，四人密商之下，決定在金鋒嶺這處谷口，與跟踪他們的人來個面對面！

而那家廣安樓原來是黃雀的聯絡地點之一。

當然，請黃雀這種人跟踪暗查，那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價錢不菲。

但畢竟這是值得的！

董一清也當然不會將黃雀的眞正身份說出來。

江湖上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只要你懂得門路，又出得起錢，就算有天大的難事，也自然有人爲你解決！

這就是江湖！

「嘿嘿，好手段，老子不出江湖十多年，想不到江湖上多了這種反跟踪行業，這就怪不得被你們知道老子的行踪了。」一頓接道：「好了，現在老子什麼也明白了，你們可以動手了！」

說着，亮出他昔年的成名兵刃天狼棒來！

這根天狼棒有別於一般的狼牙棒，棒身是有兒臂粗，棒長六尺四寸，是可以拆開來又接合上的，棒端那頭足有兩尺一截嵌滿了密麻麻足有半尺長的狼牙尖刃，棒端形如狼首，是以名之爲天狼棒！

董一清一見戴連雲亮出了兵刃，立時閃身橫移開去，轉對戴若茹，朱亮高孤鴻張冀三人却橫身而上，面對戴連雲，很明顯，他們在動手前早巳安排好了動手的策略。

× × ×

戴連雲天狼棒在手，氣勢陡厲，沉「嘿」一聲，天狼棒以雷霆驟發之勢，砸向張冀！「張冀，有種的接老子這一棒！」

張冀性本躁急，如何忍受得了，呼喝一聲：「誰還怕你來着？」斷風刀一橫推出，迎向戴連雲砸下的天狼棒！

同一時間，朱亮側身竄上，精鋼打造的點穴筆雙出，分取戴連雲的左脅及腹結穴！

另一邊高孤鴻雁翎刀急展，但見一片如雪般的刀光捲向戴連雲的下盤！

兩人配合着張翼其手，戴連雲非要撤招閃避不可。

可是，戴連雲却像豁了出去般，砸出的天狼棒勢式不變，只是身形偏移了一下，同時飛起一脚。

「錚」一下震响，天狼棒砸在斷風刀上，饒是張冀臂力過人，仍然禁受不住，腰身微挫，退了半步，只覺一條左臂發痲，刀身却讓那半尺長的狼牙噬住了，抽脫不出！

同時間，朱亮雙筆以間髮之差，從戴連雲的脅側及腰側點空；高孤鴻的雁翎刀亦被對方那一脚踢在刀身上，刀勢頓時一窒。

「撤手！」戴連雲厲喝聲中，雙臂發力一拗一扭！

張冀適時亦大喝一聲：「嗨！」左手疾搭在刀背上，變成了雙手握刀，運起全身勁力，雖然感受到一股大力要將他手上的斷風刀扭扯脫，但他仍然勉强抵受住，沒有脫手！

這時高孤鴻巳然手腕一翻，雁翎刀斜削而上，削斬戴連雲右臂！

同時間，朱亮目中神光連閃，雙筆一劃，分取戴連雲咽喉心胸！

兩人這一着目的不是要傷對方，而是逼對方撤回兵刃，以減輕張冀的壓力。

他們在十六年前巳見識過戴連雲的厲害，否則，也不會一動手就三人聯手齊上，而他們也知道，若想傷戴連雲，不是那樣輕易的事。

戴連雲被兩人逼得果然不得不撤招，但見他猛地雙手一震，喝聲中：「撤手！」身形飛退開去，接天狼棒一蕩一掃，將朱、高兩人逼得急不迭撤招退身。

因爲兩人的兵器皆不是重兵器，若是不撤招，很可能吃對方蕩掃之下，將兵器砸飛！

一道刀光在戴連雲的喝聲中，斜飛而起，張冀終於抵受不住從天狼棒上傳來的那股急震之力，虎口一痛，十指不由鬆張，長刀終於脫手！

張冀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他是驚懍戴連雲的功力似乎比當年只高不低！

戴連雲一棒逼退朱、高兩人，飄退的身形倏進，天狼棒筆直向前一送，疾撞向張冀的胸膛！

張冀斷風刀脫手，復見戴連雲一棒撞來，驚得連眼色也變了，怪叫一聲，身形橫躍開去，接身形一起，朝那正墜落的斷風刀掠去，手一伸，抄在手中。

朱亮高孤鴻這時巳在叱喝聲中，猛攻而上，硬是將戴連雲纏住。

戴連雲天狼棒潑風盤舞，雷霆疾擊，喉頭發出「胡胡」的狠嘷聲，逼得朱、高兩人近身不得，只有招架的份兒，完全近不了戴連雲的身前。

朱亮、高孤鴻兩人吃虧在兵器太短，被戴連雲那六尺四寸的天狼棒從橫揮砸，上下舞砸之下，簡直不敢攖其鋒銳，只好騰挪閃轉飛躍，俟機攻出一招半式，但却完全威脅不了對方。

張冀一刀在手，豪氣陡增，身形在半空一翻，旋斬而下！

戴連雲驀覺頭上銳風急襲，翻眼向上一瞥，張冀有如疾轉的刀輪般旋斬而下，心頭亦禁不住微顫，驀地暴吼一聲，天狼棒一招橫掃千軍，硬是將高、朱兩人逼跳開去，接棒勢一起，飛砸向張冀人刀幻化

成的刀輪！

「鏗鏘」激响聲中，刀輪散，張冀有如斷綫風箏般，翻翻滾滾橫飛出去，而戴連雲也歪退一步，胸膛急劇起伏了一下，高、朱兩人却不容他有喘息的機會，雁翎刀嘶風銳响，飛斬戴連雲的頭胸，刀光霍霍中，一口氣攻出了十八刀！

朱亮也不慢，雙筆圈點閃戳中，上取戴連雲雙目，下取對方腰腹各穴，認穴之準，不愧神眼之稱！

戴連雲「桀」地鬼笑一聲，身形倏地一起，天狼棒挾雷霆之勢，掃砸向兩人！

兩人攻勢走空，便知不妙，各自閃退開去，但仍然慢了那麼刹那，勁風捲擊中，兩人的反應也不慢，同時叱喝一聲，雙筆一刀奮力封架而出。

「鏗鏘」兩下震响聲中，朱、高兩人的身形被天狼棒砸震得拿樁不穩，震翻在地上。

兩人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但戴連雲的天狼棒又已呼嘯有聲地捲砸而下，兩人手臂酸痲，根本上已無力封架，只好拚命翻滾開去！

「惡魔，休得傷我三哥五哥！」一聲悶喝乍响中，張冀嘴角溢血，神態勇猛，一刀自側後劈斬向戴連雲的肩背！

戴連雲若是不撤招閃避或是封架，雖則可以擊傷朱、高兩人，但他也肯定會傷在張冀的刀下，那知，他竟然不閃不避，那一棒仍然急砸而下，只是，在那刹那，他本是雙手執棒的，却驀地騰出左手來，反掌一拍，就像腦後長了眼睛般，一掌拍在張冀的刀身上，將他的嘶風刀拍歪！

同時間，「轟」地一聲，塵土飛揚中，响起朱、高兩人的痛哼聲。

原來，朱、高兩人雖然翻滾得快，但仍然被急砸而下的天狼棒上的尖利狼齒掃擦中，朱亮是左股側被劃開三道血痕，高孤鴻是右肩頭被擦破皮肉，這還是戴連雲左手騰出，右手獨力難控之下，棒勢偏歪了一些的緣故，否則，只怕兩人非重傷不可！

兩人驚出一身冷汗，各自斜躍而起，眼也紅了，就像豁了出去般，低吼一聲，不要命地撲向戴連雲！

而這時張冀亦悶聲不响，被拍歪的嘶風刀刀勢一迴，削斬向戴連雲的左脅！

戴連雲料不到三人在受創之下，仍然悍不畏死，不由吸了口涼氣，怔呆了一下，厲嘯一聲，身形橫閃，左掌閃電般擊向張冀的左胸，右手天狼棒斜砸橫掃，欲阻高、朱兩人的撲擊！

在他以為，他那一掌必可逼退張冀，那知他却猜錯了。

張冀竟然不閃不避，只是將身形微微偏側了一下，那一刀仍然削斬向戴連雲的左脅！

戴連雲驚覺時，心頭大驚，但他也眞够狠，那一掌也仍然拍向張冀的左胸！

張冀悶叫出聲，身形斜退開去，終於忍不住張口噴出大股血來。

同時間，戴連雲也發出一聲痛哼，只見他左脅下血光暴現，現出一道三四寸的血口來，這還是他一掌拍在張冀的左胸肩時，將張冀震退開去，帶動嘶風刀也猝移開去，令到刀鋒只够得上將他的皮肉割破，否則，只怕那一刀不入肉四五寸才怪！那時候，只怕他功力再高，也無可能再力戰朱、高、張三人了。

朱亮高孤鴻兩人又被戴連雲的天狼棒逼開，瞥到張冀挨了對方一掌，心中一急，刀筆齊攻，硬是撲到戴連雲的身前！

戴連雲脅下挨了一刀，痛得他渾身一抖，動作也不由一慢，終於封不住朱、高兩人的攻勢，吸口氣，身形閃退開去，一直退至正與董一清正自激戰得難分難解的戴若茹那邊！

朱、高兩人緊逼不捨，張冀舉袖抹去嘴角的血漬，亦咬牙撲了上去。

× × ×

董一清外號書劍雙絕，在劍上的造詣自然有獨到過人之處，是以，他們在未動手時，早已商議好，由他來對付戴若茹。

但一動上了手，憑董一清多年的交手經驗，便知道不是那樣容易應付得了戴若茹那詭奇幻捷的劍招。

果然，交手之下，兩人皆是以快打快，身形變換之巧捷，居然比不上戴若茹，所以，交手近百招，他一直是守多於攻，微處下風。

但他畢竟是個心思細密，目光銳利，經驗豐富的人，百招過後，他已看出戴若茹只是仗着身法靈捷，劍招詭奇幻捷而佔上風，在內力方面，說什麼也及不上他。

他心中不由驚懍對方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身手，確是令人感到驚異，但他也有了對付的主意。

百二十招之後，他的劍勢慢了下來，但劍上的力道也增加了，每一劍攻出，「虎」然有勁，兩劍交擊之下，將對方震得劍勢窒亂，身形也搖晃不已，這一來，對方的劍勢就再也不能一氣呵成了，而是出現了空隙，他也絕不放過這種機會，沉凝的劍勢倏地變得靈活起來，攻向對方空隙，令到對方急不迭閃避封架，顯得有點狼狽。

董一清見這一策畧奏效，便繼續施展下去，劍上的壓力也源源增加，硬是以內力將戴若茹逼得處於下風。

戴若茹也知道內力不及董一清，她也盡量避重就輕，奇招迭出，無奈對方劍上蘊含着極大的內勁，每一劍發出，從劍上發出的勁道有如山岳般湧壓過來，令到她的招式不能完全施展開來，更加不敢輕攖其鋒，恐防長劍會被震脫出手。

這一來，她就變得有如小孩與大人拚搏一樣，根本近不了身。只有仗着身法靈捷，劍招奇詭與董一清周旋着，但已明顯地落在下風。

正當她左支右拙，被董一清强大的劍勢逼得喘不過氣來的刹那，幸得戴連雲已閃退到她身側，天狼棒一撩，代她接下董一清一劍，她才能喘過一口氣來。

接着，他一棒斜掃向董一清，逼得董一清只好運劍一封，「錚」然震响中，董一清被震退一步，長劍差點沒有脫手飛脫，胸中血氣翻湧，手臂也一陣發痲。

他這才知道戴連雲的功力比當年只高不低！

他不由吸口氣，壓下翻湧的血氣，小心應付了。

那知道戴若茹却乘這刹那，身形斜搶撲上，長劍閃刺向他的腰眼。

他驚覺時，忙扭腰出劍，封架，那知戴若茹劍尖有如蛇頭般向上一昂，噬向他的臂肘。

戴若茹這一招變招之快，大出董一清意料之外，吃驚之下，急縮撤招，但仍然被對方的劍尖在臂側上劃了一劍，皮開肉翻，痛得他哼出聲來。

這刹那間，戴連雲一連五棒，硬是將朱亮逼退開去，却將高孤鴻張冀震翻丈外了。

戴連雲即時喝道：「若茹，咱父女兩人聯手斃了他們！」

喝聲中，棒隨身進，但見棒影縱橫，寒光霍霍，勁風旋湧，直向四人壓逼了過來。

四人這刹那皆變了臉色，張冀大吼一聲：「老子與你拚了！」嘶風刀怪嘶着，硬撲向那一片棒影寒光！

朱、高、董三人耳聽眼見張冀那豪勇的樣子，再想起慘死的談、李、唐、魚四人，俱不由熱血一沸，胆氣陡壯，亦各自吼喝一聲，撲了上去。

那知道戴若茹却在戴連雲棒影罩護之下，配合着乃父的攻勢，身形一伏，長劍有如扇面般展佈開來，攻向四人的下盤。

說起來，戴連雲就算是功力再高，也無可能力拒得了四人這全力一拚，只可惜四人皆在拚命的意念下，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戴連雲的身上，忽略了還有一個戴若茹！

但聽一連四下金鐵大震聲中，也响起四人的痛呼聲，四條身形翻飛出兩丈外的地上，却再也站不穩，跌坐在地上，血流如注。

原來，四人的兵器與戴連雲的天狼棒在交擊的刹那，才驚覺到下盤有人偷襲，大驚之下，急忙躍跳起來，也幸虧四人驚覺得及時，否則，就不是在脚面上劃了一劍那樣簡單，而是將雙脚自足踝處斬下來了。

四人雖然避過斷足之厄，但由於身在空中，發出的勁力自然不及站在地上那樣强勁，這就令他們吃了一個大虧。

本來，以四人力拚之下，足可抵擋得了戴連雲的全力一擊，但人在空中，施出的功力便打了個折扣，這一來，四人立被戴連雲的天狼棒擊得震動飛出去，連受內創的張冀更是握刀不牢，嘶風刀脫手飛了出去。

× × ×

四人這裏才掙扎着站起來，戴連雲父女兩人已然飄閃到四人身前，戴連雲狠嗥般狂笑道：「爾等還敢大言不慚，與老子分生死，拚高下了吧？」

張冀哇地噴出一口血來，嘶聲道：「張八爺但有一口氣在，也要與你這惡魔拚上一拚。」

朱、高、董三人的兵器雖然沒有脫手，但也雙臂酸痲，只能勉强將之握住，根本就揮動不了，但三人這時却毫無懼色，一齊喝道：「惡魔，咱們就算是死，也要咬你一口。」

戴若茹看到四人那種凜然的神色，神色連變，忍不住叫道：「爹爹……」

戴連雲却一擺手，阻止女兒說下去，目中閃射出懾人的目光，獰笑道：「有種！死到臨頭還這樣口硬，你以為老子殺不了你們？」

說着呼地掄起天狼棒，一招橫掃千匹馬，聲勢駭人地掃砸向四人！

四人雖然明知抵擋不了，閃避也不可能，但四人却不願束手待斃，大喝一聲，奮力揮動兵器，作孤注一擲！

張冀雖然是雙手空空，却也以雙掌拒之！

四人這種壯舉，瞧得戴若茹臉色不由一變！

眼看着雙方接實之下，四人就算不立時身死，也會傷重倒地，戴連雲已忍不住發出比鬼叫還難聽的厲笑。

驀地，一道有如天虹飛渡般的杖影，以迅雷駭電般的速度，一下子飛射而至，恰好射擊在天狼棒上，發出一下震鳴聲，那道杖影被震得翻飛上空，而戴連雲也連人帶棒，被震翻開去！

這一下的意外，眞是突兀得出人意表，一聲斷喝也就適時傳來：「四位還不上馬！」

四人在震驚之餘，還以為自己在做夢，聞喝之下，如夢方醒，疾忙提一口眞氣，斜掠向三丈外的馬匹。

戴若茹亦被那突變而驚得呆了一下，嬌喝一聲：「那裏逃！」飛身便追掠向四人。

「嗤嗤」兩下銳响，兩點白光急射向戴若茹的左右肩。逼得她只好身形疾偏，卸過左邊的白光，長劍急劃，「叮」一聲將射向右肩的白光擊落，却原來只是兩顆石子，但從石子上傳來的强勁力道，却將她握劍的手臂及虎口震得一陣痳痛。

而她的身形亦被逼停下來。

這時四人已掠到馬前，但被震翻出去的戴連雲心中則懍駭不已，却那裏甘心讓四人走脫？厲喝一聲：「留下命來！」身形閃電般撲掠向四人。

三點白光又嘶風急响着射向戴連雲，逼得戴連雲只好一煞身形，天狼棒急展，「叮叮叮」，將那三點白光悉數擊落，却原來是三顆石子！

戴連雲被這一阻，四人已經掠上馬背，一聲斷喝也適時响起：「四位快馳入谷內！」

四人不及多想，一挾馬腹，催騎飛馳向谷口，一閃而入！

戴連雲狠號聲中，身形掠去，但一蓬白光疾射而至，逼得他只好停下身形，將天狼棒舞得風雨不透，悉數將射來的暗器擊落，但已失了朱，董四人的踪跡，只氣得他七竅生烟，眼皮翻起，怒吼連聲，一陣風般衝向谷口！

這一次，再沒有暗器射出來阻他了。

戴若茹亦是被接連射來的石子將她阻住，弄到她手忙脚亂，也是這時才掠向谷口。

父女兩人先後掠入谷內，但已不見了四人的踪跡，氣得戴連雲天狼棒一揮，將一塊突出的岩石打碎，喝一聲：「不信他們飛上天去，若茹，追下去！」

喝聲中，身形已經射出，直向谷內掠去。

戴若茹只好緊隨着向前掠去。

歹毒惡魔　自食其果

距離金柱嶺約一百二十里外的獨柱峯上，有一座十分古舊的寺院。

這座寺院相傳建於漢唐之間，寺院建在距峯頂還有五十多丈的落鷹坪上，寺院內僧人不多，連方丈帶火工只有十六個。

時候巳經是二更將盡，三更快到時分，寺院內外巳經沉寂一片，獨有方丈室內，仍然透出燈光及有人語聲傳出來。

「甘……半泉大師，幸得你及時出手解救了咱們，朱某謹此致謝。」說話的是朱亮！

而方丈室內，坐着的除了方丈大師外，其餘四人赫然是朱、董、高、張四人！

那位端坐在蒲團上的方丈，年紀大約只有五十多歲，方臉大耳，臉色紅潤，雙目間神光隱現，顯然內家修為高深，這時揚眉道：「朱施主，是老衲來遲了，致令四位施主受創不輕，老衲罪過。」

「大師，你是怎會知道咱四人會在那谷口拚鬥，及時趕來救了咱四人的？」張冀一臉恭敬之色，而他的氣色看來好了很多，傷口也巳紮好，其餘三人的傷口也包紮妥當。

方丈念了一聲佛號，才道：「四位，老衲雖則身在三界外，無奈塵緣未了，初時唐、李、魚三位施主被殺，老衲仍不知情，直到談施主被殺，莊院被燒毀，老衲才從幾位上山遊玩的江湖客口中，知悉始末，那應該是五日前的事了，當時老衲驚震之下，已想到事有蹊蹺，可能事關到昔年與諸位聯手殲殺天煞堡羣兇之事有關連，老衲便立刻趕下山來，欲找尋幾位詢問一下，不意走到金峯嶺脚下，聽到喊殺及呼喝之聲，老衲一時心動好奇之下，繞過來一看，發現與那一男一女拚鬥的竟是四位，而且形勢危殆，情急之下，因不知對方來歷，更不想再惹上塵俗之仇怨，故此只好現身出手……以後的四位皆知道了，只不知那男女兩人是何來歷？為何要與四位拚命？」

「大師，你眞的不知那兩人是誰？」高孤鴻問。

「老衲還是第一次見到那兩位施主，怎會知道他們是誰？」方丈閒閒地說道。

「大師，說出來只怕你會吃一驚，那一男一女，正是先後將唐六弟，李四哥殺死，伏擊魚七弟，令他傷重而亡，接以調虎離山之計，擊殺大哥，並將莊子燒毀的兩名兇徒！」董一淸說完，吁了口氣。

「原來就是他們，眞是想不到！」方丈目中神光暴閃。

「方丈大師，更有令你想不到的消息！」董一淸長吸一口氣，壓抑下心中的激動。「那年輕的女子正是天狼煞戴連雲的女兒戴若茹！」

「啊！」方丈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啊。「戴連雲何來一個女兒？他死時不是仍未娶妻的麼？」

「甘……大師，據那丫頭說，她乃是戴連雲的私生女兒！」朱亮補充說。

「大師，這還不算驚奇，還有令你更驚奇的。」張冀急口接道：「大師覺不覺得那相貌醜陋如鬼的人身材有點眼熟？」

方丈蹙着眉想了一下，雙目霍然一睜，疾聲道：「如今想來，有點像死去的戴連雲！」

「方丈，他正是咱們當年以為殺死了的戴連雲！」董一淸再也忍不住，一口說出來！

「怎會是他？」方丈聳然動容，身軀震了一下，這消息確實太驚人，難怪連方丈這樣修為有素的方外之人，在聽聞這種匪夷所思的消息後，禁不住也震動起來。

「大師，他確實就是戴連雲，這是他親口承認的，若不是咱大哥在死前認出他來，留字相告，咱們作夢也想不到他仍未死，至於他是怎樣活過來的，只有他才清楚了！」高孤鴻說時亦忍不住連連吸氣。

「這眞是匪夷所思之事，當年談施主一拳將他左胸肩擊塌，老衲一掌插入他的小腹內，各位也在他身上留下十多道傷痕，老衲還怕他死不了，還親自摸過他的腕脈，探過他的鼻息，確定了他巳死，才罷手的，就算他仍未死，還有那一把火，他根本就無法逃出來，而他居然死不了，活了下來，若非是四位所說，老衲死後就算被打落十八層地獄，也不相信！」方丈越說越激動，語聲也急激起來。

「但那確是戴連雲！」董一淸吐口氣道：「天狼棒乃是他的獨門兵器，這是錯不了的！」

「大師，聽他的口氣，他最終的目的，是找你一雪當年之恨！」朱亮說時臉色也變了一下。

「他既然未死，以他的心性為人，他又怎會不想找老衲以雪恨恚，若他不找老衲，那反而不是戴連雲了！」方丈大師畢竟是修為有素的方外之人，這時神色巳平復下來，回復恬淡安詳之態。

「大師……」董一淸欲言又止。

方丈淡然一笑，喧聲佛號道：「董施主，要來的終需會來，就算你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仍然躲避不了，這件事又豈是人力所能阻止得了的？老衲雖巳跳出是非圈外，但是非既巳找上身來，說不得只好再入世一次了！」

「大師，那惡魔未必找得到來……」高孤鴻說。

方丈一聲佛號，截斷高孤鴻的話。喟然道：「此事既然關連老衲與四位施主昔年與那魔頭的一段怨仇，終須有個了斷，就算他不來找老衲，老衲也會去找他！」

四人立刻搶着道：「大師，咱們也豁出去了，豈能讓大師一人獨力承當？」

方丈喧聲佛號道：「四位施主，老衲明白你們的心意，奈何這件事只有老衲或可力拚那惡魔，何況我佛慈悲，老衲怎忍心看着四位傷在那惡魔的手下？」

四人還要再說，方丈巳擺手道：「四位不用說了，夜巳深，何況四位身上又受了傷，還是早些安歇吧，老衲也要調息一下，說不定那惡魔隨時會找上來。」

四人聽方丈這樣說，心知這一次若是戴連雲找上來，那確是非要分出生死不可，四人雖則不怕死，但却不能妨礙方丈大師的打坐吐納調息，這可是關係到正與邪之戰，也關係到五人的生死，甚至寺院中十五名僧人的安危，要知道以戴連雲之兇殘暴戾，說不定會怒及寺中的無辜僧人，

有見及此，四人只好退出了方丈室，好讓方丈有足够的時間吐納運息。

四人自有站在方丈室外的小沙彌帶到客舍安歇。

× × ×

一夜無事，令到不曾好好睡過的四人鬆了一口氣。

這時經巳是鷄鳴三唱時候，天色經巳大白，做早課的和尚那種悠揚有致的誦經聲，隱隱傳來，四人聽在耳中。但覺心緒一片寧靜，竟在木魚與誦唱聲中，朦朧睡去。

直到那名伺侍方丈的小沙彌前來敲門時，他們才霍然而醒，却巳是日上三竿時分。

四人匆匆梳洗巳畢，隨着小沙彌來到方丈室前，見到方丈半泉大師端坐蒲團之上，聽到脚步聲，微闔的雙眼一睜，射出兩道神光，一聲佛號隨口而出。「阿彌陀佛，四位施主昨晚好睡？」

四人進入方丈室內，小沙彌退出，隨即將門關上，四人朝方丈抱拳一禮，董一淸道：「大師關懷，昨晚一夜無事。」

「只怕今天有事！」半泉大師說着又低喃一聲佛號。

四人聞言，神情一震，張冀口快，脫口道：「大師，可是有所發現？」

方丈半泉大師搖搖頭道：「昨晚寺內平安無事，是老衲適才驀覺心緒不寧，於是起了一課，主兇，是以老衲才對四位說今日可能有事。」

「莫非那魔頭這樣快就找到來了。」高孤鴻語聲有點遲疑。

「老衲請四位來，是想請四位暫避一下，那惡魔找到來，老衲自信足以應付，四位無謂犧牲。」方丈半泉大師一副入地獄的勇毅神態。

「大師，咱們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何況此事也牽連到咱們四人，咱們怎可以置之不理，就算明知不是那魔頭的對手，也要與他拚個生死！」朱亮激昂地說。

「四位施主，老衲知四位是熱血勇毅之士，只是，我佛慈悲，四位留有用之身，造福江湖，勝過作無謂的犧牲，四位還是聽老衲之言吧。」方丈半泉大師懇切地對四人說。

張冀却握拳慨然道：「大師，此事咱們心意巳決，俗謂生死有命，若是天理仍在，這一次那惡魔必然授首，否則，只怕咱們走到天涯海角，那惡魔也會追殺咱們，與其這樣，何不與他拚個分明！」

方丈半泉大師聽得目中神光連閃，喟然嘆道：「既然四位施主心意巳決，老衲再勉强，就是矯情了。」

話才說完，室外响起小沙彌的語聲：「方丈，是用膳時候了。」

半泉大師展露出一絲笑容道：「四位想必也肚餓了，請隨老衲來。」說着從蒲團上站起來。

四人於是亦站起來，隨在半泉大師之後，走出方丈室，直往食堂那間走去。

× × ×

四人也確實餓了，雖不至狠吞虎嚥，但也有點風捲殘雲的樣子，吃的雖是齋菜，但也一連扒了三碗飯。

忽地，一個年青僧人倉皇地跌跌撞撞奔進食堂，一下子衝到半泉大師的座前。慌急地道：「方丈，寺門外來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滿臉瘢疤，紅眼皮，相貌比厲鬼還要難看，直往寺內闖進，在山門前被廣法師兄所阻，那人竟然二話不說，一出手就將廣法師兄擊斃，接一揚袖，甩出一幅布條來，落在廣法師兄的身上，其上寫着四個字——在刧難逃！弟子正欲上前與他理論，那人却喝道：『快去叫那禿驢出來，否則，老子殺淸寺內僧人，再放把火將這鳥寺燒了』！弟子見他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知道理論不了，便立卽奔來飛報方丈。」

半泉大師聽了，神態却是異常平靜，朱、高、董、張四人却巳霍然動容，虎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董一淸疾聲道：「他果然找上來了！」

食堂內其他的僧人眼見耳聽，雖則也驚慌地竊竊議論着，但却沒有慌亂，可見這些僧人平素可能受過半泉大師的指點教誨。

董一淸目注半泉大師道：「大師，咱們還是快點出去吧，否則，那魔頭說不定又開殺戒了。」

半泉大師平靜地點點頭。「當年仇怨，想不到十六年後仍要了斷。」說着站了起來，當先走了出去。

四人緊隨其後。

× × ×

寺院山門前，一副劍拔弩張的氣氛，幾名僧人正與一男一女僵持着。

半泉大師率先緩步而來，那四名僧人一見，左右讓開，對着方丈合什一禮。

半泉大師停下脚步來。垂下的眼瞼倏地一掀，射出兩道湛湛神光，射在那一男一女的身上。

那一男一女正是戴連雲與戴若茹父女兩人。

瞧半泉大師的模樣，似乎對戴連雲眼生得緊。反而對戴若茹頻頻打量着。

反而是戴連雲一見到半泉大師，刹時目中厲芒暴射，臉上的神色變動不巳，瞧他的神情，恨不得將半泉大師一口吞下肚去。

朱、高四人這時左右站在半泉大師身後，怒視着戴連雲。

戴連雲却根本就不瞧四人，只是注意在半泉大師的身上。「甘冷泉，你以為剃光了頭，出家做了和尚。昔年的仇怨就一了百了？嘿嘿，老子不是找上來了麼？」

半泉大師原來就是昔年名震江湖的冷泉堡堡主甘冷泉，自從他在十六年前那一次與朱、高等八友聯袂共闖天煞堡，將天狼煞戴連雲一衆煞星兇徒殲殺之後，便在江湖上失了踪，誰也不知他的踪跡何在，却原來他出了家。

半泉大師唸一聲佛號。「施主眞的是戴連雲？」

戴連雲嘿嘿厲笑道：「甘冷泉，想不到吧？老子居然在那種情形之下，仍然死不了，這是天意！」

半泉大師目光開闔，神光閃射，平靜地道：「戴連雲，想不到你大難不死，却仍然勘不破情仇恩怨，你眞是枉『生』一次了！」

「禿驢，你瞧瞧老子的樣子？人不像

人，鬼不像鬼，那正是你們將我弄成這樣的！老子雖然死裏逃生，但却足足隱跡了十二年，功力才復，此仇此恨，怎能忘得了！」戴連雲語聲有如狠嚎鬼泣。

「戴連雲，你明明死了，怎會活下來的？」董一清實在想弄清楚戴連雲是怎會逃出生天的？

戴連雲笑得比哭還難聽，切齒道：「想當年，談慶紹一拳擊塌老子的左胸肩，秃驢一掌插在老子的小腹上，你們幾個也在老子的身上留下十幾道傷痕，老子當時確是暈迷過去。也乘機閉住了氣息，也幸虧老子秘習得龜息大法，才能夠瞞得過你們的法眼；這也是老子死裏逃生的秘密，你們確是心狠手辣，殺了人後，還放火燒堡，也幸虧那一把火將我從暈迷中燒醒過來。才得逃出生天，但老子這張臉却被燒到這個鬼樣子……十六年了，也應該了結了！」

「是應該了結了。」半泉大師低誦一聲佛號。

原來，昔年半泉大師身爲冷泉堡堡主時，便與天煞堡的羣煞兇徒之首天狠煞戴連雲勢不兩立，事因冷泉堡與天煞堡代表黑白兩股勢力，自然是水火不相容，那一年甘冷泉因事遠赴關外，戴連雲却乘這時機，盡出天煞堡中羣煞高手，突襲冷泉堡，致令冷泉堡毀於一旦，堡中數十口人，盡皆喪亡，單只走脫了一名奶媽與甘冷泉的一名年僅兩歲的女兒，但在旬日之後，那名奶媽及那名女孩也被追殺死於一條荒村的屋內，當時，甘冷泉的女兒仍是被摔破腦袋，死得頗爲悽慘，連面目也僅可辨認而已。

甘冷泉自關外回來，堡毀人亡，驚震得他手足冰冷，差點沒有暈死過去，跟着他又尋到那荒村，看到那奶媽及女兒的屍體，這一來，他再也忍不住了，當時恰好號稱江淮八友的談慶紹，朱亮等八人聯袂專誠到冷泉堡拜訪，對着被燒成廢墟的冷泉堡不禁呆怔住了，當年八人年輕氣盛，一腔熱血，俠義滿懷，憤於冷泉堡被天煞堡所毀，不但不立刻返回江淮，反而找上甘冷泉，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聯同甘冷泉勇闖天煞堡，說起來，可說是甘冷泉他們的運氣，天煞堡一衆五十多名兇煞，佔了絕大部份爛醉如泥，其餘的也已有了七八分醉意，這當然抵擋不了戰意如虹，敵愾同仇的九人聯手夾擊，輕易地解決了大部份人，最後，終於也將戴連雲擊殺，事後還放了一把火，將天煞堡給燒毀了，那知道戴連雲這樣命大，居然死不了，留得一命。

想不到這條禍根在十六年後才找上他們！

× × ×

「好了，甘冷泉，如今你甚麼也明白了，應是了斷的時候了！」戴連雲狠嘷般叫着，已然將他的成名兵刄天狠棒亮出來，咔一下輕響，將兩截棒身接合在一起。

甘冷泉——半泉大師口中連誦佛號，騰地跨上一步。「罪過，罪過，老衲雖已出家多年，又不沾血腥，你既已找上來，說不得只好超渡你了！」

接一擺手中禪杖，隨隨便便地亮出一個門戶來。

「大師，笨鳥先飛，還是由咱們四人打頭陣！」

張冀說時，已閃身撲出來，手執一柄戒刀，撲斬向戴連雲的腰股！

朱亮、董一清、高孤鴻三人恐防張冀有失，亦閃身撲出，撲攻向戴連雲。

戴連雲目中兇芒連閃，狠嘷一聲，天狠棒橫掃直砸斜蕩，人影翻飛中，硬是將張翼震翻開去；朱亮、高孤鴻、董一清三人攻勢亦被阻住。

刹那之間，四人鬥作一團，兵器撞擊之聲不絕於耳。

旁觀的僧人看得胆跳心驚，他們幾曾看過這樣兇險激烈的搏鬥？一個個滿臉驚容地瞪大了眼。

只有半泉大師暫時不理會五人的搏鬥，一雙目光注意在戴若茹的身上，臉上的神色變得很古怪。

戴若茹在張冀四人撲向戴連雲時，早就想動手了，但她被半泉大師這一望，却像着了魔般，竟然站着不動，心中却起了一種自己也說不出來的異樣感覺。

半泉大師也是，只是他沒有說出口來，雙眼連連眨動着，只覺眼前這少女的臉影有點像他那死去的女兒。這刹那間，他的心潮如浪，眼前一花，彷彿又看到他死了的女兒就站在他的面前。

不過，他畢竟修爲有素，吸口清氣，立時將如潮心緒放下。語聲平靜異常地道：「姑娘，妳眞的是戴連雲的女兒？」

戴若茹但覺半泉大師會使她忍不住生出孺慕之情，這使她驚詫不已，不明白爲何會對這只是第一次見面的和尚生出這種感情，聽了半泉大師那句話，心中氣惱，想到父親那張臉就是毀在這和尚與那四人之手上，怒氣陡生，不由叱道：「和尚！虧你還是出家人，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也不怕死後拔舌地獄？」

半泉大師怔了一下，不由苦笑道：「姑娘，妳誤會了，老衲只是覺得有點奇怪，昔年戴連雲乃孤家寡人一名，他怎會有一個女兒？」

戴若茹不知怎的，竟然心生歉意，語聲一緩，悻然道：「本姑娘乃是家父私生女兒，若不是這樣，只怕十六年前，早被你們殺了除根，活不到現在了！」

半泉大師聽得連連眨眼，露出一種半信半疑的神色，說實在的，眼前的人越看越像他當年死去的女兒，而他從來就未曾聽說過戴連雲有女兒，當年，戴連雲確是孤家寡人一個，至於他有沒有在外面收藏起女人，他則不知道了，所以他仍是半信半疑。

當年，他若不是目睹女兒慘死的形狀，他也不會在殲殺天煞堡以戴連雲爲首的兇煞後，萬念俱灰，頓萌遁世之念，而在這獨柱峯飛雲寺落髮出家了。

卽然連妻子兒女也死清光了，塵世間，還有甚麼值得他留戀的？

× × ×

「和尚，若不是你們，家父的容貌怎會變得這樣難看？簡直連我這個做女兒的也不忍多看一眼，你們倒是心狠手辣得很啊！」戴若茹的神情激動起來。

「姑娘，妳可又知道，令尊當年乘老衲遠出，率衆將冷泉堡一舉夷爲平地，堡

中上至揣荊，下至丫頭僕婦。男女老幼六七十口，悉數殺死，最後，連老衲逃出虎口的稚齡女兒也不放過，殺死於距敝堡約二十多里外的荒村中，哎，若老衲的女兒不死，也應該與妳年紀相差不遠，說起來，妳比她幸運多了。」半泉大師越說越不像一個出家人了。

戴若茹聽了這番話，心中的怒氣沒來由地消褪得乾乾凈凈，只覺眼前的和尚一下子彷彿變老了很多，也變得很可憐了。

刹時間，兩人皆默然不語。

這時候，激鬥中的戴連雲五人却起了變化，但聽戴連雲發出一聲震人心魄的吼喝聲，隨之響起一連串金鐵震鳴聲及悶哼聲，但見人影翻飛錯閃，張冀第一個像斷綫風箏般向後飛摔出來，恰好飛撞向半泉大師，半泉大師一眼瞥到，吃驚之下，雙手疾伸，一把將張冀的身形接住，張冀却已昏厥過去，滿咀血漬，臉如金紙，顯已受了不輕的內傷！

同時間，朱亮也像滾地葫蘆般直飛出來，直飛出丈許遠，才能停下來，哇地噴出了一口鮮血，勉强站起來，但却搖搖欲墮。

高孤鴻的情形也不比朱亮好，身形飛摔出丈許兩丈過外，一頭摔跌在地上，却還能站得住，咀角溢血，胸脯急劇起伏不已。

董一清的情形與張冀差不多，若不是兩名僧人及時飛身上前將他扶住，他早已重重地飛摔在地上不可，胸前衣衫被血噴紅了一大片，右手虎口也震裂了，想掙扎着站起來，却是力不從心。

觀諸戴連雲，就在人影翻飛的刹那，他亦騰騰騰一連踏退五六步，身軀晃動着，眼看就要跌坐在地上，幸得驚得飛身掠到的戴若茹及時伸手將他扶住，他才沒有跌在地上，一張臉有如噀血般，氣息急促，胸膛鼓動不已。

看來，這一次他也吃了虧。

原來，適才朱、董四人明知不是戴連雲的敵手，久戰之下，必會先後傷在對方的天狠棒之下，於是四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四人以前與死去的談慶紹等合作巳慣，立時明白對方的意思，覷準一個機會，四人各自運上全身功勁，作出孤注一擊，希望能將對方重創，就算不可能，也可能將對方震傷，這樣，輪到半泉大師動手時，就有希望將對方擊殺於杖下了。

四人這合力一擊之下，戴連雲不得不全力擋拒，結果，就弄出這種結果。

合四人之力，仍然被震傷內腑，元氣大傷，很難動手了，而戴連雲顯然在接下四人合力一擊後，也受到震動，損耗了不少眞力，功力肯定打了個折扣！

憑半泉大師的功力，在這種情形下，肯定可以將戴連雲收拾，這正是四人企求的，所以，四人雖然身受重傷，却一點痛苦也沒有表露出來，反而顯得甚是欣慰。

戴連雲一雙兇眼亂閃着，沙啞地吼道：「甘……秃驢，你現在盡可以檢便宜，動手吧！」

半泉大師不屑地道：「戴連雲，你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盡管坐下來調息，老衲還不至無胆到在這個時間向你出手！」

戴連雲要的是這句話，說眞的，若是現在半泉大師與他動手，他眞不知是否接得下對方五十招。

當下他寬心大放，就在地上坐了下來，運氣調息起來。

戴若茹也就站在乃父的身前，爲他護法。

半泉大師沒有再看一眼戴連雲，忙着將張冀放下來。從懷中掏出一個玉瓶，傾出五粒丹丸，納入張冀的口中，然後吩咐隨侍在一旁的小沙瀰，將瓶中的丹丸分給朱、高、董三人吞服，他自己巳蹲下來，一掌抵在張冀的背心大穴上，將本身的眞元之氣，輸入張冀體內，助他療傷。

朱亮三人這時巳吞下丹丸，各自在地上坐下來，納氣運息起來。

那些僧人各自手執戒刀，戒備着。

這時候的情形，那裏像生死拚搏的場面，倒像一個個在誠心念佛打坐的情景。

天上，日華璀燦，寺院恍如罩在一層金光中，顯得輝煌肅穆。

× × ×

約有兩袋烟功夫，戴連雲首先從地上挺站起來，臉色巳恢復如常，一雙兇芒閃閃的眼睛，掃瞥了一下對面地上正在調息的各人及運氣替張冀療傷的半泉大師。那瘢疤密佈的臉上醜惡地牽動扭扯着，一步步向半泉大師走去！

那些僧人一見，立時閃身上前，擋住他的去路。

「爹！」戴若茹忍不住呼叫一聲；顯然，她也不大讚成戴連雲這時候向半泉大師動手。

戴連雲扭頭兇厲地橫了女兒一眼，後者立刻駭懔地將咀巴閉上，目光垂下。

獰笑一聲，戴連雲兇殘地掃了阻擋住他的三名僧人一眼，手中天狠棒便欲劈砸而出！

那三名僧人却懍然不怯，站立不動，但又如何抵擋得了戴連雲那一擊？

這時，傳來半泉大師的一聲低喝：「退下！」

三名僧人一聲：「是，方丈。」左右退了開去。

半泉大師這時巳收回抵在張冀背上右掌，原本紅潤的臉上，這時白多於紅，明顯的，他巳耗去了不少眞元內力，這時挺站起來，只是閒閒一跨步，巳來到戴連雲面前，氣度仍是那樣從容沉實。

「戴連雲，你想動手，就只管施展出來！」

戴連雲聒不知耻地嘿嘿笑道：「秃驢，你倒想得周到，利用他們來打頭陣，損耗老子的內力，嘿嘿，你以爲老子是個傻瓜，看不出你的奸謀，如今你爲張冀療傷，正好也耗損了一部份內力，咱們彼此眞是扯平了，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這時候動手最公平了！」

說完，扭頭朝戴若茹道：「孩子，且替爲父掠陣！」說時向女兒打個眼色。

戴若茹有點不情願地微微點了一下頭，一掠上前，站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緊執長劍，替乃父掠陣。

這時朱亮四人雖則內傷未愈，但巳紛紛站起來，關注地注視着半泉大師。

半泉大師却氣定神閒，岳峙淵停，禪

杖一橫，鎮定地道：「請！」

戴連雲猛吸一口氣，暴喝出聲，天狼棒挾奔雷駭電之勢，暴劈向半泉大師的上半身。

半泉大師低誦一聲佛號，脚步微移，毫不示弱地亦揮杖而上！

杖棒交擊，發出震人心神的金鐵大震聲，兩人接着同時叱喝一聲，毫不退讓，各自揮動兵器，攻向對方。

兩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昔年亦功力悉敵，這時候也無法看得出剛才的一擊誰佔了上風，這次再度接觸，但見兩人身形交錯騰躍，棒影杖勢一觸即分，看花了那些僧人的雙眼，只有朱亮四人看出，兩人還未盡全力，只是互相以快招來纏住對方，看來，一時間兩人不可能分出勝負生死來。

兩人的招式越來越快，快到連朱亮四人也分不清楚兩人的身形來，更遑論那些僧人了；只見一波接一波排蕩而出的勁風捲起地上的落葉，旋飄在半空中，落下時巳成片片粉碎，可見兩人亦運上了內家眞力！

這時，就連朱亮四人也瞧得緊張起來，差點連大氣也透不過來。

那些僧人更是瞧得目瞪口呆。

至於戴若茄，亦是瞧得目光發直，眼皮眨也不眨，神態旣專注又緊張。

半泉大師與戴連雲激鬥了約有半盞茶時分，兩人交纏的身形忽地分開來，旁觀的朱亮等人還看不清楚兩人爲何要分開來，兩人巳同時大喝一聲，身形騰掠起來，凌空一翻，各自掄動杖棒，拚盡全力砸向對方！

瞧到這裏，朱亮四人皆緊張得忍不住發出一聲「啊」來！

他們是看出兩人這一次乃是一分生死之擊！

果然，棒杖交擊，發出一下震天價响的鳴聲，兩條人影各自倒翻出去，但接着又翻掠撲向對方，人影交錯中，又發出一下金鐵大震，如是者三次，兩人的身形這一次各自翻騰向對方那面。

朱亮四人瞧到這裏，忍不住長吐一口氣，凝重的臉上也有了一抹歡容。

因爲這一次他們巳看出兩人巳分出勝負來。

不過却不是分出生死！

他們都看到，半泉大師的身形在最後那一擊中，身形被震得翻騰而起，向對方那面翻去，却只是翻滾了兩次，身形便自飄而下；反觀戴連雲，身形被震翻騰起，向對方那面翻去，一連四五滾，才能將身形控制住，飄墮向地上，但巳看出身法巳不大靈活。

可是，也就在這瞬息萬變之間，令到朱亮四人及衆僧驚駭得心胆俱裂的事情却發生了！

一條苗條矯捷的身形曳着一道劍光，有如激光般騰射向正自飄墮而下的半泉大師！

這一下意外，不但旁觀的朱亮四人意料不到，就是連半泉大師本人亦是意料不到！

朱亮四人不要說是身受內傷，眞氣不能妄動，就算是似曾受傷，也不可能搶救阻截得了！

那些僧人更是只有驚駭得發出驚叫的份兒！

就是朱亮四人，也無不臉色遽變，心胆俱裂！因爲，憑他們的經驗，巳看出半泉大師根本無法閃避得了那條突而射起的身形的襲擊！

果然，半泉大師驚覺時，憑着本身精深的修爲，在那刹那身形硬生生擰開少許，但還是被那條人影曳射的劍光再射入左脅內！

瞧到這裏，就連朱亮四人也震駭得全身僵木了。

可是半泉大師不愧是修爲精深的一代有數高手，無論在內功修爲上，招式之精妙上，以及處事應變上，皆是高明得很；就在他身遭突襲的刹那，右手鬆杖，反手一掌，拍在那條身形的背心上，只聽那條身形發出一聲慘叫，身形有如斷綫風箏般，翻翻滾滾地橫飛出三四丈外，重重地摔在地上，便寂然不動了！

這時半泉大師亦重重地墮落在地上，連站也站不穩，左臂上的那道傷口噴濺出來的血箭，不但射洒到地上，也染紅了他的半邊衣脈，一張臉灰白無光，連連嗆咳不巳！

朱亮四人立時驚呼着，掙扎着撲向半泉大師那邊！

那些僧人更是魄散魂飛，慌亂地呼叫着：「方丈！」一擁撲過去，要將半泉大師扶起來。

半泉大師却在衆人撲到身前時，左手以杖拄地，掙扎着站起身來，却一連嗆咳出四口血來，神色顯得異常萎頓！

看來，那一劍傷得他很重，可能巳傷入腑臟！

而那猝然飛襲半泉大師的人，赫然正是戴連雲的女兒戴若茄！

朱亮最先撲到，一把扶住半泉大師，急切地道：「大師，你怎樣了？」

半泉大師粗喘一口氣，手伸向懷中，一旁的董一清立時搶先替他自懷中摸出一個玉瓶來，揭開瓶塞，將瓶中的丹丸傾出大半來，納入半泉大師的口中。

半泉大師立時深吸一口氣，將眼睛閉上。

那些僧人則七手八脚地撕下自己的僧袍，快手快脚也給半泉大師將臂下那道傷口包扎起來，不讓傷口繼續滲血！

這時候，他們根本就忘記了天狼煞戴連雲的存在！

× × ×

其實，他們若不是太過關心半泉大師的生死，在這時候應該有機會將戴連雲擊殺！

因爲戴連雲可能受了不輕的內傷，他飄墮落地時，雖然極力想站着不使自己跌倒下來，但仍然控制不了自己的身形，重重地跌在地上，咀角溢出一縷鮮血，臉色比紙還白，胸膛起伏得有如鼓動的風箱般，幾經掙扎，才能够以手中的天狼棒撑起身來。

戴連雲這種情形，只怕巳很難再動手了，這時候若是朱亮等人向他動手，肯定可以殺了他！

可惜，他們皆忘記了他，而只關心半

泉大師！

戴連雲在落下地時，確是很害怕朱亮四人或是那些僧人一擁而上，向他下手，因爲他有自知之明，那最後的三擊，被半泉大師杖上傳來的强大內勁震得內腑差點離了位，這是他意料不到的，半泉大師的內勁就像大海一樣深不可測，自己仍然差了對方一籌，這或許是半泉大師自出家之後，心無雜念，是以久日苦修之下，功力大進！

而他自己則雖也苦練多年，但却有太多的怨恨與揮不去的雜念，所以在修爲上遠及不上半泉大師，至有此敗。

待到他墮摔落地，發覺到他們都沒有看他一眼，慌亂的心情這才放鬆了一下，急忙自懷中掏出一個瓷瓶，將瓶塞拔掉，接將瓶中的藥丸全數倒在口內，「骨嘟」吞下肚中，然後深深地吸了口長氣。

只不過轉眼之間，他的臉色便沒有那樣蒼白，有了一點血色，他接連再長吸了幾口氣，日光閃動着瞥向半泉大師那邊，看到半泉大師那種萎頓的樣子，咀角扯動了一下，露出一抹比狠還要狡猾的笑意，然後身手不大靈活地掠向倒地不起的女兒那邊。

看起來，戴若茹有可能巳經被半泉大師一掌擊斃了，躺在那裏動也不動，聲息全無！

戴連雲撲到女兒身前，只是看了女兒一眼，他巳在心中肯定女兒巳經氣絕身亡，但他仍俯下身來，伸手欲探一下女兒的鼻息，臉上這時候也露出陰狠兇殘的笑意來。眼見女兒九死一生，難爲他仍然笑得出來，眞不知他安的是什麼心！

「戴連雲，張八爺與你拚了！」一聲暴喝傳來，震得戴連雲神情一震，急不迭縮回伸向女兒鼻前的手，霍地轉過身來，橫棒以待。

張冀這時巳撲到戴連雲身前，鬚髮俱張，神態悍猛，雙拳直擊向戴連雲的胸膛小腹！

張冀雖則內傷未愈，但這兩拳之勢道却是有聲有色，不比等閒！

看來，他確是「拚」出去了！

戴連雲在那刹那間，猛吸一口氣，竟然棄棒不用，亦疾出雙拳，迎向張冀的雙拳！

四拳相擊，發出兩下沉實的暴响聲，張冀口噴鮮血，被震擊得身形有如皮球般一直倒滾向半泉大師他們那邊。

戴連雲也一連退了兩步，才能拿樁站穩，立時深深地呼吸起來。

高孤鴻搶前一把接住張冀，張冀却巳經昏死過去，氣若游絲了！

高孤鴻再也蹩不住了，怒喝一聲，將張冀交給朱亮，便要衝向前去與戴連雲拚命！

但却給半泉大師沙啞的語聲止住了。「高施主，不可逞意氣之勇。」

高孤鴻只好强忍下那口氣。「是，大師。」

這時候半泉大師的臉色巳不像剛才那樣難看了，也不需扶持，左手虛垂着。好明顯，左脅那一劍，傷得他不輕！

戴連雲接連呼吸之下，也不知他方才吃的是什麼藥，這時臉色越來越紅，黯淡的目光也漸厲亮起來，陡地，他大步逼上前來，仰天狂笑起來，笑聲有如狠嚎鬼哭，聽得人一陣心寒。

「甘冷泉，讓老子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可知道方才差一點沒有將你刺死的丫頭是誰？」

董一清聽得心中一驚，喝道：「她不是你的女兒麼？」

「嘎嘎嘎」戴連雲梟鳴般狂笑不止。「她從來就不是老子的女兒，老子之所以對她說她是老子的女兒，純是爲了適才演出的那幕倫常慘劇！」

一絲陰毒殘酷的獰容，展現在他那醜惡得令人嘔心的臉上。

「啊！」朱亮，高孤鴻聽得脫口叫出，董一清却全身一冷，一顆心抽搐了一下，巳想到是怎麼回事，驚聲道：「你是說，她是大師的女兒？」

「一點也不錯！」戴連雲目中閃射出陰狠之光，一字字說出來。「你們大概沒有看出她像極了甘冷泉的妻子，相信他一定看得出來！」

甘冷泉聽到這裏，臉色慘白得怕人，全身震顫着，連語聲也顫抖起來。「戴連雲，怎會這樣的？她不會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巳經死了。」

戴連雲却又狂笑起來。「甘冷泉，你的女兒沒有死，當年死的那個，只是一個無辜村民的女兒，是老子一時想到了一個主意，殺了那個女孩，故意砸碎了她的半邊腦袋，令到你不可能完全認出她的面目來，你果然上當了，以假爲眞，老子却將你的女兒藏起來，交托給一個奶娘撫養，哈哈哈，想不到十六年後，演出這一幕女弒父，父殺女的好戲來，老子可眞開心死了！」

朱亮等人聽了，心中一陣陣發冷，戴連雲說的若是眞的，這未免太殘酷了，也太令人震驚，抵受不了！

半泉大師臉色灰敗如死，一下子變得像個垂死的老人般，錯亂地道：「不……不是，不會的，這是不可能的……我巳兒女盡喪，我怎會有一個女兒，你騙我，你騙我的……」

董一清這時反而冷靜下來，問道：「你當時想到了一個什麼好主意，不殺甘……大師的女兒？」

「嘿嘿，老子本不想說出來的，爲了讓他死也死得眼閉，老子就說出來吧！」戴連雲嘎聲道：「當年，老子之所以不殺那丫頭，是想用那丫頭來要脅甘冷泉就範，老子知道，一日不殺甘冷泉，終於不能安枕，有那丫頭在手，就不怕他不俯首待縛了，老子之所以用了那個替身。是想甘冷泉在萬念俱灰之下，乍聞還有一個女兒未死，驚喜之下，必然就範，那知老子還未用上那一招殺手鐧，他巳率同你們江淮八友，夜闖天煞堡，差點連老子也一命歸天……後來老子逃出來後，痛恨之下，又被老子想到了這個女弒父，父殺女的絕妙主意，於是，老子乾脆連那個奶娘也給殺了，却對她說是甘冷泉殺的，還殺了她的娘，將老子這位假老子弄成這種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樣子，每天皆對她說一遍。

(以下轉入第52頁)

俠情倫理傳奇故事

黃衫客

古樓山·文
可飛·圖



藍衣少俠　夜刦監牢

殘月初墮，鼓樓上三更甫告敲罷，偌大的常州府城，已然不剩幾家，尚有燈火了！

隔着知府衙門只有半條街遠的那座府城大牢，這幾天却顯得有些例外，每當入夜時分，非但不似往日燈火全滅，靜寂無聲，反倒是處處人影幢幢，履步聲聲，一隊一隊明燈執仗的巡卒，不停的在那高達兩丈的牢牆之內，穿來穿去。

很明顯，這等陣仗，那是說明了這常州府的大牢之內，必是覊押着什麼特別重要的人犯。

這座牢房，共有四進房舍，這時，在那第二進與第三進牢房之間的一片天井之中，正擺着一張方桌，方桌的四周，圍坐着幾人，桌上擺着八味小菜，一壺熱酒。那桌上幾人，雖然不時擧杯擧箸，飲酒用菜，但却一直沒有一人願意開口說話，使得這天井之中的氣氛，格外緊張，沉悶！

看樣子，他們已然不止今天如此，才會不覺得這等深宵悶酒難飲，也才會不被這等怪異的氣氛所逼壓得發狂。直到他們耳中忽然傳來四更梆聲，那幾人的臉上，頓時露出了帶着笑容的倦意！

緊張的神態一掃而盡，只見坐在靠東的那人按桌而起，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道：「今夜又過去了！」雙手高高抬起，伸了個大大懶腰。

此人坐在那裏，就已比別人高出了一個頭，這一站起身子，高擧雙臂，可眞就似是一座金剛神像一般，巍巍然地十分驚人。

挨着他坐的，是位瘦瘦的後生，白白淨淨的面龐，看來似是有些弱不禁風，此刻也笑了一笑，道：「總爺說的是，至少咱們只消把雷頭兒請來接班，就可以上那勾魂燕子身邊，倒頭睡上一覺了……」

話音未已，只見一位年約八旬開外，銀髯拂胸，白髮垂肩，黃衫布履，腰掛一柄金刀的老人，由後院大步走了過來，哈哈一笑道：「幾位大人辛苦了……」

那高大的漢子對這老人到是甚爲恭謹，聞言立即雙手抱拳，笑着說道：「雷頭兒，眞正辛苦的，可是你老啊！這兒的事情，還得你雷頭兒招呼屬下之人，多費些心思，四更既過，縱有什麼強梁之徒，諒他也不會再來惹事生非，眞敢與我們東廠作對的了……」

雷老人乾笑了一聲，道：「簡大人說的是，江湖上朋友，自然是不會與緹騎大人們作對的了！」

瘦瘦的後生，這時大笑道：「雷頭兒，您這話可倒眞是說對了！想咱們東廠中的朋友，雖然在京城中看來比不上那錦衣衛吃香，夠排場，但咱們行踪所到之處，縱然是一品大員面前，可也用不着曲膝跪拜，打恭作揖，雷頭兒，別瞧咱們沒有什麼官品實缺，但如有人惹到咱們頭上，那可就夠他瞧上半輩子了！」

他話音未已，突然耳中聽得一陣冷笑之聲。

姓簡的怔了一怔，忽地喝道：「雷頭兒，什麼人如此大膽？」

雷老人搖了搖頭道：「簡大人，老朽若是知道，又豈會容他放肆？」

那瘦瘦的後生，肩頭一陣聳動，陡然一轉身，右手一抬，三點晶光，在燈光之下，疾奔第一進囚房的屋頂而去。

同時，只聽得他大喝道：「何方鼠輩，胆敢在此窺伺，還不與我納命來！」

那屋頂離開天井不過兩丈距離，那三點晶光，去勢如電，眨眼之間已到，在那瘦瘦的後生看來，屋頂之上那人如是不知自己來歷，若是用那兵刃挑打自己發出的暗器，那可就有樂子可瞧的了！

是以，他才會喝令對方納命！

但是，結果却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三枚暗器發出之後，有如石沉大海，過了盞茶之久，不聞絲毫回響之聲！

姓簡的大漢臉色一變，沉聲道：「柳三，你……發出的可是那奪命三星？」

敢情這位瘦瘦的後生，乃是武林道上第一暗器名家，人稱「三星奪命」的柳三。他那暗器，乃是三顆大小有如龍眼的鐵彈子，內藏毒液，遇到適當的撞擊力道，鐵彈子便會爆裂，毒液立即噴洒，沾人之後，對時無救，是以，武林中人送了他一個「三星奪命」之名。

柳三這時緊鎖雙眉道：「總爺，屬下發出的正是那奪命三星，此時竟然未見一點聲息，倒是叫在下大大的不解了！」

姓簡的冷笑了一聲，說道：「柳三，看來這常州大牢之中，來了什麼絕頂的高手了！」

語音一頓，掉頭向雷老人道：「雷頭兒，江南道上有些什麼出色的頂尖高手，老人家想必不會不知吧！」

此人雖然傲慢，但他對於這位常州大牢的老牢頭「快刀」雷九，可是口氣上帶了八分敬意，恭敬得很！

雷九淡淡一笑道：「簡大人問的好，這江南道上的高手，老朽倒是知道不少！不過，如說這些人中，有着能夠不怕柳大人的那奪命三星之人，老朽倒也難以相信了！」

柳三得意的一笑道：「這麼說，雷頭兒認爲適才發聲冷笑之人，不是江南道上的朋友了？」

雷九沉吟道：「按理應該不是，否則，老朽至少也該能在事先略知一二……」

姓簡的大漢目光在四面的屋頂上一轉，喝道：「娃兒們，可有人發現可疑之人，或是受了對方暗算？」

他話音一落，四面屋脊之上，紛紛探出十多名黑衣衛士，齊齊應道：「啓稟總爺，小的等人均未發現敵踪……」

姓簡的大漢濃眉一揚，冷笑道：「雷頭兒，這傢伙是衝着我們來的了……」

雷九說道：「那可不一定，常州大牢之中，除了簡大人所押解那位欽犯之外，還關了一位武林道上大有來頭的人物，也許……」

柳三忽地雙眉一皺，沉聲道：「雷頭兒，常州大牢關的是什麼人，我們可不打算過問，有人胆敢在這等時候妄闖常州大牢，那就是跟我們過不去了！」

雷九陪笑道：「柳大人說的是，這人既然闖了進來，只怕就逃不出去的了！」

姓簡的大漢冷哼了一聲，向柳三道：「柳三，你去瞧一瞧，那三顆奪命星丸，究竟發落在何處，簡某人不信它們會自己飛了！」

柳三應了聲遵命，單手一按方桌，人已騰身而起，凌空一拔，箭疾射向那第二進房舍的屋頂之上。

兩三丈距離，自是眨眼即到，但出乎意料的却是，他去勢快如星火，回來的勢子，更是捷比流星下墮！

轟然一聲大震，瘦小的柳三，居然摔得頭破血流，臂斷骨折，半天一動都不能動。

雷九吃了一驚，姓簡的則赫然變色，錯步上前，一把將柳三扶起，沉聲道：「屋上可是有人？」

柳三乏力的點了點頭，姓簡的右手一揮，那仍然坐在桌畔的幾人，立即拉出兵器，分由四處，向那屋頂撲去。

突然，一陣朗朗長笑之聲，由屋脊之後昇起，一條人影，有如潛龍升天，飛起三丈，但見他凌空一轉，三點寒光，分取側面三人，左手同時拍出一掌，襲向正面躍上屋脊的那人。

動作之快，姿態之美，的確是人間罕見！

姓簡的大漢，可是十分在行，眼見那屋脊上飛起之人，發出的三點寒光，立即大聲喝道：「當心，那是柳三的奪命三星，不可硬碰……」

饒是他發出警告，恰是時候，但却依然慢了一步，耳中聽得三聲「波……波……波……」脆響，側面撲向屋脊的三人，竟然同時慘嗥連連，打半空之中，倒跌而

下。

正面躍上屋頂的那人，則與對方互換了一掌，雙雙同時落向天井之中。

但看他落地之後，步履蹌踉，一連退了五步，方始站穩，便知適才這一掌，他可沒有沾光，八成也受了重創。

姓簡的大漢和快刀雷九，已同時移步，向那眨眼之間連傷五名東廠高手的夜行人走了過去。

當他們看清了這位武功高得使人驚訝的藍衫人，不過是位廿左右的青年之後，不由得不約而同倒抽了一口涼氣。

姓簡的看了雷九一眼，發現雷九正向自己搖頭，當下濃眉一揚，冷冷喝道：「閣下胆了不小啊！連傷東廠五名武士，可知犯了多大的罪名麽？」

藍衫人氣定神閒的淡淡一笑，說道：「草野黎民，向來不問官場之事，多大的罪名，與我何干？再說，他們自有取死之道，區區無非適逢其會，代天誅彼五惡而已……」

姓簡的臉色大變，正待發作，雷九已雙手一抱拳，大聲道：「尊駕身手不凡，必非無名之輩，怎麽稱呼，可否奉告？」

藍衫人微微一笑道：「天台黎庶，東海草民，姓名兩字，早已不復記憶，雷頭兒但管叫我一聲黎民，也無不可！」

雷九皺眉道：「尊駕這是眞人不願露相了！老朽年逾八旬，見過的武林高手，不可謂少，閣下適才施展的凌空身法，老朽却是似曾相識，姓名不說，自難強求，尊駕師承何人，尚望見告，也免老朽不愼，得罪了故人……」

藍衫人黎民驀地哈哈一笑道：「區區認爲，這倒更不必了！」

話音一頓，目光轉向那姓簡的大漢，冷冷的說道：「在下聽說，東廠中有位號大力神拳的簡世豪，想必便是閣下了？」

這大漢正是「大力神拳」簡世豪，聞言不由的怔了一怔，問道：「你知道簡某名姓？」

黎民笑道：「不錯，區區可謂對尊駕聞名已久，傳說那忠臣義士，死在你手下之數，當在千計，尊駕這大力神拳之名，實在是可以正名爲大力劊子手了！」

簡世豪冷冷笑道：「黎民，你既知簡某乃是殺人如痲的劊子手，竟敢傷我手下五人，想必你也是活的不耐煩了！」

黎民冷冷一笑道：「簡世豪，東廠來了幾個人？除你之外，還有什麽高手？」

簡世豪大笑道：「這倒不要你來過問，只要你能打發得了簡某，再問別的也不遲？」

黎民目光突然轉向快刀雷九，喝道：「雷頭兒，江南怪俠武長弘，可是押在你這牢中？」

直到此刻，那快刀雷九才似眞正的吃了一驚，臉色大變，呆怔的半晌沒有答上話來。

但此刻那簡世豪似是神情大爲輕鬆，居然呵呵大笑道：「怎麽？尊駕原來是爲了那江南一怪而來的麽？」

黎民目光却盯在快刀雷九臉上，彷彿對那簡世豪的笑聲充耳不聞。

簡世豪越發的感到了得意，大聲說道：「雷頭兒，這人可是找那姓武而來的，你……」

他口中「你」字剛剛說出，只見那快刀雷九冷冷的哼了一聲道：「簡大人，此人說是找的江南怪俠武長弘，自然是不關你們東廠的事了？」

簡世豪笑道：「不錯！」

雷九忽然一擺手道：「如此，就請簡大人和你的屬下，暫時退開，這姓黎的，交給老朽便是。」

簡世豪一怔，道：「這個……」

他這才想起，適才一時高興，把話可說錯了。

黎民忽地一笑道：「姓簡的，雷九想保全你的這條小命，你該感激他才是！」

簡世豪本來是想一走了之，但他被黎民拿話一激，可就火大了！

須知他一向在宮中極受尊敬，幾曾被人如此輕視過。是以，黎民話音甫落，他竟然臉色一沉，大怒喝道：「黎民，你眞以爲你那一點點兒能耐，就能够在這兒撒野麽？」

黎民淡淡一笑，道：「有什麽不能够的？閣下如此橫眉怒目相向，那是想與在下……」

他話音未已，快刀雷九已沉聲道：「黎朋友，你既是找的武長弘，那可是老朽份內的事，與簡大人可說不上干係的了！只消你勝過了老朽，大概這常州大牢之中，不會再有人攔得住尊駕刦獄救人了！」

黎民冷冷的笑了一笑道：「是麽？瞧你雷頭兒倒也是條漢子，但願你說的話能作數！」

雷九道：「那是自然……」

話音一落，轉面向簡世豪，道：「簡大人，這事是冲着老朽來的，請大人高抬貴手，不要過問了！」

簡世豪不是笨蛋，黎民的身手如何，他心裏不會不明白，自己三名同來之人，眨眼之間，均落得傷殘倒地，足見黎民這一身武功之高，决非自己可以應付！

這時，雷九再度出言，要他莫要過問，他自然落得順水推舟的了！當下皺了皺眉頭，哈哈一笑道：「雷頭兒的好意，簡某人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音一落，轉身退向一邊。

黎民咧嘴笑了一笑，沒有直說什麽，雙手一抱拳，向雷九說道：「雷頭兒，請啊！」

快刀雷九白眉軒動，探手拔出背後金刀，這才接道：「老弟台，亮劍吧！」

黎民微微一笑道：「雷頭兒，不瞞你說，在下雖是刦獄而來，却是未帶兵刄在身，雷頭兒儘管出手，在下就憑着一雙肉掌，也不比青鋒在手差勁……」

他話音一落，雷九不由得呆了一呆，沉聲道：「老朽有生以來，從不傷害手無寸鐵之人，閣下不亮兵刄，咱們恐怕打不成了！」

黎民笑道：「雷頭兒莫要看不起在下這雙肉掌，雖是百煉精鋼，只怕也難與相比……」

語音一頓，只見他一抬手，向着天井中一塊大小約有七尺見方的石櫈之上立掌如刀，直砍而下！

但聞喇的一聲，那厚達三尺的石櫈，竟然應手而裂，分成兩片，斷落地上。

裂開之處，光滑平整，當眞有如快刀切豆腐，輕易得很，也俐落得很！

這一手工夫，直把簡世豪看的呆了半晌。

雷九却也怔得一怔，方道：「好掌力，好工夫，老弟台這雙肉掌，果然比百煉精鋼還要紮實……」

快刀雷九，年過八旬，一生之中，也着實會過不少武林道上高手，但若有人能輕描淡寫的一掌劈下，便將一塊厚達三尺多的青石切成兩爿，而且不現絲毫石屑墮地，那正是生平首次見到！

因此，他心中也完全明白了一樁事，那就是眼前這人的武功，實在是高明得使人無從想像！

黎民這時却淡淡一笑，接道：「雷頭兒，在下肉掌不遜金刀，想是可以算不得手無寸鐵了吧？」

雷九雙手抱刀，笑道：「好說，老弟台當心，老朽有僭了……」

喇的一聲，金刀一劈而下。

他素以快刀著稱，也以快刀成名，但此刻，他這一刀劈來之勢，却是不疾不徐，大大有違快刀之稱。

黎民眉頭一動，笑着道：「雷頭兒刀上的工夫，果然是大有來頭，在下敬佩得很……」

右手一揚，拍出一股掌風，左手却曲指一彈，點向快刀雷九的肩頭穴道！

一守一攻，兩招手法，幾乎是一氣呵成。

快刀雷九的金刀發出一半，眼見對方這等精明，當下刀勢一頓，橫在胸前一掃，仗着刀上含孕的眞力，旣化解了黎民的指力，也擋開了對方那一掌的勁道。

快刀雷九，在江南道上，名氣之大，使黑道人物畏如虎狼，常州大牢，更是被綠林人物視爲森羅殿一般的恐懼，足見他這一生中，確實也抓了不少威名赫赫的江洋大盜，否則，那武長弘也就不會特地送到常州大牢來看管的了！

正因如此，雷九手底下也自然眞有兩下子了！

他化解了黎民的指掌勁道，金刀並未擊回，但聽他大喝一聲，寒光如同電閃，金刀竟然快得有如電光石火般一揮而出，刺向黎民的左胸！

這一招來的不見絲毫先兆，站在一旁觀戰的簡世豪不由看得大聲喝道：「好快的刀……」

在他猜想，黎民武功雖高，但想躲過這一招，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因爲他明白，如是自己，遇到這等陣仗，少說也得報銷了一條臂膀，才能閃得開去！

但是，這回他却料錯了。

黎民雖然對雷九的這一刀出手之快，感到有些驚訝；但却並未如同簡世豪所想無法躲避！

因爲，他根本沒有閃避，只是喝了一聲道：「不愧快刀之名，領敎了……」

但見他右手一抄，身形忽而向下一彎，食中兩指快比飄風一般一夾，竟將快刀雷九執刀的右腕拿住！

同時左手向前輕輕一推，印在雷九小腹之上，口中又道：「承讓了！」

雷九悶哼一聲，金刀脫手飛出丈許開外，落地嗆啷有聲！

他那高大的身子，似也經不起輕輕的一推，站立不牢，一連向後退了七步，終於噗地一聲，跌坐在地！

三招不到，快刀雷九就敗了！

不但落敗，還丟了成名兵刄，受了重傷！

簡世豪大大吃了一驚，立即飛身跳了過去，大聲道：「雷頭兒，你……傷的很重麽？」

雷九面色如金，只能搖搖頭，口中却不曾答話。

敢情，他正在強自壓制着那口要向上冒的熱血！

簡世豪很快的由懷中掏出一顆靈丹，餵了過去，正待伸手助那雷九運氣調息，忽然聽得身後的黎民冷冷一笑道：「雷九爺的傷勢，非調養三月，無法痊癒，簡大人，你少費心血了！」

簡世豪霍地旋身，發現黎民竟然離開自己不足一丈，心中暗叫僥倖，如果黎民適才要暗算自己，就算自己有着十條小命，恐怕也活不成了！

饒是他已知對方不會暗算自己，此刻仍然全神戒備的瞪着黎民，喝道：「閣下的手段好毒辣……」

黎民根本不容他再說下去，冷笑道：「簡世豪，區區今天並不是冲你們而來，所以，區區也不作那趕盡殺絕之事，在下這就要去救那武長弘離去，希望你約束一下你的手下，莫敎區區雙手多染血腥！」

話音一落，根本不理會簡世豪的臉色和反應，轉身大步，向後進的牢房行去。

不多時，只見那黎民橫抱着一名年約廿左右，身着囚衣，面容憔悴的少年，大步出了常州大牢的牢門，揚長而去。

簡世豪宛如呆怔在當地，一動也沒有動！

滿牢的牢卒，連大氣都不敢出，眼望着黎民，抱着那位「江南一怪」武長弘，平平安安的自由自在的脫獄而去！

× × ×

三間小小的瓦房，一盞昏暗的油燈。

靠左的一間房內，一張木床之上，躺了一位白髮老人，看他的臉色，宛如身染重病，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木床之前，坐着一名布衣荊裙，年約十八九歲，長得極其清秀標緻的少女，面呈一臉憂慮之色的瞪着床上老人。

這時三更已過，那少女打了個呵欠，揉了揉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起身端過放在桌上的一隻碗，移身床前，低低向老人道：「爹，醒醒啊，吃藥了……」

老人抬了抬眼皮，哼了一聲，有氣無力的道：「萍兒，你大哥他們還沒有回來麽？」

少女搖頭道：「沒有啊！」

她奉上了藥碗，扶着老人一面吃藥，一面又道：「爹，大哥和大嫂，以及二哥二嫂，只怕這幾天趕不回來呢！」

老人聞言，似是一怔，問道：「爲什麽？」

少女道：「爹，你老忘了麽？他們是到京城公幹，去了才十天不到，千里迢迢，就算沒有什麽躭擱，最快可也得一個月

啊！」

老人突然強自掙扎而起，吼道：「萍兒，這……可壞了爹的大事了！」

少女一呆道：「爹，你老身受重傷，還有什麽大事要辦麽？」

老人問道：「萍兒，簡大人來過了沒有？」

少女道：「今天已來過三次了，爹，知府大人也差了余師爺來過幾次，只因爹爹好睡不醒，所以女兒沒有驚動你老。」

敢情這老人正是快刀雷九。

那少女乃是他的幼女雷小萍。

雷九聞言皺眉長嘆了一聲道：「萍兒，爲父不愼，傷在那黎民的手下，被他救走了武長弘事小，誤了押解東廠要犯的事大，可就不得了的啊！」

雷小萍一怔道：「爹……你老還要押解人犯上路麽？」

雷九點了點頭，道：「吃了公門飯，自然要爲公門做事啊！東廠要犯，即待解京城，自然躭誤不得的，那簡大人曾說明天要上路……」

他忽然連連咳嗽不止，只急得雷小萍伸手在老人背後不停的拍打，口中却道：「爹，你老安心養傷吧，這些事情，就不必再掛心了！」

雷九咳了好一陣，這才咽了一口痰，搖搖頭道：「不行，這件事爲父却推不掉的……」

雷小萍聽得呆了一呆，嘟起小嘴道：「爹，知府大人也不是不知道你老身受重傷的，這趟公事，諒他也不好硬要你老去啊！」

雷九嘆氣道：「除非爲父已死，否則就非得上路不可！」

雷小萍楞楞的道：「非去不可？」

雷九道：「可不是？萍兒，去替爲父打點打點行李，明兒非去不可呢！」

雷小萍冷冷哼了一聲，一言未發，走了出去。

半晌過後，只見她帶了一名四十左右的婦道人家同來，向雷九道：「爹，張大嫂答應女兒來看顧你老人家，你老大可在家靜養了……」

雷九呆了一呆，怒道：「萍兒……你這是何意？爲父不是告訴妳，明兒就要上路麽？」

雷小萍忽然一笑道：「爹，你是不用去了！女兒去見過了知府大人和那簡大人，這趟差事，已改由女兒代替你老人家去一趟了！」

雷九聞言一怔，半晌才長嘆一聲，躺了下去！

× × ×

秋陽如熾，晴空萬里無雲，大好的天氣，正是四野農忙，到處揚溢着割稻打穀的山歌和陣陣歡樂豐收的季節。

沿着蘇皖邊界的官道之上，這時正有一隊人馬，悶聲不響的快步疾馳，往北奔趕。

這一隊人馬，爲數不下五十多人，當先一騎，正是那位「大力神拳」簡世豪。

殿後的一騎，則是一名英姿逼人的少女，她，乃是快刀雷九之女雷小萍。

敢情，這一隊人馬，乃是押解着東廠要犯的緹騎。

馬隊當中，有着五輛囚車。每輛囚車當中，都囚着一名人犯。

除了第三輛囚車中囚的是位年約五旬開外的老人外，其餘的四車，都是囚的外貌兇悍，橫眉怒目的綠林好漢。

這時，正是日過中天，午未相交的時刻。

當這批押解着人犯的馬隊，離開大王集尚有三里左右路程之際，由大王集的一家茶館之中，緩步踱出一名年約七旬上下身穿灰布直綴，光頂赤足，頷下飄着三綹白鬚，神情奕奕的老人。

他在那長僅不足半里的街道上略一打量，也許是日正當中，秋老虎天氣熱得怕人，是以街道之上，竟是靜悄悄的見不到一個行人。

灰衣老人自顧的笑了一笑，突然掉轉頭去，向那朝北街尾的一座茅草樓房招了招手，這才宛如行雲流水一般，反向朝南的街頭走去。

南邊集外，橫着一條小溪，小溪之上，架着一座寬僅三尺，長約兩丈的青石橋樑，溪小不深清可見底，但兩岸與溪底之間，却高達三丈左右，由石橋之上向下俯瞰，若是小胆之人，定然大感頭暈目眩。

石橋南端的岸邊，矗立着一棵粗可兩人合抱的垂柳，絲絲柳條，覆蔭着丈許方圓，石橋的三分之一，也在垂柳蔭下，故而顯得十分涼爽。

灰衣老人這時便是坐在橋端的石墩之上，望着那絲絲垂柳發呆。

直到篤篤蹄聲傳來，遠處騰起一片塵土，灰衣老人才宛如受驚般睜開雙目，望向朝南的官道。

車轔轔，馬蕭蕭……

灰衣老人忽然笑了！

兩腿一伸，身子向下一滑，竟然斜倚石墩，橫躺在石橋之上。

如果有人要過橋進入大王集，那可非得由他身上跨過去不可！

× × ×

簡世豪策馬橋頭，一肚子冒火。

他目光在老人身上轉動，打量了半晌，終於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喂！你這個老頭兒，可是活得不耐煩了麽？」

灰衣老人彷彿睡熟了，被他這聲大喝，驚得一躍而起，睜大了雙眼，皺眉道：「你這人怎麽了？老夫睡得正熟，你忽然如此喊叫，爲了什麽？」

簡世豪臉色一沉，冷哼道：「好狗都不攔路，你老小子竟在橋頭攔路而睡，還自以爲滿有道理麽？再不閃開，就莫怪咱家不客氣了！」

灰衣老人仍然斜倚着橋墩，滿不在乎的哈哈一笑道：「閣下是什麽人？你說老夫若不讓開，就要不客氣，那又是什麽意思？」

簡世豪一揚手中馬鞭，喝道：「老小子，你八成是活得不耐煩了……」

老人肩頭軒動，冷冷一笑道：「瞧你這一身衣着，莫非就是東廠那羣殺人魔手麽？」

簡世豪哼了一聲，大聲道：「是又如何？」

他可是吃了一次苦頭，學了一回乖了！常州天牢，遇上黎民，使得他銳氣大挫

，此刻他已然發現這位灰衣老人有些來路，是以他不曾胡亂發脾氣。

灰衣老人似是覺得頗爲意外，大笑道：「魏璫手下的奴才，向來仗勢欺人，橫蠻無理之極，老夫瞧你，倒並不如傳言之甚……」

簡世豪心中一震，暗道：「果然沒有料錯，這老小子眞是那路高人呢！」

口中却道：「好說，你既是知道咱們是什麽來路，你老兒還不讓路，莫不成你想跟廠衛中人作對麽？」

灰衣老人笑道：「娃兒，老夫可沒有那等閒情逸緻，跟你們嘔氣，不過，老夫也有幾句話要向你請敎！」

簡世豪居然耐住了性子，接道：「在下簡世豪，老丈怎麽稱呼？」

灰衣老人笑道：「老夫麽？因爲一向住在青山茅舍中，所以別人都叫我一聲青山一老，你簡大人如果高興，就叫我一聲老青山就是了。」

簡世豪心中一動，忖道：「青山一老四字，倒是不曾聽說過，想必是假名假姓的了！」

不過，他至少已然明白，這青山一老必然是一個不好對付之人。

因此，他在馬上拱拱手，道：「老青山，你有什麽事要說，還是請快說吧，簡某公務在身，可是躭誤不得的。」

青山一老笑道：「老夫知道，簡大人，你這趟押解的人犯之中，可有一名姓武的？」

簡世豪忽然喘了一口大氣，搖頭道：「沒有。」

青山一老忽地一笑，又問道：「姓魏的呢？」

簡世豪見問，刹那間渾身一抖，連連搖頭道：「也沒有！」

青山一老沉吟了一下，道：「簡大人，你敢情是沒有欺騙老夫麽？」

簡世豪此時心中可是緊張得要死，但他口中却道：「簡某豈是說謊之人？老丈如是沒有別事，尚請移步一下，容簡某等過橋。」

青山一老目光一閃，哈哈一笑道：「請！」

身形略移，讓開了兩步。

簡世豪一領馬韁，當先衝上橋去。

長長的一列馬隊，順順當當的上了石橋。

青山一老倚在橋欄上望着這一行人直笑，但當他發現最後的一騎之上，竟是一名少女之時，不由得呆了一呆！

長肩驀地一揚，張開了口，彷彿想說什麽，只是，雷小萍去勢極快，眨眼之間，已打他面前掠了過去。

青山一老不禁伸手抓了抓頭，盯着那已然過了石橋的馬隊，突然間心中一震，一躍向前，直如天馬行空一般，由那長長的馬隊行列之上，飛越而去！

簡世豪等人，只覺得頭頂之上，衣袂之聲乍起，再想細看，青山一老已沒了踪影！

那大王集的街道之上，仍如先前一般，看不到半個人在街頭行走。

簡世豪聳了聳肩，回頭大聲吩咐道：「就在此集打尖吧！」

一行人停在大王集上唯一的一家飯舖「興隆客棧」之前，相繼下了馬，入內打尖。

囚車也推了進去，但却人人心中，都充滿了劍拔弩張之勢。

× × ×

街尾的茅草樓房之中，人影幢幢。

青山一老坐在左首的一張竹椅之中，正低聲地說道：「那個丫頭，雖然是雷九之女，但她一身武功，却不是得自雷九家傳……」

黎民坐在他對面，這時笑道：「老前輩知道她是這麽人的弟子麽？」

青山一老道：「當然知道！」

黎民笑道：「她師父是誰？」

青山一老道：「毒婆婆！」

黎民聞言，不由得呆了一呆，道：「毒婆婆？可是那苗疆的狂人峒主？」

青山一老道：「不錯，就是這個老妖婆……」

黎民道：「老前輩，傳聞中這個毒婆婆的一身武功非凡，加上又善使用各種奇毒，多少年來，中原人士很少招惹過她，她也不曾踏入中原一步，怎的那快刀雷九的女兒會是她的傳人！」

青山一老笑道：「這個麽？大概除了老朽而外，武林知曉其中奧秘的，可就不多了！」

黎民忙說道：「老前輩不用賣關子了！說出來聽聽，也好叫晚輩增廣一些見識啊！」

青山一老道：「此事說來話長，不過，老朽可以長話短說……」

他噓了一口氣，方又接道：「那毒婆婆本是中原人氏，算是那雷九的堂妹，六十多年以前，被一名走方郎中抱養，而帶去了苗疆，結果成了原來狂人峒那一族峒主的夫人，那位峒主過世之後，她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的頭子了！」

黎民道：「原來如此！但那雷九的女兒，又是幾時去了苗疆習藝？」

青山一老笑道：「雷九的女兒並未前往苗疆，而是那毒婆婆暗中來到了中原授藝而已！」

黎民道：「苗疆絕藝，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練就，那毒婆婆難道在中原住了很久麽？」

青山一老道：「據老朽所知，那毒婆婆曾經三次回到中原，其中有一次住在雷九家中，長達三年之久，那雷九的女兒得她三年薰陶，一身武功，自是不凡了！」

黎民沉吟了一下，接道：「老前輩，咱們預定的計劃呢？要不要發動？」

青山一老皺眉道：「很難講，這個丫頭橫身插入，倒使咱們不得不另作應變，否則，功敗垂成，未免太煞風景的了！」

黎民笑道：「如果由晚輩來對付那位雷九的女兒呢？是不是可以……」

青山一老擺擺手，道：「不必冒險，那雷九的女兒，也許不是你的對手，但救人第一，魏大人如果受了什麽驚嚇，咱們就丟人太大了！」

黎民道：「依老前輩之見，咱們不能在這大王集中下手救人麽？」

青山一老道：「老朽尚在考慮之中，如果能把那雷九的女兒用調虎離山之計調

走，也許咱們可以按原計而行！」

黎民笑道：「這倒是可行之策……」

語音一頓，接道：「老前輩，這事可否交給晚輩去辦？」

青山一老笑道：「正是要你去辦！不過，你得變一個樣子前去，否則，那簡世豪認出了你，他們就會提高了警惕之心，不會上當了！」

黎民淡淡一笑，說道：「這個容易，晚輩別的工夫不到，獨對易容這一套，倒是大有心得，改一個面孔，正是晚輩之所長……」

只見他話音未已，右手一探，已自面上揭下了一層人皮面具，露出一位唇紅齒白，英挺不凡的年青人面孔來。

青山一老大笑道：「老弟的這副本來面目，只怕武林中見到的人不多吧？」

黎民微笑道：「老前輩，晚輩的本來面目，向不示人，你老若想知道，定能如願便是！」

青山一老怔了一怔道：「聽老弟之言，這莫非仍然不是你的本來面目麼？」

黎民大笑道：「老前輩何不多想一想呢？」笑聲未已，人已閃身下樓而去！

× × ×

興隆客棧之內，這時還眞是熱鬧！

東廠這批押死囚的緹騎們，人數多達四五十，試想這小小的一家客棧，又豈能不手忙脚亂，擠得到處是人？

囚車推在屋內的一角，十名彪形大漢，團團的把囚車圍住，如果有人想走近一步，只怕還不大容易。

客棧中的兩名堂倌，前前後後，跑個不停，掌櫃的也裂開了大嘴，直吆喝着添菜添酒，聲音當中，透着一股掩飾不住的喜悅。

似這等大生意，興隆客棧可是一年遇不上一遭。

靠近囚車的一桌，只坐了雷小萍和簡世豪兩人，他們雖然一面在吃着飯，神情上，却是顯得甚爲緊張。

很明顯的是，兩人內心都因剛才那青山一老的出現，而暗中起了一個疙瘩。

這當口，本已滿人的興隆客棧，居然又來了一位食客！

一眼看過去，這客官倒似是一位俊俏的達官公子！一身淡黃團花長衫，一頂淡黃軟巾，一支長劍，一雙雪白的雲履，再加上劍眉星目的貴相，當眞是洒脫不羣得很。

他走進店中，目光一轉，發現店內那幾張桌上已是座無虛設，不禁皺了皺眉，巡逡間，他突然發現有一桌只坐了兩人，便自大步走了過來。

雙手一抱拳，向簡世豪道：「兄台借光了！店內客滿，區區可否擠上一擠？」

簡世豪臉色一變，道：「興隆客棧，已爲區區包下來了！尊駕如想吃什麼，最好另找一家！」

黃衫人似是呆了一呆，道：「另找一家？兄台難道不知道大王集只有這麼一家客棧麼？」

簡世豪可眞是不知道，聞言一怔道：「只有一家麼？那……」

他語音頓了一頓，突然揮手道：「那就委屈尊駕一會兒，先行退出客棧之外，容我等一行人用過了酒飯，兄台再來進食吧！」

黃衫人看了看低頭不語的雷小萍，淡淡一笑道：「店中夥計如是忙不過來，在下等上一會，也無不可，兄台要攆在下到外面去等，那又何必？須知此刻正是日正當中，大太陽可毒得很啊！」

言下之意，他似是在店中坐下之後，就不打算再走出店外去了！

雷小萍這時忽然抬頭看了看這個不速之客，刹那間，芳心不由一震，暗道：「好英俊的男兒……」

但她可沒有說什麼，因爲此人來得太過突然，而且還十分不是時候，故而她已然覺出，事情不大簡單。

簡世豪聞言，則大感不快，臉色一沉，喝道：「閣下很不識抬舉啊！」

黃衫人一笑道：「兄台這是何意？莫非……」

簡世豪不容他再說下去，驀然站了起來，隔着桌面，伸手抓向對方衣領，怒道：「區區說話，向來不容別人反抗，閣下給我滾出去……」

振臂一抖，就將黃衫人向外面推了過去！

黃衫人似乎是承受不起他的力道，一個踉蹌，竟向一旁栽出三步，身形一歪，却倒向雷小萍的嬌軀之上！

此刻雷小萍粉臉陡現紅暈，驚得跳了起來。

那黃衫人似有意，又似無意，雙手一張，彷彿想借力支持那要倒的身子，往前再一衝，竟將雷小萍當胸抱住！

嬌軀入懷，他才失聲道：「哎啊啊……兄台怎可這般野蠻？叫小生撞上這位大姑娘，可眞是罪過得很……」

說話之間，雙手依然未放！

雷小萍紅到耳根，也怒在心頭，纖手一揚，啪的一掌，便向黃衫人臉上刮去，同時嬌叱道：「你找死……」

黃衫人這時口中發出嘖嘖之聲，似是呼痛，身子一斜腦袋一偏，恰巧將雷小萍那一掌避了開去。

雷小萍嬌軀一縮，打黃衫人懷中退出，冷笑一聲，道：「狂徒，姑娘不讓你吃點苦頭，諒你也不知姑娘的厲害！」

玉手一揮，又是一掌拍出。

黃衫人這時正似被雷小萍剛才退身時的衝力撞得向後退開，是以雷小萍這一掌，又未曾沾到他的身子！

太多的巧合，委實不太合理，雷小萍心中一動，脫口道：「你是什麼人？」

黃衫人這時已退到客棧門口，帶笑回道：「姑娘問這個作麼？區區雖然失禮，但姑娘可並未因在下失禮而損失什麼，問名姓，難道還逼着在下央請媒人說合，娶你回家麼？」

雷小萍被他氣得火冒三丈，蓮足輕點，嬌軀有如飛燕投樑，凌空撲了過來，口中叱道：「想逃麼？沒有那麼輕易……」

黃衫人這時已很快的退到店外，雷小萍則不由自主的跟到店外。

簡世豪站了起來，似乎也想追去，但他忽然想到囚犯，立即又搖了搖頭，坐了下去。

雷小萍跨出門外，但見大王集的街頭

，空空蕩蕩，却是不見那黃衫人兒形影！

她皺了皺柳眉，望着門外一名東廠屬下，沉聲道：「你們可曾看到打店中逃出一名着黃衫之人？」

那人搖了搖頭道：「沒有啊！」

雷小萍呆了一呆，道：「沒有？」

那名東廠緹騎接道：「屬下一直在此守望，除了姑娘之外，還未曾見到有人出來！」

這簡直是不可能，黃衫人難道會隱身法？

刹那之間，雷小萍心頭襲上一陣陣寒意！

但她藝高人胆大，那黃衫客雖然有些神秘，特別是出現得那麼突然，分明是有所爲而來，但在雷小萍看來，却也正好，正好讓自己露上一手，敎那黃衫人見見世面！

雷小萍有了這麼想法，自然是不會就此罷手，當下冷哼了一聲道：「明明有一個大男人由店中跑了出來，你們居然看不見，眞正是豈有此理……」

她語音未已，突然柳腰一擰，向上飛起，同時嬌叱道：「你以爲瞞得過姑娘了麼？」

右手一揮，掌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拍出。

這等鎭集上的房舍，又怎經得起雷小萍這一掌之威？耳中只聽得嘩啦啦一陣暴響，屋簷已塌了一半。

一條黃衣人影，冲天飛起，直向街頭奔去。

敢情雷小萍忽然想出來，如果他沒有出這店門，唯一藏身之處就該是那門簷之下了！

因此，她才陡然出掌，攻向屋簷。

雷小萍是料中了！

但她却沒有傷得了他！

從黃衫人飛躍的身形來看，他似是早就料到雷小萍會發現他存身何處，故而早已有備無患。

雷小萍的身手不弱，眼見那黃衫客飛身一掠而遁，她柳眉一揚，嬌叱一聲，電射追踪而去。

眨眨眼之間，一黃一紅兩條人影，已自大王集的街頭消失。

簡世豪看得直發楞，刹那之間，他陡然警覺到那黃衫人的來意，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因此，他立即採取應變措施，招集了屬下之人，把一座興隆客棧，防守得水洩不通。

× × ×

大王集之外的石橋頭，黃衫客卓然直立。

他在等雷小萍。

雷小萍雖然慢了一步，但追到橋頭上，却已差了三丈。足見黃衫客在輕功上，比那雷小萍要高出一籌。

雷小萍正是怒火中燒之際，自然是沒有留心及此，否則，她至少會多一分警惕，少吃上一些苦頭了！

黃衫客容得雷小萍到了身前，這才淡淡一笑，右手一伸，道：「雷姑娘，請止步！」

雷小萍一呆，停下步來，沉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你怎知姑娘我是誰？」

黃衫客大笑道：「快刀雷頭兒的女公子，苗疆毒婆婆的衣缽傳人，在下如是都不知道，那豈不是丟人丟到家了麼？」

雷小萍可算是遇上了扎手的對手了！對方對自己彷彿知之甚深，而自己對對方呢？却是一張白紙而已！

雷小萍沉吟了一下，皺眉道：「尊駕貴姓？」

黃衫人笑道：「在下麼？無名無姓，雷姑娘如想稱呼上方便，不妨叫我一聲黃衫人便是！」

雷小萍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冷笑道：「黃衫人？」

黃衫人笑道：「不錯！姑娘有何見教呢？」

雷小萍道：「姑娘自信與你並無過節，你突然現在找碴，又是爲了什麼？」

黃衫人道：「姑娘當眞不知道麼？」

雷小萍並非當眞不知道，但她仍然問道：「姑娘如是知道，那也不用再問你的了！」

黃衫人笑道：「這一次東廠緹騎，來到江南拿人，其中一位人人敬愛的清官，姑娘想必知道吧？」

雷小萍一怔，道：「你……你是指那幾名朝廷囚犯麼？」

黃衫人道：「不錯！吏部都給諫魏大人，不是也在你們囚車之中麼？區區此行，就是爲了他而來！」

雷小萍冷笑道：「姑娘不管你爲什麼人而來，適才你在店中那等言語，已然犯了姑娘我的大忌，黃衫人，你少不得先要還姑娘我一個公道！」

黃衫人大笑道：「姑娘要什麼公道？動口的還是動手？區區看來只好聽憑雷姑娘選擇了！」

雷小萍哼了一聲道：「觸我大忌，自然是只有一條路兒可走的了……」

話音一頓，長劍已然一閃而出，同時又嬌叱道：「那便是死路一條！」

黃衫人依然是空着雙手，眼見雷小萍長劍含忿刺來，應招斜踏一步，左掌直立如刀，一斬而下！

雷小萍粉臉乍然變色，長劍忽地一收，瞪着一雙大眼，失聲道：「雷虎斬？」

黃衫人適時掌勢一收，大笑道：「姑娘好眼力！識貨得很！」

雷小萍心中雖然吃了一驚，但她一身藝業，確也有着過人之處，當下冷冷一笑道：「黃衫人，你那雷虎斬也嚇不了人，姑娘倒要試試你究竟有多大氣候……」

右手長劍一揚，第二劍已電疾削了過來。

這一招與先前那一招大不相同，不是直刺，而是以劍代刀，猛砍而下。

正因如此，黃衫人的「雷虎斬」却已無法再斬向她的劍身，雷小萍也就不愁長劍會被他擊落脫手了。

黃衫人又何嘗眞想一下子把她的長劍擊落呢？

雷虎斬出手，也不過是嚇嚇她而已！至少讓雷小萍了解，遇到的對手，不是浮滑之徒！

因爲要練雷虎斬武功，必須愼戒酒色，否則，功力必然大打折扣。

這時，雷小萍一劍砍下，黃衫人車身

退了五尺。

雷小萍盛怒之下，施展乃父快刀刀法，以劍當刀，眨眼之間，連出七劍！

但黃衫人却一招未還，連連後退，七劍讓過，兩人已離開大王集不下兩里遠近了！

黃衫怪客　俠義雙全

雷小萍眼見對方不肯還手，心中似是有些不解，怒道：「你爲什麽不還手？」

黃衫人大笑道：「雷姑娘，咱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在下自然是不願率爾還招的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再說，在下如果還起手來，只怕姑娘就要吃虧了！」

對於他連連避讓，雷小萍心中之氣，本已漸漸平緩，但他後面忽然加上這麽一句，可又把她惹惱了！

只見她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狂徒，姑娘正要瞧瞧你還手之後，又有多大能耐……」

嗖的一聲，劍花似雪，當胸罩來。

黃衫人目光一亮，大笑道：「好劍法，想不到毒婆婆跟雪花娘娘同出一派，竟然也會雪花劍法……」

口中說話，手中却已撤出佩劍，直向那一團劍花刺了過去。

這一招叫做「犂庭掃穴」，正是破解雪花劍的獨招，雷小萍吃了一驚，迫得收劍斜飄丈外，失聲道：「你……到底是什麽來路？竟然知曉雪花劍……」

敢情，黃衫人的這一招，正也是雪花劍法。

黃衫人仗劍卓立，微微一笑道：「天下劍法，區區皆曾涉獵，懂得雪花劍法，那也不足爲奇得很！姑娘，咱們還要打下去麽？」

言下之意，是要雷小萍收手算了！

雷小萍又豈肯罷休？女孩兒家，氣量總是窄一些，黃衫人雖然沒有明白的表達出輕視之意，雷小萍已然聽得大感不是味道了！

黃衫人話音一落，她冷冷的哼了一聲，劍招一閃而出，喝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身法之快，丈餘距離，眨眼即到。

黃衫人睹狀，哈哈一笑道：「拚命麽？姑娘未免太野性些了……」

左手揮拳，右手發劍，接下了雷小萍的攻勢。

黃衫人旨在拖延時光，自然不會眞的施展絕學，是以，兩人這一搭上手，倒也打得甚爲激烈，難分難解！

× × ×

興隆客棧之內，此刻正是戰雲密佈，緊張萬分。

雷小萍一去未返，簡世豪已然暗叫不妙，他雖然作了準備，並且通知店家，不許任何客人上門，但是，客人却依然進了門，他們來的十分霸道，把簡世豪派在門口四名手下，在不知不覺之中，點了穴道，大步走了進來。有人進店，掌櫃的本來應當高興才對，但這位興隆客棧的掌櫃却是向着那進來的兩位客人連連打躬作揖，要他們改天再來，並且不停的施眼色，表示店中有着惡客！

可是，天下有這等怪掌櫃的，也就有着那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奇客，任令掌櫃的好說歹說，這兩個客人却依然向內闖了進來。爲首的那老人一眼看到按刀而坐的簡世豪，更是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人生何處不相逢，簡大人，咱們可眞正是緣份不淺呀！」

簡世豪臉色大變，沉聲道：「又是你？你……怎麽進來的？」

敢情這老人乃是他在大王集外的石橋上遇到的青山一老。

而更令他吃驚的，則是在那青山一老身後之人，乃是在常州大牢之中，被黎民救走的「江南怪俠」武長弘。

這一刹那之間，簡世豪連頭皮子都麻了！

他至少知道，一個武長弘，武功就比自己高出不知道有多少倍，再加上一個青山一老，如果他們要想不利於自己，自己是準死無疑的了！

青山一老淡淡一笑，道：「老夫自然是走進來的了！簡大人如此變色，却是爲了甚麽？莫非是一路之上，太過辛苦，身上有些不適麽？老夫略懂醫道，何不請老夫爲簡大人把把脈，也許可以爲大人稍效犬馬之勞！」

簡世豪皺眉道：「不必，簡某沒有甚麽不適，尊駕用不着費心……」

這時，青山一老和武長弘已然走到簡世豪的那一桌前，並且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

武長弘更是對簡世豪的說話恍如未聞，大聲道：「伙計，來一罈花雕，四斤牛肉……」

店中的夥計可楞了！

他望着掌櫃的直發楞，掌櫃的可也是見過不少世面的人，眼見簡世豪那等形狀，便知道眼前這兩人，比那簡世豪更難伺候，一個不小心，可能會惹下更多麻煩，當下向伙計點頭道：「客人要酒要菜，還不快快去拿，難道要等客人發脾氣麽？」

夥計連連應是，向後堂跑去，不一會便送來一罈酒，一大盤牛肉。

武長弘旁若無人，提起酒罈，斟了一大斗，便向青山一老說道：「老前輩，請啊！」

咕嘟一口，吞了下去。

青山一老却擧斗向簡世豪道：「簡大人，大王集興隆的陳年花雕，在江南可是大大有名，老夫敬你一杯，稍盡地主之誼如何？」

簡世豪心中大大不是味道，他至少明白一點，青山一老必是就住在這大王集附近，倘若自己再過份不理睬對方，激怒了他們，吃虧的準是自己。

何况，原應在今天清晨趕到唯寧接應自己的人手，未能依時趕到，必是路上有了躭擱，自己若是用好言好語，穩住對方，拖到接應之人趕來，豈不是兩全其美？

一念及此，頓時換了一副笑臉道：「老丈不說，簡某還眞不知道，既然大大出名，簡某自當叨擾幾口……」

說着，取過酒盞，斟滿了一斗，跟青山一老對面一飲而盡。

青山一老笑笑道：「簡大人，這趟差

事辛苦啊！」

簡世豪笑道：「那裏，吃的公門飯，少不得要賣上這條命了！辛苦二字是談不上啊！」

武長弘突然笑道：「簡大人的命很值錢啊！」

簡世豪心中一震，但只能苦笑道：「武大俠眞會說笑！」

青山一老兩眼一瞪，道：「怎麽，敢情兩位早就認識麽？」

他這可是明知故問了！

簡世豪笑道：「武大俠名滿天下，簡某自然是知道的了！」

武長弘却大笑：「階下之囚，牢中之客，簡大人自然是認得武某啊！」

青山一老看了簡世豪一眼，道：「旣是老友，咱們應當多乾一杯了！」

武長弘道：「應當……」

取過酒罈，每人面前斟了一斗，自己仰天先行一乾而盡，方道：「簡大人，區區先乾爲敬，少時若有甚麽不到之處，當望簡大人能够賞光賜允……」

簡世豪心中雖然發毛，但面子上却很豪爽的將面前那一斗飲盡，接道：「不知武大俠有甚麽話，何不說出來聽聽？」

武長弘笑道：「小事一樁，簡大人只請點一點頭，就叫武某等感激不盡了！區區料想，簡大人不會不應允的了！」

簡世豪只得乾笑道：「那……那昰自然……」

別瞧他說的一點沒有推脫，可眞昰用盡了他的全身力道，才說了出來！

青山一老笑道：「武老弟，老夫曾說，簡大人乃是東廠中少見的好人，你看如何，沒有錯吧？」

武長弘大笑道：「老前輩看人，向來無訛，晚輩並沒有說不信啊！」

話音一頓，向簡世豪抱拳接道：「簡大人，你這一趟差事，很辛苦，武某倒是甚爲明白，由江南到京城，千里迢迢，少不得正要走上月把兩月，簡大人應該明白，夜長夢多，前路可是艱辛得很呢！」

簡世豪焉能不明白？

但他却另有打算，聞言笑道：「武大俠說的是，簡某人對這一點倒是中心惴惴，聽武大俠言外之音，莫非是有甚麽好辦法敎導於我麽？」

武長弘道：「敎導可不敢當，區區爲簡大人借箸代籌，如想平安，倒有一條可行之道！」

簡世豪笑道：「甚麽可行之道？」

武長弘道：「放掉你這四名囚犯中的一人，武某人保險簡大人能够一路平安無事，抵達京城！」

簡世豪呆了一呆道：「放掉一名囚犯？那……簡某人怎麽担代得起？」

武長弘笑道：「這麽遠的路，四個人中走脫一名，交差應是沒有問題啊！」

青山一老也笑道：「可不？武老弟這辦法，當眞是使得，如果換了老夫押解這批人犯，老夫倒是寧可放棄一名囚犯，以免前路無窮之憂！」

簡世豪搖了搖頭，道：「兩位盛情，簡某心領！私釋朝廷要犯，恕簡某人無此胆量！」

武長弘突然冷冷的看了他一眼，笑道：「簡大人莫非別有所恃？」

簡世豪並不笨，此刻故意的笑一笑，裝出一副莫測高深之態，接道：「那倒沒有，只是簡某職責在身，倘是私釋人犯，回京交差，也逃不掉死罪，又何不找一個死得有典郵的機會呢？」

這話倒是不錯，簡世豪能想得到，可見他在東廠之中，也非泛泛之輩。

武長弘笑道：「簡大人一片忠心，倒也叫人欽敬，簡大人忘了一樁事！」

簡世豪道：「甚麽事？」

武長弘道：「你如不放那名囚犯，你就決無生路，甚至，連興隆客棧的大門都出不去了！」

簡世豪心中一震，暗道：「果然是沖着囚犯中的一人而來的了……」

但他口中却道：「武大俠這話，倒敎簡某不解，興隆客棧之中，竟然有那打刧囚犯的強人麽？」

青山一老搶着笑道：「對了！那人就在你簡大人的眼前！」

簡世豪失聲道：「莫非就是兩位？」

武長弘大笑道：「答對了……」

× × ×

簡世豪大刀出手，一片寒光，罩向青山一老。

東廠緹騎七人，刀劍齊出，攻向了武長弘。頓時，碗碟齊飛，一片噹啷之聲震耳，人影恍動，喊殺之聲不絕。

掌櫃的和店小二，嚇得把頭縮在櫃台之後，混身直打哆嗦。

青山一老雖然是赤手空拳，但任令那簡世豪刀光似雪，却依然沾不到青山一老的衣襟。

武長弘獨鬥七名緹騎，劍光過處，五招不到，已有三人皮開肉綻，血流五步。

另外四人雖然心驚胆顫，但却不敢退避，明知武長弘的劍不會饒人，却依然咬着牙，亡命死拚！

守在那四輛囚車旁邊，尚有廿幾人，這時已分出六人，圍向武長弘身外，武長弘雖然武功高強，但因他們那種不怕死的打法，使得武長弘不得不稍有顧忌，否則自己就算殺了對方，對方如果拚着一死，也還上自己一刀，那豈不大大上當？

因此，那十個人眞把武長弘暫時給困住了！顯然，青山一老雖然想擺脫簡世豪，而去到囚車之旁放人，一時之間，却也未能趁心如願！

× × ×

大王集外，黃衫人和雷小萍之戰，已近尾聲。

雷小萍在劍法上無法與黃衫人比擬，迫得施展了毒婆婆所傳的各種暗器和毒物，結果却仍然未曾傷到黃衫人！

黃衫人似乎看出雷小萍氣急攻心，突然劍勢一變，一招「寒夜流星」，直向雷小萍的咽喉部位刺去。

雷小萍大驚之下，連連施出五種避讓身法，依然未見黃衫人劍尖移位，簡直就像附骨之蛆，釘上了自己！

妙的却是，那劍尖離開她的咽喉雖然只有五寸，却又不曾向前抵實，否則，雷小萍的粉頸，必然早已穿了一個大孔了！

她刹那間發現，敢情這黃衫人並非眞想置自己於死地，當下柳眉一剔，陡然停

下身了，冷冷喝道：「黃衫客，你要怎麼樣？」

黃衫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姑娘以爲我要怎麼樣？」

雷小萍噘嘴道：「我不曉得……」

黃衫人長劍原勢未變，沉聲道：「姑娘，在下這支長劍，極其鋒利，只要再向前伸七寸，姑娘應知道後果如何的了！」

雷小萍道：「大不了一死而已！」

妳可是骨頭硬得很！

黃衫人笑道：「姑娘一死，令尊呢？八十多歲的老人，又去靠誰？」

雷小萍臉色一變，大眼中忽然露出痛苦的光彩，低下頭去，長長的嘆了一口大氣！

黃衫人一笑，又道：「姑娘想必明白，在下如是想殺死姑娘，那也不過舉手之勞，但在下却不會下手，這之間應該是有道理的了！」

雷小萍抬起頭，低聲道：「什麼道理？你手中拿着劍，仗着一身武功，逼人答話，還有什麼道理可講？」

黃衫人道：「姑娘認爲在下強人所難，是麼？」

雷小萍道：「本來就是嘛……」

黃衫人突然一笑撤回長劍，接道：「姑娘，在下有一件事想跟姑娘打個商量，但願姑娘應允！」

黃衫人的態度很明朗，表示出他並非是那仗恃武功欺人之輩。

雷小萍芳心一動，暗道：「看他的爲人，倒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但他却不敢示人以本來面目，這中間可能有着很大的原因……」

忖思之間，口中却說道：「你說出來吧！」

黃衫人忽地正色道：「姑娘，你們這一趟押解的囚犯之中，有一位是天下共仰，人人敬佩的大忠臣，姑娘應該是知道的了！」

雷小萍搖了搖頭道：「這個，妾身沒有問過爹，這次押解的是那幾名人犯，我可不知道是什麼人呢！」

黃衫人先是頗爲意外，繼而却笑道：「姑娘，那幾名囚犯之中，有個五十多歲的犯官，妳定然見過了？」

雷小萍笑了！她點了點頭道：「那位老人家麼？我自然是見過了！不過，他好像是個很蠻不講理的書呆子呢！」

黃衫人道：「錯非是書讀得多，他也不會够得上稱爲忠臣二字了！」嘆了一口氣，接道：「魏大人立朝忠耿，得罪了逆璫，既遭革退，他們還不放過他，結果還要把他押解上京，這一去，只怕是只有死路一條了！」

雷小萍怔了一怔道：「你……黃公子可是要救這位魏大人麼？」

黃衫人道：「不錯！」

雷小萍皺眉說道：「黃公子，妾身雖是婦道人家，但私心之中，也是敬的忠臣義士，烈婦節女，這一趟差事家父因爲不能前來，倒還眞是一個機會，倘若魏大人眞是那等人人敬仰的大忠臣，公子如想救他，妾身自然是願意賣上這個順水人情的了！」

黃衫人這下子可眞是大感意外，想不到雷小萍竟是這等態度，當下不由得失聲笑道：「雷姑娘，在下先前可是錯看了妳了。」

雷小萍嫣然一笑道：「黃公子，妾身如果沒有猜錯，此刻那大王集中的興隆客棧，必已有人前去刦走那位被囚的魏大人了，是麼？」

黃衫人笑道：「姑娘聰明透頂，在下引走姑娘，正是好讓青山一老和武長弘大俠同去，救那魏大人！」

雷小萍笑道：「簡世豪武功雖高，但若比起武長弘武大俠，那可就差得很遠了！這時只怕已然得手了！」

黃衫人點頭道：「按理應該得手才是，不過，雷姑娘是應該知道，你們押解這批囚犯，前路必有接應之人，他們預定在何處和你們碰頭呢？」

雷小萍忽然失聲道：「黃公子，你……：得快些趕回大王集去才是，東廠高手，原定今晨與我們會齊，路上可能是有些躭擱，此時只怕也該抵達了啊！」

黃衫人不由臉色一變，也自失聲道：「姑娘此言當眞？」

雷小萍道：「黃公子，妾身此時此刻，似是用不着哄騙公子了啊！再說，妾身既知那魏大人乃是忠良謀國之臣，少不得也要隨同公子前去救他才是！」

黃衫人長劍入鞘，連忙雙手抱拳一禮，說道：「姑娘深明大義，區區這裏謝過了……」

× × ×

興隆客棧中的刦囚苦鬪，並不如想像的順利。

雷小萍和黃衫人所担心的事，果然發生，東廠緹騎之中，掛着二品提督官銜的第一高手管海平，率了十名屬下，恰在簡世豪等人處境危急之際，趕到了大王集。

青山一老和武長弘這回才眞算遇上勁敵了！

別說管海平那一身藝業，就是他那十名屬下竟而個個都是武林中的一流人物！

管海平未入東廠以前，被江湖道上稱爲「廻龍劍」，在劍法上的造詣，被譽爲中原第一高手！他竟然親自趕來接應，倒是大出青山一老和武長弘的意料之外。

敵我優劣，頓時易位，管海平自己沒有動手，只由隨他同來的十名屬下中分出四人上前相助，青山老一和武長弘便立即感到無比的壓力，眼看救人之事，業已無法成功，甚至連全身而退也不大容易了！

幸好，那黃衫客人和雷小萍適時回到了大王集。

× × ×

雷小萍很精明，她一眼發現大王集的「興隆客棧」外面多了一羣健馬，立即停步，不再上前。

黃衫人一怔，道：「雷姑娘，你爲何不去？」

雷小萍道：「京中接應之人已來，妾身此刻還是暫不露面的好，黃公子，妾身就算是一着伏子，也許……過些日子，還有大用！」

黃衫人大爲稱讚的笑道：「姑娘計智過人，這一着，倒眞是出人意外的奇兵了，在下這就入內去看看，姑娘相機行事，後會有期了……」

話音一落，人已轉向興隆客棧。

這回他並非是由前門入內，而是打屋頂上向內翻落，他居高臨下，已事先將內中的情勢，看了個明白。

廻龍劍管海平他曾見過一次，因此，他一旦發覺管海平親自趕到，便已知曉，今日之事，決無可爲了。

因此，他在現身之際，業經打定了主意，自己先逼住管海平，然後再叫他們脫身。

心念既定，只見他長劍出鞘，暴喝一聲道：「武兄和青老快退，兄弟爲你們斷後……」

寒光一閃，直向管海平撲去。

管海平很托大，眼見黃衫人揮劍斜飛而來，身畔長劍，並未撤出，只隨手一揮，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你是找死……」

話音未巳，管海平突然驚呼一聲，蹌蹌踉踉的向後退了七步之遠！

站在他身後的六名屬下，無不爲之一驚，但他們都是久經陣仗的高手，雖然心中吃驚，但拔刀拒敵之快，也是人間罕見，黃衫人一招得手，震退了管海平，正待追擊過去，那六人六般兵器，已然宛如一堵光牆，將黃衫人擋在三步之外。

適時青山一老和武長弘各自強攻一招，將身畔之人擊退，飛身向興隆客棧之外奔去。

六七條人影，也隨後追出。

黃衫人看得嘴角掀起一片微笑，他心中明白，只要武長弘和青山一老離開了興隆店，那些追出去的人，八成是沾不到光的了！

後顧之憂巳除，立即朗聲一笑道：「姓管的，這一劍滋味如何？」

那六人雖是擋住了黃衫人，可却沒敢貿然出手，頭兒都被他一劍震退，足見這黃衫人的來路，不大簡單！

管海平驚魂甫定，聞言冷笑了一聲，道：「管某人果然是小看了你一些，估不到在這大王集上，居然出現了驚天一劍，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的了！」

黃衫人淡淡一笑道：「怎麼樣？你管大人可要再試試在下這一劍之威？」

管海平哼了一聲道：「本來是要討敎的，只是，管某人皇命在身，無法久留，放過了今天，管某人隨時候敎！」

管海平的回答，在黃衫人而言，半在意料之中，但在管海平的屬下之人聽來，却是完全大出他們的想像！

據他們常日所見，管大人又幾曾放過殺人的機會？

除非，對手高過他太多，太多！

難道眼前這位黃衫人，眞的是高過管提督太多麼？

一時之間，六人不由得各自後退了一步。

黃衫人却笑了，目光在滿屋子的人身上一轉，朗聲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管大人，咱們前途再見……」

雙手一抱長劍，轉身大步而去。

管海平乾咳了一聲，一言未發，目送黃衫人洒脫的舉步，揚長走出店門，眨眼之間，巳沒有了踪影。

雷小萍適時由外面奔了進來，她一眼見到店中多出來的人，不由得呆了一呆，這才向簡世豪走過去。

她掩飾得天衣無縫，其實，管海平和簡世豪就算是疑心最大的人，可也不會疑心到雷小萍的頭上去！

× × ×

一燈如豆，這是一間很雅緻的臥房。

徐州城北，九里山下的一座佔地百畝的大莊院，客廳中燈光似雪，亮得耀人眼花，但後園的這間臥房之中，燈光却顯得十分暗淡。

雷小萍伸了個懶腰，輕解羅衫，褪下紅裙，對鏡梳理了一下長髮，這才打了個呵欠，脫除了衣衫，跳上牙床。

就在她玉臂輕舒，拉起棉被的刹那，突然感到屋內燈光一閃，一條人影，有如幽靈，穿入屋內。

門窗依然緊閉，但這人却能快得使人看不出他怎麼開的窗戶，足見這人一身工夫之高，眞是世間少有！

雷小萍心中大驚，拉住棉被的右手一抬，嬌軀飛躍而起，直向那來人急撞了過去！

在她盤算之下，這一掌定可將對方擊倒在地！

殊不料她完全錯了！

來人淡淡一笑，擧手之間反將雷小萍的右腕抓牢，口中低聲道：「雷姑娘莫要發怒，是我啊！」

雷小萍這時也巳看清，這人敢情正是那黃衫客！

刹那間，她似乎更吃驚了！悄悄的道：「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了？他們沒有發覺麼？」

黃衫客搖頭道：「沒有！姑娘，那些囚犯，眼下可是在客廳之中？」

雷小萍點了點頭，道：「是……」

陡然，她似乎這才發現，自己衣衫單薄的站在個大男人面前，嚶哼一聲，便向下蹲去！

黃衫客左手本是握住她的右腕，她這一突然蹲了下去，不禁拉得黃衫客向前一竄向她的身上。

黃衫客心中一驚，右手不自主的一伸，無巧不巧，却按在雷小萍香肩……：

頓時，兩個人都如觸電一般的呆了！

黃衫客想說什麼，却沒有說，他雙臂順勢一張，便將雷小萍的嬌軀抱起。

雷小萍溫順的宛如一隻羔羊，她沒有掙扎，因爲，此刻她全身都巳酥了！

油燈被黃衫客彈指熄去。

黑暗包圍着他們，快樂和歡暢，似乎世上一切都不存在了！

君子不欺暗室，但他們却是兩廂情願的。

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得雷小萍的低泣，黃衫客的感嘆！

直到月色漸漸的蹓了進去，才照出了兩個人影，他們正相擁而坐，悄悄的耳語着。

莊外敲了三更，黃衫客忽地嘆了口氣道：「萍妹，我要走了！」

雷小萍也低低的嘆了一口氣道：「黃郎，你眞要去大廳中代替魏大人赴京受處麼？」

黃衫人面色沉重的點了點頭，道：「

萍妹，我志已決，只要我不死，我會去到常州找妳！……」

× × ×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黃衫客藝高人胆大，伏在屋脊之上，只見「廻龍劍」管海平和他十名屬下，以及簡世豪等人，分坐在兩席之中。

管海平的身邊，則坐了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文士，看管海平等人的神態，他們對於這位中年文士，竟是十分的恭敬。

黃衫客看得直皺眉，他並非是因爲那大廳中的燈火太亮，無法下手而傷腦筋，乃是因爲他發現那中年文士的來頭太大，自己幾乎有些惹他不起！

雖然他早就知道這徐州城外九里山下的「臥虎莊」，不是平凡之地，臥虎莊主人江隱，可算得上是中原第一大豪，但因他素知江隱的爲人，乃是提得起放得下的鐵血男兒，是以，他固然爲管海平等人落足臥虎莊而感到驚訝，但他仍然抱着很大的信心，想找到江隱，曉以大義，要他帮助自己，救那魏大人一命，殊不料他自黃昏時分進莊，找到二更時分進入那雷小萍臥房爲止，可就一直不曾把江隱找到，他心中本就覺得有些不安，這時一旦發現了那中年文士，頓時他的一顆心整個凉下去了！

黃衫客已經想到，那位臥虎莊主人江隱，說不定此刻已然失却了自由，慘遭囚禁，甚至……會丟了性命了！

因爲他也認識這位中年文士，武林中的第一魔頭「毒手魔星」林雲，也正是江隱的生死對頭！

他既然堂而皇之的坐在大廳之中，臥虎莊主自然是不會再在莊中的了！否則，他們兩人決不會共同在一個屋頂之下的！

黃衫客看清了眼前的光景，已然知道今夜想下去行事，已不可能了！

但是，他却又不甘心就此退去，巡邏了一陣，終於，咬了咬牙根，決定冒一次險，設法把那「毒手魔星」林雲誘出廳外，然後再見機行事。

心念一定，車身轉向左側的一棟屋脊之上，揭起了一片屋瓦，正待向下丟去，突然有人伸手，將他拉住！

黃衫客大吃一驚，臉色一變，扭頭望去，敢情這隻手和臉，對他是那麽熟悉，那麽親切，他忍不住低聲道：「萍妹，妳怎麽來了？」

原來這人竟是雷小萍。

雷小萍搖了搖頭，低聲道：「黃郎，你此刻千萬冒失不得，林雲這個魔頭未走，後果必然不堪設想，黃郎，反正我們住在臥虎莊還要等上三四天才走，你何不遲一天，等那林雲走後再下去動手呢？」

黃衫客沉吟了一下，道：「萍妹，妳眞認爲他們會在臥虎莊住上三四天麽？」

雷小萍道：「黃郎爲何不信呢？據管海平說，他們要等候另一批人犯到此會齊以後才走，今午接到的飛報，說明這一批緹騎還有三天路程，黃郎，你何不等上一等呢？」

黃衫客笑着說道：「如果眞的有三天時間，萍妹，我就等那林雲走後再來也使得……」

他頓了一頓話音，又道：「不過，萍妹妳可曾想到，到時如是林雲不走呢？」

雷小萍一怔道：「這……如果他明天不走，我們就另訂計劃如何？」

黃衫客苦笑一聲道：「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 × ×

第四天的黃昏，臥虎莊前，突然出現了一騎駿馬。

馬上之人，乃是一位面如冠玉，年約十四五的美少年，肩後斜背着一柄寶劍，身着一襲藍衫，風塵僕僕的直到莊門之前，方始翻身下馬。

他抖開馬韁，目光一轉，發現莊門之外，站的是兩個不識之人，頓時大感詫異，皺了皺眉頭，喝道：「兩位可是新來莊中的麽？卜總管呢？莫非不在莊中麽？」

那守在莊門之外的兩人，本是簡世豪的手下，聞言不由得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立即冷笑道：「尊駕是什麽人？」

藍衫少年臉色一沉，怒聲說道：「好啊，看來你們是在造反了，站在莊門外守衛，竟然連我都不知道是誰，眞叫瞎了眼了！」

那右邊的一人，突然冷冷喝道：「你是什麽人，我不管，如果你胆敢在此撒野，我担保你不能活着離開此地！」

藍衫少年驀然大怒，右手一揮，刮了那人一個耳光，喝道：「你們敢到臥虎莊來當差，就該知道臥虎莊的少莊主是誰，在主人面前，這等放肆，我瞧活不成的只怕是你們兩個！」

那名緹騎在藍衫少年出手之際，已然飛身退讓，但他却依然沒能讓開對方這一掌，左邊的腮部，立時鼓起了老高！

他一手捂臉，雖然滿臉怒意，但因對方抖出身份，竟是臥虎莊的少莊主，自然也就不敢再有所造次，當下向另外一人道：「趙兄，你在這兒守着，待兄弟入內廳去稟告提督大人！」

話音一落，轉身而去。

藍衫人聞言，呆了一呆道：「稟告提督大人？臥虎莊幾時變成提督府了？你們……你們不是我莊中之人麽？」

留在門外之人冷笑道：「臥虎莊養得起我們麽？」

藍衫人怒道：「你這等口氣，莫非還是皇宮中的人麽？」

那人笑道：「差不多！東廠緹騎，你應該是聽說過的了！」

藍衫人大感意外的一怔道：「你……你們是東廠緹騎？我臥虎莊中，有什麽人犯了王法麽？」

那人搖頭道：「沒有！不過臥虎莊的主人，眼下却不是江隱大俠了！」

藍衫少年一怔道：「不是我爹，又是何人？」

那人道：「是毒手魔星林老前輩！」

藍衫少年臉色忽地大變，失聲道：「林雲那個老魔頭麽？他……怎會成了本莊主人？難道我爹他……」

他話音未已，只見由莊門之內，迅快走出來了三個人。

爲首的是管海平，管海平的身後是簡世豪，最後的那人，便是腫了左邊半邊臉的漢了。

管海平目光一轉，向那藍衫少年喝道

：「你是江隱的兒子麽？」

藍衫少年回答道：「不錯，區區正是江平……」

他皺了皺眉，接着反問道：「閣下想必就是提督大人了？」

管海平大笑道：「不錯！」

藍衫少年江平抱了抱拳道：「請教提督大人怎麽稱呼？」

管海平笑道：「在下麽？管海平！」

江平吃了一驚道：「廻龍劍客麽？」

管海平笑着道：「區區匪號，不值一笑！」

江平改容道：「管大俠在武林中人人敬仰，晚生聞名久矣，今日有緣拜見，眞是幸會得很……」

話音一頓，接又問道：「適才聽得這位仁兄提起，家父不在莊中，未知是眞是假？」

管海平笑道：「他說的不錯，令尊大人已帶了全莊的人，離開臥虎山莊了。」

江平一呆道：「眞有這等事？但不知家父去了何處？」

管海平搖頭道：「這個麽管某倒是不知道了！我們來此借住乃是承蒙林雲老前輩相招而來！」

江平目射怒意，喝道：「林雲可在莊中？」

管海平道：「今午已然離去，三月之後，方可回轉，江公子如要等他，不妨入內，反正這處莊院原是你的故宅，屋多人少，你住上幾天，也不打緊！」

江平沉吟了一下，方道：「看來晚輩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晚輩如想找出家父去了何方，大概也必得等那林雲回來才能知道了。」

管海平點頭道：「那倒不假，江公子請！」

江平謙讓了一陣，最後仍是隨在管海平身後，踏入臥虎莊內。

管海平對他很客氣，一同進過晚餐，這才告訴他，除了大廳之外，任何地方均可自行安歇。

江平笑了一笑，辭出大廳。

原來他果然對這所大莊子十分熟悉，穿來行去，竟是留在那間書房之中住下。

管海平對江平未生疑，因爲暗中傳來回報，說他對這棟莊院各處門戶都很清楚，而且，他住的那間書房，原就是江平舊居，是以他更爲放心了。

× × ×

江平並未入睡，他熄了燈和衣躺在床上，三更未到，他已偷偷的溜了書房，去到了後花園中。

雷小萍在等着他，敢情他不是江平，那是那黃衫客所改扮！

當然，雷小萍還有一點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他本不是黃衫客，而是那位自稱草野遺民的黎民。

兩人在雷小萍的房中密談良久，直到四更時份，方始雙雙躍出窗外。

雷小萍走到了大廳，因爲今晚四更到五更這一個更次，是由她當值看守囚犯。

黃衫客則回到江平的書房，不多時，又由那書房之中走了出來。

如果你稍一注意，你會發現，他已然不是江平，也不是要衫客，而是變成了一位老邁憔悴的老人了！

敢情，他化裝成了那位魏大人！

原來他們已然決定，今晚是一定要動手了。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雷小萍橫劍坐在門正中，四週是十名緹騎，抱刀直立，管海平，簡世豪和隨同管海平來的十人，都不在大廳之中。

這是唯一的好機會，所以他們決定今天動手。

以他們兩人身手之高，對付那十名緹騎，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了。

雷小萍乃是出身苗疆毒婆婆門下，對於用毒迷人一道，更是駕輕就熟，黃衫客假扮的魏大人身形剛在大門外一現，雷小萍立即一揮手，那十名緹騎居然同時倒地不起。

守在大廳外面的緹騎，共是四人，也早已被黃衫客點了他們昏穴，因此，掉包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

青山一老和武長弘早就備好了馬車，等在莊外，當黃衫客把魏大人背出莊外，兩人立即駕車疾馳而去。

黃衫客轉身回到大廳，正待代那魏大人進入囚車之內，突然有一條人影，一閃而來。

雷小萍脫口喝道：「什麽人！」

揮劍就待直刺而出。

黃衫客眼睛很尖，不由得尖聲道：「萍妹且慢……」

其實，他就算不喝阻，雷小萍也會停手，敢情那現身之人，竟然是適才已被救走的的魏大人！

兩人呆呆的望着那位魏大人，半晌不曾說出話來。

魏給練乃是一介文士，自然是不會武功，而剛才他現身時的提縱身法，就已表明他不是眞正的魏大人，因此可知，這位魏大人必然也是假的！雙包之局，成了三包，眨眼之間，竟有了三個魏大人，委實大出二人意料之外。

黃衫客定了定神，喝道：「尊駕是誰，爲何冒充魏大人形狀？」

那魏大人冷冷一笑，道：「你不也是假的麽？何必問我？反正咱們要救魏給練的心思一樣，你去或者我去，不是一樣的麽？」

黃衫客怔了一怔道：「尊駕這等義氣，眞叫區區敬佩萬分，但此去乃是殺頭的事，尊駕又何必這等不惜性命？」

那位魏大人冷冷一笑道：「你就不怕殺頭麽？其實，老夫已是半截子埋在土中之人，與你這娃娃兒相比，由老夫去殺頭，比你去要合算得多，娃兒，留下有用之身，多爲武林做椿俠義之事，那就不辜負老夫這顆六陽魁首了！」

聽他的聲音，十分蒼老，他說自己是入土半截之人，倒也可信。

雷小萍大眼連眨，突然問道：「老前輩，你老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那老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姓名與錢財一般，總是身外之物，姑娘問明之後，頂多不過是將來要爲老夫傳個代忠臣替死的義名，但魏大人本身，豈不要落上一個借刀殺人之名了麽？用別人之死，換自己之偷生，只怕魏大人也不願作出這等

事來，兩位既然有心爲善，又豈可因此而辱沒魏大人晚年令譽，弄成個爲善不終的敗筆呢？」

雷小萍，黃衫客同時呆了一呆，這位老人說的話當眞是一點不假，爲了魏大人的令譽，也爲了他不再受到那奸人的迫害，此事果然是越機密越好。

黃衫客點了點頭，說道：「老前輩之言，確實是有理，晚輩等不問便是，不過……晚輩有一句話，可不得不說明白，否則……」

那老人笑道：「什麼話？可是你打算到了天牢以後，再行越獄而遁？」

黃衫客吃了一驚道：「不錯！老前輩怎麼曉得晚輩的心意！」

老人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弟台能有這等想法，老夫自然也會有這等心意啊，是以，你大可不必眞爲老夫項上人頭担心了。」

話音一頓，老人向黃衫客揮手道：「管海平不是易與之輩，你趕快走吧，如是被他發現，眞的魏大人可遲早脫不了他的魔掌了！」

黃衫客看了看雷小萍一眼，雷小萍點了點頭，黃衫客深深的看了那老人一眼，道：「老前輩，後會有期了……」

轉身一躍而去。

雷小萍和那位老人把大廳之內一切恢復了原狀之後，這才取出一方綠巾，在昏倒的人鼻端抖了一抖，把那十名緹騎救醒過來。

那十人呆呆的看着雷小萍，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雷小萍却淡淡一笑道：「適才有人想來刦牢，已被妾身施展苗疆無形之毒，傷了他們，諸位雖然遭了他們的暗算，但妾身所用解藥，似是對症，諸位不妨試試運一口氣，如有不適之感，快說出來，妾身也好再爲諸位另試別種解藥。」

那十人聞言，心中暗驚，依言默默運氣，倒也不曾覺得有何不適，頓時齊齊抱拳，向雷小萍連聲道謝！

雷小萍只笑了一笑，道：「刦牢之人雖已遁走，門外的緹騎大人們，只怕也有人中了他們的暗算，你們最好派一個人去告訴提督大人，要他派人到四處去查看一下。」

那十人中站在最右的一名，立即應聲而去。

不多時，管海平已和他那同來的屬下和簡世豪等一同趕來，問明經過，便自分頭向外奔掠而去。

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他們方始回來。

敵人的踪影是找不到，但那被點了穴道的緹騎們，却都已經被他們救醒，同時，管海平也發現那自稱江平的臥虎莊少莊主，居然不在書房之內，不由得相信雷小萍之言，而認定那江平必是這次刦囚之人。但因江平已然逃走，自己這一方面又沒有什麼損失，是以管海平也就不再多所追問了。

第二天的中午，那一位老魔頭林雲出現莊中之後，這一隊囚車才離開了臥虎山莊。

× × ×

十天之後，囚車已然平安的越過高唐，正午時分，來到了離夏津不足十里的丘岡。

管海平一馬當先，攀上了一處土丘，但見四周樹深林密，十丈之外，就難以瞧清林內景況，不由得使他心中大爲警惕，連忙找來簡世豪，要他小心戒備，自己則拉馬奔向在後隊押陣的雷小萍和林雲。

敢情那位「毒手魔星」，竟然也是早被大內網羅的高手！

林雲聽得管海平言及地勢險惡，立即策馬與管海平奔上那土丘，並喝呼車隊，暫時在丘岡之下的一片的林旁邊等候。

雷小萍心中暗笑管海平太過緊張，正想也趕上前去瞧瞧，她目側餘光所及，忽然發現那竹林之中，似是有着人影一幌！

她心中一動，立即向身邊的一名緹騎道：「你們小心護着囚車，我到那竹林中去查看一下！」

飛身下馬，直撲林中而去。

她沒有看錯，林中果然有人，不過，這却不是外人，而是那位在她心中佔據了一切的黃衫客！

他忽然在此出現，不禁大出雷小萍意外，她正想張口問他爲何來此，黃衫客已搖了搖頭，抖手拋出一個紙球，轉身而去了。

雷小萍打開紙團，只見上面寫道：「萍妹，我們已決定在這丘岡的密林山道中刦囚，如果你毒倒與管海平同來之十名高手，林雲等人，我等自有制他之道……」

雷小萍皺了皺眉，翻過那張紙束，只見反面還有幾個字，那是她爹爹雷九的筆跡：「萍兒，我的劍傷早愈，只是爲了不想走一趟差事，才裝作刀創未好，妳自告奮勇，代父當差，孝心可嘉，但魏大人乃一代忠良，豈可任意由那奸璫們傷害，爲父迫不得已，只好想了一條李代桃僵之計，專程拜請百變神君，替爲父易容爲魏大人形狀，去追上你們，相機行事，把魏大人救出，是否成功，妳自會知道，爲父雖然代魏大人一死，但亦可謂死得其所，你回家見字之後，不必悲傷，速去苗疆避禍，江湖陰惡，莫多留戀，切記，切記，父字……」

雷小萍看完了這些字，不禁兩腮盡濕，她可作夢也沒有想到，囚車中的魏大人，竟是他爹爹快刀雷九。

想想這一路之上，自己並未特別照顧於他，此刻，她心中眞是大感不安，同時，她也想到，怪不得那天在臥虎莊，他總覺得後來的魏大人，聲音和擧止有些熟悉的原因了。

她此刻心中雖然十分焦急，但却暗自警惕，知道決不可慌張失措，他藏好了那紙束，立即暗中準備好要用的毒粉，這才擦乾了眼淚，回到車隊之中。

這時，林雲和管海平正好趕回，催促車隊上山。

雷小萍雖然依舊在車隊後面押隊，但她却趁着上山的這一段時間，逐步前移，等得上到那密林深遠的山上，雷小萍已趕到了簡世豪的身邊。

這一小段路雖然不遠，但雷小萍却揮動着那根馬鞭策馬，似是座上駿馬，已然有些不勝負荷之態，雷小萍的坐騎較之管海平的那匹馬並不遜色，她却不停的揮動

馬鞭，這中間自然別有緣故的了。

車隊全部推上那樹深林密的山岡之上之後，林雲指着前面一段路徑對管海平道：「管兄，要不要先去察看一番？」

管海平道：「老前輩說的是，晚輩正要先過去看一看！」

話音一落，勒馬便向那條寬僅五尺，兩邊全是密林的山道奔去。

蹄聲得得，轉眼便已轉入十丈之外的彎路，沒了個踪影。

林雲等人等候了約莫半盞熱茶時光，只見管海平已伏在馬背之上，疾馳而回。

林雲的目光，何等犀利，雖然那馬兒尚在五丈之外，他已大吃一驚，喝道：「管兄，你怎麼了？」

說話之間，馬兒已到了近前，只見管海平面如淡金，左胸之前，血流不止，一柄長劍，兀自插在胸前，鮮黃的劍穗，在風中飄盪，顯然是管海平的傷勢之重，換了別人，早已當塲身亡了！

林雲跳下馬來，疾步上前，手按管海平的命門大穴，眞氣透體而入，口中喝道：「管兄，是什麼人暗算了你？」

管海平吐了一口大氣，低聲道：「晚輩沒有看見，此人武功不弱……」

兩眼一翻，突然摔下馬來。簡世豪下馬正待將他抱起來，林雲却已皺了皺眉，說道：「死了！莫要去管他，護好囚車要緊……」

他目光一轉，突然冷笑一聲，說道：「此人竟能一劍刺死迴龍劍，足見武功極其高明，老夫少不得又可大大開一次殺戒的了……」

他話音未落，忽地有人長笑道：「姓林的，你大言不慚，只怕這斷林土丘，就是你埋身所在了！」

笑聲一落，只見四個人影，由林中一閃而出。

爲首的一人，是位年約七旬的銀髯老叟，青衫白履，手綽長劍，神情洒脫，一身仙風道骨，使人看上去有着飄然出塵之感。

在他身後的則是黃衫客黎民、青山一老和江南怪俠武長弘。

林雲一眼瞧見了這位青衫老人，不由的一怔，但隨即哈哈大笑道：「我道什麼人能一劍刺死迴龍劍客，原來是臥虎莊的江兄，這就難怪了！」

他笑聲一頓，又道：「但江兄可莫要忘記，你那臥虎山莊，乃是在兩月之前輸了武功，送給了林某的，你忽然在此出現，是否想報兩月前的慘敗之辱麼？」

別聽他說得十分輕鬆，其實，每一句話都是在挖苦着中原大豪江隱！

江隱可根本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只淡淡一笑道：「林兄，管海平可不是死在我的手中，老夫武功雖然與你相差無幾，但若要你我一劍刺死像管海平這等高手，老夫相信你我恐怕還辦不到吧！」

林雲聞言有些不信，眼前這四人中，又有什麼人的武功能高過江隱？

一念及此，目光不由得在黎民等三人身上打量了一番，驀地搖頭笑道：「江兄，你太謙虛了！」

話音一頓，陡然沉下臉來喝道：「管海平是朝廷命官，你殺了他，身犯何罪心

中總該明白啊！」

江隱笑道：「若不明白，咱們又怎敢下手？」

林雲道：「那很好，老夫今天就先將你們拿下，至於要處你們何等罪刑，那就等到你們進了刑部天牢，再去領悟吧！」

江隱大笑道：「林兄若有這等能耐，咱們自然是無話可說了，怕的是林兄自己難保首級，這事可就要改觀了！」

林雲哼了一聲道：「江隱，老夫先拿下你！」

他號稱「毒手魔星」，出手之毒，果然名不虛傳，但見劍光一閃，人已欺到江隱身前，劍尖泛起八朵劍花，罩住了江隱全身上下。

但江隱又怎會是弱者？他手中的長劍一揮，嗆啷一聲，竟將林雲的長劍震開三尺。

林雲似是甚感意外，皺眉道：「這是什麽劍法？兩月不見，江兄好像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啊！」

江隱淡淡一笑道：「林兄過獎了！不過，今天要與你較量的人可不是兄弟，你想打，這位號稱黃衫客的黎老弟會奉陪於你……」

身形一側，竟自讓了開去！

這時，黎民一抬手中劍，大步走了過來，微微一笑說道：「林雲，區區黎民，想討教你幾手毒劍功夫，尚盼尊駕莫要藏私……」

唰的一聲，揮劍直刺過來。

這一劍來得很快，但招式上却又極其平凡，林雲不由得笑道：「這等劍法，也敢逞強……」

劍勢一揚，便向黎民劍身磕去！

就在兩劍相交的一剎那，林雲臉色忽地大變，喝道：「你……你使的是須彌八劍？」

黎民哈哈一笑道：「你才明白麽？可惜遲了……」

只見他右腕一震，長劍已經穿透林雲的劍光，一閃而入，直插向林雲的左胸部位！

噗哧一聲，血光迸現，長劍業已透胸而過，那傷勢與管海平簡直一模一樣。

林雲應變不能說不快，但是，他仍然躲不過這「須彌八劍」中的「芥子納六合」的一招殺手！

他手中長劍垂了下去，口中喃喃的道：「須彌八劍，眼高於天……娃兒，武林之中，今後唯你獨尊了……」

語聲漸不可聞，身子也慢慢的倒了下去。

一代魔星，不想死在黎民的出手一招之下，錯非他們親眼目睹，誰能相信？

管海平、林雲兩大高手一死，簡世豪完全呆了！

他手足無措，正要喝令屬下之人上前圍攻，只見雷小萍忽地嬌叱一聲道：「你們都給我躺下吧……」

那隨同管海平同來的十名高手，居然人人失聲狂叫，一個接一個的向地上倒下去！

而且，每人臉上都立即泛起一片黑色，七竅之間，也流出腥膿的血水，顯然是全都活不成了！

江隱、青山一老和武長弘大步上前，望着簡世豪直笑，簡世豪目光一轉，看了雷小萍一眼，搖頭道：「簡某沒有想到，快刀雷九的女兒，原來跟他們一個鼻孔出氣，簡某自認栽到家了……」

隨手一丟，金刀落地有聲！

這時，黎民却疾步奔向那魏大人，打開囚車，抱拳一揖道：「雷老爺子，請出來吧，一切都解決了！」

敢情，那假扮魏大人的，正是快刀雷九。

雷九搖頭苦笑了一聲，緩緩走出囚車，道：「老弟台俠肝義胆，識略過人，老朽萬分欽佩！只是，如此一來，雖然老朽免去一刀之苦，但那眞的魏大人又如何能逃的了閹黨緹騎的追踪？」

黎民笑着道：「不妨事，魏大人已然泛舟海上，决無可慮，雷老不用掛在心上了！」

回身向林中招了招手，一名和雷九衣著形貌相同的魏大人，緩步走了過來，一言不發，進入了囚車之中。

簡世豪呆了，而雷九和雷小萍也看得呆了！

這時，黎民却向簡世豪道說：「簡大人，區區還你一位魏大人，你可以交差了麽？」

簡世豪原以爲死定了！這時聽他這等說法，那不啻從鬼門關口放回了自己，當下連連應道：「黎大俠好說，在下雖是狼心狗肺，今天也會受諸位這等光明磊落的行爲所感，此番進京以後，在下交卸了差事，必將從此離開東廠，退隱山野，不再過問他人之事了！」

黎民哈哈一笑道：「很好，但願你心口如一，如果在京城之中，有人認出魏大人是他那義僕所假扮，姓簡的，你可莫怪區區手中長劍不肯饒人！」

簡世豪忙道：「這個，簡某自是省得，只要魏大人這位義僕口緊，在下定然會相助諸位成此功德。」

黎民笑道：「不妨事，這位義僕魏忠，已然吞了炭，失了聲，任何人也聽不出他的聲音來了！只要你簡大人交代明白，區區相信，决不會出什麽岔子……」

語音一頓，走向那假冒魏大人的老僕身前，拜了一拜，道：「魏大哥，恕我們不送了！」

假的魏大人目光中閃出兩顆熱淚，點了點頭，迅快的閉上雙目！

簡世豪小心翼翼的別過了黎民等六人，大喝一聲，率着這隊囚車，馳向山崗另一頭而去！

雷九這時已恢復了原來裝束，長嘆一聲，向雷小萍道：「休謂眼下世風不古，奸妄當道，天下多的是忠肝義胆的俠義男兒，朝廷之事，大有可爲，萍兒，咱們好回去了！爲父有生之年，但願能够再多保全幾位忠臣義士，也就死而瞑目了……」

青山一老淡淡一笑道：「雷兄說的是，莫讓大好時光虛渡，江湖之中，待辦的事還多着呢……」

一行人舉步下山，雷小萍的嬌靨之上，却充滿了笑意，因爲，黎民正走在她的身邊。

（全文完）

在劫難逃

本文承自第34頁

「這樣，就令到她深信不疑，甘冷泉就是她的不共戴天仇人，也讓她相信老子就是她的老子，直到老子自信功力已經足以對付你們時，才先派她出頭，先後擊殺唐肅等人，令你們驚疑不已，驚疑之下，必然追查究竟……哈哈……你們說，老子這個主意絕不絕？」

朱亮四人聽了，只覺渾身冰冷，他們確實作夢也想不到，戴連雲會如此陰毒兇殘。

「你……你……胡說，你不是人……」半泉大師語聲越說越微弱，神情萎頓不堪，這個打擊，實在不是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試想想，一個本來已以爲世上已一個親人也沒有的孤獨老人，乍聞自己親手殺了唯一的女兒，任何人也會驚震悔恨，恨不得一頭撞死，不瘋不癲，已經算是好的了！

戴連雲沙啞地獰笑着。「甘冷泉，其實你心裏已承認了她是你的女兒？你口上說不是，老子要你連口也閉上，禿驢，你女兒的左腿肚是否有一塊銅錢般大小紅痣呢？」

甘冷泉——半泉大師一聽，神情猛震，竟不由自主點了一下頭。

戴連雲嘿嘿獰笑道：「那老子就讓你看清楚，這丫頭的左腿肚上，是否有一塊紅痣。」

說着，他退到戴若茹的身前，俯下身來，以一隻手捲起戴若茹的左脚褲管。

只見戴若茹的小腿肚上，果然有一塊紅痣！

「玉如——」半泉大師目光落在那塊紅痣上，神情猛震之下，一雙眼瞪得像龍眼般大，嘶聲裂肺般狂叫一聲，猛然衝撲前去！

朱亮四人自然也看到，心中一陣絞痛，這眞是慘絕人寰，忙與董一清左右扯住了半泉大師，心中却升起熊熊怒火，打定了主意，就算挫骨揚灰，也要拚殺戴連雲這個魔鬼！

高孤鴻早已氣怒塡胸，怒吼一聲，不要命般猛撲向戴連雲。

戴連雲一聲獰喝：「找死！」雙掌一翻，暴劈而出！

「啪啪」兩下暴響，四掌拍實，高孤鴻就像一隻折了雙翼的雁般，向後直飛了出去！

戴連雲亦騰地退了一大步，仰首狂笑道：「痛快，眞痛快，老子這十六年來，今天是最痛快的了，哈哈，女弑父，父殺女，老子眞高興死了，老子今日要一個個殺了你們，殺個鷄犬不留，殺他娘個痛痛快快的！」

這時候的他，簡直比厲鬼魔怪還要醜惡兇暴，簡直已不是一個人！

「好，老衲與你拚了！」半泉大師不愧修爲精深，這時已回復過來，「呼」地揮動禪杖，便撲向戴連雲。

朱亮與董一清却死命扯住了他。因爲他們已看出，半泉大師無異是去送死。

戴連雲目光一厲，獰聲道：「禿驢，老子成全你……呃——」

就在戴連雲驀然痛「呃」出聲的剎那，朱亮董一清半泉大師等人偕目光一亮，神情振奮，驚喜莫可名狀！

因爲，他們都看到，看來已經死了的戴若茹，不，現在應該說是甘玉如了，驀地從地上飛射起來，曳着一道劍光，飛射向戴連雲的背心！

戴連雲作夢也料不到「死」了的甘玉如會「翻生」，待到他驚覺時，劍光已射入他的背心上，「卜」一响，一截劍尖自他心窩處突出來，腥紅奪目。

隨着他發出的那聲痛呃，他的身形也被那一劍飛射之力，撞得向前撲跌出去，重重地跌出六七尺外的地上，將他釘在地上，手脚搐動了一下，便寂然不動，結束了他兇殘惡毒的一生！

甘玉如在劍刺入戴連雲的背心上時，亦力盡墜落在地上！

× ×

說起來，甘玉如能够不死，那是異數，同樣，半泉大師亦是！

本來，父女兩人是死定了的，若不是甘玉如在劍刺入半泉大師脅下的剎那，心頭沒來由地一動，刺入的劍便一慢，適時半泉大師一掌拍在她的背心上，在拍實的剎那，亦是心頭一動，將掌上九成的力道卸去近半，一掌將她劈飛，也就令到她的劍來不及刺入他的心臟部位，否則，他是死定了！

同樣，半泉大師掌力驟減，才不致將女兒一掌震碎肺腑而亡，這，或許可以說是天有眼吧，否則，那種慘絕人寰的悲劇就難免要上演了。

天理有時候仍然是存在的。

「玉如！」半泉大師一把摟住了她的女兒——甘玉如，滿臉的淚水再也收不住，流了出來。

「爹——」甘玉如也悲喜參半地叫出聲來。

父女兩人緊緊地摟抱在一起。

方才，她就是於昏迷中醒過來，聽到了戴連雲的話，知道自己差點一劍殺死的方丈大師原來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養育了自己十六年的竟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這個發現，震驚得她難以置信，但戴連雲言之鑿鑿，不由她不信，當時眞是又悔又恨又怒，也不知那來的氣力，飛身刺殺了那個十惡不赦的惡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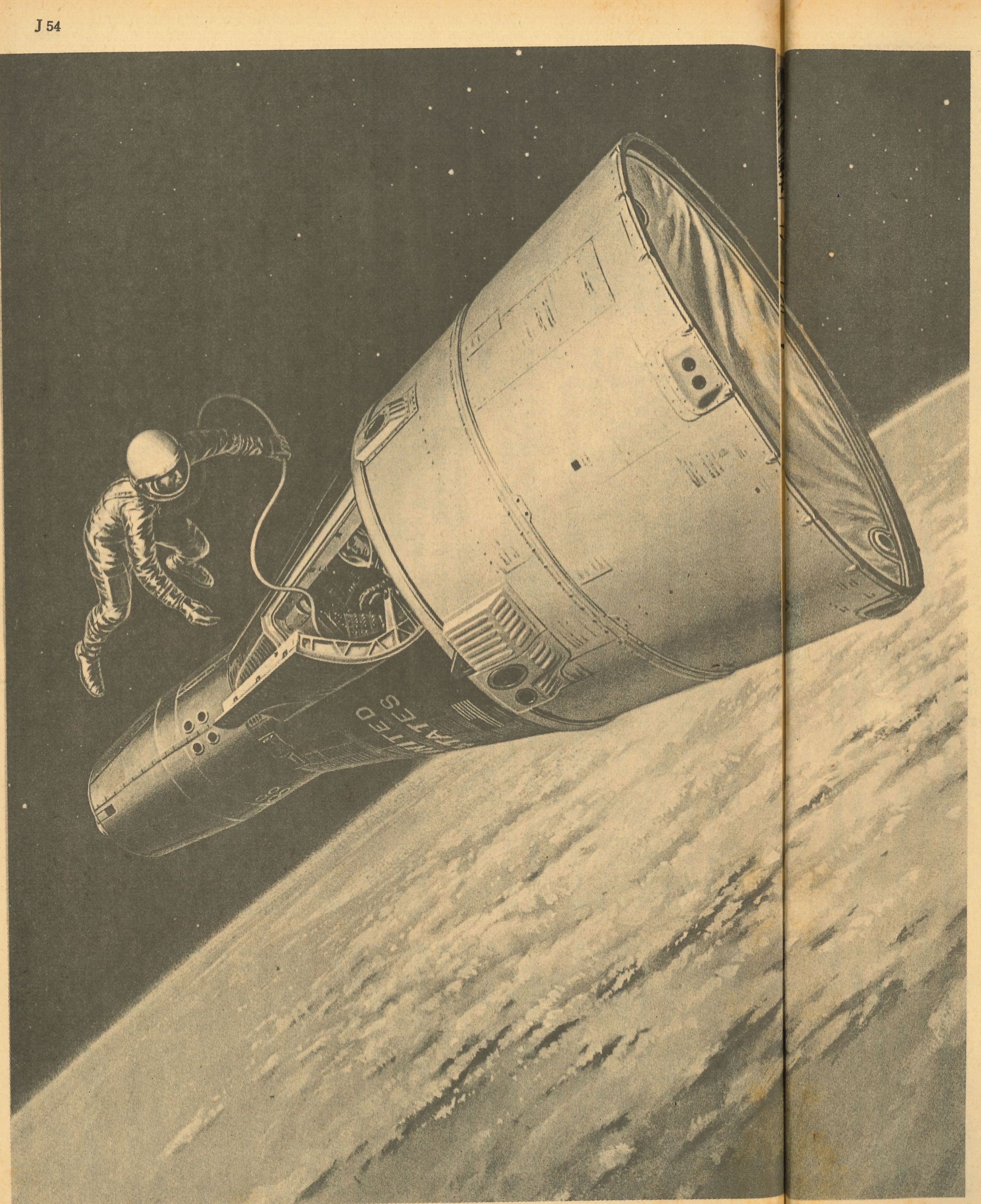
過去的一切，恍如一場惡夢。

夕陽斜照下，半泉大師父女兩人全沐在金光燦燦的陽光中，父女兩人默默依偎着，臉上偕泛起一層恬愉的笑意。

朱亮，董一清與業已醒轉過來，被兩名僧人扶住的高孤鴻、張翼，看到那等情景，四人相視一眼，俱不由輕鬆地歡笑起來！

而那些僧人亦無不展露出衷心的笑容來。

「噹，噹，噹——」一陣宏亮而悠揚的鐘聲忽然响起，迴蕩在空中，令人有一種天威藐藐，博大莊宏的感覺……（完）



太空科幻智識故事

勞力士・文

隱形人 血灑黑地獄

⇦ 這是奔月的太空船，下邊是月球光亮的一邊，另外一邊是永遠不見陽光，科學家稱爲「黑地獄」。

月球的背面是永恆黑暗的，稱做「黑地獄」，隱形人多次向美國海外情報組挑戰，追上太空，在月球苦鬥，終於血洒黑地獄，雙方人馬三番四覆爭奪的東西，就是製造核子武器必需的「鈾」。

夜半市場有「鈾」賣

在華盛頓的國際機密室內，五個極端重要的人正在密密的計議，認爲兩大政治壁壘越拉越緊，還加上了中東方面戰火蔓延，十分可怖，隨時發生核子戰爭，假如非洲的新興國家進行核爆試驗成功，不堪設想。

談到那一次會議的主題了，國防部的次長雷米廸說：「進行核爆，首先要有大量的鈾礦，從我們在剛果佈下的科學情報站所探悉的報告，最近安哥拉這個國家確是秘密引爆，我們從錄得一些爆炸的震動次數可以反映出來，確係核爆，並非普通的炸彈爆發，還有輻射綫的濃度突然加强，有十多座建築物倒坍，都可以作爲證物，證實它秘密引爆，它引爆所需要的高度科技人才，只要有錢，自然可以得到，我們不會驚異，値得驚異的還是鈾礦，沒有一個國家肯把全世界最寶貴的物資賣給非洲任何一個國家，因爲他們認爲黑人的頭腦簡單，萬一發生衝動，胡亂的發動核戰，可能把全球毀滅，爲今之計，最重要的一步棋子就是盡量制止它一次又一次的試驗核爆，能够查得出它從甚麼地方獲得鈾礦，作爲試爆之用，那是頂重要的一件事，座上各位有沒有甚麼可靠的消息提出來呢？」

屬於國防部的情報組組長卡里說：「關於核爆所需的鈾礦，安哥拉當局的確是花重金買回來的，只是一罐鈾，像香烟罐那麼細小，可以賣到二百萬美元，上次在摩洛哥的黑市交易當中，有人出這樣子的高價買入，相信他是安哥拉派出來的爪牙。不過，拿一罐鈾到半夜市場拍賣的傢伙，只是署名『月球的來客』，並非七大洲任何一個國家把它拍賣。」

「你的意思是否指賣鈾的人眞眞正正是從月球獲得它呢？」

「是的，我確有此想，雖然地球上面仍有許多地方可以取得鈾礦，由於它必須從萬噸過外的瀝青礦中提煉出來，花掉不少人才物力，單是成本也要二百萬美元，誰肯把它依照成本賣出去呢？聽說月球上面有很豐富的鈾礦，說不定這傢伙眞的是月球來客。」

國防部次長雷米廸說：「不錯，月球上面眞的有很豐富的鈾礦，可惜它藏在永恆沒有陽光照射的一邊，稍爲有點科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在月球上面分做兩邊，一邊是陽光永遠照射不到的，叫做月球的背面，由於那邊永恆沒有陽光，毒氣瀰漫，輻射綫的濃度並非太空衣裳能够抵禦，明知那個地方必有鈾礦蘊藏，可惜沒有辦法闖進去，天文學專家把它稱做黑地獄，名符其實，美國的科技極端先進，還沒法闖進黑地獄，難道毫無聲望的科學家反而可以進到那邊掘取鈾礦嗎？我不相信摩洛哥的夜半市場有人公開拍賣鈾礦。」

國防部次長雷米廸說：「這件事情十分嚴重，即使你不相信也要派人到那邊看看，我們在摩洛哥不是有一個獨

立的特務組織嗎？請你通知他們立刻進行這件事，我在翌日早上即時撥款三百萬美元到摩洛哥的美國銀行，由你通知他們到取，有那麼龐大的經費，相信他們可以應付得來。」

情報組長卡里頗覺驚奇，說：「爲甚麼那邊需要如此巨大的經費呢？」

「因爲摩洛哥的夜半市場，確實有許多古古怪怪的東西出售，包括萬年不溶的冰石，龍骨或者月球石在內，難保它沒有鈾礦出售，故此我要付較多的經費，所作特別用途，倘若那邊眞的有鈾礦出售，就把三百萬美元抽出一部份買它。」

「眞的把它買回來嗎？」

「當然是眞的。」

「你必須懂得，摩洛哥夜半市場一向是用眞鈔交易的，鈔票付出去，萬一那一罐鈾礦是贋品，或者它已經到手而又被人搶去，豈非一件大事？」

「你眞傻，這是國家的錢，即使花得冤枉，與你無關，何必担心？此外，購買鈾礦的時候，另有太空化學師同行，買了它，離開夜半市場回到巢穴的途中，另外有人保護，怕甚麼？說來有些好笑，你是國防部情報組的組長，買點東西，也要找人保護。」

情報組長卡里說：「次長，時勢不同，當然有不同的看法，現時敵人已經有許多秘密武器，並非手槍或彈簧刀那麼簡單，重要的交易，需要熟識太空科技的特務保護，不足爲奇。你還記得起三個月前在華盛頓郊外第七座古老大屋發生的奇事嗎？我們出動了五十六人圍捕隱形人，仍然被他溜走，如果有太空科技組的特務同行，便有機會把他擒獲。」

國防部次長雷米迪說：「我始終不想招惹他們，這樣做等於向上峯報告，國防部的情報組實力低過太空總署的科技特務，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的，這一次在摩洛哥進行交易，只是叫他們暗中保護，萬一出了事，他們擋頭陣，死光了算數，價值三百萬美元的一罐鈾礦，仍然落在我們的手中。」

「組長，你眞是聰明，你打算派遣那一個人出動呢？」

「次長，我準備親自出馬，因爲我看見過上次圍勦失敗的對手，雖然他能够隱形，我有足够的自信心把他殺掉。」

「你不信他是別的星球的來客嗎？」

「我當然不信，根本上在地球過活的人或者在別個星球過活的動物，形狀體重以及肢體的運用完全不同，就算眞的有一種動物從別的星球降落地球，他不可能是頭部與肢體分開，有手有脚，如同我們的體型。」

國防部次長雷米迪哈哈大笑，說：「組長，你的判斷力異常出色，的確值得一讚！」

那一次秘密會議在此結束了，國防部情報組長卡里，回到他的辦公廳，進入密室，倒了一杯醇酒，跟着喝一小杯黑咖啡，雙重刺激，希望他的頭腦更加靈活。

他默默地思索，似乎他的大腦出現一塊大銀幕，把三個月前搜索華盛頓郊區第七號古老大屋的神秘景象反映出來，屋裏的人死光了，只就剩下隱形怪客。

這傢伙比較普通人的體型稍爲高大，全身隱蔽，只是看見一條條綠色的光，有如全身纏遍了光管。

光是綠色的，看來有如埃及皇墓的木乃伊復活。

這個怪人力大無窮，推倒牆壁走出來，沒有人斗膽走近，他們集中火力向他射擊，子彈沒有射中他就在空中爆炸，突然，怪人身上的綠色光亮變暗，最後，全部光亮隱沒，聽到黑暗中有沉重的脚步聲。

怪人打算逃走，他們首先要知道他逃走的方向，扭亮打火機或電筒，任何一種光亮剛剛閃動，不管它是火光抑或電筒的光，立刻爆炸，在一陣瘋狂的驚呼聲中，有三個人被怪客推倒，站起來摸索，神秘的脚步聲已經遠去。

怪人是在屋內走出去的，在戶外包圍的特務，全部採取作戰姿態，並且擁有各種新式武器，竟然沒有一個人看見怪人走出來。

事後找尋脚印，怪人一定是在花徑中走出去的，因爲一叢叢的菊花當中，有一條綫所放置的菊花全是假的，沒有人想像到隱形怪人撥開假花逃走，他能够逃出包圍圈，當然可以安然離去。

五十六個荷槍實彈的殺手特務也不能够殺死他，假如他在摩洛哥的夜半市場出現，實在不容易應付，不過，國防部次長認爲有一批特別犀利的太空科技特務保護他們，不必太過慌張，此外，他自己也有特殊的武器準備向怪人挑戰，未必打輸。

幻想到這裏，他似乎看見黑暗中有一個渾身纏着綠色光管的怪人走近，猛吃一驚，定神一望，甚麼景象都消失，密室之內只有他一個，然後鬆一口氣。

隱形人隨時出現奪取

「摩洛哥」這個國家雖然細小，地位卻是很重要的，多次阿拉伯國家的高峯會議，二十多個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國家首長列席，那個地方就是摩洛哥，可見它至今仍是受到阿拉伯人擁護的，它的兵力雖然單薄，站在它背後撐腰的一個卻是沙地阿拉伯王，財雄勢大，那個皇帝除了保護摩洛哥，還派人保護它獨有的「夜半市場」，這種秘密已經是街知巷聞了，沒有一個斗膽在那個市場打劫，碰上了顧客買到一件值錢的珍品，他還派人把這種珍品護送到那個顧客認爲是安全的地方。

爲甚麼顧客肯置身於夜半市場參加拍賣珍品的活動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那種地方他有機會買到一些平時在別的地方沒法買到的東西，此外，碰上了有一批賊贓，也可以整批交易，只是市價的百份之三十或四十，當然是很有利了，利之所在，無怪那麼危險的場合也有顧客。

說到「卡里」，他到了摩洛哥，先行跟自己人接觸，然後把他想出來的計劃一清二楚說出來，當地的美國特務頭子「杜波夫」對這件事情感到很興奮，說：「我們必然傾全力而爲。」

「眞的有人在那個地方把鈾礦拍賣的嗎？」

「是的，但卻不是晚晚有這樣珍貴的東西拍賣，不過，它拍賣的一天却是有預

告的，現時距離他拍賣的日期還有一週，儘可以做出各種佈置。」

「爲甚麼鈾礦那麼值錢呢？我仍未瞭解，不過，有資格分辨一小罐鈾是否眞品的人，就快到來，他是太空總署派來的化學師高勒，有他在場，不怕買錯，不過，買了它怎樣把它帶走，却有些困難，聽說買入任何貨物或珍品都要付出現鈔，到時交收也不容易，你認爲這件事情進行當中是否有漏洞出現呢？」

「我十分信得過沙地阿拉伯王薩特。」杜波夫說。

由太空總署派出來的化學師高勒，幾乎是無所不知的，特別是關於各種秘密武器以及太空科技，所知更多，他們有足够時間跟他暢談核戰，獲益甚大，談到鈾礦的價值，他很冷靜的說：「原子彈或氫彈會得在最短的時間把一座大城毀滅，因爲鈾的原子分裂，使空中的氧着火焚燒，且有極强的震動力，令到地面的人喪生，除此之外，還有極强的輻射可以殺死任何生物，感染了輻射綫，今天不死，明天也死，有些人是活了三幾年才死的，故此原子彈或氫彈的威力極爲强大，同時反映出鈾礦很有價值，在石油產地，往往兼有瀝青礦開採出來，每二百萬噸的瀝青礦才可以提煉出一小罐鈾礦，這種工作的過程十分複雜，故此各國貯備鈾礦的數量不多，且又因爲鈾礦提煉出來之後，不管它如何精製，如何存貯，它的功力只能保持十年，十年過外，就是廢物，沒有一個國家大量提煉它，還有一點，小國有了鈾礦，很容易憑着它製造原子彈，實情如此，假如有人冒險在夜半市場把製成的鈾礦拍賣，當然有人買，至於檢驗那一小罐所貯的東西是否鈾礦，再簡單也沒有了，憑着一個很細的輻射綫探測儀器，即時可以把眞相查明，因爲鈾礦是二二九度，不多也不少，在一個香烟罐那麼細小的罐子之內，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能够放射那麼强的輻射綫，故此不必担心它是否假貨。」

卡里插嘴問：「高博士，既然鈾礦的輻射綫如此厲害，我們站在它的旁邊，豈非遲早必死？」

高勒哈哈大笑，說：「組長，你太過小心了，如果走近鈾礦貯放的罐子那些人遲早必死，拿着鈾礦拍賣的人，豈不是死得更快？讓我對你說知，把鈾礦放入鉛製的罐子之內，它的輻射綫不會散佈出去，故此不會傷害任何人。」

「你懂得眞多，高博士，我想比較清楚認識那個隱形怪人的眞相，雖然我們現時沒有機會跟他碰頭，已聽到他的奇異行爲，我試把它說出，你看看他究竟是怎樣子隱形的？」

「卡里」把圍捕「隱形人」的失敗過程說出來，「高勒」聽了，稍爲想想，說：「在一堆殺手臉前忽然把自己的身體隱沒，那是不能的，他並非消失，只是你們沒有人看見他吧了，換言之，他忽然隱沒之際，你們所有人的視覺暫時失效，起碼要三分鐘才可以復元，只是這幾分鐘，他已經飄然而去，顯然他的綠光含有特殊力量影響視綫了，至於你們發槍射擊，子彈在空中爆炸，可能受到他身上放射的熱力影响，那種熱力令到子彈爆炸。」

「倘若怪人再度出現，有沒有辦法把他生擒或者殺掉吧？」

「很難說，我沒有看見過他，難以講得出怎樣對付他，不過，我的腦海中對它有些模糊的印象，認爲他有可能被人以角力的方式出擊，箍到氣絕。如果他穿了一些特別古怪的衣裳，能够抵禦子彈，用刀子刺他也沒用，反而使用暴力箍頸，有希望屈服他，你們這一個組織有沒有大力士型的人？」

「有一個，他叫做傻福，的確是有點傻氣，以前他在一個馬戲團裏面做過大力戲的表演，能够把牛頸拗斷，我們進入拍賣珍品的市場，不妨帶他同行。」

「好的，你快些通知傻福備戰！」高勒博士說。

到了拍賣鈾礦的一晚，夜半市場擠滿了人，進入最機密的一層，也有二十多個並非開始拍賣就看見那一罐鈾礦，首先看見拍賣古董，其次，拍賣美女，最後，已經超過午夜，進入凌晨一時，然後展開拍賣鈾礦的活動，有三個彪形大漢保護一個中年人走出來，當衆喊價，叫人看清楚他放在圓桌之上的一個鉛罐，說明它所貯的是鈾，能够製造原子彈，任何人都可以出價購買，但要立刻交易，付出現鈔，出價之人別忘記，如果他沒有足够的現鈔帶在身邊，胡亂喊價，拿不出鈔票來，就以破壞市場安寧定罪，雙手齊根斬斷，作爲懲罰。

說完了這些，他就開始喊價，底價是一百五十萬美元。

鈾礦當然是很值錢的，不過，需要製造核彈的人，然後有用，否則，送給他也不要，故此很遲然後有人出價，說清楚他是代表非洲一個國家購買的，出價一百六十萬。

「我出價一百七十萬！」有一個印度人站起來喊叫，顯然他是代表印度的了，此外，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大鬍子，喊道：

「我出價一百九十萬美元！」

卡里吃一驚，低聲對高勒博士說：

「眞料不到，蘇聯也會派人參加這種黑市交易，看來我們遇到勁敵了。」

高勒博士很冷靜的點了點頭，說：「組長，你放心好了，我有辦法對付他。」

說完，他把右手高舉起來，說：「我出價二百萬美元！」

濃鬍子哼了一聲，向他怒目而視，說：「你有那麼多的鈔票嗎？你是誰？代表那一個國家出價？」

「這是我的私事，你不要管，總之，你出價多過我，那一罐鈾礦就是你的所有物，反之，出不起價，或者你沒有太多的鈔票，它就落在我的手中。」

「你能够很有把握的證實它眞是一罐鈾礦嗎？如果它只是一塊鉛，那就太過冤枉了。」濃鬍子傲然說。

高勒博士不理會他。

濃鬍子伸手喊叫：「我出價二百二十萬美元，如果有人喊得出二百二十萬美元，我就縮手了，決不再爭。」

他剛剛閉嘴，高勒博士就伸手大聲呼叫道：「我一定要買它，出價二百五十萬元。」

濃鬍子大漢忽然哈哈大笑，說：「你

這傻瓜，製造一罐鈾漿的成本用不到二百萬元，你却出價二百五十萬！」

說完，他揮了揮手，同行的三個大漢伴着他走開，很快就身形隱沒在濃濃的夜色中。

對卡里說，這一幕戲是很有刺激性的，鉛罐已經到手，沒有甚麼變化了，他們要拿出眞的美鈔去買那一個形如香烟罐的鈾漿了，假如那一罐所貯的不是鈾，是毫無價值的東西，豈不是白白失了二百五十萬美元嗎？如此一想，他就不寒而慄，此外，他們並非眞的爲了購買鈾漿而來，乃是想走到夜半市場誘擒隱形人，假如隱形人始終沒有出現，他們此行就落空了，反之，隱形人要是出現，搶去了鈾礦，那就更糟，各種想法使他心亂如蔴。



↑隱形人側面發出綠光時的情形。

←隱形人正面發出綠光時的情形。

這是隱形人的眞相，它出現的時候，身上有連串綠光射出環繞全身，子彈沒法傷害他，綠光熄滅，他就失踪

高勒博士比較他鎮靜得多，說：「組長，這一宗交易已經很順利的完成了，我們走吧！」

「你確信我們付出巨欵購入的東西不是一塊鉛嗎？」

「當然是確信的，你現時才說出這句話來，不是太遲嗎？鈔票已經付過了，還說它幹甚麼？我們走出去，馬上有人接應，最好隱形人立刻出現，讓我們跟他拚一拚！」

「太空總署是否派人相助？」

「我們走出去，就立刻知情，何必多問？」

高勒博士只是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就把鉛罐放入長方形的企身鐵箱之內，再把鐵箱放在黑色布袋裏面，很快就做妥了，他昂然的向前走。

卡里莫測高深，走了出去，很快他恍然大悟，站在戶外守住的人，一共有十個，全是手裏提着一個布袋的，那個布袋的顏色形狀，跟高勒博士所提的布袋完全相同，剛剛走了出去，高勒博士就叫他們平排在一起，沿着沙漠的邊緣走回去，每一個人跟左右兩邊的人相距有八呎左右，假如隱形人出現，肯定他沒法同時襲擊十個人的，反之，他們有可能把這傢伙包圍，加以撲滅。

這個陣容是很有利的，隱形人會不會出現呢？那是一個謎。

保存鈾礦，但却戰敗

卡里集中精神向前面注視，他走在最後，前面有二三十人，屬於摩洛哥的美國海外情報局，再往前面看，走在第一綫的十個人，是太空總署派來的帮手，勢力相當强，隱形人大概不會出現吧？他正是胡思亂想之際，不提防在一處頗高的沙丘之上，有一個人站着，等待他們走上沙丘，此人渾身閃着綠光，十分可怖，正是他們期望中的隱形怪人！

卡里疾走幾步，追到高勒身邊，說：「你看見嗎？怪人就在沙丘之上，我們怎樣對付他呢？」

「衝上去！」高勒博士說。

「是的，馬上衝上去，先由我們的殺手出擊，跟着傻福向他挑戰，最後的一批戰士，就是太空總署派來的人了，是否如此安排呢？」

「正是如此安排！」

「好的，我立刻指揮他們出擊！」

卡里只是短短的說了一句，便即揮手，下令出擊。

二十多個殺手，抱着很濃的好奇心，拔出各種形式的槍，向沙丘衝上去。

他們還沒有衝到怪人的面前，怪人的身上纏着的綠光忽然發出一陣陣眩目的光輝，他們的視綫暫時失效，暗呼不妙，趕快扳掣，一連串的槍聲向怪人掃射，其中有些手槍上噴火的，更加犀利，可是，那些爆炸品無法使怪人受傷，全是在空中爆炸的，怪人屹立在沙丘之上，等候挑戰。

傻福奉命出擊，他的確是有機會走近怪人，可惜他碰上了一陣灼熱的氣體，無法忍受，只好退下來。

怪人一直沒有採取攻勢，傻福退下之後，他才出擊，快得像一陣風。

假如他想殺人，手裏提着黑布袋的人，必然是死個清光了，他只是站在距離他們僅有五六尺之遠的一處，伸手一抓，對方所握的布袋就會脫手而飛，不單是這樣，他們還呼吸到一些濃濃的氣體，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施放的毒氣，轉瞬就暈倒，到了他們覺醒，怪人已經遠去。

怪人一直是很冷靜的等候對方進攻，發覺他們沒有特殊的本領，然後出擊，他的目的似乎只是想攫奪所有的布袋，不過，他沒有把它帶走，不過看了看就放回原處，沒有一個人受傷。

傻福的體力堅强，第一個覺醒，他把其他所有同伴逐個搖醒，然後問他們有甚麼感覺。

卡里說：「傻福，你眞傻，所有暈倒的人都有共同的感覺，很快就失去知覺，夠運氣的人自然覺醒過來，交了惡運的人，就此死去，明白嗎？」

「我明白了，我們這些人似乎全部夠運！」

「眞是奇怪了，怪人似乎沒有意思傷害我們，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他當然是有目標的，他想奪取我們買入的鈾礦。」

另一個人說：「我差不多是最後暈倒的一個，能夠及時看見他離去，他不是飛上空中的，只是跟我們一樣的步行。不過，行動快了一些。」

說話之際，高勒博士也甦醒了，卡里走過去，點頭打個招呼，說：「你能夠保存性命，多麼好呢？不過，鈾礦是否好好的保存，那就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了，你有甚麼意見？」

高勒博士說：「我發覺到一件奇事，那個怪人只是戰鬥力特別高强，並非頭腦靈活，因爲他只是檢查我們携帶的布袋，並不注意到另外一個人，把眞正的鈾礦帶走！」

「這個妙計眞是出色，虧你也想得出來！」

卡里向他由衷的稱讚了一聲。

鈾礦沒有失去，眞是一件喜訊。

負責把眞正鈾礦帶走的一個青年叫做「馬田恩格斯」，他也是太空總署的人，協助他們把鈾礦帶走，他是最重要的一個，雖然他走另外一個方向，把鈾礦帶走，並非用黑布袋貯放，而是把它纏在身上，外邊罩下了一件黑色的阿拉伯長袍，看來就像是阿拉伯人一樣，可以瞞過隱形怪人，可是，他單獨行走，需要走過一條長長的路，其中有一截還是沙漠，花掉十個鐘頭過外，然後進入摩洛哥的郊區，跳上一輛貨車，駕駛它回到總部，這一截旅程需要極强的體力才可以支持，他確是一個値得信賴的人。

太空總署有這樣出色的一個年輕人，眞是可喜可賀！

遠征「北也門」追蹤怪客

專程走到摩洛哥購買鈾礦兼且企圖誘捕隱形人這一宗冒險的行動，成功了一半，却又失敗了一半，成功的一半就是怪人出現，而且交過手，他們買來的鈾礦也是

很順利的帶走，失敗的一半就是怪人大獲全勝。

他們事後檢討，那個怪人及時出現，蓄意奪取鈾礦，顯然他預先知道在夜半市場有人購買鈾礦了，換言之，他認爲自己一定可以把它奪取過來，除非他跟夜半市場的人有聯絡，或者他與賣出鈾礦的一些人有極深的交情，甚至係同一個組織，他沒法辦得到。

儘管他企圖奪寶失手，他仍是勝利的，因爲他那邊的同伴已經收了二百五十萬美元，正如大鬍子的俄國人所說：「製造一罐鈾礦，根本上不必花掉二百萬美元那麼多！」

照這樣看，製造鈾礦的地方大概是在中東某一處地了，凡是有大量石油出產的地方，必有瀝青礦，有了瀝青礦就有鈾礦製出來，故此高勒博士認爲它極有可能是在中東灼熱的地方製造，那個地方極有可能是在沙地阿拉伯或者南北也門又或阿曼，總之，它距離摩洛哥一定不會很遠，該地只有少許石油，故此不會大量生產，也沒有人投資開採，至於瀝青礦，它却是十分豐富。

那一個國家是何方神聖呢？煞費猜疑，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證實的，它一定是中東方面的國土，不是非洲，更加不是歐洲。

卡里帶了鈾礦回到美國之後，把它送到國防部化驗，它確是可以製造核彈的鈾的，此行不是完全落空了，他也感到欣慰，跟着研究中東那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有大量的瀝青礦掘出來，經過深入的研究，認爲最有可能掘出瀝青礦的一個國家，就是波斯灣口的「也門」。

「也門」這個國家已經分裂，南也門傾向美國，北也門仍是操縱在阿拉伯人的手上，假如在「也門」這個國家有人開採瀝青礦，如果那個地方在「南也門」，美軍必然接獲報告，輾轉呈送國防部，既然沒有這一類的報告，顯然是「北也門」比較可疑了，打定了主意，國防部跟太空總署以及中央情報局的首腦合作，決心派出一隊人馬到「北也門」偵查，爲首的一個人仍是「卡里」，至於「高勒博士」，作爲副隊長，全隊人馬有七十二人，俱是精英份子，其中有些人還是一向在摩洛哥工作的特務。

作爲正面出擊的軍隊，只有七十二人，當然是太少了，反之，負責調查鈾礦，七十多人，已經够了，因此他們不會感到戰鬥力太過薄弱，當然的，碰上了隱形人，七十多人必然沒法鬥得過他。

卡里跟高勒博士都有這種想法，隱形人是不重要的，還是鈾礦重要些，假如世界上多了十個八個隱形人，充其量只是擾亂性質，反之，多了一個有力量製造鈾礦的國家，它的鈾礦，多到可以放在黑市出售，那就相當危險了，特別是那些鈾礦在「北也門」那麼落後的國家生產，更加危險，一來那個地方充滿了仇恨，二來它缺乏保衞的力量，可能被其他大國利用，因此之故，偵查鈾礦是否從「北也門」製造出來，確是當前的急務，相當可惜，那些人抵達「北也門」以「考古隊伍」的姿態出現，在當地不斷的搜索，毫無頭緒，正副隊長都覺得失望。

第二十九號的隊員「查烈特」說：「以前我到過北也門，知道一些秘密，表面上看來，它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實際上却是一片散沙，至今仍然受到巫術的控制，既然沿着正路難以找到瀝青礦，可否試試這個辦法，跟當地的大法師商量？」

卡里已經感到束手無策，姑且依了他，於是四人當晚就進入黑森林之內，拜訪大法師「杜多」。

「杜多」是個高大的漢子，頂上光禿禿的，頭大身細，眼如銅鈴，看了使人畏懼，他已經透過介紹人，獲得一貨車的日用品，很樂意替他們效力，用土語對「查烈特」說知，請他們留步，讓他施法，必須完全信賴他，絕無所懼。

卡里身經百戰，兼且是情報組的組長，怎會畏懼呢？聽了立刻點頭，「杜多」大法師叫他們二人坐在最前排，看他施法，只見他唸唸有詞，抓起一隻雄鷄，一個舉刀斬下去，雄鷄就身首分離，頸子中斷，奇怪的是它的斷口沒有鮮血流出來。

「杜多」忽然昏迷，沒有人理會他，只見他倒下之後，忽又躍起，雙脚伸直，跳躍而行，不時作出鷄鳴之聲。

「查烈特」低聲對卡里說：「組長，鷄鬼附身了，我們跟着他走！」

「杜多」並非空手行走的，他仍然抓住那一隻死了的雄鷄，憑着鷄血引路，雄鷄的頸子斷了之處，應該有血噴出，但却一滴血也沒有，到了他們靠牠引路，反而有血流出來，一滴又一滴，好像永遠流不完，卡里一直不相信世界上有巫術，那時他看在眼裏，仍然感到驚奇，佩服不已。

「杜多」花了三個時辰，利用鷄血引路，終於穿過亂葬崗以及遍地白骨的古戰場，抵達一處崩陷的地穴，突然倒下。

鷄血已經洒完了，他昏迷不醒，兩人沒有觸摸他，過了一會，他覺醒了，看也沒有看他們二人一眼，躍進地穴，伸手亂抓，他跳出地穴的時候，一雙手已經染污，掌心之內貯滿了黑色的泥漿，卡里看見過瀝青礦，也嗅過瀝青礦的氣味，喜形於色，說：「我們找到它了，多謝杜多大法師的帮忙！」

不錯，鈾礦的原料找到了，可是，怎樣開採呢？那個地方是「北也門」的，如果要開採，必須透過外交的途徑，殊不容易，先決的原則仍是要看看它所含的瀝青礦究竟有多少，除非它的含量超過一千萬噸，否則，仍是沒用的，因此之故，他們仍要想辦法去探索那個崩陷的土穴。

重重的酬謝杜多大法師之後，卡里率領各人展開新的計劃，橫豎他們以考古家的名義出動，索性在那個地方附近紮營，把土穴看做古墓，分批工作，輪流發掘，並且不斷的把掘出來的黑色泥漿交到高勒博士那邊，由他鑑定。

一切循例而進，眞料不到，在一個沉黑的晚上，隱形人忽然出現，曾經看見過它的人都嚇呆了，紛紛奪路逃走，有些人不知死活，拔槍出擊，還有的人拋出手榴彈。

一切攻勢俱是白費氣力，隱形人似乎有法力護身，槍擊不傷，手榴彈只是拋到空中，跟它有一段距離，已經爆炸，拋出

手榴彈那個人立刻炸死，剩下來的同伴知道沒法跟它作對，只好逐步撤退，另外有人飛報卡里以及高勒博士。

卡里一直都認爲沒有一種武器能够傷害隱形人，高勒並非那麼軟弱，他認爲使用激光有可能把它毀滅，早就帶了發射激光的大槍，形如火箭炮，誘它走近，然後射擊。

說也奇怪，無堅不摧的激光大槍，碰上了隱形人，無所施其技，眼見激光向它那邊直綫射出，相距只有一百碼多些，射出去的激光逐漸減弱，本來是一條劍光，到了它的臉前，竟然淡薄異常，變成電筒的光亮那麼微弱，高勒博士想逃走，可是，過份的驚嚇使他脚軟，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隱形人越走越近，距離他只有五六呎，它身上的綠色光亮有一種眩目的刺激，使他不由自主的閉上了眼睛。

一陣陣灼熱使他感到渾身發燙，以爲他沒法活下去了，腦袋也有緊逼之感，失去了移動肢體的力量，在生死相差只有一綫的情況之下，他忽然聽到沉重的脚步聲，逐漸遠去，灼熱的感覺也消失，只是腦袋仍然欠缺靈活，他睜開眼睛看看，遠處近處都看不見隱形人，然後鬆一口氣。

他忽又想起，對方能够把身形隱藏起來，說不定它仍在身邊，不敢怠慢，掙扎着站起來，一步一拐向營地那邊走回去。

卡里迎上去，喜形於色，問：「高博士，你有沒有受傷呢？」

「似乎沒有，」高勒說了這一句，坐下來休息，稍停，嘆息了一聲，再說另外一句：「我們並非它的敵手，激光也沒法毀滅它！」

事情發展到這裏，沒法退後，只好傾全力迎戰。事後卡里對高博士說：「既然我們不是隱形人的敵手，爲甚麼不找杜多大法師帮忙呢？人力無法制服隱形怪客，說不定巫術可以制服它。」

「你相信巫術有這種本領嗎？」

「很難說，世事往往出乎意外，也許大法師另有一套，能够征服它，姑且試試吧，橫豎我們拜訪它沒有甚麼損失。」

「好，我們試一試也好，我永遠不信巫術，還是你跟查烈特兩人同行吧。」

「這樣也好，」卡里作出最後決定。

因爲北也門的語言不容易聽得懂，必須有人通傳，「查烈特」是不可少的一個同伴。

兩人再晤杜多大法師。

「查烈特」說清楚來意，大法師答應協助，仍是上次施法的模樣，懇求鷄鬼協助，不過，這一次沒有上次作法那麼有效了，杜多大法師殺鷄之後，昏迷了一會，說：「鷄鬼對我說知，你們絕對不是那個妖怪的對手，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毀滅他，走到他的巢穴，加以大包圍，認爲它確在屋內，不問情由的拋出燃燒彈以及沉重的炸彈，把那座房屋炸坍，它就算沒有滅亡，也被那些磚瓦木石以及鋼條壓在最低那一層，沒法動彈，日子拖長了，它就難逃一死。」

「他的巢穴在那一處呢？」

「別焦躁，鷄鬼答應過在前引路，我先走一步，你們在後相隨。」

過了一會，杜多大法師忽又昏迷，口吐白沫，相當可怖，不過，他突然飛躍而起，有如雄鷄那麼勇猛，情況大不相同。

鷄鬼已經附體，靠一點一滴的鷄血，居然抵達一座殘破不整的宮殿式建築物。

鷄血不再流下來。

杜多大法師有如夢中覺醒，很軟弱的說：「這是五百年前建築的一座宮殿，一直是很有名氣的凶宅，入內必死，你們說的隱形人，有如妖怪住在鬼宮之內，合情合理，不過，夜色已深，說不定它留在屋裏，碰上了它凶多吉少，別走進去。」

「明天同去看看好嗎？」卡里說。

杜多大法師搖了搖頭，說：「既然不想跟他硬碰硬的打鬥，今晚不敢去，明天也是不宜入內探索的，免得打草驚蛇，要就放過了它，不然的話，索性明天展開大規模出擊。」

「對，你的主意不錯！」

卡里說完，跟他分手。

回到營地，卡里把經過情形對高勒博士說明，徵求他的意見。

高勒說：「你只是聽到大法師一面之辭，就想動手，假如隱形人不在那個地方歇宿，豈非白費氣力？」

「不，儘管如此，我仍是要碰碰運氣，隱形人對我們的威脅太大了，絕對不能够放過他，希望你也參戰。」

「我對你們仍是有用的嗎？」

「當然有用，向鬼宮進攻，必須隨時探測那個地方是否有殺人的輻射綫留下來，此外，也許隱形客臨時有甚麼古怪的武器，我無法應付，你比我懂得更多，希望你竭誠相助。」

「好，我一定押住陣脚！」高勒博士說：

既然杜多大法師揭露那一座荒廢宮殿的秘密，卡里決心出擊，派出三十六人分做六組埋伏，另外派出一組人巡邏接客，此外，徵求敢死隊三人，先行進入那座房屋看看動靜，第一個應聲彈出的人就是「查烈特」，他相當高大，且又擅長各種拳術，槍法準確，以前到過「北也門」，顯然是傑出的人物，卡里十分高興，跟着還有五個人願意打頭陣，卡里不好意思指定查特烈去，向他們望了一眼，說：「那麼多的人自願出戰，我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大顯身手，打贏的人留下來，作爲擂台臺的人係查烈特，只是空手搏鬥。」

各人點頭，查烈特更加興奮，說：「組長，你這樣子重視我，我必然傾全力作戰。」

他們一起走出空地，公證人當然是卡里。

戰鬥開始了，第一個向查烈特挑戰的人係「加蒙」，他本人亦係相當高大，且係拳師，他的拳十分沉重，擅長連環牛角搥，看來他大有機會取勝，料不到剛剛交手就給查烈特俯衝過去，抱住他的一雙脚，向空中拋去，使他很沉重的跌了一跤，很遲然後爬起來。

他仍想多搏鬥一次，卡里說：「你仍有機會再戰，對方不是查烈特，是另外一個被他打敗的人。」

加蒙知難而退。

顯然查烈特運用摔角的招式取勝了，

輪到第二個人出戰，他喚做「布爾」，體重二百二十磅，是摩洛哥摔角冠軍，如果單是以摔角作戰，特查烈並非敵手，偏是那麼古怪，查烈特很快就學習得到加蒙的牛角搥，瘋狂出擊，竟然用連環牛角搥把「布爾」打暈，卡里說過任何人被打暈就淘汰出局，當然是查特烈打贏，如是者查烈特連贏五次，只是第五次他被一個較爲瘦弱的人纏住打，背貼背的轉動，俟機出擊，使他氣喘，很遲才用手踭把對方控制，稍爲有點累，其餘的人並非他的對手。

跟他纏打的人只有一百五十多磅，比較靈活，叫做「葛洛」，雖然身型不够高大，因爲他有頭腦，兼且在打輸的幾個人當中跟加蒙打個平手，卡里錄取他，加蒙也是三個男士當中的一個。

這三個勇士打頭陣是很重要的，假如他們發現有綠光發射的人，立刻大聲叫喊，拉動警鈴，向戶外飛奔，只要二個人完全奔出，便即展開全面攻勢，務求炸毀那座叫做鬼宮的荒廢宮殿。

爲了避免隱形人注意，實行在凌晨二時偷襲。

隱形人爲甚麼躲在鬼宮裏面呢？是否像杜多大法師說的「物以類聚」呢？

卡里的內心充滿了疑惑。

找到月球背面的秘密

「北也門」在二千年前多次用兵，係中東的古戰場，隨後由「巴地加王」稱霸，建築一座相當雄壯的宮殿，收藏美女多人，縱情酒色，傳說他收藏的嬌花超過一百朵，任何一朵花稍爲有些凋謝的形狀，便即打入冷宮，即是說，他把她們囚禁在地窖之內，鎖上了鐵門，活活的餓死，一千年後，那座宮殿倒坍，打開鐵門，看見纍纍白骨，那個地窖變成了鼠穴，無人斗胆入內清理，直到距今五百年，另外一個皇帝叫做「沙告」，把它重建，它才有點樣子，可惜「沙告王」只是在位十七年就被人推翻了，留下來的鬼宮逐漸荒廢，再度變成凶宅。

白天仍然有人在它外邊行走，入黑之後就人獸絕跡，陰風陣陣，鬼聲啁啾。

那晚卡里依照原定計劃出擊，偷襲鬼宮，隱形人不管他有怎樣多的秘密武器，仍然是人，任何人都是要睡覺的，故此在殘夜偷襲，穩佔上風。

卡里對這一項軍事行動相當樂觀，高勒博士不信巫術，雖然他押陣，只是抱着看熱鬧的心理參戰，一來他不信巫術，二來他認爲隱形人另外有一套，既能隱形，外邊的人怎能看得見？雖然作出大包圍，仍是白費氣力。

雖然他對這一次大規模的行動沒有信心，他仍是盡力而爲的，出乎意外，三個勇士潛入荒廢的鬼宮，用繩子以及飛抓攀登巨石，進入了鬼宮，不久，突然看見一片綠光，在屋頂出現，跟着隱形人整個露臉，威風凜凜。顯然它是覺得人聲嘈雜走出來看看，卡里認爲這傢伙已經露形，立刻使用傳聲筒大聲呼叫，對三個勇士說知，他們必須盡快撤退。

那種傳聲筒是特製的，播出來的聲响有强大的聲浪發出，料想潛入鬼宮的勇士一定聽得到，此外，卡里下令準備進攻。

過了十分鐘，三個黑影貼着繩子由高處把自己吊下來，他們剛剛離開巨石，卡里立刻進攻。

三個勇士莫名其妙，後來，他們明白了一切，知道隱形人已經出現，必須盡快撲攻，便即欣然參戰。

那一晚卡里把所有爆炸品全部使用，另外在巨石之下縱火，火光熊熊，在十分鐘之內把岩石燒到變成火海，鬼宮倒坍，料想隱形人沒法逃生了，可是，守住第一綫的十二個人當中，查特烈忽然大叫一聲，整個人往較低之處滾下去，似乎有沉重的物體向他撞擊，他的衣裳破裂，圍着腰間的子彈盒也拋掉，同時頸子以及臉孔下頷的一部份灼傷，反映出隱形人已經逃出火海，卡里十分激動，却又無可奈何。

查特烈被人救醒，很痛苦的說：「我應該施展絆脚的一招，把他絆倒，可惜我覺得臉上灼熱，左手臂發生劇痛，它已經向我出擊，眞是對不起！」

「這也難怪，事實上它隱藏在黑暗中，覓路逃生，你事前毫不覺察，當然是落敗了，你必須徹底檢驗身上是否有太多的輻射綫，然後休息。」

查特烈奉命被送往醫院作全身檢驗，更加重要的是檢驗他的輻射綫是否太强，很徹底的檢驗之後，證實他的健康正常，是否需要休養呢？看情形而定。

只是三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之後，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卡里查問當時爆炸鬼宮的情形，卡里說：「隱形人出現之後，看見你們三人已經離開巨石，我立刻下令出擊，鬼宮被燃燒彈擊中，吐出火焰，有一部份倒坍，後來，你在黑暗中被隱形人撞倒，我就停止進攻。」

「鬼宮是否仍有局部的殘餘物留下來呢？」

「是的，你認爲它是重要的證物足以證明隱形人曾經把它看做巢穴嗎？」

「不，我想走進去搜索，希望找到當晚我發覺的一個鋼箱，它不會被大火燒熔的，我認爲鋼箱內必有很重要的東西，可能是隱形人所穿的衣裳，也可能是文件或地圖，事不宜遲，快帶我到那邊看看。」

「你不怕輻射綫嗎？」

「照我看，隱形人未必有輻射綫發射，只是你們大驚小怪而已，帶了高勒博士同行，由他負責檢查鬼宮的殘餘物是否有輻射綫放射，那就一切安然！」

「好，立刻進行，全面搜索！」

那些人一共有七個，互相照料，一馬當先的沿着繩子攀登鬼宮那一個人正是「查烈特」！

他在上面揮手，其餘的人也走進去，高勒博士進入了鬼宮之後，立刻展開檢查的工作，他認爲沒有太多的輻射綫遺留，各人聽了，喜出望外，眞是幸運，查烈特看見過的鋼箱仍然留在鬼宮最低的一層，故此他們可以很順利的把它取到手中。

假如它是很珍貴的東西，爲甚麼隱形人沒有把它帶走呢？

卡里向查烈特提出這個問題，查烈特說：「很容易找尋答案，它太過沉重了，我也沒法把它搬走！」

幾個人合力把它搬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高勒博士先用另外一種科學儀器隔開箱子外邊檢查，認定它沒有炸藥，然後放心，設法打開鋼箱看看，箱子雖然大，箱中所貯的只是三幅圖，有兩幅圖是照片，另外一幅圖是用炭筆寫的，似乎是一幅深入礦穴的地圖。

高勒博士說：「暫時我仍未十分瞭解那圖的意義，由於它有月球的照片，我認爲它是相當重要，不妨盡快把它送交華盛頓太空總署，轉交月球專家細心檢查！」

專家分許多種，有些專家是負責研究月球的，送來的照片一看就明白，指出這一點，它必然是在月球拍攝的，第一幅照片顯示月球登陸的情形，另外一幅顯示即將進入月球黑暗的背面那一處地點，至於第三幅，分明是挖掘隧道在月球背面掘取鈾礦。

眞相大白了，原來那些鈾礦是從月球背面深處掘出來的，假如那個地方眞的有鈾礦可以掘到，那就不必像在地球上面用瀝青的礦漿去提煉油礦那麼複雜了，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地面之下掘取，不必暴露在地面，那就可以減少輻射綫的傷害。

最後，美國太空總署放射一枚比較簡單的射月火箭，先後派人在月球登陸，在月球上面循着地圖指示的途徑走，看看他是否找到掘取油礦的秘密通道。

至於「北也門」那邊的瀝青礦穴，當然是棄而不顧。

爲甚麼有一個鐵箱留在鬼宮之內，由隱形人看守？隱形人逃走的一天，何以沒有把它帶走？

這些問題相當重要，任由卡里以及高勒博士的頭腦怎樣精明，始終想不透。

從美國「甘乃廸」角發射的「奔月火箭」很順利的完成，這是第一批太空人在月球登陸，還有些太空人負責離開了太空艙向下邊拍攝菲林，把它送回，更重要的是搜索通到鈾礦的秘密通道，繞了一週之久，太空人作出報告利用無綫電傳聲的方法在月球作出另外一次報告，證實有那樣子的一條隧道，可惜它所含的鈾已經掘完，需要繼續搜索，預猜在附近必有另外一些礦穴，大有希望掘取更多的鈾。

隱形人追上月球行兇

有了可靠的消息，即使這一次工作要花掉大批金錢和人才物力，在所不計。

連續五次太空人登陸，包括卡里，高勒博士以及「查烈特」在內，那些人到了太空，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各守崗位，逐漸把隱形人忘記了，九個月之後，開始找到別的油礦核心，仍是運用地圖上面指示的方式去做，把油礦掘出來，一共掘了三十七罐那麼多，找到證物，證明了該處沒有更多的鈾礦掘出來，他們正想離去，料不到負責駕駛太空穿梭機重返地球的兩個機師，忽然暴斃，渾身有火焰灼傷的痕跡，跟着作爲副手的一個機師在深夜受到怪物襲擊，重傷垂危，大叫：「我看見一團綠色的光。」

他就此喪命，分明是隱形人再度在月球出現，人人自危。

沒有機師去駕駛穿梭機，找到了鈾礦也是沒用，卡里急急忙忙的報告地球太空總署，不過，一時之間沒法派人相助，在月球上面等候救兵的人，十分焦躁，却又無可奈何。

一天天的過去了，每隔一天，就有一個人遭遇毒手，死剩五個，有一晚，高勒博士忽然慘叫，卡里進營地看看，發覺一個黑影閃動，走近去時，却又杳然無人，他十分機警，關上了鋼門然後亮燈搜查。

頗覺出乎意外，他發覺在那個地球的寢室之內，除了垂危的高勒博士，還有另外一個人，他就是查烈特！

「查烈特，你怎會站在這裏？」卡里立刻查問。

「組長，我是走進來看看高勒博士的，剛才他發出一連串的凄厲呼聲。」

「胡說，我是第一個走進來看他的，你怎會忽然出現？」

「這是一種秘密，我們快些想辦法救活高勒博士，別的事情，容後再說。」

查烈特振振有辭的說。

卡里沒法可想，他走過去看看高勒，

那是「地獄門」，俗稱鬼宮山的一處，一向被視爲凶宅，亦是隱形人的巢穴。

劃畫罵慈禧

郭大中繪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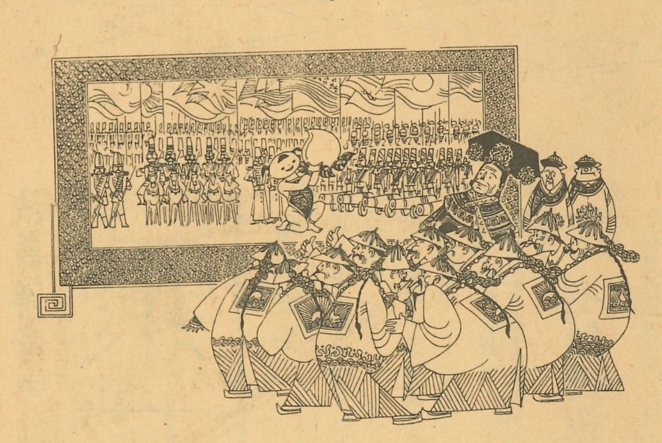

1　山東烟台一帶有個很有名氣的畫師，叫李奎元。慈禧太后聽說了，就召他進京作畫。他不敢抗旨，只好帶着徒弟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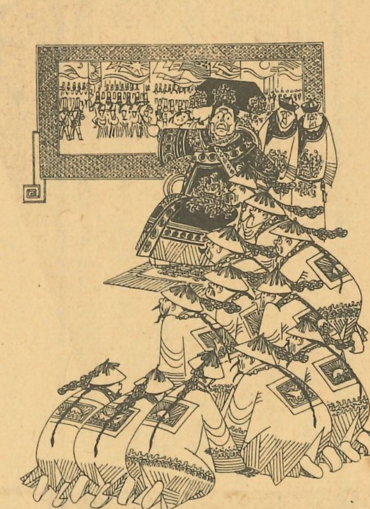
2　進了頤和園，畫師對徒弟們說："這個老妖婆，對外害怕洋鬼子，對內作威作福，興妖作怪，眞是亡國的禍根！"

3　慈禧讓畫師在一架豪華的屏風中間畫一幅畫，準備擺到仁壽殿裡。畫師一個人在屋裏作畫，一連畫了二十七天。徒弟們知道老師的打算，都暗暗爲他揑一把冷汗。

4　畫作成了，慈禧很高興，決定第二天親自去看畫。晚上，畫師把徒弟叫到跟前，說：『老妖婆看了畫，一定會大怒，非殺我們不可，我們趕快走吧！』於是，師徒一行，連夜逃出京城。



5　第二天，慈禧果然帶着文武大臣前來看畫。太監掀開幔帳，頓時，文武百官齊聲喝采："好一幅仙童祝壽！""好一個萬國來朝！"

6　慈禧先是點頭，後是搖頭，接着大怒：『你們看了半天，知道這畫是什麼意思嗎？……這東西好大胆，竟敢含沙射影地駡我！』請你猜一猜，這幅畫到底是什麼意思？（答案見本期）

很傷心的說：「查烈特，他的心臟巳經停止跳動了，該死的隱形人！」

查烈特忽然開口：「卡里先生，隱形人不會死，該死的是你。」

情形有些不對，卡里站起來拔槍轉身，他看不見查烈特，只看見隱形人，恍然大悟說：「查烈特，隱形人原來是你。」

「是的，你現時然後明白過來，爲時巳晚，鋼門巳那關閉，寢室雖然闊大，只有你和我，你是逃不了的？」查烈特沒有走近，站在十呎過外，大聲說話，卡里聽了，大爲震驚，嘆息了一聲說：「我眞是該死，如果我稍爲聰明一點，應該懂得隱形人是你，因爲夜半市場進行購買鈾礦的一晚，你不在場，後來，襲擊鬼宮，你是三個勇士當中的一個，你以隱形人姿態出現，跟着脫下衣裳走回來，假扮被人撞倒，手和臉燒傷，可見隱形人是你！」

「是的，你的推想能力很高。」

「爲甚麼你要多方面的出動呢？」

「我多次出動，包括我的同伴故意在摩洛哥的夜半市場出售鈾礦，唯一目的就是想你走進鬼宮取得沉重的鋼箱，知道月球的背面有鈾礦，可以由隧道掘取。」

「爲甚麼你要這樣做呢？」

「卡里先生，你巳經死到臨頭，我不妨把眞相說出來，我不是美國人，是蘇聯人，一切證件都是僞造的，潛入美國特務陣營之內，無非想守候到這一天，我不妨對你說知，那些鈾礦從第一個礦穴取得，數量不多，經巳取盡，蘇聯的科學家認爲再度探測第二個在月球的鈾礦相當困難，還是把這個綫索送給美國搜索好些，橫豎它掘取之後，蘇聯可以派人到月球攫奪，用不着自己掘它！」

「因此之故，你就把美國人逐個殺死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最先殺死的是穿梭機的機師，本來你是最後一個殺死的，現時恐怕辦不到了，因爲你巳經知道我的秘密。」

「好，我們交手吧。」

卡里忽然動手，把死去了的高勒博士看做擋箭牌，利用那個屍體擋住綠光的燒灼，把它向前拋出，疾忙衝過去，躲在對方的背後。由於隱形人的背後沒有綠光，那裏暫時是安全的，假如隱形人轉身跟他臉對臉的站定，他就危險了，不過，他是早有準備的，任由隱形人左轉右轉，他總是貼在對方的背後，再又因爲隱形人穿上很了很厚而又很沉重的衣裳，轉身不够靈活，沒法傷害他，越是急轉，對他倍加有利，因爲這傢伙每次轉身都很吃力，最後，頹然倒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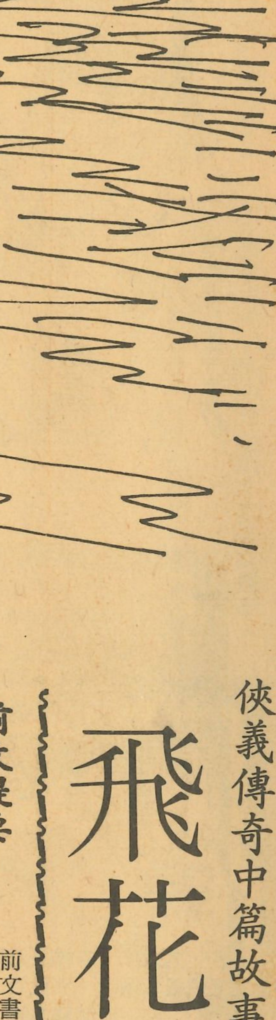
卡里認爲機不可失，趕快開門走出去，在地坑之下以及地坑之上放置了許多個炸彈，把它引爆，然後逃走。

一聲巨响，恍如天崩地裂，地坑炸到深層，加上地面爆炸，沙石紛飛，跌了下去，把死去的高勒博士及活的查烈特一齊埋葬，神秘的隱形人外衣也因此毀滅了。

這一場浩刦在此結束了，死剩的五個人連同卡里一起逃到另外一個地方，等候美國穿梭機到來把他們施救。

沒有查烈特做出信號，蘇聯沒有派出太空戰機到月球奪取鈾礦，千辛萬苦取得三十多罐鈾礦仍在卡里手中。（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等人應約來到江邊，閑雲大師、墨非子、陳抱山將他們接上畫舫，然後泛舟中流，把酒言歡，正在此時只見四艘快舟，東來的是白玉仙、北面的古上月、南面的向中天、西面的聞百奇圍攏上來，要閑雲大師不要捲入江湖是非之中，只是對付蕭寒月和墨非子，閑雲認爲他們有意尋釁不肯退出，蕭寒月知道難以善了，大聲警告衆人，說明白玉仙善用暗器，中人之後奇寒攻心，令人凍僵，並先叫盈盈、常九走避，自己和墨非子並肩而立，應付對方攻勢，只見閑雲的僧袍膨脹起來，對方發出的蛇頭白羽箭雖被擋開，但落在舫上的却燃燒起來……

七煞劍招寒敵胆　身如輕烟悄然逃

但見兩團綠色的火焰，飛向了古上月。

燐火蛇頭毒箭，雖然是古上月所發出，但他亦不敢沾惹毒火，却閃身避開。

兩片帶着毒火的木屑，落入江面，隨波而去。

墨非子低頭看去，只見甲板上兩片新痕，只是被削去了薄薄的一層，這一劍大見功力，不但墨非子心中佩服，就是閑雲大師也瞧的暗暗點頭。

白玉仙柳眉微顰，輕輕吁一口氣，道：「蕭寒月，趙姑娘要我傳個口信給你……」

蕭寒月心中正在盤算，白玉仙、古上月兩人的暗器最爲歹毒，如若能够把其中一人殺了，即可減去不少的威脅，但先對那個下手，如何才能一擊而中？

聞言不禁一呆，道：「趙姑娘………」

「對！趙幽蘭，她很掛念蕭公子，要我傳個口訊給你，希望能訂一個會面之期。」

白玉仙口中說話，但兩道目光，却投注在朱盈盈的身上。她希望看到朱盈盈的反應，也希望攪亂了蕭寒月的心情。

朱盈盈果然有了反應，微微一笑，道：「寒月，趙姑娘傳口訊來，你一定要見她，咱們都很想念她，她也一定很想念我們。」

這反應、口氣，完全出了白玉仙的意外，不禁心頭惱怒，暗暗罵道：「金枝玉葉的姑娘，連吃醋都不懂得，眞是個愚蠢的丫頭！」

蕭寒月微微一笑，點頭說道：「對！咱們應該看看她？」

箇郎同意了自己的看法，朱盈盈大感高興，抬頭看看白玉仙道：「白姑娘，妳說，幽蘭姑娘要見我們，她在什麼地方？」

白玉仙冷冷說道：「她只要與蕭公子見面，不要見妳！」

朱盈盈呆了一呆，歎息一聲，道：「其實，我也很想念她，但她不願見我，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蕭寒月冷笑一聲：「白玉仙，妳還有多少顆冰魄銀珠，請施展出來吧！我蕭寒月不太喜歡殺人，但今夜要開殺戒了，白姑娘就是我第一個要殺的人。」

他避開了趙幽蘭的事，却表露出了濃重的殺機。

本來就是敵對相處，兵刄相見的事，但白玉仙却無端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看了蕭寒月一眼。

蕭寒月長劍突然擺出了一個怪異的劍式，劍尖斜斜指向了白玉仙，身子微微前傾，人似要直飛而起。

墨非子突然驚喜的叫道：「大羅飛、七煞劍招。」

閑雲大師沉聲道：「穩住畫舫，陳施主準備接應。」

陳抱山應了一聲，雙手揣入懷中，抓出了一把鐵蓮子。

他外號流星趕月，這鐵蓮子，是他武功中的一絕。

朱盈盈行近常九，低聲道：「常前輩，我可不可以出手，帮帮寒月的忙？」

常九心中忖道：不知妳「銀月飛霜」練到了幾成火候，江面之上，遙相搏擊，那「銀月飛霜」的威力，正是可以發揮的時機了。

心中念轉，口中亦低聲說道：「當然可以出手，不過，不可太急，選擇適當的時機，要能一擊傷敵。」

朱盈盈微笑點頭。

白玉仙忽然感覺到，一股追魂取命的殺機，由蕭寒月斜指的長劍上，湧了出來，不自覺的扭動着腰肢，希望能够擺脫了正面受到的威脅。

兩個搖船，撑舟的大漢，也受到那股濃烈殺氣的侵犯，隨着白玉仙扭動的柳腰，不自覺的把快舟也移動起來。

閑雲大師目光一掠墨非子，道：「道兄，注意向中天、聞百奇兩個老兒，多年好友，竟然會反目成仇，老衲雖然遁身空門，亦不覺有着人情冷暖之感？」

墨非子低聲問道：「如果他眞的出手攻來呢？」

閑雲大師道：「那就全力反擊。」

墨非子點點頭，道：「大師的意思是格殺勿論了。」

閑雲大師點點頭，緩緩站起身子，身上的僧袍，仍然膨脹，鼓起，顯示他精深的內功，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白羽令門的暗器，威震天下，閑雲大師却要全力對付古上月。

原來平靜的江面上，立刻充滿緊張，白玉仙四艘快舟，來勢洶洶包圍畫舫，看上去佔盡優勢，但蕭寒月等分配開對敵陣勢之後，局面忽然一變，蕭寒月、閑雲大師等，反而轉劣爲優。

這倒是大出了白玉仙意料之外。四路人馬都被畫舫上的强敵引住，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閑雲大師對上了白羽令門的古上月，墨非子對上了向中天，常九、陳抱山自動調整，對上了聞百奇，蕭寒月釘上了白玉仙，朱盈盈手執「銀月飛霜」，居中接應。

白玉仙等一行人，都是高手，但他們忘了要對付的人，也是絕世高手，最大的一個錯誤是，他們低估了閑雲大師。

當然，閑雲大師數十年來從未問過江湖是非，江湖中人，對他完全陌生，連和他相交數十年的向中天、聞百奇，竟也不知道老和尚乃

是空門中絕世高人。

蕭寒月力聚劍身，已到了弓拉滿月的境界，隨時都可以躍起飛擊，白玉仙也全力戒備，準備迎接一擊。

但蕭寒月却凝勁不變，使僵持的局面，一直保持着生死一髮的緊張。

其實，蕭寒月內心中亦在千迴百轉，是不是應該飛身一擊，但如一擊不中，後果可危，人在江中是蕭寒月最大的顧慮。

事實上，大羅飛劍式的威勢，籠罩了白玉仙全身要害，這就逼迫的白玉仙全力壓縮自己，把功力集於一點，準備在蕭寒月發難一擊時，全力抗拒。

七煞劍招的凌厲、玄妙，使得白玉仙那樣的高手，也不得不棄攻爲守。

古上月雙手各握着的兩支蛇頭白羽箭，却猶豫不敢發出。

原來，閑雲大師已集中全力對付他一個，左掌立胸，右手微揚，似是隨時可以攻出，而且那膨脹的僧袍，越來越見鼓起，直似要騰空飛去。

老和尚精深內功的表現，使得古上月心中有很多的顧忌，如是一擊不中，閑雲大師的反擊之力，必將是排山倒海，一時難決是否應該打出暗器。



墨非子已長劍出鞘，對着向中天，劍尖前指，逼的向中天不得不全神戒備。

天台散人墨非子，一代劍術宗師，自非常人能及。

聞百奇雖然面對着陳抱山和常九兩個敵人，但感受上却最爲輕鬆，陳抱山的鐵蓮子，常九的凝神相對，對他似乎是構不成任何威脅，感覺中行有餘力，隨時可以出手攻敵。

但多年的江湖閱歷，使他不敢燥近，希望能和白玉仙等一齊發出，四面合圍，雷霆一擊，何況此行是由白玉仙負責號令，既不聞白玉仙傳令出手，也只好暫時忍耐。

雙方形成的對峙局面，就這樣維持下去。

蕭寒月心中一動，想一想，低聲說道：「盈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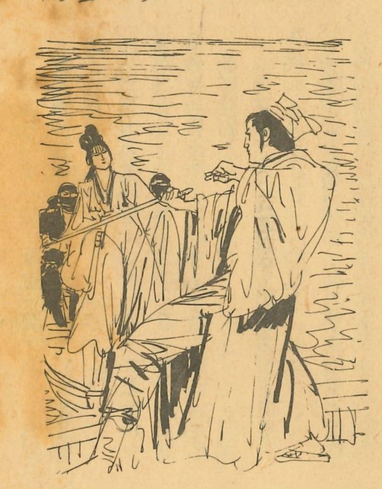
朱盈盈緩步行近，道：「我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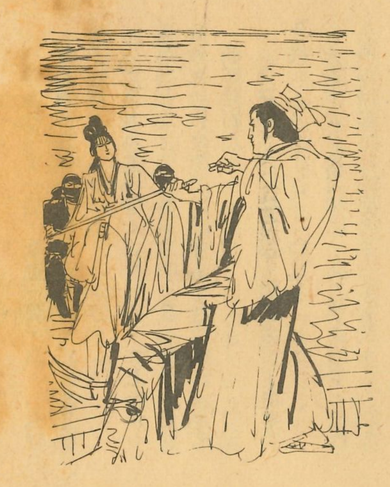
蕭寒月使用傳音之術，道：「想辦法，讓畫舫靠岸，不能露出痕跡。」

朱盈盈應了一聲，緩步向艙中退去。

這時，雙方都在全力戒備，面對强敵，朱盈盈沒有對手，是唯一可以自由行動的人。

她悄然移動，行入艙中，只見兩個小沙彌各執着一柄戒刀，隱在艙門之後。





朱盈盈看了兩個小沙彌一眼，低聲道：「哎！你們有沒有辦法，把畫舫靠上江岸？」

兩個小沙彌望了一眼，道：「這要問問兩位撐船的師兄了。」

朱盈盈道：「行動要隱密，不能讓敵人發覺。」

一個小沙彌沉吟了一陣，道：「我試試看吧，看能不能把消息傳給兩位撐船的師兄？」

朱盈盈笑一笑，道：「你只要把消息傳給兩位師兄，不讓敵人知道，船靠岸邊，我一定有賞賜給你們。」

兩個小沙彌道：「咱們出家的人，不要賞賜，姑娘只管放心，我們答應了，自會全力以赴。」

朱盈盈點點頭，行出艙外。

片刻之後，突聞艙中傳出一陣陣誦唸經文的聲音。

朱盈盈心中暗道：這兩個小和尚，怎麼攪的，我要他們通知師兄，把畫舫靠上岸去，他們怎麼會誦唸起經文來了？

凝神靜聽，發覺那梵唱之中，竟然有夾雜着把船靠岸的語詞，不禁暗笑道：這兩個小和尚果然聰明的很，用這方法去傳遞消息，別人又如何聽得出來?

片刻之後，果然覺着畫舫開始移動。

白玉仙的快舟，也開始移動，由慢變快，不大工夫，已脫出五丈開外。

古上月、向中天、聞百奇的快舟，未再追隨畫舫移動，自然的，拉遠了距離。

原來生死對決的僵持，突然間烟消雲散，圍上畫舫的四艘快舟，來如流矢，去如輕烟，刹時間，走的不知去向。

墨非子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本是一場兇險的生死之戰，但强敵却悄然而退，這就叫貧道有些想它不通了？」

閑雲大師道：「蕭施主的大羅劍式，鎭住了白玉仙，使她脫身而逃，首腦離去，主持無人，古上月等人自然是不戰而退了。」

蕭寒月道：「大師神功驚世，使得强敵心有所忌，不敢擅動，寒月何敢居功？」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目注墨非子，道：「道兄，不用再找劍帝了，這位蕭施主已得劍瘋子的眞傳，也許他早有綢繆，安排了蕭施主，承他衣缽。」

墨非子道：「大師，你深藏不露，能一甲子不問江湖是非，這份過人的忍耐工夫，就非常人能及，不是你今夜中展露眞象，貧道絕對想不到，你有如此高明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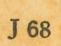
「老實說，蕭施主如不是劍瘋子的傳人，老衲今宵就是寧受他們諸般羞辱，也是不會出手抗拒的。」

墨非子奇道：「爲什麼？」

閑雲大師淡淡一笑，道：「道兄，爲何一直要苦尋劍帝？」

墨非子道：「因爲貧道瞭解，非七煞劍招，不足以和强敵對抗……」

閑雲大師看看蕭寒月，說道：「蕭施主，有一前因，老衲說出來，希望施主不要見怪才好？」



「不敢當，大師有話，當面請講。」

閑雲大師笑說道：「天台散人墨道兄，一生嗜劍，他在劍術上的成就，我想：也足以傲誇當世，三十年前，他曾經和令師劍帝，論劍東嶽，兩人比劍比了三日夜，竟是未分勝負之局，直到令師用出七煞劍招，老道士才棄劍服輸……」

蕭寒月轉對墨非子一抱拳，道：「晚輩從師不久，劍術上的修養有感不足，日後，仍是還望前輩多多指點。」

墨非子道：「七煞劍招，是天下劍術之最，你學習了七煞劍招，再無可學的劍法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我對劍法，瞭解不多，如若我已經學全了七煞劍招，恐怕也就只會這七招劍法了？

墨非子道：「大師，你眞象已露，恐怕他們眞會對金山寺中弟子，展開報復，不得不早作打算了。」

閑雲大師道：「老衲一直担心會把江湖上的恩怨，牽入金山寺清淨的佛門之地，此外，忍耐數十年，不問江湖是非，而且由你墨道兄威震江南，也很少有巨惡、大兇、横行無忌，想不到數十年養氣修身，仍難免墮刦紅塵，惹上了這身痲煩。」



墨非子道：「怎麼？你連一點準備就沒有麼？」

閑雲大師道：「老衲在暗中訓練了八名弟子，維護寺中安全，但金山寺一百多位僧衆，大都不會武功……」

墨非子道：「如今你已顯露了眞象，準備作何打算呢？」

閑雲大師道：「咱們先回金山寺吧！老衲準備說明眞象，由他們自作決定，如有避難離去者，老衲盡量替他們安排。」

蕭寒月道：「金山寺是天下名刹之一，他們如若有所記恨，也只是大師一人，總不至於對那些無辜僧衆，也施展報復手段吧？」

墨非子道：「就貧道所知，他們的報復手段，一向十分激烈慘酷，武林道上，有三個門戶，突然間一夜星散，除了幾個武功特別高强者失踪之外，餘下的未留下一個活口，縱是婦人孺子，也難倖免……」

蕭寒月道：「那些失踪的高手呢？」

三年之間，一連發生了八卦門、南太極，兩個門戶的失踪事件，才引起了貧道的注意，暗中偵察了兩年之久，才發現了這個威脅武林的大秘密，貧道震駭之下，跑來金山寺，就量閑雲大師也想不到，竟把他也拖入了這場是非之中。」

閑雲大師道：「道兄說出了這一些隱密，老衲也是大爲吃驚，覺着此事重大，老衲如若再坐視不理，那就未免愧對上天有好生之德了，但老衲亦覺着，這等重大的事，恐怕非我們兩個人所能担當。如若能找到劍帝出面，或可挽回這場大刦。」

墨非子道：「貧道亦曾夜入趙府，發覺了蕭公子的劍法精奇，頗似劍帝的七煞劍招，即匆匆趕回京中，和閑雲大師相商，決定邀請蕭公子，到江中賞月清談，既可避敵耳目，又可暢所欲言，想不到，仍然被他們追了來。」

蕭寒月道：「道長，晚進在金陵之時，借重官府之力，和這批人交過幾次手，後因苦主趙幽蘭留書離去，以致師出無名，但晚進却一直認爲趙姑娘可能是被他們脅迫而去，決心追查，晚進故行京口，準備再悄然繞回金陵，想不到，敵人耳目靈敏，晚進的行踪，一直在他們監視之下。」

墨非子道：「貧道也想不到來得如此一個快法？」

常九輕輕咳了一聲，道：「道長，究竟發現了什麼？不知可否詳述經過？」

墨非子點點頭，道：「貧道追查兩大門戶慘事，在鍾山一處狹谷之內，發覺了一處慘絕人寰的換面易形所在！」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換面易形所在，是一處什麼樣的地方？」

墨非子道：「那只是一個狹谷，裏面建有不少石屋，十幾位醫術精湛的外科大夫，在那裏作着換面易形的工作，他們把一個極爲敬重的江湖高手，換成了一副無惡不作的大盜面孔，這個人心中明白，但却無法向人解說得清楚，只好聽任他們的號令行事了。」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道長，你是說，一個人的臉孔、五官，都可任意改變……」

墨非子點點頭，道：「不錯，他們可以藉藥物、手術改變了你的外形，是貨眞價實的更動，而不是戴一張人皮面具改變自己，隨時可以復元，那是一生都無法改變的形貌，令人心碎，悲痛一生。」

蕭寒月道：「這麼說來，我們遇上的人都可能是他們改成的……這的確是太可怕了。」

墨非子道：「貧道親眼看他動手術，把八卦門的十七代掌門人，改變成一個下五門的採花淫賊……」

蕭寒月道：「慢來，慢來，他們把八卦門十七代掌門人改變成一個採花賊，那是必須要有一個採花淫賊了？」

墨非子道：「對！戲花蜂米亮，變成八卦門的掌門人。其可怕處，都是經過了手術之後改變形貌，好人變成了壞人，壞人變成了好人，眞眞假假，就叫人有些難分善惡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如果確有這麼一個地方，那就不能要他們發展下去，應該早些把他們消滅了，免得他們繼續爲害。」

閑雲大師點點頭，道：「老衲回到寺中，稍作安排一下，咱們同往鍾山一行……」

（未完・卅二）



湖海恩仇錄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湖海雙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佟天九派出手下去搜索杜萬里，自己在佟家舖外靜候「佳音」。程大姑趁機逃回金陵，打發玉女園的娘兒們先走，自己和曹小珍駕雙馬快車逃走，又被佟天九捉着，在夫子廟前設案施淫威，要將曹小珍鞭打，此時隋光華和師弟杜萬里約定來到金陵，遂將他們二人救出，廢了佟天九武功，趕出金陵，然後才離去……此時杜萬里已在杭州，因阮家堡的人崔嵐仗勢將賣藝老兒古毅手臂斬斷，目的想奪取同來的齊英英，杜萬里知道古毅是來打探阮家堡的劣跡，故意和阮家堡作對，不受他們的假意招待，和齊英英訂出良策，約鬥崔嵐，堡主阮青知道上當…

快意除巨惡　爲齊氏復仇

公孫洛一馬當先，飛落西廂，西廂各房，沉暗無聲，人正熟睡。

袁魁不愧「鬼旋風」之譽，身形在牆頭微頓，再現身影時，已到了西廂門前。

宋星明、呂秉奇，圍守西廂後窗外，怕的是「狡兔三窟」，獵物遠遁。

「天雨」彭承，獨自飛身五丈外那高足十丈的古樹頭，俯視四下，此人外號「天雨」，一身奇特神絕的暗器，萬一古毅、齊英英，躲過公孫洛和袁魁，避開了呂秉奇及宋星明，可放心，他仍難逃生於「天雨」之下斷魂喪命！

方策安全，安排歹毒。只怕昔日韓信「十面埋伏」亦不過如是。

房中毫無動靜，悄然靜聽，安適鼻息之聲可聞。公孫洛向袁魁打個手式，袁魁會意，悄步至隔房窗前，鼻息之聲再傳。

袁魁一指另一窗口，公孫洛以微笑相應，袁魁報之一笑，接着偉岸的身形像被猛力吸去一般，滑進房中！

公孫洛暗暗佩服，袁魁既有這般胆量，我禿鷹何能後人，巧啓窗半開，赫然正與房中人額頭相對，驚呼未能出聲，人如袁魁一樣的被大力拖吸進去！

順數應是最遠的西廂暗間的後窗開了，不遠處牆頭上，「霹靂火閃」宋星明正注意監視，窗中伸出一隻手來，那衣袖宋星明認得，是禿鷹所有。

禿鷹的手急急兩招重又收回，宋星明心中大喜，身形微閃落於後窗下，窗已全開，宋星明探頭室內，頸間寒光微閃，咽喉一涼，他被拖入房中時候，人已死去！

盡職監守於後窗的另一高手，那「神力恨天」呂秉奇，並不是個渾人，前面的公孫洛和袁魁的行動，他無法知道，但是宋星明那種被拖死狗似的進屋方法，却使呂秉奇感到奇怪。

奇怪下，他悄然下牆，又悄然到了宋星明攢入的窗下，窗戶仍然開着，這對他來說是十分方便。

他沒探頭入室，只是臉半靠在窗外牆上，斜斜的往房中注目。

房中黝暗，一時難以看到什麼，稍待，他看清了，奇怪的感覺却越發濃厚。

袁魁和禿鷹各坐一把太師椅上，只因半側相對，無法看到他們在幹些什麼。

宋星明是半伏桌上，乍瞧很像三人在低低計議着事情，這使呂秉奇十分難已理解。

時靜，人靜，天靜，一片悄寂。

悄寂中，呂秉奇突然聽到一種極爲低弱的聲音，叭！叭！叭！叭！

再靜心細聽，發覺那是水滴案上的聲音！

提聚眞力，睜大雙眼，看清了，宋星明喉間裂一深縫，鮮血正一滴滴的滴流到案上，叭叭有聲！

呂秉奇驀地肉似鈎搭，心寒胆顫，幾乎難已移動脚步，宋星明下落已知，袁魁，公孫洛又豈能不死而枯坐？他頭皮一炸，全身發冷，才待勉強轉身悄悄溜之乎也，耳邊突然傳來輕蔑笑聲，笑聲就在耳邊，來人何時已到身側而不知，又怎能應變得及！

果然，笑聲乍止，話聲已到，道：「看够了嗎？」

呂秉奇右足暴然踢出，這是武家本能的反應，這反應正是可救性命的殺手！

無奈先機早失，功力又相差於對手過甚，足起未盡其力的當兒，對手鐵掌已敲在膝頭，斷骨聲由不得使他慘號連連，接着全身一痲，失去知覺！

杜萬里並不眞想殺人，但已判無選擇，不過他沒殺呂秉奇，他聽古毅說過，必須留個活口！

可惜呂秉奇命中注定今夜斷魂，一聲慘號，引使「天雨」彭承動魄驚心，人自十丈古木橫飛縱起，目光已經掃及了杜萬里，他想都沒有，一聲怒吼雙掌連揚，數十碧綠寒芒飛射下來！

這是後窗狹窄的「風火牆」夾道，無可躲處，杜萬里無奈，抖手拋出呂秉奇，迎上寒芒！

彭承人稱「天雨」，一身上下不知帶有若干暗器，發時如「天雨普降」，因之得名。

呂秉奇死了，死在彭承「天雨」之下，彭承却不停步，如喪家犬般飛身疾逃！

「天雨」不僅是一身暗器天下無出其右，輕身功夫亦超過人一等，一拔五丈，平飛六丈有餘，杜萬里幾乎難已追及。

彭承人已遠去十丈，時正冲拔半空，倏忽自西廂飛射出一件東西，兩顆黑黝黝的圓星，一倒一正着橫下飛來，竟快過了彭承，空際追上，妙的是恰好擊中彭承雙腿，此物的是妙絕，一擊之後倏忽一星東旋，一星西轉，刹那如「綑仙之索」將彭承雙腿綑了個結實，彭承重心突失，倒栽了，自空中墜下！

他飛身太空，墜落太急，無巧不巧碰到西廂後小園中的石亭尖上，人頭碰石頭，竟還不如鷄蛋碰石頭，噗的一聲，亭頭插進頂門腦中，紅白橫濺，當杜萬里一步趕到時，「天雨」已化「血雨」，「鵬程」（彭承）直飛「萬里」！

杜萬里並沒關懷已死的彭承，却十分注意彭承腿間纏繞的物件，他小心解下，仔細看過，那是一根三尺牛筋繩，兩端各繫一個渾圓鐵球，這東西普通而簡單，但是杜萬里却不懂怎會能一飛十數丈，並可纏綁擒敵。

此物飛起的地方，正是齊英英埋伏所在，自是英英所有，他剛剛解落，英英和古毅已分兩處趕到，杜萬里順手把筋繩鋼球遞給姑娘道：「這東西看來雖不起眼，却有實用！」

英英笑道：「你可願意把這個玩兒學會？」

別看杜萬里眼高於頂，對學習有用的技藝，却能不恥下問，頷首道：「姑娘如果肯傳，在下十分感激，不過現在必須先把幾具屍體弄妥，然後還要趕到林家廢園，所以……」

英英沒理會他，竟悄聲解釋它的用法，並且迫着杜萬里就地練了幾次，更說明這本是山區獵戶善用的東西，傳到邊陲蒙古，又及遼東，物小易藏，却有實效。

以杜萬里之能，不數次已手法純熟，英英立將「纏索」送給杜萬里，說他自己另外還有，杜萬里却之不恭，含笑而謝收下。

古毅立催杜萬里赴約廢園，店中幾具屍體，古毅聲言有辦法。

杜萬里笑諾，英英悄囑謹慎小心，並送出店外。

店中一場打鬥，是因呂秉奇的連聲慘叫驚動了大家，古毅自有一套，明知店家及住客早已全醒，只是不敢露臉，遂大聲招呼店家走出，就借店中的平底貨車，五兩銀了僱一壯漢，把五具屍體排放車上，送去「阮家堡」。

禿鷹，鬼旋風，霹靂火閃和天雨，都是杭州的名人，店家一看死的是這五位，不由暗中唸佛，咸知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降臨。

杜萬里走後，古毅處理過五具屍體後，英英悄悄對古毅道：「乾爹，只怕阮青就要來了。」

古毅收養英英爲義女，已經很久了，自從齊英英的父兄，爲保百萬紅貨而慘死江湖，紅貨失踪之後，這一老一少就很自然的遇合一處，定妥名份千里追查紅貨失事的內情。

古毅的師兄，已死三年的「奇門劍」金堂，正是齊英英的胞兄齊鐵川的恩師，巧的是古毅和齊英英嚴父齊勉，又是八拜之交，因此英英一個孤女找上他的時候，他義不容辭接下這件事來。

古毅眼界極寬，朋友不少，數月查訪，發現九個可疑的人物，只因這人聲望太大，官私兩面幾乎已是不倒之尊，如果不能獲得可靠實據，非但動不得這人　結果必將自惹失敗慘死之禍。

於是古毅匠心巧出，佈置一件實在但是虛無的「假保鏢」，對方果然上當，被古毅取得兩件證物，並偵獲每次行動，人馬皆由杭州派出，而證物之一，正是杭州「阮家堡」所出，遂與英英姑娘矯飾而來，不料已被主使人看破行藏，夜傳「燈箭」，千里示諭，着令將古毅及英英姑娘斬殺滅跡。

崔嵐看中了英英，這老兒有「寡人之疾」，順手辦理上諭的事，借故生非，已將古毅斬傷即當下毒手的刹那，杜萬里一

步巧到，於是事態自此急劇大變。

于三手陰謀夜襲，調虎離山，不料竟被英英看破，將計就計，卒將五名一流高手殺死店中，杜萬里赴約離店，古毅即悄對英英道：「孩子，阮青若來，妳我仍是死數，總要避過今夜才行。」

英英早有方策，道：「乾爹可還能動手？」

古毅苦笑一聲道：「乾爹這兩下子，就算沒有受傷，也不是阮青等人十合之敵，何況……」

英英接口道：「乾爹只要還能動手，只要能和對手戰上幾合，孩兒自有克敵的辦法。」

古毅對這位義女，早已有過疑念，也曾問及英英師承門戶，可是英英以師諭不得洩露而避答。

適才杜萬里習練「纏索」，古毅存疑不問，暗中却曾仔細想過，不錯，「纏索」的是傳自山區獵戶人家，但索與纏索不同，杜萬里儘管功力技藝高絕無敵，對江湖詭譎百端，事態却是一張白紙，所知不多，古毅則不然，可說是個已成精的老狐狸，萬般事休想瞞得過他。

英英送給杜萬里的物件，古毅沒有見過，但聽人講過，看起來就是獵戶所用的「纏索」，其實它名叫「天刑」，那兩端兩枚渾圓鋼球，另有講究，是武林中一個十分惹厭門戶內的歹毒物件，英英竟有此物，越發叫古毅不安和懷疑。

現在眼見最強的大敵即將來到，英英却說她有應付的辦法，當眞如此，矯作賣藝者，不幸，崔嵐生事的那天，英英又怎不出手？看着自己斷臂重傷受侮辱呢？

古毅想的越多，就越難心安，臉上神色也就陰晴不定。

英英這時却拉着古毅的衣袖，回到西廂，要古毅帶好兵刃，她也回房携物，出時已換上一身紫色勁衣，活似一位行道江湖的俠女。

古毅雖已帶好兵刃，但因疑念迭起，竟猶豫刹那後，忍耐不住的問道：「英英，妳究竟是……」

話沒說完，只憑古毅說出口的幾個字，敢說很難推測出來下文，那知英英却已明白，接口道：「乾爹，事情快到結局了，你不論疑些什麽，到時候我全會說給你聽，現在最要緊的就快些離開……」

「離開？」古毅不解的詢問。

英英嗯了一聲道：「現在暫時離開房店，迎上去，迎上即將來到的阮青，老天如果有眼，也許我們能在中途得手，把阮青生擒！」話聲一頓，不容古毅再問，她拖着古毅跑出店去。

時雖未到三更但因裝送屍體等事，店門已開，古毅父女奔出店去也無人敢問。

他父女出店也不過半盞茶的工夫，于三手已領率八名特殊的人物到達，他們九人本是暗暗進店，但在遠處已發現康家店火明燈亮，店家出進頻頻，于三手遂一横心，明裏硬闖逼進康家店。

人在急時，往往會辦些莫名其妙的事，和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時爲二鼓早過，三更不到，古毅和英英要店家拖車送屍「阮家堡」，根本上忘了時刻，店家是嚇亂了心神，只顧聽令而行，怎還會想到時辰不對，阮家堡在城外，如今城門早閉，走不出去，店家是走至中途，才想到這件事，離店已遠，距城門却很近，於是乎沒碰上送屍車，尚不知已經發生了奇變。

于三手是「阮家堡」的總管，雖說那只是名義，但外人不知，他走進康家店，店中上下幾乎沒有一人不認識他，已被驚醒起身問事的賬房，只好硬着頭皮迎上前去。于三手沒時間耗費，第一句就問道：「那賣藝的古老兒父女，住在……」

賬房會答話，接口道：「是住西廂院，不過人沒在，剛出去！」

一聲「剛出去」，使于三手停下身形，道：「去了什麽地方？」

賬房直搖頭，一名多話的店小二，竟開口道：「先生，小的好像聽那位杜爺臨去時說，有個約會，在什麽林家廢園！」

賬房不能不答這個小二的腔，點頭着說道：「不錯，是有這句話。」

于三手在乍聽到「剛出去」這三個字時，面色已變，如今竟不由一抖，聲調一低對賬房道：「小聲點，貴店今夜有沒有出過什麽事？」

賬房怕于三手問這個，可偏偏怕什麽來什麽，無奈打着哆嗦道：「于爺……爺你別怪，是……是出……出了點事，不過已經送……去，……」

于三手一把將賬房抓離地面，低沉的問道：「出的是什麽事？又送去什麽？送到何處？」

賬房本就胆不大，于三手五指勁力又過重些，賬房在一急一痛之下，竟昏死過去。多虧了那名喜歡多話的小二，走向前接下賬房，陪着小心道：「于爺，堡上有五位大爺，在西廂出了事，那名姓杜的客人，叫小店備了車，把出事的五位爺送進堡裏去了！」

于三手猛一頓脚，道：「地上尺大青磚踩碎了兩塊，厲聲追問小二道：「送去的人是死是活！」

小二機靈，道：「這就不知道了，不過五位爺全不能動，身上臉上全是血，小的害怕……」

于三手沒等小二的話說完，雙目射着瘋狂的怒火寒光，揮手向手下八名隨從喝道：「快走，林家廢園！」

他們像陣旋風，霎眼間失去了踪影。

× × ×

目送于三手一行飛捲遠去，暗影深處走出來了齊英英和古毅。

英英依舊是半拖半拉着古毅的空臂衣袖，冷冷地一掀嘴角道：「乾爹，咱們也去，暗中下手，殺他們一個不留！」

古毅雙眉一皺，正要開口，英英一拖一拉，將古毅帶動，不由自主的向前三步，古毅心頭暗驚，剛才他曾暗以「沉身」功力穩立身形，不料竟然無用，可見英英身上功夫高過自己，既是如此，那天崔嵐生事，斬斷自己一臂，她又怎生似怕極了，避向一旁？古毅越想越覺內中詭譎的可怕，人已被英英拖跑了出長街。

剛出街口，倏忽黑影中走出一人，阻住古毅和英英的去路。

英英身形一頓而停，正打量阻路者，古毅已認出是誰，道：「想不到你會親自趕來，可惜……」

「古毅！」這人威嚴無比一聲斷喝，古毅竟然話語倏停，英英在旁冷哂一聲。

這人冷冷的一掃英英，沉聲說道：「賤婢，你當老夫是爲古毅來此？哼！」

英英心思電轉，驀然神色大變，剛剛說出了個「你」字來，這人已陰森森地接口道：「子和蠢笨，竟會棄妳如敝履而戀上『娣』丫頭，不過設非如此，又怎會知妳陰狠惡毒，哼！」

一聲怒哼後，轉向古毅道：「古毅，你年近古稀，走了一輩子江湖，竟會聽這個淫娃蕩婦給騙的東奔西波有家難歸，更落的斷臂殘肢，古毅，值得嗎？」

古毅目光斜盯了英英一眼，心中雖已激動萬分，話聲却十分平靜，道：「英英，不管怎麽說，你告訴我的事情不假，我也早已發現妳不是齊家女兒，事到現在，我仍本初衷，非代齊氏雪復恥仇，將那名善實惡的老兒本來面目，揭露於世人之前不可，只是希望妳別再騙我，實對我說妳究竟是誰！」

英英尚未開口，阻路人一聲狂笑道：「讓老夫告訴你好了，她姓高，英英正是她的名字，出身苗疆「烏婆子」門下，是老夫那不成材三兒子的情婦！」

古毅明知不假，仍然回問英英道：「英英，這都是眞的？」

英英有些羞愧的緩緩低下頭去，道：「他說的是眞的！」

古毅跨進一步，道：「好，這是我已經知道，現在我必須問妳我不知道的！」

阻路人似乎想不出古毅這句話的原因，也可以說他不明白古毅問的是什麽，所以接上一句：「古毅，你想問些什麽？」

古毅冷蔑的斜視阻路人一眼，仍然轉向英英道：「我想妳懂，莫非有什麽碍難回答的？」

英英看着阻路人，阻路人突然懂了古毅思，哈哈狂笑起來，道：「古毅，就算賤婢如今是眞心心對你又能如何？」言下之意，古毅和英英，已是必死無疑。

古毅再次冷蔑的掃過阻路人，轉而鄭重嚴肅的又問英英道：「英英答話，答覆我問妳的話！」

英英驀地抬頭，滿面淚痕道：「乾爺，還不晚嗎？」

古毅誠懇的說道：「佛家有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英英毅然道：「乾爹，從前的高英英已經死了！」

古毅笑了，獨臂隻手一拍英英肩頭道：「好女兒，現在聽着，證物交給杜爺，就說爲父請他帮這最後的一次忙，走，立刻走，快！」

英英尚未接話，阻路人嘿嘿獰笑道：「古老兒，你仔細看看，走得了嗎！」是走不了啦，就這刹那延誤，身後長街已欺上四名黑衣漢子。

阻路人適時冷冷地說道：「動手吧，讓老夫早早打發了你們，也好再去找那喜管閒事的匹夫！」

古毅目光四射，看出生機逃路已絕，無奈何的嘆息一聲道：「英英，祇怕是眞的走不了啦，恨只恨……」

英英突然揚聲對阻路人道：「我應該知道你是誰，對不？」

阻路人冷嗤道：「拖延時間不會有利，再說廢話……」

「這不是廢話，」英英揚聲又道：「難道你就不敢聽聽！」

「講！」阻路人厲聲道：「老夫不信能叫妳說活了心！」

英英不知何故竟嫣然一笑道：「我出身苗疆，你已經知道了，要不要看看我的門戶中『屍解血網』大法！」

阻路人聞言，倏忽飄退丈遠，雙目射出極爲小心並駭然的寒光道：「老夫難信妳有那樣高深的功力。」

英英不理睬他，似是自顧自的說道：「我要自己零碎身軀，萬點腥血，千塊碎肉，無一不毒，只怕你和你的手下，誰也難以活命，也許你不信，反正逼我別無路走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的這樣作，是眞是假，那時你就會明白……」

阻路人沉聲道：「妳可是要想商量些什麽？」

英英道：「不錯，放走我乾爹，我保證他不再追查齊氏失鏢死難的事，至於我，願意隨你回去，只要……」

阻路人冷笑兩聲，說道：「作夢，放妳走，老夫可以考慮，古老兒今夜必須授首！」

英英臉上閃過剛毅之色，一字字斬釘截鐵般道：「那就沒什麽可談的了，動手吧，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阻路人看出英英氣穩神肅，不似虛心，竟不敢上步動手，目光向英英和古毅身後一掃，對那四名黑衣漢子道：「不要活口，殺！」

黑衣漢子突地分散開來，緩步逼近，古毅揚聲道：「桑老兒，別忘記古某還有幾件證物……」

阻路人嘿嘿冷笑道：「先時你已經洩露了秘密，證物必在賤婢身上，事後老夫有很多工夫，來，慢慢的搜查！」

這兩句話的空兒，黑衣漢子們已够上出手的步位，驀地連聲大吼，劍華横腰，刀光天降，同時斬劈而下。

劍奔古毅，古毅斜身半旋出去三步避過，刀斬英英，英英竟快過刀勢半步，向前一迎，沒用兵刃，反手食、中二指斜向上側一挺！

使刀黑衣漢子，刀式已成空虛，英英正站在他身前尺半地方，英英的兩根手指，恰好點中黑衣漢子的雙睛。

一聲鬼哭般的凄號悲呼，黑衣漢子雙目俱失，本能的抽刀横斬，英英一聲冷笑，右足起空，足尖叭的一聲敲在黑衣漢子的額頭，那刀斧都難劈碎的「天靈蓋骨」，被一點裂碎，骨響聲可聞，這次黑衣漢子了沒再出聲，腦已全碎，馬上倒摔出去八尺，死於地上。

阻路人神色未變，道：「好一招『紫鳳奪魂』，看來妳是把『烏婆子』一身功夫學全了，如此可接老夫這招『直搗黃龍』一試！」

「有何不可！」英英好胆氣，好威風，阻路人右手拳平穩看似無力的搗到，英英雙拳併出，貫力格擊！

沒有風聲，看不出威勢，但當雙方拳力已接時，悶雷倏鳴，阻路人向後微退半步，而英英却被震飛丈二落地幾乎已無法

站立！

阻路人嘿嘿獰笑，微一跨步，已到英英身前五尺，仍是右手拳出，亦仍是「直搗黃龍」，招出話到，道：「三拳打不死妳這賤婢，老夫轉身就走！」

英英嘴角已有血痕，但仍舊全力雙拳推出，道：「你可言而有信？」

「笑話，老夫食言天地不祐！」他話剛完，雙方已二次功力拳勁交抵一處。

這次，阻路人只幌了幌身形，英英又被震飛丈外，摔在地上。

阻路人桀桀大笑，抬足又到，英英掙扎站起，星眸圓睜，面如淡金，不過雙拳業已握起，正提於胸口。

阻路人猛地吐氣開聲揚喝了個「着」字，英英竟半挺拳相抗，當阻路人拳勁將到的刹那，她倏忽旋了三轉，人已橫出八尺，阻路人拳力擊空，但威勢仍將英英帶的全身幌動！

英英不抗而避，出乎了阻路人的意外，不由一楞，適時英英道：「你打過了三拳，我還活着！」

阻路人猛一跺脚，揮手向手下黑衣漢子道：「抬起死人，咱們走！」

他說走就走，和手下黑衣漢子霎眼工夫走沒了影子。

古毅雖然始終沒能動手，僅僅是避過黑衣漢子的一劍，但却一身衣衫由內透濕，適才英英和阻路人的一戰，是他生平僅見的一次兇狠的一戰。

他急忙趕到英英身前，才待出手攙扶英英，英英臉上突然露出苦笑，嘴角血滴不停，頭微搖，人轉身，竟一步步向回路走去。

走過五十步，一停，語聲極低，已近呻吟，道：「乾爹扶我，並請助我一口眞力！」

古毅只剩一手，只好以肩頭靠在英英肩後，一手貼上英英的後心，聚功提力透傳於英英體內。

古毅功力本就算不得一流，何況又曾受傷未癒，因此這透傳眞力，也不過剛能使英英姑娘喘口氣兒，這已經够了，英英可以說話了，聲音仍是極低道：「乾爹，我已經不能活了，桑鎭宇老兒的兩拳，已震碎了女兒的五臟，老兒陰狠，我怕他還沒眞走，才掙扎行五十步，越發沒了生機，乾爹，你快帶物證找到杜少俠，只有他能除這一大害，不必管阮家堡，阮青只是個傀儡，事了請杜少俠帮個忙，把我身上帶的一塊『墨玉』，交到昆明城東門內的『烏家店』，乾爹您早……」

英英話沒能够說完，人一挺，鮮血逼開了香唇，血如箭飛，垂首死去。

× × ×

杜萬里就在「林家廢園」，和古毅埋葬了英英。

英英的「墨玉」，如今妥置於杜萬里貼身囊中。

廢園中另一角落上，有座新而大的土墳，墳中埋葬着崔嵐等一行和于三手。

杜萬里心情沉重了，別看他平日和英英抬些閒槓，別看他好像對英英十分冷漠，其實，他已經喜歡上了這位姑娘。

金陵城的小珍，他忘不了，那是他第一個女人，尤其是小珍是個乾乾淨淨的好姑娘，杜萬里所以能狠下心離開金陵，就爲他無法當時娶下小珍，他無法成家，自更談不到立室。

當然，程大姑娘絕對會全力的帮助他，只要他開口，能嗎？不！那不是憑他血汗換得的，何況他心志天大，成家二字還離他太遠。

佟家舖誤中毒謀，難不倒他，他只用了兩個時辰，就把毒迫出體外恢復了正常，他聰明的很，迫毒用功找了株參天古木，難怪佟天九手下搜不到他。

杭州住店，偏巧和古毅住到一家，於是惹出這場是非。

他現在突然間有些兒恨及師兄隋光華了，因爲當他迫出體毒之後，悄然潛進佟家舖，本是準備把佟天九等人誅戳個乾淨，果能那樣，自會再和程大姑及小珍相見，也許……也許「柔情繫得英雄」，他很可能索性成家落戶……

他眞會嗎？當眞隋光華沒管那檔閒事，他是會殺盡佟天九等人的，也會又見到小珍及程大姑，也十分可能重在溫柔鄉中留駐幾夜，但他遲早仍會走的，無羈馬，放浪性，天下沒有任何地方能永遠留得住他，他自己非常清楚。

人性有它脆弱涼薄的一面，杜萬里雖是自知就不發生這些事，也不會留在金陵，但今當面對極難問題時，他並不想眞的去盡這份心意，他自己對自己說，他並沒有這份責任，沒有非負這份責任不可的義務，一句話，他有些畏懼艱難，時思退身了。

不過他又好高騖遠，愛虛面子，英英瀕死，認定除大奸，揭惡謀的事，非他不可，古毅半揹半捧的將英英屍體捧送他面前，血淚交流，懇求他爲死者復仇，他不能推拒，兩重性格的消長，使他激動中生出無邊煩惱和憤怒。

突然！遠遠傳來的四更鼓聲，驚醒了他，他冷冷地看了古毅一眼，道：「那桑鎭宇是住在『岳陽』？」

古毅頷首道：「岳陽『桑鎭宇』無人不知。」

杜萬里道：「好，你把他主謀作惡之事，每字寫作小兒拳般大，寫好給我。」

古毅一楞道：「只是有許多事尚缺物證……」

「這你不要管！」杜萬里不耐煩的說道：「你只要把這件事快些辦好就行！」

古毅應聲道：「回店之後，一個時辰之內就可寫就。」

杜萬里嗯了一聲道：「你回去寫吧，天亮後我會去取！」

古毅還想說什麽，杜萬里揮手道：「放心，桑鎭宇不會再露面了，我若所料不錯，阮青只怕也丢了性命。」

古毅沒接話，只說了聲「告辭」，一個人孤伶仃的走了。

× × ×

阮家堡完了，完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上！

當官府事後清理火場，焦屍竟有八十二具，大大小小全有，阮青沒再露面，焦屍又難分是誰，不過有經驗的差人，都認定在巳毀而無完木的正上房內，找出的兩具焦骨，其一可能就是阮青。

× × ×

隋光華也到了杭州，那是在阮家堡全毀後的第八天，眞巧，他住進康家店，獲知了有關杜萬里的所有事情。

隋光華在外打聽了一整天，次日天亮，他就離開杭州，現在却買了一匹快馬，馬上加鞭直奔岳陽！

× × ×

洞庭湖東側，濱湖倚山有所巨第，正是當地大善紳桑鎭宇的府居。

是個淒風苦雨的深夜，桑府上下人等全已安歇，當然還有沒睡的，不過外人休想能够發現這些沒睡的人。

砰！咕咚！

桑府那兩扇厚有三寸的「百釘」大門，被人生生的劈斷下來，這兩扇大門倒地的巨震聲响，將桑府上下人等全從好夢中驚醒。

別管大門全毀，上下人等全被驚醒，却半絲兒不現慌亂。

一排六盞明燈，共有四排，排列齊整的自中院，飛前院，直到大門前。

燈停影現，三十二名勁裝黑衣大漢，已將自前院進入中、後宅的每條路徑阻住，已是飛鳥難渡。

大門外，只有一個人，一身銀色勁衣，一柄劍，那寬有兩寸的皮腰帶上，却垂着不少蛋大渾圓鋼球，看不出那是幹什麽用的。

一條瘦長的影子，從閃向兩旁的黑衣漢子大隊中，緩步踱出到了門口，正好和門外銀衣人相距着二尺高的門檻，和丈多的地方。

瘦長人斜眼看了看散碎的兩扇大門，點着頭一笑道：「不錯了，有這份眞力，應該是武林中够硬的高手，閣下，敬請報出門戶姓名，以便接待！」

銀衣人正是杜萬里，當他震碎了大門時候，心中還有些猶豫不安，因爲，他只憑古毅的話，找來桑家，而桑氏又是當地人人皆曰善士的良紳，萬一錯失，何以心安。

如今，他放心了，只憑面前的這種排場，這瘦長的人物，和瘦長人所說的話，已能證明桑氏至少並非普通善紳，說穿了，決非安善良民！

只要事沒弄錯，其他完全不在杜萬里眼裏。

他沒有答話，一步跨進了門內，只是一步，沒挺力，沒提氣，杜萬里却已和瘦長人只隔兩尺，兩尺是彼此伸手可及的險地！

瘦長人本來沒有打算退讓，不但沒打算讓退，並且存了倏忽出手擒敵的心，但當杜萬里足臨面前的刹那，瘦長人驚心了，他已感覺到煞氣迫體，幾乎難以呼吸，只有連退幾步才保平安， 不知覺間退後了八尺！

他退，人進，仍隔兩尺餘地！

煞氣暴盛，似乎已同鋒刄加頂，瘦長人想都沒想，又退了一丈！

這次後退，他已退到了黑衣漢子的燈隊之中，覺出了煞氣減輕，因之靈智亦復如常。

他快速的回顧身後，以眼色傳達了諭令，銀衣的杜萬里，視如不覺，又一跨步，彼此相對仍是兩尺！

瘦長人已有準備，一聲冷笑，寒閃飛起！

寒閃並非一道長虹，而是漫地普降的一片光網，在三十二盞晶亮燈籠的光輝映射下，發出令人錯覺的玄妙幻應，幾疑身在網羅！

這是瘦長人威震武林的奇絕兵刃，一種屬於罕見的奇網，輓時如絮，其堅逾鋼，雖然比不得無人得見却傳說已久的「天蠶絲織」。

「鬼見愁」本身的確是以五金抽絲精鍊製成，只怕唯有寶刀奇刃方能洞穿或削割破毀。

它的名字叫「鬼見愁」，形容就算你是個鬼，被網在其中也唯死而已。

當金華網光已罩將下來，眼見已將杜萬里網於其中的時候，三十二名挑燈漢子，早受示意，動作整齊，各以左手挑燈，右手甩打，數百點寒星，射向「鬼見愁」中！

「鬼見愁」固然是能使鬼見了也愁，但它本身却總是五金抽絲編製而成網的，既然是網，總有洞孔，數百點寒星都是十分細小的歹毒暗器，有針，有釘，有八稜毒砂，都可以穿網洞過而傷敵。

人若入網，已無逃處，別說身中數百件暗器，就算被打中三五個地方，也已死多活少。

杜萬里揹着劍，也許是柄寶刄，不過他並沒有撤劍的動作，當「鬼見愁」暴然罩下，數百暗器接着擊到的刹那，只見杜萬里突然身軀旋飛，化作一團銀影，閃得一閃竟在衆目下頓失所在。

「鬼見愁」罩空了，數百寒星也打空了，在大家駭然愕詫的當兒，驀地聽到瘦長人一聲慘號，哭聲如同深夜鬼哭，注目時，瘦長人果然已成了鬼，頭蓋骨碎，長髮被散部份，另一部份成了他懸身簷頭的吊索，直直的被高吊着，鮮血正順雙手十指滴落下來。

三十二名挑燈漢子無不驚呼出聲，適時傳來杜萬里的話聲道：「滾，去叫那桑鎭宇出來！」

聲音仍自原先杜萬里失踪處傳來，衆目看時，說誰不是，杜萬里仍在原處岳立如山，足下正踏着巳死瘦長人的「鬼見愁」，地上是那數百點擊空的暗器。

沒人看清清杜萬里究竟是怎樣失踪的，也沒人看清杜萬里是如何殺死了瘦長人，當然也就沒人看到杜萬里重回原地，於是挑燈漢子們嚇掉了魂魄，像面對鬼怪幽靈般，呼嘯一聲散逃了個乾淨。

杜萬里一聲冷哼，大踏步踱上正廳的石階，一掌劈碎了廳門，大馬金刀的坐在廳中的上座等桑鎭宇來到。

桑鎭宇並沒有叫杜萬里失望，來了！他身後，有八位老者，看樣子無不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桑鎭宇在踱入大廳的時候，並沒現露絲毫猶豫，可見他業已準備妥當。

杜萬里更妙，坐在上座動也沒動，好像他才是本宅的主人，桑鎭宇等人，是有所求而來的普通客人。

桑鎭宇在杜萬里前座丈遠停步，冷冷地說道：「老夫宅中的陳總管，是你殺死

的！」

杜萬里也冷冷地答話，道：「何必多此一問。」

「爲甚麽？」桑鎮宇有些不解的雙眉一挑道：「是仇！」

杜萬里一搖頭道：「我和他今夜是第一次見面。」

桑鎮宇聲調不禁帶出威稜和不耐道：第一次見面，動手就要了他的命，死後並且吊屍簷頭你也太過狠辣了些！」

杜萬里冷哼一聲道：「以『鬼見愁』暴起傷人，並施展『萬蜂蛕集』歹毒的暗器羣攻，這些對一個也尚且不知來由名姓的說來，狠毒的是他，辣手的是他，所以取死的也是他！」

桑鎮宇身後八老者中，一位身着紫衣的開口道：「據報閣下未經通報，也無名帖以內力震毀大門而入，設眞如此，又怎怪陳總管視閣下若死敵？」

「這也許對！」杜萬里一笑道：「所以說彼此既是死敵，相搏則各出手段，結局爲強者生弱者死！」

紫衣人被杜萬里的態度和言語引惱，沉聲道：「閣下當然也知道殺人償命！」

杜萬里沒答紫衣人的話，目光一掃桑鎮宇道：「大概你就是桑鎮宇了？」

桑鎮宇冷傲的一點頭，杜萬里掀掀嘴唇，擠出一絲冷笑道：「那很好，我找的是你，姓陳的是自己找死，現在你似乎不

答案：這是一幅諧音畫，畫面上洋人列陣，小兒托桃，意思是說慈禧在侵畧者面前臨陣脫（托）逃（桃）。

該再拖人渡厄，自己出頭來吧。」

桑鎮宇寒着臉道：「你先報名，然後說清楚找老夫的原因！」

杜萬里一字字如敲金石般道：「你不會忘記死在你『大手印』功力下的英英姑娘吧，我爲她來的，還有古毅一份人情，和齊家慘死之人及那些紅貨！」

桑鎮宇雙目陡瞪，沉聲道：「你是杜萬里！」

「正是！」杜萬里坦然直承。

「聽說你是『劍老人』的門下？」桑鎮宇改了話題。

杜萬里不同答這句話，道：「杜某不想在岳陽多作逗留，請快！」

桑鎮宇猶豫了刹那，面色轉爲溫和，聲調也低了下來，道：「杜朋友，老夫相信你僅僅是正好趕上這場事情，和古毅，齊氏及英英賤婢，絕非素識，對不？」

「對！」杜萬里突然揚聲道：「不過既然被我適巧趕上了，又適巧答應下來過問這件事，大丈夫信諾如金，就算明知道這是龍潭虎穴，也斷無退步之理！」

「說得好！」桑鎮宇臉上帶着笑容說道：「杜朋友杭州找上了阮青，使鐵桶般的阮家堡，化爲灰燼，阮青、崔嵐等俱皆身亡，所謂信諾，看來已足夠了，如今又找到老夫寒舍，殺我手足般的總管兄弟，杜朋友，對古毅及英英來講，你已仁至義盡了，所以說……」

杜萬里冷冷一笑道：「只要你桑鎮宇尚未授首，信約仍在！」

桑鎮宇聳肩一笑道：「老夫這裏，可像阮青的阮家堡，不過老夫認爲，本和杜朋友你無冤無仇，事能由小化無，老夫十分願意，何況千兩黃金，一家賭場，一家船行還等着杜朋友你去承接，杜朋友，話只一句，你怎麽說？」

杜萬里哈哈的笑了，道：「你眞夠厲害，處理事務，在擊中人性弱處，想想看，事業，黃金，自能換得名譽地位，何況我又和那古毅，英英毫無交情……」

桑鎮宇含笑接口道：「杜朋友總算想通了，請即……」

「且慢！」杜萬里緩緩起座道：「杜某只是說出你奸猾厲害的地方，至於憑這些黃金、賭場、船行買去杜某的人格，桑鎮宇，你是在作夢！」

桑鎮宇一楞，紫衣老者身側的藍衣老人，適時沉聲道：「好個不識好歹的狂妄東西，外面來，老夫領教領教你究竟懷具何等出衆的武技，請！」

杜萬里從容答道：「抱歉杜某要先爲齊氏死難及英英姑娘報仇，因此必須先殺這罪魁禍首的桑鎮宇……」

「狂妄小子，老夫只是息事寧人，你却當作誰也怕了你，那你就接老夫一拳試試！」桑鎮宇話到拳到，直搗杜萬里前胸打來。

杜萬里移步錯身避過一拳，道：「這恐怕就是你震碎英英肺腑的一拳了！」

桑鎮宇獰笑一聲，道：「對你也一樣，打！」

「直搗黃龍」擊向杜萬里丹田，出手卑過對英英的一拳多多！」

杜萬里早已提聚全身功力於右掌，一直搗黃龍」將臨丹田要穴，杜萬里倏忽上步，左掌直挺迎擊桑鎮宇的重拳，相抵刹那，杜萬里突然一縮右腕，桑鎮宇只覺擊向空處，眞力被吸暴吐，大驚失色，慌不迭後退而避，杜萬里一聲冷哼道：「先斷下你這隻殺人的血手來。」

話聲未住，右掌劈下，正切到桑鎮宇右掌腕上，劈掌如刀，桑鎮宇右腕立斷，斷處如遭利刀削斷，血崩掌墜，一聲疼呼幾乎難以站穩！

那八名各着不同顏色的錦衣老者，紫，藍二老同時上步摻扶住桑鎮宇，飄身而退，其餘六老，適時攻上，配合的天衣無縫。豈料杜萬里一聲冷哂，身形只是看去左一擺右一幌，竟已脫身六老羣攻的包圍，直追桑鎮宇。

紫，藍二老在看出不好的時候，已遲一步，杜萬里一進即退，誰也沒有看出他是如何出手，和使用的甚麽招式，只聽到被摻扶着的桑鎮宇一聲厲吼，接着頭垂氣斷而死，胸前一個拳大深洞，直透後背，鮮血濺流不止。

這時，其他六老已撲空而返，正目覩桑鎮宇魂斷命喪，竟全是一楞之後，停步不前。

桑鎮宇雖死，八老却毫髮無傷，按說應該紛紛撲上才對，事實不然，杜萬里竟也不覺奇怪，敞聲大笑道：「諸位誓言已解，洞庭八義似乎可以離開這汚垢的地方了。」

紫衣老者神色一變，道：「閣下知道老朽弟兄的事？」

杜萬里正色道：「古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老丈弟兄，爲一己之私

受制於桑鎮宇，多年來他仗着老丈弟兄的威勢，作盡惡事，按說杜某今宵應該請老丈們還出公道，只因……算了只要老丈兄弟，能把善後諸事宜辦妥，齊氏紅貨歸於原主，瓦解桑氏勢力，已很夠了。

紫衣老者嘆一聲道：「老朽兄弟恭敬受教，一定把事情作得圓滿。」

杜萬里冷冷的哼了一聲，自囊中取出夠厚的一個紙封兒來，道：「事情辦好，請把封中文字貼於桑氏大門牆上。」

他把東西交出，人已邁步出廳，眨眼去了個乾淨。

紫衣老者此時突然想起一件要事，必須警告杜萬里小心，可惜奔出桑府之後，已不知杜萬里的下落，只好悵然而歸。

× × ×

古毅所寫的桑鎮宇惡行證文，又經洞庭八義加上不少實證事情，張貼在桑府的門牆之上。

桑府上下人等，業巳星散，桑鎮宇獨子桑彫，在杜萬里去後，拋下嬌妻，只携帶了不少細軟離家而去，目的不詳。

僞善紳而實巨盜的桑鎮宇，眞正面目巳現於人前，這是杜萬里的一大善行，也是隋光華到這岳陽之後，心中着實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隋光雖是快馬疾趕，仍然遲了三天，杜萬里巳事畢他往，不知下落。

往日，杜萬里每到一地，總有事情發生，十分容易打聽他的下落，但自岳陽桑氏事件之後，他却像晨露般形影消失，不知所終。

× × ×

其實杜萬里是有目的地的，他答應了古毅，要爲英英千里關山，去昆明的「烏家店」送交「墨玉」。

「黑玉」其黑如墨，長四寸，寬三寸，厚五分許，上雕五龍一鳳，龍鳳如生，翻滾鬥搏於雲海，其姿態之雄偉美妙世不多見。

杜萬里除在接下「墨玉」的當兒，看過一眼外，再沒取出，不過這些日子，他業巳身受過「墨玉」的恩惠 身懷此物，非但不覺寒、暑之苦，蟲、蠅、蚊、蚋等物，亦皆遠避不迭。

雖說它是一件奇寶異珍，杜萬里却沒有半絲據爲己有的私心，所以岳陽事了，他毫未停留就奔向雲南，這也正是隋光華突然無法打聽到他消息的原因。

× × ×

他並沒有能够平安到達雲南，自然更沒有辦法把「墨玉」，送達昆明的「烏家店」！再有兩天路程，就是雲南交界地了，時爲黃昏，鎮名「落魂溝」，算不得是個吉祥地方。

杜萬里在「安順店」」落脚，雖然也是個單間，却無法和岳陽的店房相比，唯一強過岳陽店房的，是十分清靜。

「落魄溝」安順店，並沒有附設茶樓酒肆，客人們想吃東西，必須店家去買，或你自己出去吃，杜萬里走累了，洗過澡後更懶的動，不過飯總要吃，遂招呼店家去買。

他說的只是兩菜一湯的普通飯菜，店家送上來的，却十分精細，菜仍然是兩個，可是色、香、味俱全，並且有壺上好的「茅台」酒。

店小二笑着說的好，正趕上這批酒到，難得，他自己買了幾壺，順便也就爲杜萬里帶了一點兒，如果杜萬里不好這個，沒關係，他能轉手賣出去。

杜萬里留下了，付過銀兩，慢慢地食用，一盤看來極爲普通的「爆炒大頭菜」，却香脆可口，所以那壺茅台，也就順勢灌落下肚。

也許是酒在壺中仍是酒，酒入腹中不相同，杜萬里突然覺得全身都不合適，提提力，大吃一驚，馬上明白中了圈套，喝下另外加過迷魂心志的藥酒，趁神智仍在，他首先取出了「墨玉」，以功力將「墨玉」反壓入所睡土炕的炕內「火頂」上，也就是剛辦好這件事，人巳昏迷不醒。

× × ×

是幻夢抑或是失足落水，杜萬里驀覺全身一冷，甩頭醒來，妙，巳經到了官家的公堂上面。猛咕叮的坐起，被人一棒又打躺地上，痛如刀割，一翻身，一身水，大概剛剛被水澆醒。提提力，他面色變了，眞力竟然提不起來，重穴被封，功力暫失，難怪剛才沒能躲過棒擊。

又一甩頭，正要想個明白，上面巳經有人問話，道：「你可叫杜狗子？落魂溝土娼館中，一刀二命的兇手，可是你？」

堂堂一位奇俠客杜萬里，突然變成了杜狗子，這份氣幾乎頂開他的天靈蓋骨，再一聽「一刀二命」，嚇傻了可也明白事，要開口分辯，一張嘴巴，竟不吐聲，才知道，穴道也遭人封閉，於是急的猛然蹦起，他快，火棒更快，一棒正敲在腿樑骨上，由不得嗚嗚連聲摔仆地上。

摔倒，聽到有人在身側丈外開口道：「小的跟老爺你回，就是這個人，啞巴，用現在堂上的這柄刀，殺了『小翠』，天可憐小翠身懷四個月的孩子，爲這個才不能伺候他，誰料到他借酒逞兇，持刀殺人，事有見證，大老爺你請明斷。」

咭嚕！杜萬里翻身爬起，剛剛看清說話這人的模樣，就被一聲斷喝和接着打到的一棒，重又敲昏倒地上。

再醒來，人巳入了大牢，雙鐐緊鎖手，眞是，叫天難出聲，呼地難能應，可憐他就這樣糊裏糊塗的被當成殺人兇手，靜待「秋後」一刀！

這只是個遙遠的「三等縣」，他，杜萬里，在上呈公文上的名字，是杜狗子，不用說他還沒有驚動官府的換命朋友，就算有，誰又能想到，杜狗子就是杜萬里，所以說他是死定了，眞正應了那句俗語：情屈命不屈！

他可以「越獄」，可惜這縣份雖小，公差却都有一套，他被封的穴道，巳不知何時被拍解開了，怎奈「琵琶骨」上穿了個洞，一條鐵索索釘在南牆臂粗的鐵環上，這條琵琶骨中的鐵索不去掉，他一身功夫就休想施展！

他連問話的機會都沒有，因爲啞穴仍未解開，不過他巳經想明白了一切，是有人暗以陰謀計算了他，對方不但買出人證，苦主，並且兇刀死人皆全，一句話傷到頂天，他跳到黃河，也洗不乾净這個殺人的惡名。

（未完・三）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齊雲飛見史斌和白籠紗幽會，以爲黃彪是他們殺的，後來聽他們的談話，原來他倆是表兄妹，商量到信陽去避難，又覺得問題不是他們，此時關笛在樓下發現一地道，二人一路探索，至一墳墓便是出口，齊雲飛又在樓內的書房內發現黃彪和胡姬的日誌，記載了他們相處的始末，於是將所發現的事向新任幫主孟石根和衆堂主說知，懷疑胡姬受人操縱殺害黃彪和幫內的堂主，從日誌裏的蛛絲馬跡懷疑梅園溫七娘和慧光大師有關，他和關笛便轉去梅園瞭解情況，在路上又遇見韓鐵衣一齊前往，但被少林寺的和尚截鬥，其中還見慧光大師走出來……

情僧犯色戒　種下是非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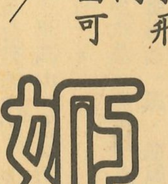
齊雲飛心頭「砰」地一跳，連忙抽身後退，脫口叫道：「是你？」

「阿彌陀佛！」慧光合什道：「兩位施主別來無恙？小徒頑劣，勞煩兩位代敬，老衲感激不盡！」

矮胖和尚道：「師父，地上這兩位施主是他們殺的！」

關笛戟指罵道：「你這臭和尚，爲何要含血噴人，難道不怕死後，要下阿鼻地獄？」





齊雲飛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胡姬（九）

「阿彌陀佛，女施主怎地罵起出家人來了？圓眞，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皮膚黝黑的和尚忙道：「師父，是這位施主說！」他指一指那個漢子。

齊雲飛聽見慧光叫圓眞，心頭猛地一跳，忖道：「我怎忘記了，少林和尚的輩份排行是智，慧，圓，玄，法，澄的，慧光的徒弟是圓字輩的，胡姬叫圓緣，我便一直覺得這名字甚怪，莫非她是慧光的女弟子？」

那漢子道：「大師父，這是小的親眼所見！」

韓鐵衣道：「大師，這兩人的確不是咱們殺死的！我輩中人，殺人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只怕殺錯好人而巳，若是我韓鐵衣殺的，作甚不敢承認！」

「阿彌陀佛！施主這樣說便不對了！須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屠台，由此可知救人之難，既然如此又豈能亂殺生哉！」

那矮胖和尚的法號圓悟，接口道：「再說這兩位施主，也可能是好人！」

關笛急道：「和尚，你認得他們？否則怎知道他倆是好人？」

她語氣咄咄迫人，圓悟支支吾吾地道：「貧僧與這兩位施主並不認識！」

齊雲飛道：「大師，在下想問他幾句話！」他抬手指一指那漢子。

慧光道：「老衲相信齊施主不會暗箭傷人，以圖滅口，請問吧！」

「你叫什麼名？」

那漢子有點驚，但隨即挺胸，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叫做胡進沙！」

「你說你親眼看見咱們殺人的？在那裏？」

「就在你背後那座林子裏。」

「胡進沙，既然如此，我手上的寶劍，爲何沒有血漬？」

胡進沙道：「你，你巳經把血漬抹掉了！」

「他用什麼抹？」慧光問。

「他拿劍在草上亂抹！」

齊雲飛冷笑一聲：「如此林內必尚有血漬，你敢帶咱們進去看看，好讓大師分辨一下是非否？」

胡進沙一挺胸膛，說道：「我有何不敢？」

齊雲飛、韓鐵衣和關笛都是一怔，萬料不到此人有此胆氣，關笛怒道：「臭賊，快帶路！」

慧光道：「胡施主你放心帶路！」

胡進沙應了一聲，昂首挺胸入林，衆人魚貫進去，跟在他的後面。那樹林寬而淺，一眼望去，綠草如茵，那裏有什麼血漬？

關笛冷笑一聲：「臭賊，你現在還有何話可說？」

「在那邊！」胡進沙抓抓頭皮向左邊走去，衆人只得又跟在後面。

走了五六丈，仍然不見，關笛叱道：「臭賊，你還不自縛雙手，難道要姑娘動手？」

胡進沙道：「吺，那石頭後面不是有血？」

衆人走近一看，石後果然有一灘血。

慧光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還有什麼話好說？」

關笛跺足道：「他根本是胡謅的，偏是和尚都信騙子的話！」

那三個和尚同時喧起佛號來。齊雲飛道：「大師準備如何處置咱們？」

慧光道：「這位姑娘諒必沒有動手，那麼請兩位跟老衲同少林寺吧！」

齊雲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圓眞怒道：「齊施主，請你尊重一點！」

齊雲飛止住笑聲，卻冷冷地問道：「那兩個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圓悟道：「不是。」

「既然不是，即使人是咱們殺的，你們也無權要咱們去少林寺！」

圓眞說道：「難道施主們想要去見官府？」

關笛急了起來：「大哥，你跟他們胡扯什麼？咱們根本沒殺人！」

慧光道：「但有人證！三位還是乖乖跟着老衲吧！」

齊雲飛後背忽然升上一股寒意，忙說道：「咱們去見靑天大老爺，也不去少林寺！」

慧光道：「好，你們把手舉起，讓老衲點了你們的麻穴，以免讓你們在半路逃脫！」

這句話激怒了韓鐵衣，只聽他沉聲道：「大師，咱們敬你是得道高僧，一直忍讓你，你也莫倚老賣老，全不把咱們放在眼中；須知今日的韓鐵衣與齊雲飛，在武林中也薄具聲名！」

慧光還想答話，遠處忽然傳來一個聲音：「是誰在武林中薄具聲名？」

慧光臉色微微一變，口喧佛號，道：「那位施主有此雅興，在林內納涼，尚請出來賜教一二！」

話音剛落，林外走進一個高大粗壯，臉目方正的漢子來。那漢子見到齊雲飛，臉色一變，道：「原來齊兄在此！」

齊雲飛苦笑一聲：「田掌門怎也會來此？」原來此人便是新任「五虎門」掌門之職不久的田中郎！

田中郎轉頭望了和尚一眼，忽然行禮，道：「原來慧光大師在此！請恕晚輩失敬！」

慧光合什回禮。「田掌門太客氣了！嗯，田掌門又怎會來此？」

田中郎道：「眞是奇怪，剛才晚輩擊斃了中條山雙煞，去挖個洞準備把他們埋了，誰知兩具屍體轉眼便不見了……」

「別跑！」韓鐵衣大喝一聲，飛了起來。原來胡進沙一見勢色不對，轉身欲逃，却讓韓鐵衣發覺。

圓悟一袖拂去，道：「韓施主恃強欺弱，有失英雄本色！」

韓鐵衣被迫落地，怒道：「你們少林寺的和尚，怎地也不講理！」

胡進沙剛跑了幾步，忽然「咕咚」一聲，跌倒地上，原來他「足三里」穴，被齊雲飛拋出的小石子擊中！

圓眞飛前，踢出一腳，把胡進沙踢出林外！他這一腳，踢得十分巧妙，暗中還把他的穴道撞開！

齊雲飛勃然變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圓眞閉目合什不答，慧光道：「一名

無賴，施主何必與之斤斤計較！」

關笛冷冷地道：「老和尚你說得好聽，剛才還迫咱們跟你去少林寺呢！」

田中郎詫異地道：「那兩具屍體原來是那人偷的，他偷來作甚？眞是怪哉！」

慧光合什行禮道：「老衲向三位施主賠罪，施主們若還有事的，便請便吧！」

齊雲飛道：「晚輩有一件事要請教大師，希望大師不吝賜教！」

慧光喧了一聲佛號。「不敢當，齊施主請說！」

「大師是否有收女弟子？」

「少林寺不准收女弟子，此乃衆所周知的！」

齊雲飛雙眼不離其面，再問：「晚輩是問你！」

慧光臉色一變，澀聲道：「老衲自小便在少林出家爲僧，怎敢犯寺規！」

田中郎道：「齊兄問這個，不嫌有辱大師？」

齊雲飛不答他，再問：「晚輩還有一個問題，再請大師答覆：大師認不認識一個叫圓緣的女子！這女子來自河西，極其美麗！」

「阿彌陀佛！」慧光眉宇間籠上殺氣。「齊施主簡直辱盡天下出家人了！」

齊雲飛見他說得如此嚴重，心中疑雲更盛。臉上却不動聲息地道：「大師何必生氣？晚輩根本沒有心存侮辱之意！大師若相信田掌門的話，晚輩們就此告辭！」

田中郎道：「齊兄爲何去乃匆匆？」

「小弟有事在身，他日再與田兄歡聚！」齊雲飛抱一抱拳，與韓鐵衣和關笛跳上馬背，催馬出林。

出了樹林，關笛道：「大哥，那和尚可惡，既然有證人，爲何輕輕饒了那三個禿驢！」

齊雲飛淡淡地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咱們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出一口氣！」

韓鐵衣道：「齊兄，現在咱們是不是仍去梅園？」

齊雲飛道：「當然！剛才那慧光師徒故意誣衊咱們，你說他是爲了什麽？」

韓鐵衣問道：「是爲了什麽？」

關笛立即答道：「爲了阻止咱們去梅園！」

齊雲飛道：「哈哈，韓兄，你腦袋眞的不如關丫頭的靈活！不錯，相信他的用意是如此！」

韓鐵衣紅着臉，說道：「齊兄你憑什麽……」

齊雲飛一笑截口，反問：「慧光平日的爲人如何？他會是個糊塗蛋麽？那個胡進沙根本是他們找來的，若小弟沒看錯的話，剛才你在林中發現有人閃過，必定是他們師徒三人！還有一件，胡姬叫圓緣，這名字十分奇怪，圓字却是少林寺的排輩，小弟估計慧光與胡姬之間，一定有段不尋常的關係！」

韓鐵衣道：「這跟温七娘又有何關係呢？」

「若無關係，他怎麽會阻止咱們去梅園？」

「他並沒有阻止咱們去……」

關笛白了他一眼，道：「你爲何這般死心眼？」

韓鐵衣被她搶白一番，却也不敢反駁，齊雲飛道：「到梅園再說！」

關笛道：「大哥，肚子餓了，先找點東西吃吧！」

齊雲飛轉頭望向韓鐵衣，韓鐵衣道：「也好，吃飽了再上路！」

關笛擧着馬鞭道：「前面那裏有根酒招，一定有賣吃的！」

三人走了過去，果見那裏有爿酒寮，兩間相連的茅屋，放着六七張桌子，不但賣酒，還賣麵食的。三人把馬栓在寮外樹上，魚貫而入，叫了三碗麵，又切了幾碟醬牛肉，鹵鷄蛋，炸豆腐等冷盤，吃將起來。

韓鐵衣聞到酒香，忍不住喚了一小罈酒來，齊雲飛與關笛只陪他喝了一碗，其餘的，全都倒到韓鐵衣的腹中！

三人吃飽又替馬匹上了料，歇了一陣才上道，齊雲飛有點急，想早點趕去梅園，奈何韓鐵衣胯下的馬不濟，只得放慢馬速相就。

黃昏，離梅園已不遠，安陽城已遠遠在望，齊雲飛道：「咱們繞城過去！」

話音剛落，忽然左右路旁樹後飛出十多柄飛刀，直取他們三個！

齊雲飛叫道：「小心！」在馬背上翻下。

韓鐵衣在關笛旁邊，他只怕關笛閃避不開，左手抓住她的後背向前一拋，自己則向後，自馬臀後滾落地上！

「刷刷」飛刀交叉而過，有幾柄射在馬身上，馬兒悲嘶一聲，亂跳亂蹦！

齊雲飛首先落地，飛向路旁，只見樹後有個全身披着黑袍的幪面人，迎面而來！這幪面人連頭面都包在黑布之內，只露出一對眼睛！

齊雲飛也不打話，一掌擊出，幪面人絲毫不怕，一掌迎了過來，無聲無息，但氣勢凜然，齊雲飛心頭一跳，倏地一個觔斗翻開！

那幪面人竄前幾丈，再拍出一掌，齊雲飛伏在馬後，那馬兒忽然驚嘶一聲，人立而起！

齊雲飛叫道：「快退！」一手撈着關笛的手臂，轉身奔跑！

韓鐵衣只得跟着他倆往來路跑去，齊雲飛轉頭一望，只見那匹馬人立之後，跌倒地上，一臥不起，地上多了一灘血，看來其五臟經已碎裂了！那幪面人已不知去向，但三人仍不敢怠慢，繼續飛馳。

他們一口氣跑了三四里路才慢慢停下來，齊雲飛咋舌道：「好厲害！」

關笛道：「那人是誰，爲何要偷襲咱們？」

齊雲飛把他們拉過來，然後輕聲對他們說了一番話，關笛與韓鐵衣連連點頭。

× × ×

二月初一日，登封城內的嵩山客棧，突然來了一個身材矮小，但長得十分俊俏的書生。掌櫃連忙招呼他：「客官要房子？有清靜的上房……」

書生問道：「掌櫃，有個叫做胡大胡的，是不是已住在貴店？」

掌櫃道：「客官請等等！」他掀開房客姓名錄，翻了一下，道：「正是，胡客官已住下了東邊那座獨立小座，嗯，我叫

帶客官去！」

「不必，我自己去！」那書生穿入過道，背後是兩排廂房，再後面才是院子，分東西兩邊，不料東邊還分兩個小院，書生只得叫道：「胡兄胡兄，小弟已到！」

一忽，左首那座小院走出一個中年漢子來，道：「原來賢弟已至，請進！」

書生走了進去，立即問道：「大哥，韓大哥來了沒有？」

「還未到，怕在這一兩天之內也會到了！」

原來這書生是關笛所扮，那個叫胡大胡的中年漢子則是齊雲飛。

過了個多時辰，韓鐵衣也來了，他則扮成虬髯客，十分威武。

三人在房內吃晚飯，齊雲飛說道：「明早我與韓兄上少林寺，小妹你就留在此處！」

「我去不得麽？」

韓鐵衣道：「少林寺不准女客上去，連進香也不行！」

「大哥，假如他們不相信你所說，可就危險了，慧空禪師是慧光的師兄嘛！」

齊雲飛道：「少林寺是天下第一門派，一向是正義的代表，料他們不會爲難咱們！」

韓鐵衣道：「齊兄，你準備對慧空說些什麽？」

「把所知及推測，全部告訴他，然後由他決定！」

韓鐵衣道：「雖說少林是名門正派，但慧空今日在少林寺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只怕他們會故意不追究！」

齊雲飛道：「連你也這樣說！」

韓鐵衣道：「若單是慧空禪師一人，小弟自然信得過他，但這問題關係到整個少林的聲譽，只怕他有許多顧慮！這也是中原八大門派日漸衰弱的原因！」

「不錯，中原八大門派歷史悠長，人才鼎盛，門下弟子難免各自成羣，勾心鬥角且不說它，最令人氣沮的是，爲了維護前人的聲譽，門派的聲譽，門下害羣之馬幹下的壞事，都因此而掩蓋住，日久便逐漸腐爛矣！」

關笛笑道：「若非如此，怎有咱們這些小帮會立足之所！」

齊雲飛道：「不過韓兄大可以放心，小弟保證你平安下山！」

韓鐵衣問道：「齊兄有何妙計？」

齊雲飛笑道：「且容小弟賣個關子，屆時韓兄自知！」

關笛道：「假如你的保證失效，那怎辦？」

「賠你一個韓大哥就是！」

關笛滿臉通紅，忍不住啐了他一口，偷偷看了韓鐵衣一眼，見他一臉惘然，也正看着自己，更是全身發燒，芳心如小鹿亂撞！

韓鐵衣暗暗奇怪：「這小丫頭，秋波含情，眉宇生春，莫非是……咳咳！」他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不料關笛也正好再度把秋波送來，兩人如遭電殛般，忙把頭擰開！

齊雲飛瞧在眼裏，不由笑了出來，關笛放下筷子，跳了起來，粉拳如雨點一般，落在齊雲飛的後背上，韓鐵衣給齊雲飛一笑，也羞紅了臉。

× × ×

一宿無話，次日天還未亮，齊雲飛與韓鐵衣便出店向嵩山進發，那少林寺座落在嵩山少室北麓五乳峯下，面對羣峯，岩石峻峭，使人望而却步，但不論山峯如何險峻，都難不了齊雲飛與韓鐵衣！

午前便已來至寺外，松柏參天，形成一條山蔭之道，寺外矗立着一塊大石碑，上書天下第一寺，筆勢雄渾，遠處傳來沉重綿實的鐘聲，使人心生崇敬，走在山蔭道上，都有朝聖之感。

少林寺有七重建築，僅山門及前面的大雄寶殿開放與各地香客進香，連客房不輕易借宿。山門外立着八個中年知客僧，齊雲飛與韓鐵衣一來到，便引起他們的注意！

兩人到大殿在銅盆上淨了手，然後焚香叩頭，隨意在殿內走了一匝，見到一個小沙彌，齊雲飛便攔着他，輕聲道：「小師傅，咱們要見你們主持慧空禪師，煩請代通報一下！」

那小沙彌看了他倆一下，道：「敝寺主持不見外人，兩位施主有什麼事？」

齊雲飛略一沉吟，問道：「如今貴寺知客一項由誰負責？」

小沙彌說道：「是由圓能太師叔負責，不過平日一般事情都是小僧師父玄定處理！」

齊雲飛道：「如此請通知圓能大師一下，就說有兩位同道求見！」

「請施主賜名以便通報！」

齊雲飛又沉吟了一下才道：「記住，韓鐵衣與齊雲飛！」

小沙彌道：「兩位施主稍候！」說罷轉向內去，齊雲飛與韓鐵衣在殿內觀看神像打發時間。那少林寺乃天下出名的古剎，氣勢不同凡响，肅穆高大的神像，配以梵音鐘聲，立久之後，使人心境一片平和，覺得世上種種皆不値得爭取。

過了一陣，那小沙彌出來，合什道：「太師叔請兩位進去說話！」

齊雲飛道：「請小師父帶路！」

小沙彌走前帶路，出了大雄寶殿，後面是塊空地，幾棵冬天古柏，在春風中抽出新芽。小沙彌沿着石板路，走出旁邊一座房舍，看樣子此處若非僧人歇息之處，便是客房。

入門是座廳堂，佈置整潔而簡單，小沙彌並沒停下來。廳後有道走廊，兩旁廂房一間接着一間。小沙彌推開左首第一扇門，裏面又是一間小廳，放着幾張椅子及茶几。「兩位施主請稍坐片刻，太師叔卽來相見！」

齊雲飛與韓鐵衣謝了一聲，小沙彌待他們坐下，便躬身行禮退出去。

俄頃，小沙彌捧着香茗進來，接着又進來一個六旬左右的僧人，齊雲飛與韓鐵衣立即長身抱拳。「大師！」

老僧嘴角微翹，即使不笑之時，望之也似在笑，難怪職司此職。他接道：「兩位施主大名，老衲也有過耳聞，不過面貌與年紀却與傳聞不同，許是老衲年老眼花，記錯看錯了！」

齊雲飛與韓鐵衣心中都暗道：「此處光綫暗淡，他一眼便看出咱們面色有異，

少林寺能負盛名數百年，果然有理！」當下把臉上的僞裝除下，道：「不是大師記錯，乃晚輩等不誠而已！」

圓能呵呵笑道：「兩位施主謙甚，請坐請坐！」

雙方坐下，圓能舉杯，道：「出家人戒酒，只能以茶代之，容老衲先敬兩位一杯！」

齊雲飛與韓鐵衣又客套了一番才舉杯就脣，圓能放下茶杯，道：「兩位施主近來在江湖上十分得意，不知駕臨寒寺，有何指教！」

「指敎不敢……」齊雲飛道：「晚輩此次來貴寺，只因有一件關係十分重大的事，要與貴寺主持商量的，不知大師可否代爲向老禪師求個情？」

圓能面有難色，道：「敝寺主持不理江湖上的事已久，兩位爲年少者之俊彥，料該有所聽聞！」

齊雲飛道：「這件事與其說對江湖有所影响，不如說對貴寺的影响更大！」

圓能臉色一變，道：「當眞，可否請少俠詳言？」

「對不起，只因關係太大，而且晚輩沒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最好不向人言！」齊雲飛言下之意很顯明了除了慧空之外，餘者他皆不說。

「阿彌陀佛！施主如此執着，倒敎老衲爲難了！」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只得再透露一點：「這件事關係到貴寺的一個人，此人輩份還在大師之上！」

圓能輕啊了一聲，隨即發覺自己失態，連忙喧了一聲佛號，半晌才道：「兩位施主……非老衲疑心大，但此事旣然關係重大，又敎老衲如何相信汝等？」

韓鐵衣道：「晚輩輩份雖低，但走在江湖上也薄有俠名……」

圓能截口道：「韓鐵衣施主與齊雲飛施主之名老衲是聽過，也信得過，奈何老衲跟他們並不認識！」老和尚這句話更絕！意思是說，我雖然相信韓鐵衣不會胡謅，但奈何我不知閣下是否眞的韓鐵衣！

齊雲飛眉頭一皺：「大師眞的不肯通報？」

「阿彌陀佛，實非老衲不肯與人方便，只因……咳咳，敝寺規矩如此，而且掌門已久不處理事務，若有什麼過失，老衲担當不起！」

齊雲飛考慮了一陣，忽然伸手入懷，摸出一尊白玉佛像來，那佛像只有兩寸餘高，但雕工精細，栩栩如生。「請大師把佛像拿給慧空禪師看，他不但不會怪你，而且十之八九會接見晚輩！」

圓能呆呆地接過佛像滿腹疑雲地問：「這是敝掌門信物？怎地老衲不知道？」

齊雲飛含笑道：「佛像就在大師手上，大師爲何不仔細看看？」

圓能低頭細看，並不覺有什麼奇怪之處，手指一旋，把佛像轉過來，才發覺有三個細字，刻在下面：智通贈。

智通是上任掌門，也即是慧空之師父，圓能臉色一變，問道：「齊施主，你這佛像自何而來？」

「慧空禪師知道，大師若不知道可去問他！」

這件佛像顯然是智通之物，却出現在齊雲飛身上，圓能不敢怠慢，忙道：「如此請兩位施主稍候待老衲去請示掌門！」

圓能去後，韓鐵衣道：「想不到你眞的有辦法，那佛像不是假的吧？」

齊雲飛瞪了他一眼，道：「此地是何處？小弟怎敢跟少林寺開玩笑！」

「那尊佛像是什麼來歷？」

「這是秘密，恕小弟不能告訴你？總之有了它，少林寺的老和尚和小和尚，都不會難爲我們！」

過了許久，圓能才回來，這次態度大不相同，恭聲的說道：「敝掌門請齊施主去！」

「請大師帶路！」齊雲飛看了韓鐵衣一眼，站了起來。

圓能道：「請韓施主稍候，齊施主跟老衲來！」

齊雲飛跟圓能向內走去，經過好幾座殿宇僧房，才來到最後一座，圓能帶齊雲飛來至一扇門前，輕聲道：「啓稟掌門師伯，齊施主駕到！」

「請齊施主進來！」裏面傳來一個慈祥的聲音。聲音一落，房門自動打開，只見裏面空無一物，只有幾隻蒲團，中間坐着一個鬚眉俱白的老和尚，老和尚穿着僧袍，加一件紅袈裟，寶相莊嚴！

圓能道：「齊施主請進！」便躬身退後。

齊雲飛心頭一懍，當即跪下道：「晚輩齊雲飛拜見老禪師，並代家師向禪師詢安！」

那老和尚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令師這向可好？」

「多謝老禪師垂詢，他老人家還好，不過晚輩亦已有兩三年未見過他了！」

「他還在那裏修煉麼？」

「還在『怨天島』！」

「料想他近來武功已至登峯造極之境，正邪兩方武功兼修並學，天下難覓敵手，上天對他何其厚，他還有什麼好怨的？阿彌陀佛，老衲還道他已把島名改了！」

齊雲飛道：「家師說武功再高也保護不了他心愛的人，且天待他再厚，也只能治好其心靈之傷，一生怨氣難消！」

慧空臉上忽現笑容，呵呵笑道：「孩子，你起來，進來吧！」

齊雲飛一怔，這才知道原來慧空剛才在試探自己，他走進禪房，慧空雙手虛抓一下，木門「呀」的一聲，自動關上。「孩子，你坐下吧！」

齊雲飛又行了一禮才坐下。慧空端詳了齊雲飛幾眼，道：「老衲與令師已三十多年不見，竟不知道他獨具慧眼，收了這樣的一個徒弟，老衲替其欣慰！」

齊雲飛忙道：「小子頑劣，又生性輕浮，難成大器，實不敢當老禪師盛讚！」

慧空道：「孩子，你天縱聰明，得天獨厚，天生一副練武的材料，正好接令師衣砵，就出家人之眼看，孩子你飛揚跳脫，好動好勝又好奇，非我佛門中人，但你心術正，風流而不下流，聰明而不好狡，好勝而不恃强凌弱，乃俗世間的好男兒，老衲又何嘗讚錯！」

齊雲飛聽他這般說，受寵若驚，心頭喜得怦怦亂跳，半晌也說不出話來，慧空

看在眼內，白眉一掀，呵呵而笑。

齊雲飛覺得這老和尚與其他和尚不大一樣，一來慈祥可親，二來絕不滿口佛經佛偈，小小事便猛喧佛號。

慧空道：「孩子，你運功打我一掌看看！」

齊雲飛吃了一驚，呆呆地道：「老禪師，晚輩……」

慧空道：「老衲叫你打，自有道理，你但打無妨，無須顧忌！」

齊雲飛只得運功，把丹田眞氣提起，緩緩拍出一掌，慧空舉掌相迎，道：「吐氣！」

齊雲飛眞氣吐出，注入慧空體內，慧空臉有喜色，右掌忽然舉起推出，齊雲飛左掌只得迎上，忽覺對方一股內力傳了過來，正想運功抵抗，慧空却道：「引氣導入體內，再納入丹田，不可拒抗！」

他的話似有莫大的魔力，齊雲飛依言而行，慧空的內功自他右掌源源吐出，經「勞宮穴」傳入齊雲飛體內經脈，納入丹田，再循環湧出，自齊雲飛右掌「勞宮穴」透出，返回慧空體內。

齊雲飛不明慧空的用意，只覺眞氣所過之處，如同通道一道暖流，渾身內外已無不舒暢，漸漸便意神合一，再無一絲雜念。

過了兩盞茶工夫，內息循環越來越快，齊雲飛丹田熱烘烘的，如同針刺，似乎另有一股內息振動欲飛！

又過了一陣，眞氣沿任脈上升至頭頂之「百滙穴」，轉入督脈，沿背而下，到了「命門」忽然如遇牆壁，未能通過，眞氣退回，至「靈台」再下，到「命門」時，全身一震，眞氣一湧而過，一部分湧向四肢百穴，一部門由命門直接進入丹田。

眞氣再轉了三個大圓天，齊雲飛臉上現出茫茫然之神光，慧空一笑收掌，齊雲飛體內眞氣生生不息，循環不已，過了頓飯工夫才悠然醒來。

慧空含笑，問道：「孩子，你覺得如何？」

齊雲飛冰雪聰明，心念一閃，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跪下叩了六個响頭，道：「多謝老禪師替晚輩打通任督兩脈！」

「起來起來，老衲只是代令師助你而已，其實老衲也花不了多少精神內力，你基本上已具備了一切條件！」

齊雲飛忍不住問道：「旣然如此，當年晚輩投入江湖時，家師爲何不爲晚輩打通之？」

慧空笑道：「此道理最爲簡單，令師受你太師父之影响，先習邪功，後再習我少林達摩內功，雖然代去邪功的諸種弊端，另闢蹊蹺，但到底與你自幼即習達摩正宗內功心法的精純不同！不同內力往往會引起衝突，所以令師不敢輕擧妄動，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令你走火入魔，將後悔終生！其實今日老衲不助你，三兩年之內，你也可以自行打通！」

「原來如此！」齊雲飛恍然大悟。

「老衲也不知道你習的是什麼內功，所以才叫你打我一掌試試！」

齊雲飛道：「老禪師大恩大德，晚輩沒齒難忘！」

慧空嘆了一口氣，道：「當年老衲與家師，跟令師師徒的感情不比尋常，先是死對頭，後來又成了莫逆，你是故人之衣砵，老衲能不爲老友稍盡棉力乎？」

齊雲飛正容地道：「本門前後三代都受少林大恩大德，銘感之情，實非筆墨能喩，今後少林若有差遣，晚輩赴湯蹈火，決不皺眉！」

慧空哈哈笑道：「老衲是但求耕耘，不問收穫的！何况你今番上山，也是爲了本寺之事而來的，孩子，你坐下來慢慢說吧！」

齊雲飛盤膝坐下，這才把胡姬的事，一五一十說個仔細，最後把那四本册子奉上。

慧空道：「老衲久不問事……而這件事又沒有證據，你敎老衲如何處理？」

「老禪師可以問他，是否收了一個女弟子！」

「少林雖然規定不得收女弟子，但犯了這一條，並不太嚴重，最多只是『收』回武功，面壁三年而已！」

「他與溫七娘必定有什麼關係……」

慧空斥道：「嘿嘿，沒有證據豈能胡說！」

「是！」齊雲飛點着頭道：「他誣衊晚輩是殺人兇手……」

「這件事也可以說是誤會！」慧空嘆了一口氣，道：「老衲絕不會護私，但慧光師弟在本寺地位超然，非同小可，在江湖聲譽又佳，他若矢口不認，老衲也很難懲罰他！」

齊雲飛一想果然有理，慧空用慈祥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道：「孩子，你先去休息吧，待老衲跟幾位師叔商量一下再說！」他見齊雲飛臉有失望之色，忙又道：「孩子，你且去寺裏住幾天，老衲喚圓能陪你到處走走！」

「豈敢要圓能大師陪晚輩，隨便喚個小沙彌……」

「嗯，家師與你太師父同輩論交，老衲與令師也是同輩論交，算起來，你與圓能也是同輩，不用客氣，去吧！這幾本册子且留下！」

齊雲飛又跪下叩了一個頭，開門出去。到了外面才見圓能仍立在那裏，臉色甚不耐煩，見過齊雲飛忙問：「爲何這許久才出來！」

話音剛落，裏面忽傳來慧空的「千里傳音」：「圓能，齊少俠與你乃同輩，你說這種話也有失你的知客身份，看你陪他去寺內各處遊覽！」

圓能一驚，連忙大聲應是。齊雲飛暗覺好笑，輕聲道：「晚輩年輕識淺，怎敢與大師同輩論交……」

圓能搖手道：「施主以後千萬莫自稱晚輩，免得貧僧受掌門責罰，來，齊施主你去過後山沒有？」

齊雲飛道：「聽聞貴寺的塔林十分著名，不知在何處？」

圓能爲難地道：「但該處是本寺的禁地，外人不得進去！」

「咱們在遠處觀望也不行麼？」

圓能道：「這倒可以！」

「請大師稍候，待在下先找韓兄一齊去！」

「就一齊走去，塔林在本寺之南，要

去那裏，正好經過客舍！」

兩人找着了韓鐵衣，一同出遊。晚上，齊雲飛與韓鐵衣同宿一室，韓鐵衣問道：「齊兄，事情到底辦得怎樣？」

齊雲飛道：「慧空叫小弟在寺內住幾日，他要跟長老們商量！」

韓鐵衣輕咳一聲，道：「要小弟在寺裏呆幾天，可眞難受！」

齊雲飛心頭一動，想到一個替關笛拉綫的機會。「韓兄既然怕悶，不如下山到嵩山客棧等小弟吧，否則我怕關丫頭會等得不耐煩，而且萬一若讓她碰到慧光，也是麻煩得很！」

韓鐵衣沉吟了一陣，終於答應。次日早點過後，他便向圓能辭行。

圓能又陪齊雲飛遊覽了一日，慧空仍沒派人找齊雲飛，齊雲飛只得耐着性子等下去。

第三天早上，齊雲飛正想走出山門遊玩，忽見慧光帶着圓眞及圓悟回寺，齊雲飛要想回避已經來不及了，而慧光在這刹那也呆住了，直挺挺地站着！

圓能不知就裏，還替他們介紹。「齊施主，這位是敝寺羅漢堂主持慧光師叔！師叔，這位是齊雲飛齊施主！」

齊雲飛擠出一絲笑意：「太師怎地到今日才回山？」

慧光眼皮一跳，問道：「施主已到了幾天？」

齊雲飛道：「今日是第三天！」

慧光冷冷地道：「施主眞聰明！」

齊雲飛哈哈一笑：「不是在下聰明，是大師的心魔矇了靈台，所以智力才能大不如前！」

圓能一怔，道：「師叔，原來你跟齊施主是相熟的！」

「見過幾次面而已，說不得熟！」

慧光道：「你們要去那裏？」

圓能道：「齊施主說要出山門外走一走！」

「愚叔陪他，你走吧！」慧光年紀與圓能差不多，但却高他一輩。

圓能恭聲應是，躬身退下，齊雲飛吃了一驚，忙道：「在下已改變主意，不出去遊玩了，圓能大師，你忘記了慧空交代你的話麼？」

圓能看了慧光一眼，慧光問道：「師兄交代你什麼事？」

「陪伴齊施主到各處遊覽！」

「愚叔陪他，有事由我負責！齊施主，咱們到那邊看看吧！」

齊雲飛暗暗吃驚，慧光在少林的地位極高，就算自己掌握了他犯寺規的證據，一時三刻之間，也未必能使人入信，何況自己並沒有證據？是以只待虛以委蛇。「大師，在下欲在毘盧殿一睹五百羅漢的丰采，不知大師肯否陪在下去？」

慧光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原來對我佛也感興趣，老衲欣甚，請隨老衲來！」他轉頭向兩個徒弟打了個眼色，圓眞與圓悟便先行去了！

慧光在路上一言不語，不知他心中在打什麼主意，齊雲飛故意逗他說話，他就是不答！

到了毘盧殿，只見殿門全關住，只有一小扇打開，裏面不見一個人，齊雲飛心中暗道：「該死，一定是被圓眞他倆支開的！」

慧光道：「齊施主不是要看羅漢麼？請吧！」

齊雲飛一咬牙，率先走了進去，慧光跟隨他進去，殿門立即閉起，齊雲飛心頭怦怦亂跳，却極力鎭定，慧光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鎭定工夫使老衲佩服萬分！」

「不必客氣，因爲我相信你不會在這個地方幹殺人滅口的事！」

慧光淡淡地一笑。「老衲自小出家，一生守清規，爲何要殺人滅口？」

「你做過的事，你自己知道！」

慧光眼皮一跳，道：「老衲不知道，正想你告訴我！」

齊雲飛道：「這些羅漢畫得實在形神俱似，大師爲何不過來欣賞？」

慧光道：「老衲自小在此，早已欣賞過無數次了！」他走到齊雲飛的背後。「你還未答老衲那句話！」

齊雲飛故意道：「什麼話？」

「你說老衲要殺人滅口！」

「對，晚輩已告訴令師兄了！」

慧光臉色一變，道：「師兄一定當作你是個瘋子！」

「本來是的，但……」齊雲飛不斷思索着，希望能找到一個理由使慧光有所顧忌，而不敢在此幹殺人滅口的勾當。

「但什麼？」慧光的語氣已十分不耐。「你這江湖浪子，武林敗類，幹下不少壞事，今日老衲說不得要爲蒼生造福，伏魔除妖了！」

齊雲飛忙把眞氣佈滿身上，一急之下，既然讓他想到辦法，却故意慢條斯理，一副有恃無恐的神態。「晚輩的話還未說畢，大師急什麼？嗯，開始慧空也是不相信的，後來在下交給他四本册子，讓他看其中幾處地方，他便相信了！」

慧光臉色又是一變，沉聲道：「那幾處地方寫些什麼？」

「那四本册子，三本是圓緣寫的，一本是黃彪寫的！」齊雲飛忽然轉身，瞪着慧光！

慧光臉色大變，半晌才道：「老衲早已說過，老衲與他們絕對沒有關係！」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可惜圓緣却說她與慧光有關係！」

慧光神情大震，脫口喝道：「老衲不信！」

齊雲飛故意道：「但是慧空禪師他相信！」

慧光臉色青白，額上汗珠汩汩流下，身子發抖，半晌才有氣無力地道：「老衲不信，她不會說的！」

齊雲飛聽他這樣說，知道自己的推測更加沒錯，暗暗高興，慧光大叫一聲，喝道：「她怎樣寫，你說來聽聽！」

「你暗中傳她武功，她本應叫你師父才對，但册子裏並不是這樣寫的！」

「她怎樣寫？」慧光雙眼紅絲滿佈。「你快說！」

齊雲飛暗中戒備，生怕他失去理智，突然出手，但表面上却淡淡地道：「沒有，她什麼也沒寫，大師不必緊張，你還可以做你的和尚！」

他越這樣說，慧光越緊張，忽然雙臂齊擧，向齊雲飛抓去，喉管中迸出幾個含糊的字：「你說不說？」

齊雲飛早有所準備，滑步後退，慧光一招落空，標前七尺的第二抓緊接着第一抓發出！

齊雲飛打通任督兩脈之後，內力在遇險時，自然生出反應，只見他雙掌一錯，兩股掌風反襲慧光胸膛！

慧光神情若狂，大叫一聲：「來得好！」倏忽之間，化抓爲掌，向齊雲飛迎上去！

齊雲飛自知內力不能與對方爭一日之長短，不待四掌接實，便又閃身後退，口中道：「你想殺人滅口麼？嘿嘿，殺了我有什麼用？除非你能把慧空以及貴寺的長老們，全部殺掉！」

慧光正欲提氣迫前，聞言之後，如胸中刄，臉如死灰，停步不前，胸膛急促地起伏着！

齊雲飛暗中鬆了一口氣：「假如你早兩天回來，守在山下，便能得從所願了！嘿嘿，他一定以爲晚輩尚會想方法去梅園找温七娘，所以一直守在那裏！那個黑衣幪人必是你所扮，而誣衊在下等是殺人兇手，自然也是你安排的！佛家講究因果報應，你自小出家，難道也不相信？若不是報應，田中郎怎會這般巧，在那個時候出現？」

慧光滿頭大汗，似經一場血戰，喃喃地唸着：「因果報應，因果報應……」

齊雲飛道：「其實也不是什麼不大了的事，大師年紀還不大嘛，大可以還俗，相信七娘他……哈哈！」

慧光一踜跌坐地上。「阿彌陀佛！」

齊雲飛拉開殿門閃了出去，見圓眞及圓悟站在附近，便道：「兩位快進去看令師吧！」

圓眞怒盯了他一眼，與圓悟進殿，齊雲飛連忙跑到後殿，要找慧空，不料慧空不在，他只得去找圓能，拉着他奕棋。

午後，慧空忽派人來找齊雲飛，齊雲飛心頭忐忑，跟着小沙彌到後殿慧空的禪房，只見房內多了兩個形容枯槁的老和尚，盤膝坐在慧空之後。

「晚輩拜見老禪師！」

慧空臉色十分沉重，道：「孩子，起來吧！」

齊雲飛坐在一旁，道：「老禪師呼喚，不知有何敎誨？」

慧空長嘆一聲，道：「孩子，讓你猜中了！」

齊雲飛心頭狂喜，忍不住高聲叫道：「眞的？他怎說！」

「孩子你莫激動！唉，眞是寃孽！」慧空嘆息道：「他已承認圓緣是他與温七娘生的女兒，那回人只是圓緣的養父！慧光師弟把本門的內功及幾套較適合女子練習的武術，錄在一本小册子裏，在圓緣十幾歲時交給她，不過他沒有告訴圓緣，說自己是他的父親……」

齊雲飛截口道：「但爲何圓緣在温七娘名下加了一個×的記號，證明她必然知道一點眞相！」

慧空道：「這一點，老朽也問過了，慧光師弟謂可能是回人告訴她的！」

「回人知道他的事麼？」

「阿彌陀佛！他魔性未除，做了這種事，還以爲是一件美好的、値得炫耀的事，所以在酒後，把事情告訴了回人，那回人開馬場的本錢，也是師弟給他的！」

齊雲飛說道：「慧光大師與温七娘相好，是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之下發生的？」

「阿彌陀佛，這種事還提來作甚？」慧空背後左首那位老和尚忽然開腔。「小施主千里迢迢，足見對本寺聲譽之關懷，老衲等十分感動！」

齊雲飛忖道：「這老和尚這樣說，不知是什麼意思？」當下又問：「不知慧光大師知否圓緣的下落？」

慧空道：「老衲問了，他說他也去找她！他對梅北山一直有份疚意，所以那次聽見他受傷的消息，便趕去替他療傷，也因此才知道圓緣原來已嫁到黃龍帮，而且最近又失了踪，所以他一直在找她……」

齊雲飛再度截口問：「慧光只去見過她女兒一次？」

「不，在她十三歲及十六歲時去河西找過她，並指點她的武功……」

「她如今芳齡多少？」

「二十一歲！兩年前慧光去河西找她，却找不到她！」慧空續說下去：「後來你與韓施主在樹林裏說這件事，他才知道女兒闖了禍，念在骨肉之情上，所以諸多阻攔你去梅園！他願意承担一切，不想你再去找温七娘及圓緣！」

那老和尚又插腔道：「這也是老衲等對少俠的希望！」

齊雲飛一怔，另一位老和尚接口道：「因爲圓緣是無辜的，温七娘已作梅家小妾，萬不能將秘密公開，否則將引起一場武林風波！少俠是聰明人，料不必老衲多作解釋！」

齊雲飛道：「老禪師你意思如何？」

「阿彌陀佛，人孰無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温七娘自那次之後，便絕未曾做出有違婦道之事！」

齊雲飛道：「慧光大師呢？老禪師打算如何處置他？」

左首那位老和尚道：「此乃本寺的事，小施主過份關心了！」

慧空則道：「老衲已罰他面壁五年，須知他除了犯了色戒及私自把本寺武功傳給女兒之外，並無其他錯失！不過無論如何，五年之後，他也無法再膺羅漢堂主之職，更遑論接掌本門了！」

齊雲飛道：「這事老禪師處理得十分公道，晚輩異常欽佩，不過！圓緣有人命在身，也許晚輩會再去找她……」

右首那老和尚道：「她如今所殺的都只是黃龍帮內的人，這些人中有誰身上沒有血債？充其量不過是弱肉強食罷了，少俠又何須多管閑事！」

齊雲飛先是一怔，繼而心念一轉，便知道他們的用意，暗忖：「他們怕我處理圓緣時，會把少林寺的醜事宣揚出去，所以反對我去找她！」當下道：「在下不找她，但可能別人會找她……」

「那是另外一回事，」老和尚道：「本寺與貴門交情不淺，小施主當然知道，而且聞說慧空師侄還替你打通任督兩脈，

嗯……呶，這尊佛像小施主拿同去吧，而且老衲們決定把條件提高，一尊佛像，附三項要求！」

原來當年智通把佛像贈與齊雲飛太師父時，曾允下一諾言，任何人持佛像到少林，可要求少林爲其辦一件事！

齊雲飛忙道：「晚輩並無此意，而貴寺之恩德，晚輩更不敢或忘！」

那老和尚哈哈一笑：「此乃本門所決，小施主若不收受，即與不屑跟本寺爲伍無異，請收！」

齊雲飛只得伸出雙手，恭恭敬敬接收，老和尚道：「再有一件事，請小施主費心的，麻煩小施主日後見到韓施主，請他口中留德，則本寺上下同感！」

齊雲飛心中忖道：「韓兄說如今中原八大門派都是些死要臉子之輩，果然不錯！」嘴下却道：「晚輩遵命，請前輩們放心！」

慧空道：「好吧，若無其他事，請小施主下山吧，見到令師，請代老衲向其問好！還有，這四本册子，你帶走吧！」

「晚輩代家師多謝關心，並祝三位禪師壽比天高，佛法無邊！」齊雲飛跪下拜倒。「晚輩告辭！」

× × ×

齊雲飛下山時，心情與上山大不相同。上山時，抱着極大的希望，下山則心頭一片惘然。他心中暗暗問自己：「我到底該不該去找圓緣？假如放棄，又如何向黃龍帮交代？」

他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直至出了嵩山，才有了主意：「假如她不再出現，我管她作甚？假如她在江湖中出現，自有黃龍帮去找她，我還管什麼閑事？就讓他們自己解決吧！」

主意一定，心情舒暢了很多，步伐也自然而然快了，不一陣，登封城巳在望。他正想見到韓鐵衣時，如何開口，却遠遠見到關笛在城門徘徊，吃了一驚，連忙奔了過去！

關笛見到他，喜道：「大哥，你來得正好！」

「什麼事？」

「快進城，咱們邊走邊說！」關笛拉着他的手，往城內跑去。「韓大哥心好花，聽見柳三小姐在附近經過，他便撇下我去找她了！」

齊雲飛道：「這與我有何關係？」

「嘿！你要爲人爲己呀，趕快去跟他爭，大家都好！」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我得到柳三小姐，對我來說是好得很，你有什麼好處！充其量多一個嫂嫂罷了！」

關笛紅着臉道：「沒有柳三小姐，韓大哥就會乖乖跟着我！」

齊雲飛道：「原來如此，嗯，他們在那裏？」

「剛才有人說見到柳三小姐在城南經過，他便去了，咱們從南城門追去，遲早必找到他！」關笛直至此刻才想起一件事：「大哥，你到少林，收穫如何？」

「可以說有收穫，也可以說是沒有收穫！」

「此話怎說？」

「日後有機會再告訴你！」

說着，巳來至南城門口，天巳快黑，行人都匆匆入城，兩人走出人羣，却見前頭路上，有個女子娉娉婷婷走了過來，臉上掛着一方白絲巾，路人經過她身旁，都必定轉頭而望，這人可不正是柳三小姐柳擷紅？

關笛道：「大哥，你眞好福氣！」

齊雲飛道：「你怎不說是她好福氣，碰到我碰不到那黑炭頭！」

關笛瞪眼嗔道：「我不許你叫他黑炭頭！」

此刻柳擷紅也見到他倆，神情一怔，不知所措地站着，齊雲飛走前，道：「擷紅，今日吹什麼風，把咱們吹到一塊？」

柳擷紅格格一笑，道：「一定是東南西北風一起吹！嗯，這位漂亮的姑娘又是誰？」

關笛道：「咱們上個月不是在梅園見過了麼？嗯，柳三姐，你有沒有見到韓大哥？」

「韓鐵衣？沒有呀！啊，雲飛，我今日無空與你多談，暫時別過！」柳擷紅說着舉步欲走。

齊雲飛道：「擷紅，你要去那裏？」

柳擷紅目光一變，道：「你幾時管起我的事來？」

齊雲飛一怔，只得讓開，柳擷紅快步入城。關笛道：「大哥，原來你也是犯單思呀，人家根本不把你放在眼中！」

齊雲飛心中酸溜溜的，却打了個哈哈掩蓋過去。「快關城門啦，咱們趕快進城吧！」

（未完・十）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大財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應黃益之邀，來至黃益所經營的賭場，因爲賭場內一位賭客在賭輪盤時運氣奇佳，使人懷疑可能出千，當幸運賭客繆仁傑和一位少女利可卿離開賭場之後，游天虹即對輪盤賭桌進行檢查，果然發現賭桌曾被人做了手脚，接着又發現維修賭桌的史堅如巳倒斃家中……警方人員請繆仁傑和利可卿到警局接受調查，此時利可卿家的律師以及利格時的一名得力助手費羅來到警局，保釋利可卿出來，但利可卿似乎巳被繆仁傑深深吸引，不理費羅等人的勸告，反而返回警局找繆仁傑……胡律師告訴游天虹，這繆仁傑來頭不小……

兇案頻生　情節複雜

「本來我來此渡假的目的，是爲了避靜的，想不到却鬧出了這許多事情來。」繆仁傑感慨地，輕輕嘆了一口氣！

「我與你不同，我是來看熱鬧的。」

「你很喜歡趁熱鬧麼？」

「不，我入賭場，無非想看看那些賭徒們臉上的表情；他們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情形態，一一在面孔上反應出來。」利可卿又喃喃自語地說：「難道金錢眞的這麼重要麼？」

「是的，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金錢不但是代表權勢，也成爲他們一生追逐的目標，希望越多越好。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金錢也代表了階級。」

「你意思是說，越有錢的人，地位就越高吧？」

「事實的確如此。」繆仁傑又說：「但是賭徒們的心態並不一定爲了金錢而患得患失，有時是爲了好勝心所驅使；有些人則爲了麻醉自己。」

「那麼，你入賭場又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試試自己的運氣。」

「結果證明你的運氣太好了。」

「是的，好的方面，除了贏錢之外，還有幸認識了你；但也有不好的另一面，想不到贏錢也有麻煩。」

「現在一切已成過去，相信不會再有麻煩了。」利可卿又說道：「我眞想不到，你原來也大有來頭呢！」

「算得什麼呢！」繆仁傑苦笑聳肩。「在我的心目中，金錢並不重要。相反，太有錢的人本身未必會快樂。」

「你說對了，我就是最好的例子。」利可卿輕輕嘆了一口氣！

「你切勿誤會，我說的只是指我自己，並非說你。」

「但事實上我也並不快樂。」

「在此之前，我絕不知你是個富家女。」

「我也不知道你是興隆集團的太子爺。」

「甚麼太子爺呢，反正我不稀罕，那只是上一代的成就。」繆仁傑也感慨地嘆息：「不幸的是父親只有我這個沒出息的兒子，要是有多一個兄弟的話，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的意思是：你父親把重担壓在你的肩

膊之上？」

「是的，而且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否則，這次我也不會偷空來此散心。」

「無論如何，我們總算得是有緣。」

「但是，此刻我的心情與昨夜却相差得遠了。」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昨晚我以爲你眞的姓何，只是個女工或女文員；但是今晚，我反而因爲知道了你的眞正身份而感到有些不安。」

利可卿嬌嗔道：「你可是打算離開我？」

「嗯——要是我有了個決定，心理上就不會感到矛盾了，沒有矛盾，又怎麼會感到煩惱呢？」

「我贊成一切順其自然，見一步行一步，何必煩惱？」

繆仁傑又「嗯」一聲，視線投向汽車的望後鏡：「我想問你，要是我們之間有阻力，你還當我是你的好朋友麼？」

「你的意思是——」利可卿很聰明，這剎那間她也可以目睹繆仁傑的神色，尤其是他的視線。

她終於也發覺了，在較遠的黑暗街頭，有一輛可疑的汽車停着。車燈雖然已經熄滅了，也可以隱約看見車子內有人影幢幢。

繆仁傑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垂下頭來。

她心裏也有氣——利可卿在生氣！她狠狠地說：「一定又是他們——那班混蛋！」

「現在你總應該明白，爲什麼我會感到煩惱了？」

「我已經不是孩子，難道連交朋友的自由也沒有麼？嘿！」利可卿又說：「你怕麻煩，但我卻不怕；我偏偏要跟他們鬥一鬥！」

「那又何必？也許你父親怕你交上了壞人呢？」

「是壞人還是好人我自會分別，何必他們來管？」利可卿對繆仁傑道：「開車吧！開回酒店去！」

繆仁傑稍作遲疑，終於，他也把車子開走了。

後面那輛車子如影隨形地跟了上來。不過他們之間卻保持一定的距離，後面那輛汽車似乎有所顧忌，不敢迫近繆仁傑的汽車。

繆仁傑當然也見到了，他說：「我還是早些送你回酒店房間休息吧。」

但是利可卿卻很倔強地說：「不！他們實在太過豈有此理，我要讓他們看一齣更精彩的好戲！」

繆仁傑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打算怎麼樣？」

利可卿卻反問道：「你住在那裏？」

「賭城大酒店。你呢？」

「同是那一間酒店，相信那一班混蛋都查得一清二楚。但是今晚，我卻要到你的房間裏去！」

「什麼？」繆仁傑吃驚地幾乎要把車子停了下來：「你不是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除非你自認是膽小鬼，又或者根本不把我當作是你的朋友。」

「我並非膽小，也不會不當你是朋友，只是當我知道了你的身份之後，再看看後面那陣容，我心裏實實在在有些害怕！」

「別生人不生膽，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利可卿還故意倚偎在繆仁傑的身旁。不知道後面那輛車子裏面的人有沒有見到，只是眼前的繆仁傑就表現得忐忑不安。

於是利可卿又引得「格格」地大笑起來！

繆仁傑當然知道她笑什麼。他說：「人家誤會我在賭城出千，我卻不想再有人以爲我是情場上的騙子。」

利可卿自負地「哼」一聲，說道：「你以爲你能騙得了我嗎？」

「騙到了又有什麼用呢？感情上的事，雙方心靈上應該互相感應得到才對。」繆仁傑又嘆息着說道：「說眞的，我承認我們之間是很有緣份；但是，我絕不會想到，你原來這麼有錢。」

「錢都是我們上一代的，我們何必去理會他們？」利可卿想了想之後，忽然又說：「不如我們趁此機會一齊出走好嗎？」

「私奔？」

「對了，我們乘機擺脫所有的人，一齊私奔！」

「嗯——那一定十分轟動。不過——」

「別猶疑了，反正我們都不稀罕金錢；我和你都很年青，而且有手有腳，你難道擔心我們會餓死嗎？」

「不！那是太妙想天開的規避辦法；就算我肯放棄我的家庭和事業，我也不想被社會人仕誤會我別有用心。」

「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你想想，如果我依足你剛才所講的去做，一定會變成了報紙的頭條大新聞，屆時，我們雙方家長固然傷心、徬徨，就是社會人仕也會諸多忖惻。」繆仁傑很理智地分析：「利先生是人盡皆知的本市巨富，但我父親卻藉藉無名——最低限度至今仍未有人知道我父子二人的名字。因此，當這段『大新聞』發生之後，人家一定怪責我父子二人，甚至當我們另有企圖。」

「嗯，你講的倒也有些道理。不過，如果你想出名，我剛才的辦法可不錯啊；先失踪嚇嚇他們，再回家解釋一番。保證人人都會認識你。」

「我不想出這種風頭！」繆仁傑苦笑着搖頭。

這時車子已開到了賭場門口。

一名穿制服的門警走過來，替他們泊車，他們則把臂進入賭場裏去。

賭城大酒店就在樓上，賭場與酒店是同一門口進入的。利可卿穿過大堂，就想拖住繆仁傑走向升降機那邊去，卻被繆仁傑拉停了。

利可卿一怔：「你怎麼啦？」

「我不想到房間裏去。」繆仁傑說道：「我們還是先到賭場去吧！」

利可卿彷彿也明白他的想法，回頭張望了一下，看見正有數名大漢剛由門外入來。

「請你等一等！」利可卿對繆仁傑說道。

她說完之後，就衝向入門處，迎着那數名大漢走去。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利可卿怒氣沖沖地質問那數名男子。

那幾個人互相望了幾眼，其中一人反問道：「小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嘿！你們最好不要裝蒜，我早就發覺你們一直在跟踪我。」利可卿冷冷地說：「告訴我，這是誰的主意？如果你們的答覆不能令我滿意的話，我會立即報警！」

那幾個男人莫名其妙地苦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天啊！我們只是來此賭博的，誰有空跟踪你？」

就在這時候，門外剛有一輛黑色房車停了下來，車內也同樣出現了數名男子；專替顧客停放車輛的門警正想走過來，但當房車裏的人發覺利可卿也撲出去時，他們就立刻開車離去了。

毫無疑問，利可卿剛才認錯了人。

她回到大堂這邊來的時候，發覺不見了繆仁傑。利可卿心感不妙，立刻放眼四望，大堂

之上雖見人來人往，就是不見繆仁傑的影子。

她知道繆仁傑不會不辭而別，更加不會獨自返回樓上的酒店房間去，於是她只好跑到賭場那邊去。

賭場裏面，只見人頭湧湧，就是找不到繆仁傑。

利可卿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她不知道他去了何處，更加不知道他遭遇到一些什麼可怕的事情。

忽然背後有個男人招呼她：「利小姐，找人嗎？」

利可卿回轉身去，發覺是游天虹，她心裏就有些生氣：「又是你！嘿！」

「還在生氣嗎？」游天虹却嬉皮笑臉地問：「你那位英俊瀟洒的男朋友呢？」

「關你什麼事？」利可卿又哼了一聲：「你們這班人吃飽了一定是無事可爲，否則，爲什麼老是無中生有？」

「你這一番說話應該留回大城去責罵你那富有的父親，我還沒有資格令你生氣呢！」游天虹又說：「今次我來這裏是爲了助朋友一臂之力捉老千的，本來一切與你無關。」

「你到底懷疑誰是老千？」利可卿生氣地盯實游天虹反問道。

「誰是老千我還未查出證據來，否則我早已經對付他了。」游天虹又說：「不過一個分明被老千利用過的木匠却死得不明不白。」

「你對我說這些話，又是什麼意思？」

「我只想忠告你，最好還是早些返家去吧，這個地方對你來說，似乎毫無保障。」

豈料游天虹話猶未完，利可卿已掉頭離去了！

她穿出大堂，乘升降機直登十八樓。

利可卿沒有返回她自己的房間，她知道繆仁傑住在十八樓，却不知道是那一間房。所以她到了十八樓之後就問侍役。

酒店侍役只有一名在十八樓當值，他對利可卿道：「繆公子大約在幾分鐘之前，跟兩位先生進了他的房間去了。他就住在8118號房。」

侍役可能得過繆仁傑的厚賜，所以對這位「繆公子」份外有印象。他非常熱心地，親自把利可卿帶到一間房間的門口。還伸手去替她按門鈴。

但是，門鈴接連按響了三次，裏面却全無反應。

侍役道：「他們可能到樓下去了。」

但是利可卿却感到不妙。她問侍役：「他有沒有放下門匙給你？」

「沒有。一般人客外出，都是把房門門匙放回到樓下大堂的櫃枱。」

「你可以開門讓我入內看看嗎？」

「嗯——」侍役有些猶疑，因爲這是不合手續的。

利可卿一邊打開銀包取出了鈔票來，一邊說道：「不瞞你說，他是我的男朋友，今晚發生了許多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我只是怕他有什麼意外，請你開門讓我入去看看，要是他不在，我們一齊離去。這也沒什麼不便吧？」

侍役接過了鈔票，回頭向走廊那邊瞥了一眼，終於也從腰間掏出了一串門匙來，將8118的房門開了。他是這層樓的管房，是可以保留各房一套門匙的。

但是，房門打開之後，利可卿和那名侍役都見不到房內有人。

洗手間裏面有水聲傳來，利可卿以爲人在裏面，於是揚聲呼叫，但無反應。

侍役也感到不妙，把半掩的洗手間門推開，裏面沒有人，但洗手盆的水龍喉却開着，水不斷流出，但去水處却未塞上，否則早已水淹了。

侍役把水龍喉扭穩之後回到房間外面，發覺利可卿正在到處小心觀察着，就像一名富有經驗的女偵探一樣。

「那兩個男人的樣子是怎麼樣的？」利可卿一邊翻看着床單上的血漬，一邊若有所思地問。

侍役回憶着說：「那兩個男子生得很高大、結實，就像電影中的打手一樣。當時我看見繆公子神情有些不對，但我只以爲他輸了錢，手風不好，所以才會這樣，想不到——」

利可卿也沒有耐性等他說下去，就急不及待地問：「你沒有看見他們離開這裏麼？」

「沒有。」侍役解釋道：「這一層樓只有我一個人當值，有時候人客要茶要水，我總難免要東奔西跑的，所以他們離去時我根本見不到。」

「你如何知道你見到的就是繆公子？」

「興隆集團的總經理，繆隆先生的公子，誰不認識呢！況且，他曾經贏了大錢，單是賞賜給我的小賬，也是一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要我忘記他才難呢。但是現在，爲什麼會弄成這樣子？」

利可卿也明知侍應不可能會認錯人，她再三核對，只是心存僥倖而已。但是現在，她越想越覺得不安，是朋友的關心，還是她眞的愛上了繆仁傑呢？連她自己也無法解釋。她怔怔地呆在那裏，不知所措。

那名酒店侍應終於也忍不住問道：「小姐，我們要不要報警呢？」

「報警？」利可卿反而感到有些猶疑起來，因爲她了解到報警的後果。

她是巨富之女，萬一繆仁傑眞的被人謀害，她必然牽涉其中，到時——

利可卿想也未想得完，房門已被人輕輕地敲響了。

房門根本沒有關上，只是虛掩着，但來人顯然是很有規矩，先輕輕敲門引起房內人的注意才入來。

利可卿和侍役回過頭來，發覺來者並非別人，却是她一再見過的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彷彿也猜得到，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他一邊走進來一邊說道：「他果然不辭而別，我倒一點沒有猜錯呢。」

豈料利可卿面色一沉：「哼！眞虧你說得出口，我差些兒以爲什麼千門奇俠乃俠義之士，想不到竟會跟黑社會，惡勢力朋比爲奸。」

游天虹却平淡地笑了笑：「我從來沒有稱自己是什麼俠義之士；我只不過喜歡做我認爲應該做的事。千門奇俠不過是朋友們讚賞我的，至於你指我與黑社會，惡勢力朋比爲奸，請問又有什麼根據？」

利可卿道：「他們自以爲是地頭蟲，人家只不過贏了一點點錢，他們竟然看不過眼，虧你還助紂爲虐，還那裏有資格稱得上做千門奇俠？」

游天虹恍然大悟道：「原來你一直以爲是賭場方面派人來對付他的。」

「不是他們還有誰呢？」

「我當然會追查下去，但我相信我的朋友——賭場老闆黃益不會這麼卑鄙。」游天虹又說：「他是個正正當當的商人，要是他抓到有人出千的證據，他自會報警。他絕對不會用暗襲的手段。」

利可卿却不以爲然：「他把你請來，又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找證據。結果總算不負所托，證據找到了，可惜被人利用的木匠却被殺滅口，因此，這件事無論怎麼樣我也會追查下去。但我却想不到他會揀着這時候失踪！」

「你以爲他是自行失踪嗎？」利可卿指指床上的血漬：「我的想法却不同；我以爲他被人毆傷之後，强行由這裏拖走，甚至他已暈倒過去，所以才會身不由主。」

游天虹也彎下腰去，小心觀察着那些床單上留下的血漬。

「你如何知道這是他的血漬？」游天虹道：「說不定他毆傷了別人，從容逃去呢！」

「嗯，然則你以爲你所指的『別人』又是誰？」

「也許就是跟踪他的人。」

「原來你也知道一直是有人跟踪他，嘿！」利可卿雙目瞪住游天虹：「這也算是不打自招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

「哼！你自己做過的事，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啊！」

「你以爲我會派人跟踪他？那麼，你就太看得起我了。」游天虹說道：「我一向獨來獨往，暫時還沒有資格僱用助手，同時亦無此必要。」

「那麼，剛才那幾個鬼鬼祟祟的傢伙又是誰呢？」

「本來我不想說下去，既然你也知道有人暗裏跟踪你，我也不妨對你說出眞相；那是你父親派來的人，他担心你的安全。」

「你仍在維護住你的朋友，但我也不妨告訴你，我對這兒的賭塲已失去了信心！」利可卿說完就「哼」一聲，由房間走了出去。

那侍役感到有些迷惑地問：「先生，你以爲我應該報警嗎？」

游天虹道：「爲什麼要由你去報警呢？你是應該向你的上司報告！」

說完之後，游天虹也走了出去。這時利可卿已不知所踪，游天虹却站在走廊上兩頭望。

走廊盡頭處有個人鬼鬼祟祟地向游天虹招手，游天虹老遠就認得他是費羅。

費羅是富豪利格時的心腹助手，游天虹也猜到他一直在暗中指揮一些人跟踪着利可卿，實則就是暗中保護這位利家大小姐。

游天虹走過去會晤了費羅：「你家大小姐呢？」

「她已經返回她的房間去了。」費羅雙眼緊緊盯實走廊那邊，彷彿担心利可卿又再出現似的。

游天虹忍不住問費羅：「你派人對付那小子麼？」

「沒有啊！」費羅反問他道：「他是怎麼啦？」

「他可能是受了傷，但是他並不在房間之內。」

「那就奇怪了。」費羅抓抓後腦：「會不會是黃益的手下對付他？」

「怎麼連你也這麼想呢？」游天虹道：「黃益絕對不是那種人。」

「我並非說黃益輸不起，只是怕他的手下沉不住氣，忍不住要對付他。」

「嗯——」游天虹看費羅的神情不似裝蒜，同時聽他講得也有些道理，所以就說道：「不管怎麼樣，我也要查淸楚這件事。」

游天虹說完就想走，但被費羅留住：「游先生，你可以代我勸勸利小姐？利先生希望她早些回家去。」

「別開玩笑了，她把我看作仇人一樣，又怎麼肯聽我的忠告？」游天虹苦笑道：「尤其是目前這階段，她分明迷戀上那小子，在事情未明朗之前，我怕她不會走。」

「那怎麼辦？」

「你自己想想辦法吧。」游天虹說完之後，這一次是眞的走了。

費羅也走，不過他走之前，先吩咐一些手下暗中保護利可卿，然後他去打長途電話向利格時報告。

× × ×

在賭塲老闆黃益的辦公室之內，除了黃益本人和游天虹外，還有總管等一班心腹手下，他們都是極得黃益的信任。

游天虹剛聽完各人的滙報，大致是：黃益的手下絕對未動過繆仁傑。黃益的心腹手下都派人去查過了。

另一方面，黃益又親自與當地的警察局長連絡過了，所有碼頭等處的海關，均找不到繆仁傑出境的紀錄。由此證明，他並未離開賭城。然則，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繆仁傑會不會被人綁架？

游天虹也知道，當地黑社會十分活躍，就是眼前的黃益，也多多少少與黑道中人有些連絡。

但是，就憑黃益手下打聽回來的消息，連當地的黑道中人也不知繆仁傑的下落，到底他又在玩什麼把戲，暫時還沒有人知道。

不過由於這件事的影响，據報大城的「興隆集團」股票，竟在一夜之間由每股十三元，跌至低過每股十元以下。

黃益很不高興，原來他本人也買了不少興隆集團的股票。

游天虹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就忍不住問黃益：「怎麼連你這位大老闆也這麼信任興隆這個新集團？」

「我一向都有玩股票。」黃益道：「興隆集團是南洋一帶華僑的資本，我十分看好，因此，我手上最少有數十萬股他們這個集團發行的股票。」

「這麼說起來，姓繆那小子的確不知好歹，你這麼捧他的塲，他竟然來此與你搗蛋。」游天虹開玩笑地說。

「說眞的，我以前從未認識他，因此根本不知他原來是繆隆之子。」黃益又說：「到後來證實了他的身份之後，我覺得他似乎不可能是個出千的人。」

游天虹却說道：「不管他是什麼人，這件事我也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就在這時候，黃益辦公枱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黃益親自接聽，但他只「喂」了一聲，就叫對方：「請你等一等！」

接着，黃益把聽筒交到了游天虹的手上。

「是找你的！」

游天虹接聽過了電話筒，說了幾句之後就把電話掛斷。

回頭他對黃益他們說道：「有人告訴我，利可卿正在想要離開本埠。」

黃益苦笑着道：「看來我總可以鬆一口氣了。」

游天虹道：「你以爲這件事已經告一段落嗎？」

「無論如何，我發夢也想不到這件事竟然會牽涉到大城兩位巨富的子女，這件事萬一被傳播界宣揚了出去，只怕以後也沒有人敢到我的賭塲來博彩了。」

「這點你反而可以放心，大城的市民不但善忘，而且天性嗜賭，他們幾乎可以肯定不會因此而裹足不來。」游天虹想想又說：「但是，我奇怪爲什麼她會離去？」

「你是指利可卿小姐麼？」

「是的，牠已迷戀住繆仁傑，在他未出現之前，她不應該獨自離去的。」

「也許她只是逢塲作慶，何况她父親不是派了一些人來找她回家麼？」

游天虹依舊在沉思中，稍後他搖搖頭：「

不會的，除非她已證實繆仁傑安全返回大城去了。」

「但是，我的手下證實，所有關卡均找不到繆仁傑的出境紀錄。」

「這兒龍蛇混雜，如果我要回大城，也不一定要循正途，只要熟識門路就可以坐漁船回去。」

「嗯——你講得也有些道理。但是——」黃益沉吟道：「那些偸渡的門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搭上的，除非——」

「除非他也認識一些黑道中人，對不？」游天虹問。

「對了，」黃益點點頭：「看來他就眞的認識本埠一些黑道中人，他父親也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我也這麼想。」游天虹忽然又道：「你有沒有捐助過那間教會醫院？」

「有，當然有。」黃益說道：「我雖然開賭，但每年却做了不少好事，這兒幾乎每一間醫院、養老院以及孤兒院等等，都受過我的金錢資助。」

「那好極了，」游天虹站了起來：「我想到那間教會醫院走一次，你大概不肯親自陪我去了，不如你致電院長，口頭介紹一番，就當我是個來自大城的大富翁，叫他接待我就可以了。」

「嗯——」黃益抓抓後腦，「本來這是輕而易擧的事，但是，我却不大明白，你到底又在玩什麼把戲呢？」

「你只要照做就可以，回頭我自會向你作詳細交代的。」

「但是，講眞的，這件事我不想節外生枝，天虹，不如你收手好嗎？」

黃益說到這裏，拉開了抽屜，取出了一張支票來，遞到了游天虹的手裏，他又說道：「這只不過是我對你的一點點心意吧了，請收下吧。」

游天虹雖然接過了那張支票，但只瞥了一眼，就交還給黃益：「你太不了解我，也未免太過小睇了我，我此來不是爲了錢，而是爲了抓老千。」

「但是，事實已證明他們都不是老千，而且我也自動願意放棄追究下去！」

「可惜捉老千是我的最大興趣，所以我絕不願意放棄。」游天虹終於也離開了他的座位：「院長的電話你可以不依我的話去做，但是，你會因此而欠下我的人情債。」

游天虹頭也不回走了。

黃益連聲想叫住他，但也不成功。

最後，他只好透過內部通話器，吩咐助手跟踪游天虹之外，又致電教會醫院院長，因爲黃益很了解游天虹的個性，但又怕他闖禍，開罪了繆隆和利格時這兩位超級巨富。

當然，另一個不足爲外人道的原因，就是黃益本人的手上持有數十萬股「興隆集團」的股票。要是事情鬧大了，只怕這種股票的價值會一跌再跌，最後可能一文不值，到時他可能要損失數百萬元。還有就是事情萬一擴大了，人家可能不敢再進入這間賭塲來博彩。

基此種種原因，黃益十分後悔把游天虹請來。可惜現在後悔也沒有用，要制止游天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 × ×

游天虹終於也來到了這間很有名的敎會醫院。他進入院長辦公室，豈料還未開腔，對方就說：「閣下一定是游天虹先生吧？」院長很有禮貌地攙攙手：「請坐請坐！」然後他又說道：「黃先生剛給我電話，知道閣下是他的好朋友，還是一位大慈善家，請問在下有什麼可以爲閣下效勞的？」

游天虹不知道黃益在電話裏怎麼說，但無論如何他也照原定計劃去做，擺出「大富翁」的格局。

但是他口裏却說：「我是來自大城的敎友，早已聽朋友說過這是我們敎會辦得最好的一間醫院，所以我才特地來分享這一份光榮！」

院長道：「游先生你太客氣了，這完全是上帝的助力以及敎友們的大力支持；我們只不過盡了應做的責任。」

游天虹乘機說道：「我有位好朋友繆先生，是否剛剛來這裏捐了一筆錢？」

「嗯—繆先生？」

「是的，就是來自大城的繆仁傑先生，臨開大城之前，他曾經對我說，要捐一百萬元給你們的？」

「哦！原來你說的是那一位先生，」院長聽了「一百萬元」這數目之後，似乎份外容易記起繆仁傑：「我只知道他帶了一位小姐同來，却不知道他原來是你朋友繆先生，眞對不起，因爲他用的只是『無名氏』的名義捐了一百萬元給我們。看來他絕對不是一個沽名釣譽的人。」

「是的，他是個怪人，」游天虹立刻隨機應變地找了一個藉口：「我們有過一次打賭，在商塲上競爭一宗工程合約，誰奪得這合約，誰就要捐一筆錢給我們敎會，結果當然是他贏了，所以我要悄悄地證明他有沒有食言，假如他欺騙上帝，那才是罪大惡極的事！」

「原來如此！」院長忍不住笑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朋友絕對沒有欺騙上帝，更沒有欺騙你。除非你講的不是這個人。」

「我相信一定是他的。他十分富有，我們競投的政府工程數以億元計，所以也能夠賺到數以百萬元計的金錢，捐一百萬元也是十分值得的。」游天虹又問：「不過，我還想了解一件事，就是他來此之前，有沒有預先約好你們呢？」

「沒有。他是用私人支票捐下這筆巨欵的，但我絕對深信不是一張空頭支票。」院長想了想之後又說道：「不過這位先生做事也很小心，我們醫院裏有人認爲他日前偸偸來過這裏巡視一遍，大概是想看看我們這間醫院的服務水準，認爲值得捐錢資助我們，然後才樂於捐助我們。」

至此，游天虹又呆住了！

假如院長剛才所說屬實，游天虹這一次似乎有點兒「枉作小人」。

可不是嗎，繆仁傑既然只用「無名氏」名義捐出一百萬元的巨額善欵，證明他不是一個沽名釣譽的人；如果他事前又來了解過這間敎會醫院的話，更加證明他不是盲目的衝動者；也不似是「演戲」給身邊的女友——利可卿欣賞。

游天虹越想就越覺得頭腦有些混亂，也許他太敏感，出術去騙賭塲的可能另有其人。

游天虹有些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院長辦公室。

就在他剛剛步出院長辦公室門口之際，突然瞥見一個女子的身形，迅速在門外的走廊上消失，游天虹於是立刻想像到，剛才當他在辦公室之內與院長交談時，辦公室門外可能有人竊聽。因此，當他推門而出時，竊聽的人担心被發覺，所以就急急離去。

爲什麼有人要鬼鬼祟祟地在辦公室門外竊聽呢？

從眨眼間的印象，匆匆離開的分明是一個女性，她的行動非常之迅速，所以游天虹只可以僅僅見到她的背影在彎角處消失。

那女子沒有穿上女護士的制服，到底她是這醫院裏的女職員呢，還是未穿上制服的女護

士，又或者是來自醫院範圍以外的人？

想到可能是來自醫院範圍以外的女人，游天虹不期而然就想起利可卿，但是，利可卿似乎沒有理由須要這樣做的，何況不久之前游天虹才接到消息，知道利可卿已返回大城去了。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神秘，也越來越複雜。

當時假如不是院長親自出來送游天虹離開他的辦公室，游天虹一定會急步追上去，看看那女子究竟是誰。但是現在，機會已是稍縱即逝。

游天虹離開院長辦公室之前，本來已打算離開這間教會醫院，但經過剛才那一幕之後，他又改變了主意。

游天虹表面上與院長握別，但是當他離開了院長的視綫之後，他又沿住走廊到處巡視。

毫無疑問，游天虹希望再次發現那個背影——曾經在院長辦公室門外出現過的可疑女人的背影。

但是，游天虹很失望，他並未再發現那個穿便服的女子的背影。

忽然有個人在背後叫住他：「喂！先生，你找誰？」

「嗯——」游天虹回過身來，原來是醫院裏面一名男雜工。

那男工以懷疑的目光盯實他，一邊走過來，一邊質問他：「你在這裏幹嗎？我們這裏探病的時限已過了。但我發覺你在這兒已有好一會兒了。」

游天虹有些尷尬地笑了笑：「對不起，我是你們院長的朋友，我想捐些錢給你們醫院，但我却希望先了解一下這裏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

那名男工半信半疑地怔了一怔：「爲什麼院長不派個人陪伴你呢？我們這裏是不許閒雜人等到處亂闖的。」

游天虹苦笑聳肩，表現得有點無可奈何地走了。

就當他拐進另一條通道時，突然眼前一亮，一個熟悉的背影又出現眼前。

前面那女子身穿條子的便服，中等身裁，正是鬼鬼祟祟地出現在院長辦公室門外走廊上，但很快又消失於游天虹視綫之內的人。

因此游天虹立刻加速脚步追上去！

豈料他的脚步聲却驚動了前面那女子，她機靈地回頭張望，也僅僅瞥了游天虹一眼，就迅速加快脚步轉進了另一條通道。

當游天虹追到那邊彎角處的時候，一名女護士剛推着一張輪椅轉過來，他們差些兒撞作一團。游天虹抱歉地向女護士道歉，回頭已失去了那名可疑女子的跡。

游天虹有點失望地獃在那兒，他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那女子要這麼鬼鬼祟祟竊聽游天虹與院長的交談？爲什麼她要逃避游天虹？她到底又是什麼人？要是她根本沒有做過虧心事，又何必加速脚步離去？

游天虹心裏又想：她雖然身穿便服，相信也只是下了班。如果她不是這裏面的職員，又怎麼可以到處亂闖？

最後游天虹雖則離開了那間醫院，返回他隱居的酒店去，但是，那神秘女郎的印象却令他無法忘記。儘管只是驚鴻一瞥，也令他感到印象深刻。

× × ×

賭場老闆黃益已派人送來了一張船票和一紙支票。游天虹當然也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是要他返回大城去，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游天虹心裏雖然有些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他穿好衣服，剛想離開酒店房間，電話就在這時响了起來。

他以爲是黃益向他道別，順便道歉，豈料對方却是個女子：「你不是來自大城的游先生？」她在電話中的聲音顯得有些緊張。

「是的，我就是游天虹。你是誰？」

「希望你暫時不要追究我是誰，先聽我講故事好嗎？」

「嗯——」游天虹終於想起了醫院那一幕；對方可能正是那名神秘女郎——在醫院走廊上驚鴻一瞥的女子。

那女子不等游天虹回答就說：「我聽過你的大名，也知道你愛管閒事。所以我希望你替我查一個人的下落，他叫宗龍，是教會醫院的雜工，也是我的男朋友。」

「爲什麼要我查？」游天虹故意說道：「你應該報警；我只是來此旅遊兼博彩的，我又不是私家偵探。」

「我固然沒有錢請私家偵探，更加請不起你。但我知道你對這件事一定會引起興趣。」

「聽你這麼說，我們可能見過面了。」

「是的，這點我不否認。」

「那就是說：在院長辦公室門外偷聽我和院長談話的人就是你。對不？」

「對了。」她很爽快：「但是，我這樣做是有苦衷的；因爲我們籌欵結婚，所以我男朋友趁着掌握了一個秘密，企圖勒索一個人。結果他却一去不回！」那女子感到難過地嘆了一口氣！

「你男朋友企圖勒索什麼人？」

「就是你跟院長談過的有錢人。我男朋友知道他有個女親友在醫院留醫，他認爲是個大好的機會，準備向他勒索一筆金錢，讓我們早日結婚。」

游天虹的腦筋彷彿被人刺了一下，渾身爲之一凜！

他立刻就在電話中問：「小姐，你們怎麼會知道那就是他的女親友？」

那神秘女人在電話中說：「我男朋友偷聽過他們的談話，所以才會認爲有機可乘。但其他詳情，他却未能及時告訴我，因爲當時他正要趕緊去跟踪那有錢人。」

「照道理，就算有個女親友在教會醫院留醫，又有什麼稀奇？你男朋友到底憑什麼理由和藉口去勒索人家？」

「可能因爲這到底是一間慈善醫院，有錢人大都很要顧全面子，親人一般應該送入一些貴族醫院留醫，這才夠體面啊！」

「你知道那位女病人叫什麼名字嗎？」

「當然知道，她入院登記的名字叫：洪六姑。」那女子又說：「她本來住在三一四號病房的，但不知怎的，她突然之間失踪了。」

「你怎麼可以用『失踪』這些字眼？也許她的病已醫好，因此她的家人把她接出院去了亦未可料，那又何必大驚小怪？」游天虹故意說。

「游先生，你不會明白的，據我男朋友說：洪六姑自入院留醫以來，一直沒有人探望過她。自從那個有錢人看過她之後，翌日即住到『私家房』去。由此推測，她分明是那有錢人的至親；但爲什麼對方不肯公開認她？」

「嗯——」游天虹怔了一怔！

他心裏想：這本來就是人家的私事，何必追究？

但從另一角度看：如果這神秘女人所講屬實，而她所講的「有錢人」又正是繆仁傑的話，又的確有很多可疑的地方值得提出討論。

繆仁傑的父親繆隆雖然極之富有，他也沒有理由，也不一定有責任去照顧他的「窮親友」。因此，醫院中的洪六姑，就算得到繆仁傑的賜贈和照顧，在一般情理上，也不用偷偷摸摸；何況助人爲快樂之本，許多有錢人做善事正担心沒有人知道，繆仁傑又何必如此鬼鬼祟

祟？即使不大吹大擂，也無須掩人耳目。同時繆仁傑捐了一百萬給那間教會醫院，亦分明與洪六姑這位病人有關。

游天虹再想到那神秘女子的男友到底又憑什麼作爲勒索的藉口？難道繆仁傑有些什麼不可外洩的秘密嗎？

想到了這裏，游天虹就覺得這件事的確有徹底了解一下的必要。

於是他又在電話中問那女子：「我們可否找個地方見見面，詳細的談談？」

游天虹聽不到對方的回答，却在這時聽到電話筒裏傳來了「噢」的一聲，隨即有人突然把電話掛斷了。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噢」的一聲不但來得非常之突然，那叫聲也令人聽來有點毛骨悚然！

游天虹一連「喂」了幾聲，對方沒有反應也是想像中的事。

他立刻將電話筒擱上，匆匆外出！

游天虹離開酒店之後，立即召了一輛計程車，急急趕到醫院去！

豈料當計程車開了一程之後，後面有一輛私家車鳴號超前。計程車司機惟有停車，私家車立即擱在前面，不讓計程車再開動！

私家車之內跳出了數名彪形大漢，游天虹暗自吃了一驚！心想這一次難免要吃苦頭了，正想趁住對方未包圍過來之前逃走。

就在這剎那間，游天虹却認得那數名大漢之中，其中一個正是黃益的手下陳總管。

「游大俠，怎麼你還沒有返回大城去呢？」陳總管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黃老闆不是已經給你買好了船票嗎？要不要我們送你去碼頭？」

游天虹苦笑道：「你怎麼知道我現在不是到碼頭去？」

「到碼頭去不是走這條路的。」陳總管也忍不住笑了：「況且，你連最簡單的手提行李也沒有携帶，所以我猜你一定不是到碼頭去，而是另有目的地。對嗎？」

游天虹至此才明白：原來黃益也一直派人監視他。否則，陳總管一定不可能這麼清楚。

游天虹苦笑聳肩：「我想到醫院去一次，如果你沒有特別任務，可否送我一程？」

「你不舒服嗎？爲什麼要到醫院去？」

「回頭我會告訴你爲什麼我要到醫院去。」游天虹一邊付了車資給計程車司機，一邊走向陳總管的私家車。

陳總管既然暴露了行踪，似乎沒有理由拒絕游天虹的要求，因爲他們不但互相認識，也不可能再暗地跟踪，倒不如光明正大地陪陪游天虹。惟有這樣，他回去才可以向黃益交代。

陳總管陪着游天虹走上私家車，吩咐司機把車子開往醫院去。

游天虹這才告訴陳總管：「黃老闆最担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繼木工史堅如之後，可能又有人被殺害！」

陳總管顯然想不到事態這麼嚴重，他當堂呆住了好一陣：「你怎麼知道有人被殺？」

「目前我雖然只是猜測，但是，這件事已明顯地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那麼，你現在到醫院去幹什麼？」

「找兩個女人——一個活的，一個可能是死的。」

「到底是你什麼貴親？」

「她們與我全無關係。」游天虹說道：「但其中一個却知道我這個人愛管閒事，所以不久之前才在電話中告訴我一個秘密。」

「是什麼秘密呢？」

「你想知道嗎？」游天虹故意賣了一個關子。

「嗯——」陳總管側過頭來盯實游天虹。

游天虹却氣定神閒地笑了笑，道：「那麼請你先坦白告訴我，黃老闆爲什麼要派你來跟踪我？」

陳總管怔了一怔：「你是他請來的朋友，他担心有人會對你不利，所以我們跟踪你，無非只是暗中保護你而已。」

游天虹反問道：「你以爲有人要來對付我嗎？」

「黃老闆一定認爲有此必要，所以才會爲你担心。」

陳總管說到這裏的時候，車子已停了下來，但游天虹並沒有立刻下車，他問陳總管：「你認識這間醫院的院長嗎？」

陳總管很坦白地說：「憑老闆的面子，身體非常孱弱的內子，許多時候都在這兒得到不少方便，這當然是院長愛屋及烏之故。」

「那就好極了，」游天虹道：「你和我一齊入去，待我辦完一點私事之後，你再帶我去向黃老闆交代好嗎？」

陳總管只好吩咐那班大漢在醫院門外等候，他親自帶了游天虹到醫院裏面的院長辦公室去。院長發覺游天虹這麼快又再出現在他面前時，有些愕然，但當他見到陳總管時，却又表現得十分客氣，這當然又是黃益的影响。

游天虹首先出示了一個信封：「院長，我們上次見面時，不是說過，我將捐一點點錢給醫院麼？」游天虹把信封輕輕一揚，但却沒有立即交到院長的手上，只笑說：「當時因爲本人客在異鄉，一切都不方便，現在總管把支票帶來了，不過，在未捐出這筆錢之前，我倒有點小小的要求，據我所知，我有個朋友，他有個親人在此留醫，未知可否讓我探望她？」

院長道：「原來游先生也有親友在敝院留醫麼？請問是那一位貴親？」

「她姓洪，叫洪六姑。」游天虹道。

豈料院長聽了這個名字之後，當堂爲之一怔，「嗯——」院長毫不費力地想了想之後，說道：「閣下所講的女病人，可就是３１４號病房的洪女士？」

「對了，」游天虹故意作勢要走出院長辦公室，「可否讓我先去看看洪女士？」

「對不起，」院長說道：「據我所知，洪女士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突然不辭而別。」

「怎麼會這樣呢？」游天虹又故作有點感到意外的驚奇，「她不是循正常手續辦出院手續麼？」

「是的，洪女士不辭而別，因此才令我們感到不安。」院長彷彿又想起了什麼：「既然你們有親戚關係，那就好極了，請問洪女士有沒有另一個住址？」

「你的意思是，院方已派人到她登記的住址找過洪女士了？」

「對啊，可惜那住址是間空屋，所以我們找不到她。」院長說。

游天虹乘機問道：「這裏可是有一位雜工宗龍？」

院長苦笑搖頭：「我們這裏有數以百計的員工，我怎麼可能一一認識他們？」院長隨即又道：「你所講的人可是另一位貴親？」

「不，只是不久之前，宗龍的女友在電話中告訴我，宗龍無緣無故地失了踪。」游天虹乘機又說：「請問這裏面有誰認識宗龍？」

「你先講出他的職位，然後我會把有關部門的領班找來，」院長顯得很熱心，同時他又不斷注視着游天虹手中的信封。

呆立一旁的陳總管雖然猜不到游天虹在弄什麼玄虛，却認得他手上現在所持的一個信封——那是賭場辦事處常用的，上面還有他老闆黃益的筆跡，不過，寫的是：「天虹兄笑納」

等字句。

游天虹這時又說道：「聽說宗龍是一名醫院雜工，我却不大清楚他負責什麼工作。」

「讓我叫個值日領班來——」院長說着，已按下枱角上的內部通話機，把一名職員首先召入，然後吩咐他去找值日領班。

游天虹想起那名自稱是「宗龍女友」的神秘女郎的安全問題，就感到有些不安。

但是，在未找出宗龍的來龍去脈之前，就算她正身處險境，游天虹這個陌生人也無法知道她現在何處，所以游天虹焦急也沒有用。

院長派去的職員終於把一名領班找來了，游天虹於是向他查問有關宗龍的下落，但是，領班只說宗龍下班去了，同時他也不知道宗龍有女朋友，更不知道他們即將結婚的事。

游天虹看來似乎徒勞無功，但是他並不放棄調查，因爲他想起那神秘女郎此刻可能已經被害，假如他不去追查，那女郎可能死得不明不白，游天虹絕對不是那種人。

他又想起他見過的神秘女郎一再出現在醫院之內，因此他想到了一個問題：會不會那女郎也在此任職？

可惜游天虹又不知道那女郎姓甚名誰，不過他仍然問那位領班：「據你所知，宗龍平時跟那一位女職員談得比較默契？說不定他們是一對密友呢。」

「嗯——」領班也直接感到事態嚴重，所以他非常小心地想了想，然後才審慎地說：「宗龍是一名王老五，據我所知，有個女工阿英，曾被他極力追求過，這也是聽同事說的，我未見他們親熱過啊！」

「阿英現在何處？」游天虹問。

「阿英今天放假，」領班說。

「她的姓名叫什麼？」

「她姓賀，叫賀英，但同事們都習慣了叫她做阿英。可能她爲人害羞，所以很少人知道他們的戀愛，我是偶然聽一位同事提及的。」

「請你把賀英的地址告訴我好嗎？」游天虹又說道：「有她的電話號碼麼？」

「有的，請你等一等，我去拿來。」那位領班匆匆地走了，他是要回到他的辦公室地方去，因爲他是領班，所以他手上有一些男女職工的電話號碼和地址，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與他的下屬們取得聯絡呢？」

陳總管有些不耐煩地在旁邊低聲說道：「你可以不去再理這件事吧？」

游天虹却含笑反問道：「你可以告訴我，爲甚麼要我不去再理這件事呢？」

陳總管無話可說。

那位領班這時已捧住一本登記册入來，放在院長的辦公桌之上，他顯然是担心要游天虹他們等得太久，所以才匆匆忙忙地，將整本男女職工的註册簿拿入來。然後又親自爲游天虹把賀英的通訊電話號碼、地址等抄下，交給游天虹。

游天虹試撥了賀英家中的電話號碼，但却搭不上，可能電話壞了。

游天虹感到不妙，他把那個信封交給院長：「這是本人的一點點心意，請收下它！」

原來信封內的就是黃益送給游天虹的一紙支票，現在他却轉贈給這一間教會醫院，陳總管在旁，看得口呆目瞪，他知道那數目可也不少！

但是，游天虹却沒有理會他們的反應，就急急離開了院長辦公室。院長反而連聲叫住他：「游先生，請等一等，讓我簽回一紙收條給你吧！」

游天虹脚步沒有停下來，回頭揚聲對院長說道：「請將收條交到黃益那兒去好了。」

陳總管有點無可奈何，惟有匆匆地跟了出去。

× × ×

游天虹按址找到賀英居住的地方去。

那是一幢三層高的半新舊建築物，賀英就住在三樓一個單位之內。游天虹按過了門鈴，但屋內全無反應。

他伸手推門，但門却閂上了。

游天虹正想走上天台，設法爬入屋內，陳總管已由梯間急急趕來。他知道屋內無人應門之後，也感到有點不妙。因此他說：「我怕賀英亦已被害，不如我們報警吧！」

游天虹靈機一觸，就說道：「好吧，你去報警，我先行設法入屋內看看。」

陳總管於是又由梯間匆匆忙忙地走落樓去了。

游天虹走上天台，沿住水渠爬入屋內。當他踏足窗緣時，幾乎嚇得要退後；但是背後却是數十尺的後巷，假如由此下墮，即使不死也會重傷。

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瞪住游天虹，咀巴張開了，舌頭伸了出來，但那神氣又不似開玩笑，細看一下，原來那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一個女人。

游天虹由窗口入內，發覺屋內除了眼前的死人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

電話綫被人扯斷了。

那女人倒斃在客廳裏，她是在一張大沙發之上被人勒死的。頸上仍留有「兇器」——那是一條布褲帶。

游天虹還想不到他應該怎樣做才對，門外已有人敲門；也許陳總管來了。即使未必是陳總管，也會是黃益的手下吧？游天虹心裏想。

他過去開門。出現在門外的却是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他用極不友善的目光盯實游天虹：「你不要動！」他的腰間有槍，他的手正擺在槍柄之上。

他又警告游天虹：「你最好把雙手高舉放在頭上，要是你敢反抗，我會殺死你！」

游天虹明知這是一場誤會，却暫時無法解釋；不過無論如何，他也不會過份担心的，因爲他知道陳總管是他的「時間證人」，而陳總管大概也快要由下面上來了。

游天虹高舉雙手，接受那名武裝警員的搜身。

片刻，陳總管果然帶人上來了，但他帶來的人不是警員，却是與他同來的，黃益的手下們。

他看見那名警員對游天虹很不客氣，忍不住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豈料那名警員說：「你們最好站過一旁，這是殺人犯，我正要拘捕他！」

陳總管急忙上前說道：「你切勿誤會，這位游先生是我們黃老闆的朋友，絕對不會是兇手。」

原來這警員也認得陳總管是賭場老闆黃益的心腹助手。

警員有點出奇地問：「他怎麼會在這裏出現？」

陳總管於是向他解釋，如何致電找賀英，但是電話搭不通，游天虹因而引起懷疑，後來他們一齊到了門外，却不得其門而入，他們惟有分道揚鑣，陳總管去報警，游天虹則由窗口爬入……

至此，陳總管又好像想起了甚麼，忍不住問道：「兄弟，你又怎麼會這麼快就跑到這兒來呢？我也只不過剛剛才致電給你上司的。」

那警員道：「我是街口派出所的，數分鐘前有個男子致電派出所，說這兒有人入屋謀財害命，所以我才急急跑來看看。」

「謀財害命？」陳總管和游天虹都同時一怔！

「是的。」那警員很肯定地說：「那男子的確在電話這麼對我說啊！」

這時候警員又由於陳總管的出現，對游天虹的態度也不同了。

游天虹行動上獲得自由。他心裏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那「用電話致電派出所投案」的神秘男子又怎麼會說出「有人入屋謀財害命」呢？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對方一定就在附近監視着這間屋。由於這是日間，所以對方對游天虹的行動自然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那傢伙爲甚麼要監視着這一間屋？隣居偶然發現有人爬入屋，立即致電報警，這是常見的；但爲甚麼對方要用「謀財害命」此等字眼？難道他與這兒發生的事有關？否則，他又怎會知道這兒有人死去？

游天虹越想越感到可疑，立即撲到窗口，往對面街道上的樓宇張望過去。可惜他沒有望遠鏡在手上，視綫所及，却又看不出有甚麼端倪。

外面梯間傳來陣陣步聲，大批警方人員已聞訊趕到現場來了。其中帶隊的警官又是認識陳總管的。由此可見黃益在當地的勢力。游天虹於是又要再向這班人交代一次。

那名被人勒斃的女子年過半百，游天虹早已肯定她不會是賀英；假如他在醫院走廊上見過的神秘女即就是賀英的話。

然則，這名女死者又是誰？

從客廳懸掛着的一幀照片可以猜想得到，她極有可能是賀英的母親。

游天虹一心要來這裏找賀英，結果却差一點兒就被人當作兇手。

到場調查的警官根據游天虹的口供，派人去找賀英和她的男朋友宗龍。而游天虹和陳總管等人，則暫時返回賭場去，因爲黃益已獲得通知，知道了這件事，他急於要見游天虹。

× × ×

在辦公室之內，黃益顯得忐忑不安，他滿臉不高興地說：「爲什麼你這麼固執？」黃益瞪住游天虹：「你早點走就什麼事都沒有，偏偏你要害人害己！還給我帶來不少麻煩。」

游天虹却苦笑不語，靜靜地坐在沙發上吸烟。黃益又急又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之後又問游天虹：「到底你要追查一些什麼？」

游天虹這才反問道：「你叫我來，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黃益有點無可奈何地說：「老弟，我把你請來，本來是要借重你的經驗和名氣，看看我們賭場是否遇上了老千，但想不到這件事越弄越複雜、越嚴重，到頭來我可能還會惹禍上身呢。」

游天虹道：「你反正沒有殺人，又不是主謀，又怎麼會惹禍上身？」

「我爲什麼要殺人？」黃益睜大了雙眼：「我是個正正當當的商人，賭場也是依法經營，從來沒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假如我是黑道中人，或者習慣了使用非法手段的撈家，根本就不用把你請來。」

「既然來了，又出了事，你又何必一定要迫我走呢？」游天虹道：「我不怕坦白對你說，這件事我已泥足深陷，即使等會兒可能就要走，但不久之後也會再來的。」

黃益也明白游天虹的性格，他只好心平氣和地問道：「你以爲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死了一個又一個？」

游天虹反問道：「你怎麼知道命案與賭場被騙有關？那可能只是一些獨立事件而已。」

「嗯——」黃益想了想又說：「我只是有此想法，同時亦因此而感到不安。」

「你感到不安亦理所當然的了。」游天虹道：「這一連串事件表面上都與你無關，但是，我有一個感覺，如果不主動去查個水落石出的話，我担心到頭來也遲早會扯到你的身上去的。」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黃益又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難道你以爲我是一連串事件的幕後人麼？」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你是否幕後人，你自己一定心裏有數。」游天虹開玩笑地笑了笑，「其實，不管幕後人是誰，也難阻止我追查下去。」

黃益無可奈何地輕嘆了一口氣！

他很了解游天虹的性格，所以也沒有再勸他罷手，只說道：「我不再理會你的行動了。事實上，我這一次是自討苦吃的。」

黃益垂頭束眉，任何人看見了他這一副神態，也知道他內心充滿了矛盾。

游天虹從未說話，黃益又抬頭望住他說道：「你以爲會否有人針對住我？」

「我不大明白，爲什麼你會這樣想？」游天虹反問。

「因爲事情開始於我管理下的賭場，我有此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游天虹很謹慎地想了想：「在事情未有進一步發現之前，我不想隨便表示我的意見。」他又說：「不過從木工史堅如之死，以至到賀英的失踪，我相信這件事十分複雜。如果你想清白，不要阻止我，還要協助我追查下去。除非你有難言之隱！」

游天虹最後一句話，彷彿刺了黃益一下。

黃益本能地怔了一怔：「如果說我有難言之隱，我倒想對你講幾句應該講的說話。」

游天虹道：「我們既是好朋友，試問還有什麼話不可以說的？」

「我不知道這一連串事件演變怎麼樣，也無法預測誰是幕後人，但是，我手上有不少『興隆集團』的股票，這是外人不知道的。」

「你以爲這一連串事件與興隆集團是有關嗎？」

「我剛才首先聲明『不應該說的』，就是怕你這樣反問我。」黃益道：「事實上，事件是由興隆集團首腦繆隆之子繆仁傑而起，序幕揭開之後，該集團的股票又跌了數元之多。我担心我手上的『興隆』股票最後會變了一堆廢紙。」

游天虹順口問道：「興隆集團的股票，今天甚麼行情？」

「昨天收市時值九元五角，今天却跌成七元一股。」黃益苦笑搖頭：「我深信一切都與繆仁傑這小子有關。他神秘失踪我就完了。」

「繆仁傑大概不會有事的，他可能担心你會派人去對付他，所以才不敢光明正大地離去。」游天虹又說：「你手上有多少『興隆』的股票？」

「數十萬股之多，而且都在高價購入。」黃益苦笑搖頭：「開賭場的人，就是有這種賭錢的性格，以爲它會升破每股二十元，但想不到……」

「我才不明白，你憑甚麼看好這個新集團呢？」

「關於『興隆』這個新出現的大財團傳說，相信你也聽過不少，但我只相信其中一個傳說：它是毒品大王的化身，因爲金三角的毒品大王擁有數以億計孳錢，又沒有出路，大城乃自由市場，政府從不追究外資的來源，只要有大量外資投入，他們就開心，因此，我相信這麼多的錢，最有可能是毒品大王的，再看看他們出手，整幢整幢把最搶手的辦公大厦購下，相信任何人對他們都有信心。」（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霍萬清等一行來到小廟找到了廣明和尚——九指羅漢祝祥符，跟着搜索春梅、崔嬤嬤的行踪，直至廟後門，霍萬清將門鎖扭斷，小狗在後山搜索忽然死去，霍萬清手上也中毒，知道廣明是和他們一夥，眼前出現一座大石壁，衆人正想將他捉住，忽然從牆頭掠出幾名黑衣蒙面人將他們圍住，宋文俊迎上去截住格鬥，殺了四個，廣明正待開溜，無住大師將他截住，要他交出春梅。此時索毅夫又出現將史傳鼎、陸飛鴻、甘玄通、孟達仁押出要脅他們退出小廟，然後將人交還，霍萬清不肯帶傷和廣明拚門，竺秋蘭、岳少俊發現金鐵口在石壁上助戰……

攻石洞中伏　施禪功療傷

索毅夫深沉一笑，說道：「你知道就好。」

揮手一掌，直劈過來。

他這一掌，不見迫人勁風，但自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氣壓！無聲無息的湧來。

無住大師身爲少林寺羅漢主持，自然見多識廣，一看對万掌出無聲，只有一股暗勁，逼人而來，心頭暗道：「好個孽障，你一直深藏不露，直到這時才露出手來，原來你練的是『大力金剛掌』！」

心念轉動，口中低宣一聲佛號，同樣右手一伸，朝前推去。

原來「大力金剛掌」，發掌無聲，也沒有逼人勁氣，內勁完全蘊蓄掌心，直等掌力擊中人身，掌心蘊蓄的眞力，才吐湧而出，力足碎石斷碑，剛勁無與倫比。

無住大師這一伸手硬接，兩人手掌一劈一迎，何等快速？

但聽砰然一聲巨响，無住大師和索毅夫各自被震得衣袂飄飛，脚下連退了兩步之多。

要知無住大師在少林寺中！本以掌力雄渾著稱，如今一個邪門外道之人，居然和他銖兩悉稱，功力悉敵，能不使他心頭凜駭，暗暗忖道：「狼山一狽，竟會有這般深厚的功力！」

索毅夫退出兩步之後，目光一抬，望着無住大師，同樣心頭暗暗驚異：「這老和尚果然名下無虛！」

他瘦削的臉上，忽然浮現起一抹陰森的笑意，一言不發，揮手又是一掌，遙遙擊出。

這是一記「劈空掌」，但却和一般的「劈空掌」有異！

「劈空掌」武林中會的人很多，一般在掌力擊出之時，掌風凝聚，勢道勁直，但索毅夫擊出來的一掌，依然不帶一點聲息，宛如一般和風。

無住大師自恃功力，豈有退讓，一見對万遙空劈來，立時功聚右臂，口中大喝一聲，揚手遙劈過去。

兩人掌力乍接，無住大師立時感覺不

對，對方劈來的一股藍柔掌風，突然間力道大增，像巨浪般撞擊過來。

掌力之中，另有一股陰柔勁氣，暗含摧心震腑之力！

老和尚心頭一驚，暗叫一聲：「摧心掌！」

口中微微吸氣，右手立即加強勁道，抵住對方掌風，左手搓右手一掌，跟着往前推出。

在左掌推出之時，右掌快速無比的收了回來，但一收即發，緊跟着左掌，又猛推出去。

要知他推出左掌，只是接替右掌，但右掌一手再發，發出去的力道，就已增強了何止倍蓰？

他這一波接一波的推出，正是消滅對万「摧心掌」震力的最好辦法。

索毅夫喉頭發出一聲陰森的冷笑，左手揚處，又是一掌遙空劈擊過來。

他左手這一加入，震力登時大爲增強，無住大師雙脚站椿，雙掌直豎，運起全身功力，如推萬鈞巨石。

索毅夫同樣雙掌前伸！緩緩向對万壓過去。

兩人万才還在比拚氣功，因爲兩人中間，少說還相距有七八尺遠近，各自源源不絕的從上掌輸出本身眞氣，互較短長。

雙方若以修爲功力而論，無住大師自然要稍稍勝過索毅夫，但這對無住大師來說！就吃了虧！

因爲索毅夫練的是「摧心掌」，掌力只是一個幌子而已，主要的是挾雜掌力之間的一股能摧心震腑的陰柔震力。

「摧心掌」最歹毒之處，因爲就算是和他功力相等的人，一樣會受他震力的傷害。

因爲你和他功力悉敵，在雙万掌力僵持之際，他那隱藏在掌力中間的陰柔震力，就可以借你之力，發出震波，震傷你內腑。

除非你修爲功深，一波又一波的加強掌上力道，因爲掌力在一波又一波的加強，每一波都能抵消對万震力，方保無事。

無住大師在功力上，雖然略勝一籌，但只要時間稍長，內力消耗甚多，勢必轉落下風。

這一點，無住大師自然十分明白，因此他在索毅夫全力推進之際，他脚下就緩緩後退，後退，就是保持實力，和對万拉長距離（也就是拉長對万震力的距離）。

索毅夫自然不肯放棄目前有利的距離，因此無住大師這一後退，他就一步步逼了上去。

那知左脚堪堪跨出，右脚正待跟進，猛覺脚尖絆在一塊大石頭上，踢得隱隱生痛，一個人也幾乎朝前傾跌出去。

索毅夫平日只是縮着頭，沒有露相，一身武功，可看實厲害，右脚一絆，身形前傾之際，倏地騰空躍起，雙掌也勢由上而下，朝無住大師追擊過去。

照說，地上有大石絆腿，身子騰空躍起，空中總不會再有大石絆脚了吧！

但就在他雙掌發出「摧心掌」力，朝前飛撲過去的一刹那，左脚脚背，又絆上了一塊大石。

而且這下是脚背踢在大石上，比方才

要重得多，脚背可是碰不起的地方，這下直痛得他口中「啊」了一聲，眼看直冒金星。

一個人之能騰空飛撲，所憑仗的就是提着一口眞氣，他這一絆一痛，一口眞氣那還提得住，立時頭重脚輕，像倒栽葱般翻了個觔斗，跌撲下來。

差幸他還算不含糊，快要落到地上之時，兩手一划，身子貼地平飛出去一丈來遠，上身上昂，兩脚落地，站住了樁。

無住大師正在步步後退的人，突覺壓力一鬆，對方掌力不但完全消失，他脚下好像絆了一跤，連人都幾乎要傾跌出去。

一時弄不懂他好端端的脚下何以突現蹌踉？

再一細看，他脚下明明什麽也沒有，怎會……

哦，他躍起來的人，忽然又是一個傾跌，跌撲下去，幾乎跌了個狗吃屎！

無住大師收回雙掌，不禁看得暗暗稱奇！

狼山一狽平日慣用心機，這回竟然連吃了兩次暗虧，第一次還可以說是自己不小心，脚尖踢在石頭上（其實並沒有絆脚石）。

第二次身在空中，又那來的石頭絆脚呢？

他人還沒有落到地上，心知定有蹊蹺，等到雙脚落地，目光左右一瞥，除了無住大師，和他相距一丈開外，根本沒有第三個人。

無住大師方才雙掌和自己遙遙相對，當然不會是暗算自己的人，心頭驚疑不定，冷冷的喝道：「什麽人暗算兄弟……」

他這一開口，突覺一陣冷風迎面吹來，吹得滿嘴都是泥沙，嗆住喉嚨，連咳帶吐，才算把口中泥沙吐去。

只覺後頸又有人吹着冷氣，心頭一怒，一聲不作，揮手一記「龍尾揮風」，往後拍出？人也隨着一個急旋轉，轉了過去，身後空蕩蕩的，那有人影？心中更是犯疑。

忽聽木門那邊，就連傳來幾聲嘖嘖，接着響起連聲喝叱，就有四道人影，飛掠過來！

那正是武當遊龍劍客史傳鼎，終南飛虹羽士陸飛鴻，八卦門甘玄通，六合門秃頂神鵰孟達仁等四人！

索毅夫一看苗頭不對，沒待他們掠到，口中發出一聲唿哨，雙足一頓，身形沖天飛起，箭一般朝外激射而去。

耳中只聽有人低笑道：「索老大慢走，不送啦！」

這時廣明（九指羅漢祝祥符）和金甲神霍萬淸已力搏了四五百招，雙方都已打出眞火，捨命相拚。

但依然功力悉敵，相持不下。

廣明聽到索毅夫這聲唿哨，一時不敢戀戰，右掌握筆，左手四指如鈎，接連兩招，把霍萬淸逼退一步。

一言不發，頓頓脚，騰空飛起，身如灰鶴，越過圍牆，往外掠去。

霍萬淸鬚髮如戟，大喝一聲：「賊秃，那裏走？」

正待縱身追去。

竺秋蘭叫着他道：「霍總管，快請留步。」

霍萬淸脚下一停，回身問道：「竺姑娘有何見教？」

竺秋蘭道：「崖上有一個石洞，宋少莊主和岳大哥已經上去啦，咱們快上去接應他們才是，那賊秃既已逃走，就不用追啦！」

等飛虹羽士，秃頂神鵰等人掠到無任大師跟前，狼山一狽索毅夫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無住大師走上幾步，伸手取過禪杖，（那是他方才和索毅夫對掌之時，把禪杖插在地上的）迎着合十道：「阿彌陀佛，四位道兄總算醒過來了。」

秃頂神鵰道：「這是竺姑娘賜救的，唉，咱們這幾個老江湖，今晚眞應了一句俗話，陰溝裏翻船，算是栽到了。」

無住大師問道：「四位道兄怎麽會着了他們道兒的？」

甘玄通道：「大師現身之時，咱們四個不是分開來隱身伏在暗處麽，貧道隱伏之處，是在東首屋脊上，只聽身後傳來一聲極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一聽聲音，就知來人輕功極高，等貧道轉過身去，連人影都還沒看清楚，鼻中就聞到了一股異香，立時失去了知覺。」

史傳鼎道：「在下也是如此，這批賊黨竟然不擇手段，使用江湖中的下五門的迷香。」

竺秋蘭聽得暗暗驚異，忖道：「自己聽娘說過，江湖上使用迷香，只要聞上香味，就會立時失去知覺，只有娘的『百里香』。其他迷香，多少也要過上一陣工夫，才會昏迷，難道他們使的會是『百里香』不成？」

心念轉動之際，忽然想起方才從崖上摔下來的那人，不知是死是活？（方才宋文俊和岳少俊檢視金鐵口傷勢，竺秋蘭距離較遠，並不知道。）

這就朝附近地上看去，那知目光轉動，找了一陣，方才明明還撲臥地上，一動不動的人，這回竟然不見了蹤影。

心中一奇，忍不住問道：「老師父，那從崖上跌下來的人呢，怎麽不見了？」

無住大師道：「這位施主只怕已經沒有救了，他就躺在那裏。」

回過身去，口中不禁輕咦了聲，崖下那裏有人影？

老和尚畢竟見多識廣，眼看金鐵口（他不知是金鐵口）的屍體忽然不見，使他聯想起方才狼山一狽一連傾跌和口中吐泥沙之事。

最後還使了一招「龍尾揮風」，無緣無故朝身後猛擊的種種怪事，心頭登時明白過來。

不覺低宣一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此人可能是一位遊戲風塵的高人，方才貧衲和索毅夫動手之際，還多蒙這位高人暗中相助……」

當下就把方才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衆人聽說狼山一狽竟有如此高絕的身手，不禁大爲驚異，後來聽到他連連跌仆，鬧得滿口泥沙，更覺神奇不止。

竺秋蘭道：「這就是了，聽老禪師這麽一說，這人準是和我說話的那人了。」

當下也把那人要她，用暗器制住四個黑衣人，又要自己去解救飛虹羽士四人的事，說了出來。

秃頂神鵰奇道：「只不知這位高人，會是那一位前輩？」

無住大師道：「貧衲方才依稀聽說，岳施主好像認識他。」

竺秋蘭道：「岳大哥認識他？這會是誰呢？」

忽然「哦」道：「岳大哥和宋少莊主已經找上崖頂去了，霍總管，咱們快些走吧！」

無任大師道：「不錯，二位小施主已經上去了一回，咱們該快些上去，接應才好。」

霍萬淸心急少莊主安危，接口道：「在下替諸位開路。」

當先踴身縱起，朝崖上飛撲上去。

這裏是大石壁的側面，方才大家從木門中走出，面對秦履峯插天山峯，和一、二十丈高的平滑石壁，誰也不會注意到這裏來。

就算你注意到石壁右側的巉石，就讓你仰起首仔細察看，若不是金鐵口從崖上滚下來；你也絕想不到巉岩之上還會有可以攀登的羊腸小徑。

那是因爲大石壁左側，依然是一片寸草不生，像露了筋的斜紋石岩，風化已久，一眼就可以看到半山腰以上。

如果你不縱到三丈以上，就不會發現上面有落脚之處，那也僅容你落脚罷了。

但有了落脚之處，你就可以慢慢發現那斜橫的石筋，就像一條羊腸小徑，（其實並無小徑）可以沿着巉石，「之」字形盤曲而上。

霍萬淸一馬當先，循着「之」字石筋，曲折而登，無住大師，飛虹羽士陸飛鴻，遊龍劍客史傳鼎，甘玄通，秃頂神鵰孟達仁，一個緊跟一個，竺秋蘭走在最後。

大家提氣而行，一直上到二十丈處，已經折到大石壁之上，此處竟是一片突石，足有丈餘方圓，已可看到這突岩後面，果然有一個黑越越的石窟。

×　×　×

宋文俊、岳少俊二人，各自手仗長劍，一左一右，身手貼着石窟兩邊，像是在伺候什麽。

霍萬淸一下躍上突岩，才問道：「公子……」

底下的話還未說完，只聽宋文俊大喝道：「霍總管小心！」

長劍疾揮，劍光撩處，嗒嗒兩聲，兩支短箭，被他擊落在地，但另一支短箭，已然快速無倫，激射而至，直奔霍萬淸前胸。

霍萬淸昔年追隨武林盟主宋老爺子，在江湖上見識過多少大小陣仗，他在還未躍上突岩之前，已經看到宋文俊、岳少俊二人依然停留在石窟外面，而且身貼石壁而站立。

不用說是無法衝進石窟去，這不是極明顯洞內的人，憑險據守，只要稍稍逼近，就會受到攻擊，而攻擊之道，當然是施放暗器無疑。

因此在他躍上突岩之際，早就留神及此，宋文俊喝聲甫落，他右手兩個指頭一夾，已把射來的短箭夾住，但覺手指一震，來勢竟然十分強勁，低頭看去，接到手中的竟然只是一支竹筷，心頭暗暗震驚，忖道：「此人打出一支竹筷，竟有如此勁道，內力之強，幾乎和自己不相伯仲！」

但口中却洪笑一聲道：「何方鼠輩，躲在洞穴之中，暗箭傷人，還給你！」

兩個指頭一丢，竹筷朝石窟中激射回去，但聽「拍」的一聲，敢情擊在石壁上，濺起幾點火星！

霍萬淸心中暗道：「從射去竹筷看來，入洞不到數尺，就碰上石壁，可見這石窟裏面，定然有彎曲之處，形勢易守難攻，這倒確是很難衝得進去。」

他不愧是老江湖，就憑回敬對方的一支竹筷子，就對這座石窟，有了初步的認識。

這時無任大師等人，也陸續躍上突岩來。

宋文俊急忙迎了上來，拱手道：「多蒙諸位前輩趕來馳援，在下感激不盡。」

無住大師連忙合十還禮，笑道：「少莊主不用客氣，都是霍萬淸總管定下之計，貧衲等人其實並未離開馬蹄山，只是在湖面上停留了一回，少莊主一行人登陸之後，貧衲等人也就暗中跟了上來。」

原來無任大師等人，故意說要各自趕回山去，其實只是掩人耳目，霍總管早就有了安排！

秃頂神鵰問道：「少莊主，可知窟內是什麽人麽？」

宋文俊臉上一紅，道：「說來慚愧，在下和岳兄找到此地，發現洞窟，但裏面的人憑險據守，只要咱們迫近洞窟，賊黨就施放手箭，有時也指功和掌風兼施，不易接近，直到此時，賊人一個也沒有露面，不知躲在裏面的是些什麽人？」

霍萬淸沉吟道：「看來果然是姓崔的賊婆子和春梅那賤婢了！」

秃頂神鵰奇道：「姓崔的賊婆子，是誰？」

霍萬淸就把自己如何識破崔嬷嬷和春梅兩人在莊中臥底之事，大略說了一遍。

甘玄通矍然道：「這麽說來，盟主可能就被她們藏匿在這裏了。」

霍萬淸點頭道：「在下也是如此想法，她們刦持了老莊主，一時不可能走得太遠，故而敢請諸位相助，找尋老莊主的下落。」

陸飛鴻道：「那崔婆子和春梅據守不出，此洞形勢天成，倒是委實不易攻得進去。」

史傳鼎道：「狼山一狽和九指羅漢祝祥符，均已逃走，剩下賊婆子和一個丫頭，就算她憑險頑抗，何足道哉，在下不信她們能負隅幾時？」

無任大師道：「史道兄說得極是，只是敵暗我明，你未逼近洞口，她們已經看得一淸二楚，但她們隱身何處，咱們一無所見，這是吃虧之一。洞窟入口不大，裏面可能還有轉折之處，兵刄不易施展，這是吃虧之二，有這兩點吃虧，是以不易衝進去了。」

史傳鼎道：「照大師這麽說法，咱們如何衝得進去？」

無任大師笑了笑道：「所以咱們必須先設法突破這兩點困難才好。」

在他們說話之時，宋文俊朝霍萬清關切的問道：「霍總管，你中的毒，全好了麽？」

霍萬清笑了笑道：「同少莊主，老朽差幸，把唐門的『八寶解毒無憂丹』帶在身邊，不然，今晚那能很快就消解了這劇毒？」

飛虹羽士道：「大師可有良策？」

無任大師道：「貧僧也想不出妥善之策，但貧僧却頗想前去一試。」

史傳鼎奮然的道：「在下願隨大師一行。」

宋文俊也忙說道：「在下也隨大師同去。」

岳少俊正待開口，無任大師詻然一笑道：「够了，此行只是試探性質，貧僧也毫無把握可言，人數不宜太多，有咱們三人已經足够了。」

霍萬清知道無任大師功力深厚，武學精湛，爲少林寺第二高手，有他自告奮勇，去打頭陣，就算衝不進去，也足可全身而退。

這就走上一步，拱手道：「營救老莊主，雖赴湯蹈火，該是在下義不容辭之事，如何由大師去深入冒險……」

無任大師淡淡一笑道：「咱們此行，霍總管是策劃全局之人，何況營救盟主，是咱們八大門派共同的責任，貧衲能担當攻打頭陣的先鋒，正是貧僧的榮幸，總管不用客氣了。」

霍萬清連連抱拳道：「大師言重，老朽萬不敢當。」

無任大師一手持着禪杖，回頭道：「史道兄，宋少莊主，請隨貧僧身後，入洞之後，務須保持相當距離，不可躁進。」

史傳鼎、宋文俊同聲道：「在下自當謹記。」

竺秋蘭急步走上兩步，從身邊取出一個精巧的火筒，隨手送到無任大師面前，說道：「大師請把這個帶去，石窟黝黑，正用得着它。」

無任大師雖在江湖走動，但這類火筒，那是江湖黑道夜行人隨身之物，他從未見過，愕然道：「女施主這是何物？」

竺秋蘭道：「這是特製的千里火筒，用時只須輕輕一按機鈕，即可打着，火花可以照到兩丈左右。」

無任大師合十，說道：「多謝女施主了。」

伸手接過火筒，收入懷中。

霍萬清也探懷取出一面黝黑的古鏡，交到宋文俊手中，說道：「這是磁鐵護胸鏡，可防細小暗器，公子放在懷中，以防萬一。」

宋文俊看他說得鄭重，只好收下，貼胸放好。

無任大師手持禪杖，當先朝石窟中緩步走去。

史傳鼎、宋文俊各持長劍，一左一右，緊隨他身後，保持了七八尺距離，全神貫注的跟了過去。

石窟內這時竟然一無動靜，任由他們深入。

無任大師走近洞口之時，早已功佈全身，腳下走的極爲緩慢，烱烱雙目左右閃動，耳朵更是凝神諦聽，絲毫不敢稍懈，此時縱然是一絲輕微的風聲，也逃不過老和尚的耳目。

身在洞口，已可看清石窟內的情形，裏面地方並不十分寬敞，但也足有丈許周旋之地，左右兩邊較爲黑暗，但憑老和尚觀察，不似有人潛伏。

無任大師心中暗道：「他們不在洞口施襲，那是他們要誘咱們深入了。」

這原是洞口略一住足的時間，因爲無任大師走的極緩，故而在外人看來，並無多大躭擱。

一入洞口，無任大師腳下突然加快，虎步龍行，迅速站到了石窟中壁。

史傳鼎、宋文俊同時一左一右，搶入兩邊，和無任大師站成了鼎足之勢。

到了這裏，才看清有一個洞窟向右彎去。

無任大師手持禪杖，提高聲音，說道：「隱伏洞中的施主聽着，狼山一狽索毅夫和九指羅漢廣明，都已逃走，只剩下施主幾位，困守石窟，又能支持多久，依貧衲相勸，施主們不如現身出來，只要留下被你們刦持的盟主，貧衲可以保證你們安然離去。」

右首洞窟，黝黑如墨，但却不聞絲毫聲息。

無任大師等了半晌，不見有人回答，依然大聲說道：「施主們不肯現身相見，也沒回答貧衲的話，那是存心和咱們僵持下去了，諸位隱身洞窟，僵持下去，未必有利。」

洞中還是沒有人理睬。

無任大師腳下緩緩移動，朝右首洞窟逼近，史傳鼎、宋文俊兩人，不待無任大師招呼，身形閃動，側身貼壁疾進，很快就搶到轉角洞口。

就在此時，但聽「呼」的一聲，一股強勁的掌風，像怒濤般從洞窟中湧出，撞向左壁。

史傳鼎堪堪掩到左首壁下，耳聽風聲有異，不敢硬接，匆忙之間，一吸氣，後退了五六尺。

掌風擊在石壁上，發出砰然一聲大震，石屑紛飛，震得窟頂砂石，簌簌下落。

史傳鼎又驚又怒，一退即進，他已經從這一記掌風，試出對方隱身在轉角右側，豈肯輕易放過，口中大喝一聲：「好個賊子，你敢出手暗襲。」

不待對方第二掌擊出，猛地一雙足一點，右手揮處，劍先人後，化作一道冷芒，疾若閃電，朝洞窟右側發掌之處飛衝劈落。

無任大師眼看史傳鼎搶先發難，衝入轉角，心中一急，急忙喝道：「史道兄小心。」

就在史傳鼎連劍帶人飛撲過去的時候，只聽洞窟中有人沉喝一聲：「回去。」

又是「呼」的一聲，一道勁直的風聲，迎着史傳鼎激射而出。

無任大師喝聲出口，人已倏然直逼上去，他修爲功深，耳目並用，一聽風聲，立時發覺不對！

那不是掌風，而是一種極爲沉重的兵器，不禁想到史傳鼎身子凌空飛撲，僅憑一支三尺長劍，如何擋得住這凌厲一擊。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老和尚心念一

動，右手抬處，鑌鐵禪杖隨手挑起，口中低喝一聲：「史道兄速退。」

黝黑的石窟中，適時响起「錚」，「噹」，兩聲金鐵撞擊之聲，也飛濺起一溜火花。

「錚」，是史傳鼎長劍撞上了對方迎擊而來的沉重兵器。

只覺右臂狂震，虎口發熱，長劍幾乎擋不住對方沉重之勢，一個人被震得往後倒飛出去。

「噹」是無任大師的鑌鐵禪杖撞在對方直搗出來的沉重兵器之上。

無任大師同樣覺得手上一震，心中不禁暗吃一驚，急急往後躍退，因爲他已可從這一記交擊之中，發現對方使的也是杈、枴一類兵器，而且出手勢道極猛，功力之深，不在自己之下。

石窟之中，地勢狹窄，有這樣一位高手隱身轉彎角上，出手截擊，要想衝出去，實非易事。

就在老和尚堪堪躍退之際，耳中忽然聽到身後傳來「砰」然一聲，似是有人摔倒在地上。

這下聽得無任大師又是一怔，史傳鼎是武當俊彥，一身武功，也數得上是八大門派中的頂尖高手。

方才這一杖，雖然勢猛力沉，史傳鼎手中只是一支輕兵刃，接不下來，但也不至於被震得後退，又摔倒地上。

想到這裏，不覺回身問道：「史道友怎麽了？」

他這一回身，但聽「嘶」、「嘶」幾縷輕嘯，朝身後激射而來！

無任大師沉喝一聲：「施主好生歹毒的手法！」

左手大袖一揮，向身後拂去。

宋文俊貼身站在石窟石壁，和對方雖然隔着一道石壁，但因石洞是朝右首彎進去的，他站在石壁，出手不便。

此時驟聽史傳鼎摔倒地上，急忙一個箭步，掠了出去，落到史傳鼎身邊，凝足目力看去。

只見史傳鼎仰面躺臥地上，一動也不動，似是昏了過去，這就抬頭道：「大師，史大俠昏過去了。」

無任大師聽得一愣，忙道：「你快抱起他，退出洞去。」

宋文俊答應一聲，立即收劍入匣，雙手抱起史傳鼎，急步往洞外奔去。

無任大師，手橫禪杖，緩緩的退了出去。

霍萬清、禿頂神鵰、飛虹羽士等人，都在洞外相候，看到宋文俊抱着史傳鼎奔出來，霍萬清急着問道：「少莊主，史大俠他……」

宋文俊道：「史大俠昏迷不醒，大概是中了賊人的暗算。」

說話之時，已把史傳鼎平穩的放到地上。

無任大師跟着走出，低宣佛號道：「阿彌陀佛，史道兄方才凌空飛撲，極可能中了敵人細小暗器。」

禿頂神鵰道：「待兄弟瞧瞧。」

俯下身去，仔細的檢查了一遍，忽然伸手解開了史傳鼎胸前衣衫，哼道：「好歹毒的暗器，差點就打中心臟了。」

無任大師道：「孟道兄可曾看出她們使的是什麽暗器麽？」

禿頂神鵰道：「是很細小的暗器，少說也中了八處之多，極可能是梅花針一類東西。」

宋文俊問道：「孟前輩，史大俠還有救麽？」

禿頂神鵰沉吟道：「照說這種細小暗器，風力不大，只要不中要害，應該不會有多大危險，只是不把它取出來，那就很麻煩……」

宋文俊道：「孟前輩要如何才能把那些暗器取出來呢？」

禿頂神鵰道：「只有一個方法，用磁石把它吸出來了。」

宋文俊道：「霍總管，不知你那磁鐵護胸鏡，是否有用？」

霍萬清微微搖頭道：「那是護胸鏡，只能抵抗暗器，要從體內把暗器吸出來，只怕吸力不够……」

禿頂神鵰道：「目前找不到吸鐵石，只有用磁鐵護胸鏡試試了。」

竺秋蘭道：「吸鐵石我有。」

隨即從身邊革囊中取出拳頭大一塊磁石，遞了過去。

禿頂神鵰笑道：「老朽忘了姑娘是賈花婆的傳人，令堂以暗器馳譽江湖，姑娘身邊自然會有磁石的了。」

接過磁石，回頭朝甘玄通道：「甘道兄，還是你來吧，貫門『太極神功』粘字訣以吸爲主……」

甘玄通笑道：「這是什麽時候，誰不知道你們六合門的合字訣，專吸各種暗器，何況還有竺姑娘這塊專吸體內暗器的吸鐵石，你別再找貧道麻煩了。」

禿頂神鵰道：「好，好，你別走遠，兄弟要是吸不出來，就得你來了。」

口中說道：「人已俯下身去，功運右手，握着吸鐵石，按在史傳鼎前胸幾處傷口上，一動不動。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茶的功夫，只見他緩緩吸氣，右手吸鐵石，猛力往上提起。

只聽史傳鼎口中大叫一聲，倏地睜開眼來。

禿頂神鵰隨着站了起來，舒了口氣，說道：「好了，竺姑娘，妳身邊一定帶有令堂的止血生肌靈藥吧，那就麻煩妳給史道友敷些藥了。」

竺秋蘭答應一聲，取出金創藥，和岳少俊一齊蹲着身子，給史傳鼎上了藥。

禿頂神鵰拿着吸鐵石，凝視了半晌，回頭朝飛虹羽士徐徐說道：「好險，陸道兄請看，這是什麽。」

飛虹羽士擧目一瞧，只見吸鐵石上，粘附了十數截斷針，而每一截斷針，都裹着一縷縷血絲，不覺色變道：「脆鐵催魂針！」

「一點沒錯！」

禿頂神鵰嘿然笑道：「霍總管，你道貫莊那燒火的崔嬷嬷是誰？」

霍萬清道：「莫非是兇名久著的陝北催命婆子巫姥姥？」

禿頂神鵰說道：「不是她，還會有誰呢？」

霍萬清點點頭，沉思道：「那春梅的身份，似乎還在巫婆子之上，不知又是什

麽來歷？」

無任大師低喟一聲：「從盟主的天華山莊，以至八大門派，都在他們計算之中，但咱們的人却連人家是何來歷，都仍然一無所知，看來咱們八大門派，在江湖上當眞是沒落了！」

甘玄通憤然道：「大師，走，貧道倒是不相信巫婆子能有多大能耐！」

宋文俊道：「在下開路。」

長劍一掄，當先朝洞中搶了進去。

無任大師眼看宋文俊搶先掠入洞去，怕他有失，口中急忙喊了聲：「少莊主等一等。」

一面回頭道：「霍總管，孟道兄，陸道兄諸位，務請守在這裏，咱們退路不可有失。」

在他說話聲中，甘玄通已經跟着宋文俊身後，掠入石窟。

無任大師不敢怠慢，一手提着禪杖，緊跟而入。

宋文俊躍入石窟，仗劍直奔轉彎角上，相距還有七八尺遠，就大聲喝道：「巫婆子，妳作惡多端，還不給本公子出來受死。」

他大喝聲一落，立即輕如落葉，側身貼壁疾進掩近過去。

七八尺距離，只要一閃身，就到了轉角口處。

只聽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陰笑道：「是少莊主麽？老婆子還不想傷你，快退出去吧！」

宋文俊這一聲大喝，原是激她開口，好找出她停身之處，他貼壁靜立，聽得清楚，巫婆子的聲音，似是仍在石窟右側，並未移動。

心中恨透了她，早已功運右腕，沒待對方話落，身形一閃而出，右腕揮處，一道冷芒，閃電般激射過去。

這一劍，他蓄勢而發，事前既沒出聲招呼，出手更不帶半點劍風，去的無聲無息，等到劍光乍現，森冷的劍鋒已經射到巫婆子出聲之處。

但聽「嗆」的一聲，劍尖刺在石壁上，飛起一溜火星。

敢情巫婆子話聲出口，人已移形換位，閃了開去。

宋文俊一劍刺空，心知不妙，正待往後躍退。

突聽左側傳來了巫婆子一聲的陰笑，說道：「老婆子看在宋老爺子份上，你去吧！」

一記掌風，捲擺過來！

宋文俊要待揮劍護身，已是不及，只好左臂一横，横掌推出，使了一記「秋水横舟」，硬接對方一掌。

兩股暗勁，乍然一接，宋文俊只覺那股掌風，十分陰柔，生似被人輕輕推了一把，但却身不由己的，往後連退了數步之多！

甘玄通忙問道：「少莊主怎麽了！」

宋文俊說道：「在下和賊婆子對了一掌。」

話聲未落，止不住一陣喘息，雙脚一軟，「砰」然往地上跌坐下去。

無任大師堪堪提杖趕來，睹狀大驚，低聲道：「少莊主中了暗算麽？」

只聽巫婆子的聲音，傳了出來，說道：「老和尚，你功力深厚，只要及時以『般若禪功』，替他打通奇經八脈，就可無事。」

甘玄通聽得心頭一懍，不覺修眉聳動，喝道：「妳用『陰手』傷了他？」

巫婆子呷呷笑道：「老婆子勸他退出去，他不肯聽，老婆子有什麽法子？」

站在洞口的霍萬清聽說少莊主負了傷，急忙奔入洞內，說道：「大師，少莊主傷得如何？」

甘玄通道：「少莊主被賊婆子『陰手』所傷，看來傷勢不輕，霍總管快把他抱出去再說。」

「陰手？」

霍萬清聽得機伶一顫，急忙低頭看去，石窟中雖然黝黑，但還可射進些星月之光。

只見宋文俊這一瞬間，雙目緊閉，臉如金紙，已經昏迷不省人事，一時心頭大急，悽然道：「爲『陰手』所傷，只有賊婆子本人，才能施救，這如何是好？」

只聽洞中婆子又道：「老身已經告訴過老和尚了，他練的『般若禪功』，可救少莊主之事。」

她以「陰手」打傷宋文俊，又明白的說出惟有無任大師的「般若禪功」打通奇經八脈可救，分明是很想拖延時間，和消耗無任大師的功力。

因爲一行人中，只有無任大師的修爲最深，武功最高，但如果施展「般若禪功」，替宋文俊打通奇經八脈療傷，自然要消耗老和尚不少功力了。

「阿彌陀佛。」

無任大師低宣一聲佛號，說道：「霍總管，咱們且行退出，由貧衲替少莊主療傷要緊。」

洞中的巫婆子呷呷笑道：「捨此別無良策，你們快出去吧！」

霍萬清抱起宋文俊，厲聲問道：「老虔婆，妳莫要得意，霍某不會饒過妳。」

舉步退出洞去。

巫婆子陰笑道：「老婆子等着！」

飛虹羽士道：「這賊婆子一向詭計多端，手段毒辣，看來她躲在洞中不出，還運傷了咱們二人，要對付她，眞還棘手得很！」

禿頂神鵰道：「那是她佔了地利之勢，如論武功，咱們也未必輸她，兄弟覺得她再要躲着不出，咱們就給她來個火攻，不怕她不出來。」

甘玄通道：「孟道兄莫要忘了盟主爲她們刦持，也在石窟之中。」

禿頭神鵰說道：「兄弟顧慮的也就在此……」

這時，無任大師已經靠壁盤膝坐下，霍萬清抱着宋文俊在無任大師對面席地而坐。

無任大師目光一轉，說道：「貧衲替少莊主打通奇經八脈，最少也約需半個時辰之久，在這段時間之內，不可有人驚擾，也許巫婆子等人，會趁機突圍而出，諸位道兄，務必全神戒備才好。」

甘玄通道：「大師只管放心，有咱們幾個人護法，絕出不了差錯。」

無任大師道：「如此就好。」

飛虹羽士道：「甘道兄，咱們還是分派一下人手，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甘玄通道：「咱們幾人之中，如論經驗老到，該推孟道兄第一，就請他調兵遣將，你看如何？」

飛虹羽士點頭道：「道兄說得極是，孟道兄，咱們該如何列陣防守，就看你的了。」

禿頂神鵰說道：「道兄分配，不就是了？」

甘玄通道：「時間寶貴，孟道兄也別再客氣了，貧道和甘道兄悉聽調遣，你就不用推諉了。」

禿頂神鵰朝洞外略爲打量，笑道：「咱們就以目前各位站在的位置爲準，甘道兄、陸道兄守住洞口，不讓洞內的人衝出去，史道兄、岳少俠、竺姑娘三位守護大師和少莊主，兄弟負責山下來人，就可萬無一失，不知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飛虹羽士「鏘」的一聲，抽出長劍，含笑道：「孟道兄果然有軍師之才，咱們就這樣分配好了。」

當下就和甘玄通二人，進入石窟，一左一右，轉到暗處，監視洞內動靜。

禿頂神鵰也手仗長劍，監視大石崖右側的小徑。

史傳鼎針已起出，又經過一陣調息，傷勢已好了大半，就和岳少俊，竺秋蘭三人，品字形圍在無任大師和霍萬清兩人身外，面向外立。

石崖上，立時靜止下來，無任大師眼看大家已經佈成了陣勢，也就緩緩閉上了眼睛，默運「般若禪功」。

左手當胸，單掌直竪，緩慢伸出右手，按在宋文俊頭頂「百會穴」上，把一股眞氣，度了過去。

要替人打通奇經八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必須有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的人，方能施行。

尤其被「陰手」所傷的人，體內經絡，受到陰氣的侵襲，本來除了施展「陰手」的人，以本身陰氣，把受傷的人經絡所中的陰氣吸引回去，方可得救。

那就只有練佛門「般若禪功」的人，打通奇經八脈，才能把陰氣逼出體外，也可得救。

這自然不是一般修爲功深，內功精湛的人，打通奇經八脈，所能奏效的了。

無任大師在少林寺中，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一生持修，何等精湛？此時施展起「般若禪功」，看去當眞寶相莊嚴，佛法無邊，使大家都起了五蘊皆空，肅然虔敬之心。

大石崖上，靜得聽不到半點聲音，就是天風吹來，都絲絲可聞。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山下沒有人衝上來，躲在石窟中的巫婆子，也不見動靜，時光就在大家列陣以待，嚴神戒備中，悄悄的過去。

只聽無任大師口中大喝了一聲，按住宋文俊「百會穴」上的手掌，突然收了回去。

他這一聲獅子吼般的大喝，在萬籟俱寂之中，聽來眞是如聞焦雷，震得在場衆人的耳朵嗡嗡不絕！

由霍萬清抱着盤膝而坐的宋文俊，身軀猛然一震，如夢初醒，倏地睜開眼來，口中輕「咦」一聲道：「我怎麽會坐在這裏呢？」

隨着話聲，掙扎欲起。

霍萬清忙道：「少莊主，你感覺好多了吧？此刻傷勢初癒，不可掙動……」

宋文俊回頭問道：「霍總管，我怎麽了？」

無任大師緩緩吐了口氣，站起身子，一手拄着禪杖，藹然笑道：「少莊主已經不礙事了，『陰手』傷人，最厲害的就是陰氣侵襲經脈，體內陽氣，受到鉅大的耗損，使人昏睡，貧衲已把少莊主所中陰氣從經絡中逼出，傷勢也就完全康復了。」

宋文俊一躍而起，拱手道：「多謝大師救援，在下想起來了，在下是和賊婆子對了一掌，當時只覺一般陰柔寒氣，循臂而上，使人有窒息之感，接着就什麽都不知道了，後來依稀中好像曝晒在煦和的日光之下，全身骨骼，都有着陽和之氣，又好像睡得很舒暢，只聽耳際響起一聲焦雷，才把在下驚醒過來。」

霍萬清隨着站起，笑道：「那是大師施展佛門無上神功『般若禪功』替少莊主打通奇經八脈，才解去『陰手』的陰毒，如果沒有『般若禪功』，只有那賊婆子才能解呢！」

宋文俊又朝大家作了一個長揖，說道：「多蒙諸位前輩賜助，在下更是感激不盡。」

禿頂神鵰走了過來，笑道：「少莊主別儘說客氣話了，巫婆子是狡獪如狐的人，這許多時光，一直毫無動靜，令人不無可疑，老朽覺得咱們應該設法進去瞧瞧才好。」

甘玄通拈着頷下幾莖稀疏黑鬚，沉吟道：「孟道兄說得不錯，貧道也覺得事有可疑，譬如她以『陰手』擊傷宋少莊主，何用再跟咱們說出佛門『般若禪功』可解，由這一點看來，分明是有意拖延咱們時間的緩兵之計。」

史傳鼎道：「但賊黨並沒有後援趕來，緩兵又有何用？」

禿頂神鵰道：「也許是咱們找來的快，賊黨一時措手不及，洞內尚須加以佈置，也說不定。」

宋文俊道：「這麽說，咱們應該儘快衝進去才是，這賊婆子只會躲在暗處偷襲，在下非給她一個厲害不可！」

鏘然發劍，正待往裏衝去。

史傳鼎接口道：「少莊主，在下和你同去打個頭陣，咱們要抓活的。」

無任大師忙道：「二位請留步。」

宋文俊、史傳鼎只好停下步來，同時回身道：「大師有何見教？」

無任大師道：「巫婆子狡猾機詐，咱們就算要攻洞，也該謀定而動，貧衲之意，在攻洞之前，應該推舉出一個人來統一指揮，庶不致自亂步驟……」

甘玄通道：「大師望重武林，正是最好的人選了。」

無任大師合十道：「貧衲不敢，但貧衲可以推舉一個人，那就是孟老施主，他江湖經驗豐富，見多識廣，方才調派人手，井井有條，這次攻洞非他指揮不可。」

（未完・十五）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瀟湘客·文
可　飛·圖

魔魔斷魂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化民，石中英來到千佛山山頂，他們來此目的是等待斷魂簫湯紫烟的出現，但這時却來了呂家堡的六男三女，雙方一言不合，大打起來，呂家堡的少堡主呂勝男欲置林、石於死地，因爲他倆對呂家堡的秘密意知太多，林，石兩人雖技不如人，但却拚命抵抗，求生意志甚盛，正在危急的時候，只聽一縷簫音嫋嫋傳來，呂勝男聽了急循簫音方向奔去，現場又出現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石小玉，她是湯紫烟的女兒，林化民，石中英驚喜交集，石小玉身手厲害，三兩下就懲罰了呂家堡的手下，接着石小玉帶領林、石兩人去見湯紫烟……

玄功廢惡寇

照時間推算，她才不過是三十出頭的人，爲什麼她的面容上好像已接近四旬，而頭髮更是一片銀白了呢？

這原因，石中英、林化民二人最是清楚不過。

因此，乍見之下，這兩位禁不住鼻端一酸，目蘊淚珠，久久不能開口。

石小玉不曾注意到他兩位伯伯的表情，只是指着乃母的衣袖撒嬌道：「娘，我說的是實在話啊！」

「丫頭別煩人！」湯紫烟表現很洒脫，目注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嬌笑道：「二位大哥好！」

「好……」石中英、林化民二人的喉頭，都像是被什麼東西阻塞了似地，說不出話來。只是含含糊糊地同時點着頭。

石小玉「咦」了一聲道：「二位伯伯怎麼哭了？」

「不！」林化民搶先苦笑道：「伯伯是太高興了。」

湯紫烟向愛女揮揮手道：「丫頭，二位伯伯都折騰了一夜，肚子一定餓了，快去厨房弄點吃的來……」

馭劍誅奸徒

石中英連忙截口接道：「不！紫烟，我們都不餓……」

湯紫烟也截斷對方的話鋒道：「我可餓了哩！二位大哥別怕我們麻煩，一切都是現成的，只要回一下鍋就行了，我還準備了林大哥最喜歡喝的茅台酒哩！」

一聽到酒，林化民的精目中放出了異彩，說道：「紫烟，妳知道我今宵去千佛山嶺？」

湯紫烟道：「是的，三天之前，我就發現你的行踪了。」

「那妳爲何不招呼我？」

「留待今宵一起招待，不更好嗎！咦！丫頭，妳怎麼還不走？」

原來石小玉還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眸子，呆立一旁哩！

聽到乃母的問話之後，才嬌笑道：「我這就走啦！娘，你們說故事一定要等我回來才說呀！」

石中英搶先說道：「好好，一定，一定……」

石小玉這才滿意地走了，湯紫烟徐徐卸下頭上的青布頭巾，現出一頭與她的年齡和面貌極不調和銀絲來。

林化民首先喟然長嘆道：「紫烟，妳的頭髮，怎麼全白了？」

湯紫烟凄涼地一笑道：「當年伍子胥過昭關，一夜就急白了頭髮，林大哥請想想，這十幾年來，我湯紫烟熬過了多少個『昭關之夜』，僅僅急白了這三千煩惱絲又算得什麼！」

石中英顯然無限痛苦地道：「紫烟，妳的不幸遭遇，雖然是呂家父女所一手促成，但我却等於是替他們間接殺人的劊子手，所以，如妳現在能痛快淋漓地揍我一頓，甚至……」

湯紫烟截口笑道：「石大哥，事情都已成過去，不用再提了。」

接着，又輕輕一嘆，說道：「其實，任何人站在你當時的立場，都會那樣作的，所以，我也一點都不怪你，這都是命，命……」

林化民向石中英問道：「石兄，你是如何明白事實眞相的？」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說起來那已經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那時，中玉與呂勝男成婚不久，我也以大伯的身份經常在呂家作客，有一天深夜，我因喝多了酒，煩躁不安，半夜起來在花園納涼，才無意中獲知這項秘密。」

「哦！說下去。」

「當時，剛好碰上呂勝男和辛超也正到後花園中的涼亭去幽會……」

「辛超？就是呂家堡當總管的那個辛超？」

「正是。」

「眞想不到，這兩人間還有着曖昧關係。」

「這叫作知人口面不知心啊！我心中明白，那兩人的武功比我高明，所以，當時我不但不敢行動，簡直連大氣都不敢出呢。」

「他們陷害紫烟的秘密，就是在那對狗男女幽會時洩漏出來的？」

「是的。你呢？」

「我怎麼樣？」

「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林化民長嘆一聲道：「其實，到目前爲止，我還什麼都不知道，但我斷定此中必有陰謀，所以，當中玉和呂勝男成婚之後，我一直不曾去過呂家堡，我只想找到你和紫烟，希望能合咱們三人之力，設法揭穿這一個陰謀，却想不到，一直到今宵，才找到你們二位。」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對了，當時，那對狗男女是怎麼說的？」

石小玉在門口接道：「二位伯伯，你們的故事慢點說呀……」

隨着話聲，她已端着一個托盤，送來四大盤熱騰騰，香噴噴的菜餚，鷄、鴨、魚、肉俱全，相當豐盛。

石小玉像一陣旋風，以最快的動作，擺好菜餚，又搬來杯羹，最後搬來的，是兩瓶甕裝茅台酒。

才打開泥封，一陣冷冽酒香，就充滿了這斗室之中。

林化民禁不住脫口讚道：「好酒！」

湯紫烟嬌笑說道：「酒，的確不賴，還有兩瓶，喝不完的，灌到你的酒葫蘆中去吧！」

「那我先謝了！」林化民端起石小玉斟好的酒杯，先嚐了一口，才含笑接道：「紫烟，這一瓶足有三斤，四個酒罎子携帶起來，可不太方便，妳是……」

湯紫烟說道：「這不是我自己由貴州帶來，而是就地取材，向你林大哥借花獻佛。」

「啊！看情形，想必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了？」

「其實，也很簡單，昨天晚上，我在城裏宰了一個採花淫賊，那家主人一定要好好謝我，我看他客廳中擺着人家剛送來的四瓶茅台酒，同時也想到給林大哥一個意外的驚喜，於是，我向他說，別的不要，送我兩瓶茅台酒，就足感盛情了，想不到他却一起送了給我，在却之不恭的情況之下，也只好一併笑納，說來，還是林大哥的口福不淺，據那主人說，這四瓶酒，還是他的一位遠房親戚，托人由貴州帶來，並且是當天天黑之前才送到，所以還擺在客廳中……」

石小玉對這些自然不感興趣，因而忍不住截口嚷道：「娘，你怎麼嘮叨個沒完的？」

湯紫烟峻佯地道：「丫頭，沒大沒小的，也不怕兩位伯伯笑話。」

石小玉嬌笑道：「才不會哩！兩位伯伯都很疼我。」

湯紫烟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大哥請莫見笑，這丫頭，從小就被我寵壞了……」接着，又向石小玉笑問道：「丫頭，你嫌娘嘮叨，那妳希望說些什麼？」

石小玉道：「說故事，不！是說我的身世，方才娘說過，回來之後就會告訴我的。」

湯紫烟神色一整道：「好！先敬兩位伯伯的酒，我馬上就說。」

「好的。」石小玉舉杯向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嬌笑道：「二位伯伯，侄女敬您倆啦！」

石小玉敬過酒後，湯紫烟才娓娓地將當年往事，詳細地說了出來。

原來呂家堡是山東境內首屈一指的武林世家，堡主呂嘯天，武功卓絕，俠名遠播，武林同道尊之爲「賽孟嘗」而不名。

「賽孟嘗」呂嘯天功成名就，富甲一方，威震魯省，應該是說得上是志得意滿，了無遺憾才對。

但天下事，能盡如人意者並不常見，對呂嘯天而言，也並不例外。

也許是上蒼認爲呂嘯天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而故意給他一點缺陷，使得他年逾四十，膝下僅有一個女兒——呂勝男，同時，在他過四旬華誕的那一年，他的元配夫人也因病去世。

呂家堡偌大的事業，沒有一個繼承人，本已使得呂嘯天暗懷隱憂，再加上中年喪偶，自然使得他的意志更爲消沉了。

就當呂嘯天意志消沉，不時以酒消愁之間，却由於湯紫烟的適時出現，使得他精神大振，而重新恢復了他以往的蓬勃生

氣。

人說：女人是禍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些語，對於湯紫烟對呂嘯天的影响而言，是非常恰當的。

呂嘯天旣有「賽孟嘗」之綽號，自然是平常非常好客，門下食客，數以百計。

當然，這些食客，都是學有專長的武林人物，而石中英，石中玉兄弟與林化民，也是呂家堡的食客之一，而且，林化民與石氏兄弟之間的私交甚篤。

至於湯紫烟，本係一馬戲班主的女兒，乃父　於賣藝途經歷下時，不幸因年老力衰，及昔年練功時所受內傷復發，而突死異域，馬戲班隨之解放，湯紫烟却成了流落在異鄉孤雛。

說來這也是孽，就當湯紫烟處境進退維谷之間，却被呂嘯天的女兒呂勝男所發現。

由於雙方年齡相若，也很談得來，不但不會發生同性相斥的現象，而且雙方一見如故，呂勝男並立即將湯紫烟引入呂家堡中。

呂嘯天一見湯紫烟，即驚爲天人，而暗中滋生了納爲繼室的意圖，但由於雙方年齡相差懸殊，同時也由於湯紫烟是他女兒的閨友，只得將這點私心，暗地深藏心底。

江湖兒女，大都是不拘形跡的，進入呂家後的湯紫烟，不久即與石中玉結識，而感情也日益增進。

可是，他沒想到，呂勝男早就對石中玉吃得死脫，視石中玉爲自己的禁臠了。不過，石中玉所傾心的却是湯紫烟，對呂勝男，僅僅是虛應故事而已。

這情形，一經被呂勝男察覺，三者之間，關係的惡化，自不難想見。

呂勝男自幼養尊處優，如果天上的星星能摘下來，乃父也會不計代價去滿足她的。

試想，像這樣一個嬌縱成性的千金小姐，怎能在感情上承受此種打擊。

但她雖因自幼嬌縱任性，處事却頗爲冷靜，而城府也極深。

她深深地明白，男女之間的感情糾紛，是不可能憑藉家勢，強施壓力所能解決的。

因此，當她察覺他們之間的三角戀情之後，却不動聲色，而先行獨自冷靜地想好了一個她認爲很絕也很妙的計劃之後，再去跟乃父商量，由於呂嘯天本人也對湯紫烟存有染指企圖，儘管他對愛女的計劃認爲不光明，也太過殘忍，但在色令智昏的情況之下，他也昧着良心，予以支持。

於是石中英被藉故派往外地。接着，石中玉神秘地病倒了。石中玉的病，不但神秘，也很離奇。

因爲，由外表看來，毫無病容，一切都很正常，却就是昏迷不醒，因而使得羣醫束手，莫可奈何。

當然，此情此景之下，最着急的是湯紫烟和林化民兩人。其次，呂嘯天父女也表現得非常熱心，出錢出力「延醫」都不遺餘力。

但這些，都無濟於事，石中玉仍然是昏迷不醒。最後是由呂勝男獻計，她認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建議乃父四處張貼榜文，只要有人能治好石中玉的奇症，不計任何代價。

這一着，倒還眞管用，榜文貼出三天，就有人應徵。

那是一個白面無鬚，長得頗爲英俊的壯年江湖郎中。替石中玉檢查脈象之後，即很有把握地表示，保證能藥到病除，但他所提的條件是非常苛刻，那就是要湯紫烟嫁給他爲妻了。

這條件，湯紫烟當然不答應，但爲了個郎的生命，並經呂嘯天從旁開導之下，湯紫烟與那江湖郎中，雙方都讓了步。

那就是江湖郎中不再要湯紫烟下嫁，只求一夕溫存，並可以先行將石中玉救醒，只要呂嘯天出面保證能履行條件就行。

而湯紫烟在無可奈何之下，也不得不含淚應允。於是，石中玉的昏睡奇症霍然而癒，而湯紫烟却不得不履行諾言，忍受那個江湖郎中的蹂躪。

他事情眞是巧得出奇，就當湯紫烟忍辱含垢，履行那個江湖郎中的「一夕溫柔」的諾言時，石中英也適時趕了回來，而呂家父女在石中英面前，却又有另一套說詞。

他們向石中英說，湯紫烟是一個喜新厭舊，水性楊花的淫賤女子，與石中玉要好的同時，又跟一個採花淫賊勾搭上。而且，戀姦情熱，對石中玉暗下慢性毒藥，將欲其置於死地。

這一套說詞雖然大出石氏兄弟的意外，但由於先有石中玉的昏迷不醒，後有目前的「捉姦成雙」，却也不由得他們不相信。

不過，由於石中玉與湯紫烟僅係一對情人而並未正式成婚。因此，石氏　弟當時並未採取捉姦的行動，僅於翌日由石中英出面，直率地向湯紫烟說明，石家清白家風，不能由一個已失貞的媳婦而有所玷辱，如果湯紫烟對石中玉的感情是出自一片眞誠，就應該成全他，不許再予糾纏，最好是自行悄然離去。

石中英根本不予湯紫烟任何解釋的機會，說完這些之後，立即拂袖離去。

湯紫烟滿腹辛酸，滿懷委屈，無處訴說，也無人可以訴說，甚至她要求見石中玉最後一面也不可得，悲憤之下，幾乎痛不欲生。

也就在這時，呂嘯天獨自趕來，向她假情假義地，加以勸導，也表明他自己的心意，願意收留她作爲繼室。

湯紫烟當然不會答應，但她自幼在江湖中成長，深知江湖上的險惡，也深知自己這離奇的遭遇，必然會有了某種陰謀，處理不妥當，極可能會危及兩條人命——此時，她已懷了三個月的身孕。

按說，目前的寃屈，使她了無生意，對本身的生死已看得很淡。但當她想到對方陷害她的陰謀時，一股強烈的復仇意念，使她決心要堅強地活下去。因此，儘管她不接受呂嘯天的要求，却不便堅拒，而不得不虛與委蛇，然後，藉機悄然離去。

當她隨乃父在各地賣藝時，曾經遇上一位老尼經她看相，但只是搖頭嘆息，却不說結果，經她一再請求之後，那老尼才說：「三年之內，妳必然會遭遇到極難解決的困難，可到華山白石庵去找我，也許

會對妳有點帮助。」

所以，當她走投無路時，就想到了那老尼的話。最初，她只想找一個棲身之所，將腹中的小孩生下再說，却想不到那位老尼，却是一位身懷奇技的絕代高人。

湯紫烟這一投奔過去，不但有了棲身之所也成就了她母女倆的一身無敵武功。

當湯紫烟以一聲長嘆結束她的談話時，石小玉却搖撼着乃母的肩頭道：「娘，他們使的是甚麽陰謀，您還沒說明哩！」

湯紫烟苦笑道：「傻丫頭，妳平常的鬼聰明，到哪兒去了，這故事已經很明顯，還用得着我另加說明嗎！」

「這是說。」石小玉連連眨動着大眼睛：「石中玉，啊！不！現在，我該叫他爹了，是嗎？」

「嗳……」

「當時我爹的病是他們故意弄的手脚嗎？」

「不錯，當時，妳爹所中的，只是一種普通的千日醉，所有經他請來的名醫，也是他事先所收買的，所以才一致表示束手無策。」話鋒略爲一頓，又接着說道：「還有，連我當時接受他們那種混賬的條件，也是在一種半昏迷的神智下……」

石中英忍不住截口訝問道：「他們也在妳身上作過手脚？」

湯紫烟道：「如非是他們事先在我身上作了手脚，當時我不會接受那種條件，二位該明白，生死事小，失節事大，我旣然深愛着石中玉，但如果是在神智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我是寧可一死殉情，也不會受那種混賬條件。」

石中英蹙眉自說道：「他們爲甚麽要繞那麽大一個圈子了呢？」

林化民搶先接着：「這理由還不簡單，就是爲了使你這個糊塗蛋入殼，便於石中玉心甘情願地，重行回到呂勝男的懷抱中去！」

石中英一挫鋼牙，說道：「該死！我眞該死……」

林化民猛地灌了一杯美酒，截口笑道：「你的確是該死，你無形中成了他們帮兇。」

湯紫烟長嘆一聲道：「二位，事情都已過去，不須再提了。」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紫烟，說實在的，如果妳能狠狠地罵我一頓，甚至揍我一頓，也許我會好過一點……」

林化民道：「不用罵你，也不用揍你，只要你戴罪立功，陪我殺進呂家堡去，先將你的弟弟解救出來就行了。」

石小玉蹙眉問道：「林伯伯，難道我爹一直到現在，也不知道這些情形？」

林化民道：「看情形是不知道，否則，如果他明知妳娘爲他含寃忍垢，受苦受難，而仍然無動於衷，呂家堡中享受他的溫柔艷福，那他就不算是東西了。」

接着，他又加以補充道：「當然，我認爲你爹還不知道，是有根據的，那就是經我這十多年來在暗中觀察所得，妳爹雖然貴爲呂家堡的嬌客，但却不過問堡務，也沒在江湖上走動過，而呂家堡中上上下下的人，口中所提到的，是堡主，少堡主，和辛總管，却從未有人提過他這位乘龍快婿，這足以證明他在堡中並不得意，不得意而仍然呆在堡中，更足以證明他對過去的一切，還是一點都不知情，而更有力的直接證據，是方才呂勝男決心要將你我殺之滅口……」

石中英點點頭道：「對對……我也常常想，中玉不是那樣混賬的人，如果他已知道內情，早就該有所表示的了。」

林化民冷冷地接道：「對了，你旣然早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知道內情，却爲何不暗中向中玉說明？」

石中英苦笑道：「林兄，請原諒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常想，憑我石家兄弟，要應付呂家堡採取行動，無異是以卵擊石，如果我提前把內情告訴中玉，可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我才不得不藉機遠遊，希望找到紫烟和你老兄之後，再共商良策，想不到這一蹉跎就是十多年，一直到今宵，才算如願以償……」

林化民截口接道：「够了，我越聽越煩……」緊接着，又向湯紫烟道：「紫烟，現在，妳是三軍統帥，該如何安排，我們全聽妳的調遣。」

但湯紫烟却目注窗外，幽幽地說道：「朋友，大方一點，進來坐坐吧！」

這一來，自然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臉色不由爲之一變，心中暗道「慚愧」不已。

但湯紫烟也是臉色微變地「咦」了一聲道：「好高明的輕功……」

同時，遠處也傳來一聲深長而有糢糊的嘆息。也由於這嘆息聲太遠，也糢糊，以致沒法辨別，這發出嘆息的人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

石小玉忙道：「娘，我去追。」

湯紫烟截口接道：「人家已到了百丈之外，而且那人的輕功決不在妳之下，不必白費精神了。」

石小玉道：「娘，您早就發覺那厮在外面偷聽？」

湯紫烟道：「是的，我們一開始喝酒，那人就到了，但他很小心，不敢欺近到十丈之內來。」

林化民接問道：「紫烟，妳以爲，那是甚麽人呢？」

湯紫烟道：「連他是敵是友，也沒法分辨，我又怎能判斷他是誰？」

石小玉道：「娘，莫非是呂勝男？」

「很難說。」

「娘，方才，妳們沒交手？」

「傻丫頭，說話沒頭沒腦的，妳說的是不是指我和呂勝男？」

「是啊！」

「她連我的面孔都沒見到，怎會交手哩！」

「這是說，她的輕功比不上您？」

「不錯，她的輕功比我要略遜一籌，但她的武功却不一定比我差，呂家堡中最扎手的人物，並非呂家父女，而是他們的總管，也就是呂勝男的姘頭辛超……」

石中英訝問道：「會有這種事？」

湯紫烟道：「這是絕對正確的，說起來，辛超的武功也是源出於白石庵哩！」

「辛超居然會跟妳同門？」

「不！那厮的武功雖然也是出於白石庵，但却不能算我的同門。而且，我此番到歷下來，主要還是代恩師淸理門戶，其

次才是斷我自己的恩怨。」

此時，天色已經大亮，滿桌的酒菜，絕大部份都進了林化民的肚中，酒足菜飽之餘，林化民一掌將案頭燭火擊滅，含笑問道：「紫烟，既然妳與辛超不算同門，又怎能用上清理門戶的字眼？」

湯紫烟笑道：「看來，我必須多費一點點唇舌才行了。」接着，却是輕輕一嘆道：「在我入山之後，恩師收過一位綺年玉貌的俗家弟子，當然，現在說來，應該是我的師妹。我那位師妹，資質特佳，成就比我高得多，但沒有機心，心地又太過善良，而且也缺少江湖閱歷，也就由於這些致命缺點，藝成下山不到一個月，就遭受辛超的暗算而死，她手中的一本武功秘笈，也到了辛超手中，說來這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林化民「哦」了一聲道：「對了，呂家堡倒行逆施，無惡不作的作風，也是最近五六年以來的事，看情形，必然是受了辛超獲得那本武功秘笈的影响？」

「不錯。」

「那麽，令師為何不早點清理門戶，而坐令那姓辛的為害江湖呢？」

湯紫烟苦笑道：「林大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好！駝子洗耳恭聆。」

「事實上，恩師是於我師妹被害一年之後，由於沒有音訊才親自下山查詢，但辛超的手脚，乾淨俐落，毫無綫索可尋，一直到第三年，也就是辛超仗着武功已有成就，而開始為患江湖時，我恩師才查出事實眞相……」

「當時，令師為何不殺了那雜種？」

「因為，恩師已在佛前立誓，終身不開殺戒。」

「所以，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將這一副千斤重担，交與你們母女倆？」

「是的，但我很慚愧，入門比師妹早，成就比師妹差得多，所以，恩師雖然急於清理門戶，我也急於想了斷私仇，却一直到三年之前，他老人家才很勉強地放我下山，而且，行前還一再叮囑，必須等小玉能作我的得力助手，才准採取行動，因為，辛超羽翼已豐，憑我個人的力量，勢將難免顧此失彼，因而最近三年來，我只好以斷魂簫的神秘身份在江湖上活動，一方面却在全力培植小玉這丫頭。」

石中英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紫烟，這十幾年的漫長歲月，可眞够妳捱的。」

湯紫烟嬌笑道：「石大哥，我總算熬出頭了，玉丫頭已够資格作我的主要助手，現在，又得到兩位大哥的協助，我更放心了。」

「我們？」林化民苦笑道：「妳說，我們兩個，也可以協助妳？」

「不錯。」

「照昨宵在千佛山頂的經驗來說，我駝子只能帮妳喝酒。」

「別長他人志氣，二位大哥，我一定有辦法在一個月內，使二位成為我的得力助手。」

石中英笑道：「紫烟，妳說得够玄，但我却希望能成為事實。」

湯紫烟道：「一定的，我要求二位大哥，在一個月內，練就一招劍法，和一招掌法。」

「一個月的工夫，就只練一招劍法和一招掌法？」

「是的，而且必須特別加緊研練才行，在這一個月之內，二位大哥必須多多辛苦了。」

「只要能有代價，辛苦一點，倒算不了甚麽。」

「代價自然是有的，一個月之後，像昨宵所遇上的枯竹客與矮冬瓜，二位就自己有力量去收拾他們了。」

林化民忍不住敞聲笑，說道：「那眞太好了！只是，一個月的時間，未免太長了……」

湯紫烟嬌笑道：「林大哥，十幾年的歲月都挨過了，多等一個月，又算得了甚麽？」

石中英忙點點頭道：「對，對，紫烟，急不如快，現在就請你傳授我們的武功吧！」

「現在不行，這兒已被人發現了，必須換一個地方才行。」湯紫烟扭頭向石小玉說道：「丫頭，收拾一下，我們馬上就走。」

× × ×

呂家堡，位於歷下城東二十里的呂家集。

甲第連雲，佔地廣達百畝，深溝高壘，就像一座具體而微的城池。

過去，它是北六省中，令人敬仰的有數武林世家之一，但如今，它却成了令江湖人側目的罪惡淵藪。

又是一輪明月夜——九月十五日的月圓夜。

今夜，萬里無雲，星稀月朗，整個大地，都浸沐在如銀月色之中。

在冷月清輝下，在冷冽夜風中，呂家堡是顯得那麽靜謐，那麽安詳。但它的靜謐與安詳，是表面上的。其實，暗中却是刁斗森嚴，如臨大敵。正所謂外弛內張，隨時都會掀起一塲令人不敢想像的腥風血雨。

「咚，咚，」、「嗆，嗆，」巡邏的堡丁，清晰地報出二更二點。

整個呂家堡已是一片漆黑，只有堡中央那高聳的建築物中，還透着燈光。

那是呂家堡的神經中樞。此刻，少堡主呂勝男，正和她那身為總管的姘頭辛超，在三樓上的一個小花廳中品茗閑談着，但他們的臉色都很嚴肅。

辛超是一個身材頎長，面相清癯的中年人，由外表看來，一派斯文，不但看不出來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黑道頭兒，甚至也瞧不出他是一個會武功的人。

他，忽然站起身來，走向窻前，推開那糊着精美皮紙的雕花窻戶，凝望着高空的明月，像是自語似地低聲說道：「已是整整地一個月過去了，為甚麽一點動靜也沒有？」

呂勝男嬌笑道：「我想，多半是她們認為力量不够，自己知難而退了。」

辛超頭也不回地說道：「我可不敢這麽樂觀，勝男，請恕我說句洩氣的話，我們必須作最壞的打算。」

呂勝男道：「你為什麽會有這種想法，她們充其量只有母女兩個人……」

「不錯，她們只有母女兩個人，但一個月以前的事，是妳自己親身經歷的，憑妳的身手，居然會將湯紫烟追脫了，這表示一些什麽哩！還有，憑那小丫頭制住枯竹客等人時的乾淨俐落，如果換了妳也不見得比她更漂亮吧！」

「你別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始終認為，她們再強也只是兩個人而已……」

「妳怎能斷定她們沒有別的帮手？」

「如果她們另有有力帮手，就不致於遲遲不敢採取行動了。」

「也許妳說的有點道理，但我心中始終籠罩着一片不祥的陰影，怎麽也抹不掉的。」

「你……你究竟在胡說些什麽？」

辛超輕輕一嘆道：「我在想，八年以前，白石庵那個老尼姑所說的話。」

呂勝男一怔道：「你認為湯紫烟就是那個老尼姑所調教出來的徒弟？」

「唔……」

「我想，天下不會有這麽巧的事，何況，事隔多年，說不定，那老尼姑早已身登極樂了哩！」

「很難說，可惜的是，一個月之前，我曾見到那母女的身法和招式。」

「別胡思亂想了，就算是一切如你所料吧！我相信湯紫烟的成就也决不會高過你去，何況，這些年來，爹也一直在閉關潛修……」

辛超忽然轉過身來，截口問道：「勝男，最近，石中玉的情況如何？」

呂勝男嬌笑道：「他也一直在閉關潛修，不過，他修的是醉功和睡功，清醒的時候，也還是猛唸金剛經，和猛讀禮運大同篇。」

「也一直沒有出過門？」

「是的。」

「以前，他對克用的感情很冷淡，最近情況如何？」

「他明知克用不是他自己的骨肉，怎麽能好得起來？」

辛超蹙眉接道：「勝男，我始終覺得，石中玉這種消極和忍讓的態度，非常可疑。」

「可疑？為什麽？」

「如果妳和他易地而處，像目前這種情形，妳會如何安排自己？」

「這個……」呂勝男蹙眉反問道：「你認為他這種忍讓和消極態度，也是故意裝成？」

「非常可能。」

「即使果如你所猜想，那又有什麽用，憑他原有的武學，即使是瞞着我們潛修苦練，再練上半個甲子，也趕不上咱們目前一半的成就呢。」

辛超沉思着接道：「勝男，對石中玉，我想好了一個安排他的辦法，希望妳不要反對。」

「你的意見，我幾時反對過的。」呂勝男嬌笑着道：「但我希望能先行知道，如何安排他？」

辛超道：「我要派人去『保護』他，必要時，予以刦持，作為與湯紫烟談判的人質。」

「你想得太可怕了！」

「這叫作有備無患，當然，誰也不希望情況會壞到那種程度，但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先有了萬全的準備，才能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好，就照你的意思去作吧！」呂勝男接問道：「你打算派誰去保護他？」

「派八大護法中人。」辛超揚聲接道：「來人！」

一個青衣侍女，應聲出現門口，嬌應道：「總管有何吩咐？」

辛超沉聲說道：「去請牛護法和計護法，叫他們馬上到這兒來。」

「是……」

袋烟工夫過後，兩個年約半百的灰衫老者，緩步進入小花廳中，兩人一同躬身施禮道：「參見少堡主，辛總管。」

這兩位灰衫老者，就是呂家堡中八大護法中的牛冲和計全。計全是關外的獨行大盜，牛冲則是橫行雲貴地區的盜魁，一如枯竹客、矮冬瓜，在江湖上都是响噹噹的一流高手。

同時，所有八大護法中人，他們的身手和在江湖上的份量都大致不相上下的。

按一般江湖組織的慣例，護法是很崇高的職位，除了該一組織的首腦人物之外，旁人是沒法指揮的。

至於總管，聽起來好像還不錯，其實，不過是一個奴才頭兒，其地位，是不能與護法相提並論的。

但目前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身為護法的人，居然用參見主子的禮節對待總管。

由這一點，也就不難想見辛超在呂家堡中飛揚拔扈的情形。

也不難想見，辛超雖然還掛着總管的名義，但事實上，却早已成為呂家堡的主了。

辛超點點頭，儼以主子的語氣說道：「請二位到來是有非常重要的任務託付，請坐。」

「謝總管，」兩位大護法在一旁坐下之後，由牛冲問道：「總座有何吩咐？」

辛超道：「從現在開始，二位專責維護本堡駙馬爺石大俠的安全，二位都知道，本堡已處於特別戒備情況下，敵人隨時會發動突擊，搏殺一開始，我可能沒工夫再對二位指示機宜，所以，二位必須現在記好，如果萬一情況惡化時，二位必須立即刦持石大俠，以石大俠的生命為要挾，迫令對方撤退，到時候我會及時趕來處理，明白我的意思嗎？」

牛冲接問道：「這是說，總座所說的敵人，就是石大俠的朋友？」

「比朋友的關係還要深切得多。」

「這……我明白了。」牛冲與計全同時點頭。

「好了，現在，二位就開始執行任務吧。」

「是……」

牛冲、計全二人躬身退走之後，呂勝男苦笑道：「超哥，你……變了。」

辛超一楞道：「我哪一點兒變了？」

呂勝男道：「以前，你豪氣干雲，目無餘子，連各門派的掌門人，你都不放在眼中，但現在，你却對個湯紫烟如此小題大作起來。」

辛超苦笑道：「但願我是小題大作，

也但願我的料想是錯誤的。」

呂勝男將她的嬌軀徐徐地偎入他的懷中，媚笑道：「超哥，最近這一個月以來，我們很難得要……要好了，現在，你抱我到……到床上去……」

她的熱情和媚態使他暫忘記了一切煩憂，很粗獷地，一把將她的嬌軀抱起，向裏間的寢室走去，並在她的香腮上親了一下道：「妳呀！是一隻永遠也餵不飽的饞貓……」

寢室的門兒關上了，關住了滿室的春光。

可是，却關不住那放蕩形骸的蕩笑，若斷若續的呻吟，和重濁的牛喘聲所譜成的令人聞之悠悠神往的樂章。

驀地，一縷簫音，劃破寂靜的夜空，也打斷了由寢室中透出的狂蕩樂章。

簫音清悅激昂，有如千軍陷陣，萬馬嘶鳴，充滿着金戈鐵馬的殺伐之聲。

那寢室的房門，呀然而啓，辛超呂勝男二人一面匆匆地整理衣衫，快步走出。呂勝男更是鬢亂釵橫，俏臉上的酡紅還沒消褪哩！

辛超扭頭瞟了一眼，蹙眉說道：「勝男，先將頭上整理好再出來……」

呂勝男白了他一眼道：「都是你！」

辛超苦笑道：「好！就算是我不好吧！妳這樣子怎能見人……」

呂勝男瞪了他一眼，又返身向寢室走去。

簫音仍在不斷地傳來。

石小玉、林化民、石中英等三人已進呂家堡的大門之內，對他們三人而言，呂家堡的深溝高壘，森嚴警衛，已完全失去作用了。

林化民一馬當先，站在廣場中大聲嚷叫道：「呂勝男，辛超，你們這對狗男女，快點出來領死！」

他的叫嚷未畢，「颼颼」連响，已捷如飛鳥地，縱落六個夜行人，將石小玉等三人圍在核心。

這六個人，也就是呂家堡中，八大護法中除了牛沖，計全以外的六個，當然是包括已於一個月前，在千佛山頂失去一隻耳朵的枯竹客與矮冬瓜在內。

很顯然，辛超已知道來者不善，不願以等閒人物送死，所以，一上來就是呂家堡中的一流角色。

枯竹客首先冷笑一聲道：「這叫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要來。」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又有一批勁裝大漢蜂湧上來，爲數約在五十人以上。

俗語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那批勁裝大漢雖然是一些二三流角色，但在人多勢衆，一湧而上的情況之下，却也是够令人頭痛的。

因此，枯竹客的胆量也更爲壯大起來，不等對方的人開口，又扭頭向矮冬瓜說道，「呂兄，你們五位纒住那小丫頭！由我先索還一個月以前的割耳之恨……」

石小玉截口嬌笑道：「別那麽緊張，我可以暫時站在這兒不動，有本事的你們儘管便向林伯伯索還一個月以前的割耳之恨吧。」

林化民接着笑道：「枯竹客，林某人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你們既然執迷不悟，一定要爲虎作倀，現在，我所要的，可就不是一隻耳朵啦！」

枯竹客怒聲道：「林化民，我不信你還能將我的……咬去……」

他的話沒說完，眼前人影一幌，香風拂處，脆响隨傳，已挨了兩記，辣辣的耳光。

而揍人的石小玉，竟然像是根本不曾移動過似地，仍然傲立原處，寒着一張稚氣未褪的俏臉，連連冷笑着。

枯竹客就像是被鬼怪摑了兩記耳光似地，心中充滿着的憤恨，却因他的主子還沒出塲，也深知面前這小煞星不好惹，不敢再在口頭上開罪，只好怒視着石小玉道：「妳……說話算不算數！」

石小玉冷然接道：「此話怎講？」

「妳說過，站在那兒不動的！」

「哦！那只怪你不說人話，懂嗎？」

枯竹客被兩記耳光摑昏了頭，直到石小玉點明，才知道是一句粗話惹來的禍。

他對石小玉是無可奈何，只好打掉門牙和血吞，却將怒火完全發洩在林化民的身上，而向着林化民虎吼一聲，撲了過去，並怒叱道：「林化民，老夫要撕下你的兩隻耳朵……」

林化民倏地身形一閃，避過對方那含憤的一擊，並朗聲笑道：「沉住氣，再來過……」

話聲未落，枯竹客又像旋風似地撲過來。

這回，林化民沒再閃避，但現塲中人，除了石小玉，石中英二人之外，竟沒人看清林化民是如何出手，而枯竹客已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掌。

這一掌！正中前胸，由於正好迎着枯竹客的前衝之勢，掌力也格外沉重，但聽「蓬」的巨震聲中，枯竹客當塲被擊得連退三大步，「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之後，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徐徐萎縮，終於躺了下去。

一個月以前，不堪一擊的林化民，如今居然一出手就擊斃一個八大護法中人，這意外的變化，使得其餘五個護法一齊臉色大變，而紛紛揮舞着兵刃！向林化民進擊。

石小玉嬌喝一聲：「林伯伯，讓我來吧。」

她是劍及履及地，話出招隨，一陣金鐵交鳴聲中，那五個議法，已被她一招「橫掃千軍」，逼退八尺之外。

林化民向石中英一使眼色，雙雙揮劍進擊，並沉聲喝道：「賢侄女，殺惡即所以行善，這批魔崽了都是死有餘辜的武林敗類，妳可千萬不要手軟。」

話聲中，慘號連傳，五個護法中又倒下兩個。

石小玉嬌笑着說道：「林伯伯，我知道了！」

但見一道銀虹，繞塲一轉，僅剩的三個護法，已被石小玉腰斬兩個。

只剩下一個矮冬瓜了，矮冬瓜本來也難逃石小玉石破天驚的一擊的，但由於他個子矮，像一個肉球似地，貼地一滾，才暫時逃過一切。

但他驚魂未定，林化民的長劍也抵着他的前胸冷笑道：「矮冬瓜，給你一個便

宜，自己了斷吧……」

一聲洪烈佛號，劃空傳來道：「阿彌陀佛，林施主劍下留人！」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長虹經天似地，疾射當塲，現出一個身材高大，手持鐵禪杖的披髮頭陀。

此人人高馬大，滿臉橫肉，眼似銅鈴，手中的鐵禪杖，估計至少也在八十斤重以上。

這頭陀人未到就叫劍下留人，顯然是急於要救下矮冬瓜的一條命，却沒想到，反而發生了反效果。

性烈如火，嫉惡如仇的林化民，那本已抵上矮冬瓜胸前的長劍，順勢一送，慘號聲中，飛起一脚，將矮冬瓜的屍體踢得帶着一蓬血雨，射落三丈之外。

那頭陀臉色一變之下，揮杖橫掃，並怒吼一聲：「林化民，你欺人太甚……」

這同時，石小玉一面飛身支援，一面促聲喝道：「林伯伯不可輕敵……」

林化民仗着新練成的一招白石庵絕藝，得心應手地，連斃對方八大護法中人，心中感到無比痛快中，的確有輕敵之意。

而且，他本來是背向那頭陀，聽到背後勁風激盪時，仍然是依樣畫葫蘆！身隨劍轉地，一劍橫撩過來。

但也就在這當兒聽到石小玉的警告，也看到那頭陀的威力無匹的杖勢，而臨時卸勁飄身，就着那旋身之勢閃退丈外。

這也是林化民臨敵經驗豐富，應變神速所致，否則，這一招硬接下來，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因爲，姑且撇開其他的因素不談，光是那七八十斤重的鐵禪杖，憑蠻力橫掃之勢，也不是像長劍之類的輕兵刃所能抗拒的。

但那頭陀雖人高馬大，身手却非常活靈。

他，一杖落空之後，虎吼一聲，進步欺身，如影隨形地，仍然是揮杖橫掃。

這些事說來雖冗嫌長，但實際上，由那頭陀含憤進招到跟踪追擊，也不過是一剎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這時，石小玉已適時趕到，她居然單足踏在那橫掃着的鐵禪杖上，隨着那禪杖橫掃之勢，左手發出一股柔和掌力，將那已勢難逃過攔腰一杖的林化民推出丈外！右手長劍却順着杖身疾削而下，口中並嬌叱一聲：「撒手！」

石小玉年紀雖輕，但她這一手却表現得十分的漂亮。

像她這種站在敵人杖頭上，救人攻敵，於同一剎那間完成的絕藝，固已令人大開眼界，而她攻敵的手法也是妙不可言。

因爲，她的長劍，是貼着對方的杖身下削，使得對方如果不撒手放棄禪杖，則不但一條手臂要報廢，生命也勢將難以保存！

但那頭陀的身手也非常高明，用心也非常狠毒，他不但不肯撒手，反而左手一揚，凌空一指，點向石小玉的「會陰」大穴。

須知與婦人女子對敵而攻向對方的「會陰」或「乳根」重穴，是爲人所不恥的下流動作，也是江湖上的大忌。

但平心而論，站在那頭陀的立塲，要想化險爲夷，保存自己的顏面，却是不得不出此下策。

果然，他這一「絕」招，收到了他所預期的效果。

就當石小玉的長劍以寸許之差削上他的手腕時，忽然撤劍一個倒翻，飛縱三丈之外，並怒吼一聲：「無恥老賊！」

那頭陀並未乘勝追擊，只是呵呵大笑道：「小娘子好高明的身手……」

石小玉却扭頭向驚魂甫定的林化民問道：「林伯伯，這賊頭陀是什麽來歷？」

林化民說道：「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由於他的左手只有三個指頭，一般人都稱他爲八指頭陀，擅長降魔杖法，練就一身鐵布衣功夫，一般刀劍，已沒法傷得了他……」

八指頭陀截口笑道：「那已是十年以前的事，現在，即使是寶刀寶劍，也傷不了佛爺我啦！」

不等對方接腔，又目注着小玉問道：「小娘子，由妳方才所表現的『柳絮飄風』身法，我看你一定是華山白石庵百了老尼的……」

石小玉截口叱道：「混賬東西，我師祖的法號，也是你能叫的！」

八指頭陀冷笑道：「我叫她的名字，算得了什麽，妳知道佛爺左手上的兩個指頭，是如何失去的嗎？」

「難道是我師祖替你削去的？」

「不錯。」

「那是什麽時候的事？」

「已經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我師祖已於二十年前立誓不開殺戒，她老人家於立誓之後，仍然要削去你的兩個指頭，足證你是個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的人……」

「不錯，佛爺我早該死了，我能活到今天，爲的就是要找老賊尼報斷指之仇，本來，我是準備殺上華山去的，二十多天前，碰到這兒的辛總管，他說妳們師徒們到這兒來，所以，佛爺才等在這兒……」

石小玉截口笑着道：「等姑奶奶超渡你……」

八指頭陀忙說道：「不！不！我要先向妳化個緣，佛爺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歡年輕而又漂亮的女人，妳雖然年紀還小……」

一聽他越說越不像話，林化民截口怒叱道：「老賊閉咀！」

八指頭陀冷笑道：「林駝子，不是佛爺過於輕視你，你已不够資格在我面前張牙舞爪。」

林化民道：「這個，我有自知之明，但目前，有我的賢侄女在，用不着我動手，我只是問你幾句話。」

「可以讓你作個明白鬼，問吧！」

「看情形，這些年來，你矢志復仇，一直在閉關苦練武功，現在自認功力精進，够力量復仇了？」

「你只猜對了一半，我的武功精進，是另有奇遇，最近才功德圓滿。」

「呂家堡的正主兒，爲何不出來？」

八指頭陀笑道：「你們這三個，也不是正主兒呀！你聽，那簫音時斷時續，顯示湯紫烟正被這兒的正主兒追得在東躲西藏哩！」

（未完・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海匙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找明珠不見，只見一個人在她屋裏搜索，這人一見他就跑了，司馬洛追不上，轉回屋內，見明珠回來便和她談論夏明的事，原來夏明騙取她祖傳的龍宮寶貝，向父親夏雨水典押金錢化光，又向高利貸的人借錢，說寶貝在明珠手上。司馬洛打電話叫貝茜來暗中保護明珠，自己去瞭解夏雨水的保險箱結構，又去找當地幾人探聽一下此事情況，然後折回來和貝茜會合，準備回去，此時突然有二條大漢竄入明珠屋裏，要脅她交出龍宮寶貝，限令一個星期交出來，談好後才離去，司馬洛叫貝茜跟踪他們……

參加葬禮　默禱膜拜

果然，那二個人再向明珠恫嚇了一番之後，便離開了。明珠看着那關上了的門，呆了好一會，然後就悽然地哭了，但是跟着敲門聲又响，她錯愕地站起來。

她這裏今天晚上似乎是特別忙的，又有人來了。她亦懶得問似的，無可奈何地用手帕把眼淚抹乾，過去開門。

這一次，敲門的人當然就是司馬洛。

「噢，司馬洛，」明珠如釋重負地說：「我正想找你。」

「唔。」司馬洛說着走進來，明珠則把門關上了。他說：「你想找我嗎？」

「我——我也不知道怎樣講好！」明珠苦惱地說。

「想不到事情會變得那麼複雜，是嗎？」司馬洛說：「連無知的孩子都捲入漩渦了。」

「你——你都聽到了？」明珠詫異地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我是一直在窗外聽着的，因此你可以省回一點唇舌了。」

「噢！」明珠忽然撲進他的懷中，哭泣起來了，她嗚咽着說：「你得救我，司馬洛，你快點替我把那件東西找回來，你聽見那人說的，他說給我一星期時間，你可以在一星期內找回來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這種事情是很難有把握的，我是說在時間的方面。」

「但——但是你說你是用不着鎖匙也能夠打開那隻保險箱的，」明珠說。

「起先我以爲是這樣，」司馬洛說：「但是現在我改變了想法，我得先找到那條鎖匙。」

「你——你要潛下水底找那條鎖匙，」明珠說：「你是來不及的！」明珠顯得相當失望的。

「這就要做過才知道了，」司馬洛說：「你現在先坐下來吧，我也有些事情要跟你談談的！」

他再斟了一杯酒給明珠，明珠也顯然需要，接過來喝一口，鎮靜一下神經。

司馬洛說：「目前我想知道的一點的是，這龍宮寶貝究竟是什麼東西，會這樣多人要搶？似乎錢都不是問題，你也聽到的，那人說叫你開價，似乎他們是不怕花錢的，就是祇怕得不到它！」

「我也不明白！」明珠迷惘地搖着頭，「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爲什麼要這樣，那件東西不錯是很值錢的，但是既然是出得起錢的，那大可以用眞的金銀珠寶仿製一隻呀，何必這樣千方百計來搶呢？」

「唔，」司馬洛說：「這倒是一個謎，這裏面必定是有一個原因的，不過還有，夏明究竟是在攪什麼鬼呢？他臨死時所講的那番話，聽起來他似乎是爲了你而找尋那件龍宮寶貝，但現在那人又說，他是答應了交給畢虎的！」

「我不知道，」明珠搖着頭，「我祇知道我要得回我的孩子！司馬洛，你得替我找回來，給我換回孩子！」

「但你這是一件傳家之寶，」司馬洛說：「是一件紀念先人的東西呀，怎麼可以給人呢？」

「不錯，」明珠說：「但是，還有比我的孩子更重要的嗎？」

司馬洛撫着下頷，表示迷惑。這一次倒輪到明珠給他倒來一杯酒了。現在，她這屋子已經收拾齊整了。

「多謝，」司馬洛撫着下頷，「但是，龍宮寶貝一定是有一個値得爭奪的地方的，不單祇是本身的黃金和珠寶値錢而巳，夏明的父親霸着它不放，然後他的人又失踪了。跟着夏明又死掉，這些都是有關連的！」

「我管不着，」明珠又嚎啕大哭起來，「讓他們去爭去搶好了，我祇是要得回我的孩子，我不能失去我的孩子，這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

司馬洛祇好擁着她，帮她安靜下來，一個女性這樣的時候是需要這種安慰的。

他亦不能不安慰地承諾說：「我一定會爲你盡力的，你少担心好了！」

明珠仍然啜泣着，不過也是顯得安心一些了。

司馬洛按她在椅子再坐下來，看着她，尋思了好一會，然後說：「明珠，你還有什麼事情是不會告訴我的嗎？」

「你是指什麼而言呢？」明珠暫時停止了哭泣，詫異地看着司馬洛。

「我是指你還有什麼事情瞞着我的話！」司馬洛說：「那你還是說出來好一點，假如我知道得不够多，那對事情是不會有什麼帮助的，你明白嗎？」

「但是我並沒有瞞着你呀！」明珠說道。

「譬如你有一個孩子，」司馬洛說：「你却沒有對我提起來，這對於事情就不是很有帮助的了！」

「我——祇是覺得這兩件事情沒有關係，」明珠說：「我怎麼想得到他們會利用我的孩子那麼缺德呢？」

「唔！」司馬洛又沉吟着，撫着自己的下頷；她這樣講法，也是言之成理的。

「你聽我說，司馬洛先生，」明珠又說：「我並不是要求你替我殺死那些什麼或者怎麼的，我祇是要求你替我把龍宮寶貝找回來，你可以不管其他，單是替我做這件事情嗎？」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不明白，明珠，你完全不明白，世界上的事情沒有這樣簡單的，你以爲你把東西給了他們，他們就一定還你孩子嗎？有什麼保證？」

「但是他們說過——」

「是的，」司馬洛說：「我也聽到他們說過，但他們是一些什麼人？你也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有多少人應允過你一些事情，而結果並沒有做到的呢？很多，是不是？」

明珠黯然低下頭，的確，世界上有許多人都是有這樣的習慣的，她說：「那麼你認爲你是應該什麼都管了？」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最好就是先把孩子拿回來才跟他們理論。」

「但是他們怎會肯——」明珠說。

「他們肯不肯是另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他們把人搶去了，我們搶回來，這也是應該的。」

「我不希望會發生什麼危險。」明珠說。

「我們一就是任由他們魚肉，」司馬洛說：「一就是把他們澈底擊敗。我一定要肯定我在找尋龍宮寶貝的時候不會遇到生命危險才能行事的！」

「那你是什麼都要管了？」明珠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什麼都要管，因此你也必須盡你的能力給我多提供一些資料才行的！」

× × ×

在同一個時候，貝茜則巳跟踪着那二個大漢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那裏是一座近郊的巨宅。貝茜不知道這是誰的住宅，因爲她在這裏不是地頭虫，並不是每一個大人物住什麼地方她都馬上認得的。不過她相信主使這二個人的幕後人物一定就是住在這裏的了。

那二個人從正門進去，她當然也不能够大模大樣地跟進去的，不過幸而她是一個本領非凡的人，她可以翻過花園的圍牆爬進去。

這裏是熱帶地方，林木一般都生長得很茂盛，這座花園裏亦是有着很茂密的樹林，貝茜很容易就隱身在林間，在黑暗之中前進，到達了屋子的側面，而通過一隻後窗子進屋內。

她看見那二個暴客正在向一個人報告，這人看來就是老板了。

這個人也是一個皮膚黧黑的人，不過黧黑的程度沒有那麼重，可能乃是因爲他是有一些外國的血統的。

他是那種肥頭大耳的人，雖然不一定是好人，但是却是那種一亮相就顯得充滿威嚴的人，而現在，他也就像他是有着無上的權威似的。

貝茜雖然不認得這個人，但是也會猜的，她猜這個人可能就是那個畢虎了。

而且跟着她亦聽到這二個人稱他爲畢老板，這二個人現在就是向這位畢老板報告他們在明珠那裏的遭遇，把經過情形詳細地說出來。

他們在明珠的面前雖然是無限威風似的，然而在這位畢老板的面前却是戰戰兢兢，唯恐畢老板責備他們說錯了一句什麼話或者做錯了一件什麼事情。不過，畢虎對他們的報告，大致上是顯得滿意的。

聽完了他們的報告之後，畢虎撫着自己的下頷，得意地哈哈笑着：「呀，這一招果然把她收服了，我早就說過女人是這樣的，男人和孩子，這是她們最大的弱點所在！」

「我認識的一個女人却不是這樣的，」其中一個大漢苦着臉說：「她對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一點也不重視，什麼都不管，就是整天跑到外面去賭錢！假如不是有她的丈夫在着負責照料，她的孩子恐怕巳經死掉了！」

「他說的就是自己的老板！」另一個忍俊不禁地說。

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那位畢老板尤其笑得最厲害和最大聲。他說：「這個明珠跟你的老婆却不是同一類人！她是會一定屈服的！」

「希望是這樣吧！」那人說：「我們

巳得出盡了八寶，使她聽話的了！」

「唔！」畢虎點點頭，沉默下來，似乎在考慮着什麼。其中一人又戰戰兢兢地問道：「畢老板，還有什麼吩咐嗎？」

「沒有了，沒事了！」畢虎說。

他揮揮手示意不需要他們了，那二個大漢便退了出去，廳子中又祇剩下了畢虎一個人。

畢虎在那裏，就像一位兇殘狡猾的皇帝坐在王位上似的，尋思着，咀角立時露出一些微笑，看來他對這件事情的發展是感到十分之滿意的，因爲這件事情辦得好而他正在沾沾自喜了。

他似乎並不打算跟什麼人商量這件事情。也許他是沒有一個可以商量的人。

貝茜看見他沒有什麼動靜，便退後而離開了那個窗口。不過她却並不是離開這個地方。

貝茜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不錯她知道她在這裏的任務應該算是巳經完成了，她巳經查出了這二個人的目的地是在何處。但是現在，她覺得她既然來了，就不應浪費此行，或者應該說盡量利用機會，而進行一個新的任務。

這反正亦是一件他們後來也必然會做的事情，那就是查一查那個孩子，是收藏在這裏的什麼地方，或者是不是收藏在這裏。

她在其中抬頭四面望望，發覺這間屋子是有一個對她有利的地方去的，就是祇有一層的並沒有樓上，這樣，她就用不着上樓去找了。

不過，她還是沿着那水渠爬上了屋頂去。

這裏不是大城市裏那種密擠擠的樓宇，爲了面積所限而不是處處都會有窗口。這裏是每一間房間都有窗子的。她爬上屋頂，就很方便在屋子的範圍之內走動，而可以望進每一間房間的裏面。

她就這樣居高臨下，逐房窺看，很快就找到了她要找的東西了。就是在屋子後部的一間房間裏。

孩子果然就是在那房間裏面了。

那裏有一個小孩子和一個皮膚黧黑，也是本地人，而看來是媬姆的樣子的婦人正在那裏面。

那個孩子祇有三四歲，肥肥胖胖，眼睛大大的，樣子很可愛。這個年紀的孩子的好處就是天眞，因此必然是可愛的，而且就是不可愛亦不會是怎麽討厭。

像許多女人一樣，貝茜也是看見了小孩子就開心。

她不由得露出一個開心的微笑。

她也慶幸這個小孩子在這裏似乎並沒有遭到什麼不人道的待遇。

那個媬姆顯然是明珠說的碧嬸嬸。

這個小孩子正在以不純熟的口齒對那個媬姆說的：「爲什麼我們不能到花園裏去玩呢？唔——？」

「花園有老虎嘛！」那媬姆慈祥地撫慰着她說。

「但是，碧嬸嬸！」孩子還是在抗議着，「我不喜歡在這裏，我們到別處去玩吧。」

「這裏有什麼不好？」碧嬸嬸問。

「這裏，連屋子都不能出去。」孩子又埋怨着，「我還是寧願囘家去了，我們現在囘家去吧！」

「明天吧！」碧嬸嬸觀看着，「現在時間巳經不早，你也該睡覺去了！」

「好吧！」那孩子服從地倚在她的懷裏，盡他的能力入睡，而碧嬸嬸則露出苦惱的表情。她顯然是苦惱於無法向孩子解釋當前的處境。而同時，她當然也在担心他們二個人的安全的。

大概是環境的陌生吧，使那個孩子不容易入睡，雖然孩子本來是應該很容易睡着的。

過了一會之後，他又舊事重提，說：「碧嬸嬸，爲甚麽我們不能到花園裏玩玩呢？」

「花園裏有老虎……」碧嬸嬸祇好又這樣恐嚇着他。

貝茜微笑着，一翻身，又囘到天台上去了，她不再倒吊着望下面的房間裏了。

她站在天台上，俯瞰着這座住宅的形勢，而把整座屋子的大致形勢記在心裏，她也是有很強的記憶力的，她再記住的事情，一記就記住了，她這樣做當然是很實際的。

以後，當她需要來救這孩子的時候，她就可以知道該走那一些路了。

最後，貝茜滿意了，便沿着水渠滑囘樓下，沒進了黑暗的林中，悄悄地離開這裏，似乎並沒有人發現她，因此亦沒有人追她了。她在這裏的任務相當成功，亦沒有遭遇到甚麽暴力的場面。

在一小時之後，她巳經囘到家裏。

這時司馬洛也巳經囘到家裏，正在等着她。

她把經過的情形都對司馬洛講出來。

司馬洛聚精會神地聽着她講，當她講完了之後，他點着頭說：「你幹得很好，原來果然就是畢虎在搗鬼，而孩子就是收藏在畢虎的屋子裏。我猜，假如不是發生特別意外的話，他們是不會改變地點的，那個地方是一個相當安全的地方，誰敢到畢虎的家中去亂闖？所以，他們亦找不到一個更加理想的地方。」

「我也是這樣想的，」貝茜說：「而且，畢虎對他自己的勢力很具信心，他的屋子並沒有甚麽嚴密的防守。」

「因此，」司馬洛說：「我們要救孩子的話，也隨時可以知道到甚麽地方去救了。不過，我們暫時不必去碰的，就放在那裏，讓畢虎替我們保存着好了。他很心急要得到龍宮寶貝，而他認爲這孩子是可以替他把龍宮寶貝換囘來的，因此他一定會替我們把孩子好好地保護着的。」

「對！」貝茜說：「本來孩子在他手上，明珠一定很不放心的，不過在事情沒有完全解決之前搶囘來的話，又要担心再給他奪囘去，那就更不放心了！」

「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

貝茜皺着眉頭呶着咀唇：「奇怪，這件龍宮寶貝，究竟有些甚麽特別的地方，值得這許多人你爭我奪的呢？」

司馬洛聳聳肩：「有一點可以肯定的，貝茜，那就是，它的價值不純然是珠寶的價值而巳！畢虎本身是一個有錢人，很少有錢人會爲了一件珠寶而殺人的。他大可以用錢去買，就是買不到的也不大肯動手去殺人！」

「事實證明他顯然是那種用錢買不到就會動手去殺人的人！」貝茜說。

「唔！」司馬洛說：「看來他的確正是如此的。」

「對這件事情，我們還是知道得太少了。」貝茜說。

「也許我們對這件東西知道得太少，」司馬洛說：「正如你所講的，這件東西一定有着超乎珠寶的價值，才會這樣搶手的。」

「而明珠却不知道這究竟是一種甚麽價值？」貝茜說：「會不會她實在是知道的，而她祇是不肯告訴你而巳？」

「很可能是這樣，」司馬洛說：「也許她有她的理由。目前，似乎甚麽都是可能的。不過，現在我們巳經知道的事情就是，夏明在死亡之前的確是正在找尋那龍宮寶貝的。他託我們找，畢虎却不知道，他對畢虎說謊，說他會到明珠的身上去騙囘來。」

「爲甚麽他會這樣說呢？」貝茜問。

「一個理由就是他不想畢虎知道龍宮寶貝是在他的父親的手中，」司馬洛說：「既然人人都知道他們父子是互相憎恨。但是他們到底是父子，說不定夏明就是不想他的父親受到畢虎的危害。」

「唔，」貝茜說：「也許也就是因爲這樣，畢虎便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明珠的身上。但是當他完全看不到夏明與明珠接觸時，他就認爲夏明是根本沒有爲這件事而努力了！」

「也許夏明就是問畢虎借錢付酬勞給我們。」貝茜說。

夏明是提過酬勞的數目的，司馬洛並沒有收他的，司馬洛認爲應該等事情辦好後才斷定這件工作值多少錢。不過很可能夏明巳經手上拿到了錢才敢答應付錢，雖然司馬洛沒有收他的，但以他這個人的作風，他可能是巳經把那些錢花掉了。而且，上一次他給人搶掉的那筆錢，亦很可能就是向畢虎借的。

因此司馬洛點頭：「很可能正是這樣。夏明本身是沒有錢的，而那人說，他巳向畢虎借了不少錢。」

「那麽，」貝茜又說：「假如龍宮寶貝到手了，而夏明是活着的話，他會交給畢虎還是交給明珠呢？假如他交給明珠，那他就無法向畢虎那方面交代了！」

「這個大概祇有夏明自己知道了，」司馬洛說：「很可惜夏明巳經死了，我們無法去問他。不過，假如夏明是要把它交給畢虎亦不出奇的，他巳經不是第一次對不起明珠了，他是一個習慣性的負心的人。但是，昨晚他與畢虎爭執起來，畢虎派人去打他，也許不是眞的要殺他，而祇是目的在嚇嚇他，但是結果出手太重而使他傷重死去了。夏明死時良心發現，覺得這件東西還是應該還給明珠的，於是他臨死也託我交給明珠了。他總算對我們的爲人有點信心的。」

「哼，良心發現嗎？」貝茜恨恨地咬着牙說：「他這樣一個負心人，也會有良心發現的時候的？」

她自己也是一個女人，而她現在也很快就同情起明珠來了。」

「這一次情形是不同的，」司馬洛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知道自己要死的時候，他就明白自己眞正應該做甚麽，許多事情許多話，在活着的時候都不敢講，那是怕會負上什麽責任，但是自己要死了，人家又不能夠追到墳墓去打他。他欠畢虎的錢，他巳用不着負責任了，所以他就決定還是把東西交給明珠是合理的！」

「但這不等於是給明珠帶來麻煩嗎？」貝茜說：「明珠拿到了龍宮寶貝，那畢虎的人就亦會追到她的身上去了。」

「他巳經給明珠帶來了麻煩，」司馬洛說：「現在就是想收囘去也不行的了。即使他不把明珠這個名字對我們講出來，畢虎還是會去找明珠的，因爲畢虎以爲龍宮寶貝就是在明珠那裏！」

這話倒是沒有說錯的。司馬洛第一次去找明珠的時候，不是巳經有過一個人先他而去，把明珠的屋子搜過了嗎？這一個顯然亦是畢虎派去的人，畢虎似乎還是相信夏明的話，以爲東西是在明珠那裏，因此夏明一死去了，畢虎就派人到明珠的家去找。」

「我們呢？」貝茜說：「我們巳經跟畢虎的人交手過兩次，畢虎不會不知道有我們存在的了，即使他不知道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是在這裏幹甚麽，他一定也懷疑我們是與這件事情有關，而且一定懷疑我們的目的乃是在於搶奪那件龍宮寶貝的。他一定不會肯那麽輕易就把我們放過。」

「這個當然了，」司馬洛說：「不過他究竟打算採取甚麽行動，這一點我們是很難預測的，因此我們亦祇好索性當沒有他這個人，而見機行事，隨機應變了。」

「那麽，」貝茜又問道：「我們下一步應該幹一些甚麽呢？」

「當然是趁早找到那條鎖匙，趁夏明的父親夏雨水還未曾出現之前把這件龍宮寶貝取到手。正如賣情報給我們的那人所講的，夏明這一死，是會把他的老頭子逼出來的！」

「我們不能夠完全不理會那件混混的寶貝嗎？」貝茜身爲女人，有時亦是會講出一些很天眞，但又並不是全無道理的話來的，「我們祇要把明珠的孩子救出來，叫他們逃到別處去那就——」

司馬洛搖着頭：「這不是徹底解決事情的辦法，這會累得他們一生都在恐懼，一生都要逃走的！」

「哼，眞卑鄙！」貝茜說道：「弄到人家的孩子的頭上去，這簡直是無恥的行爲。」

「不錯，」司馬洛說：「現在你去弄壺咖啡來，我們再詳細計劃一下吧。」

「呀！」貝茜說：「我是一個好助手，又是一個賢內座，喝咖啡你也是要喝由我燒的才行！這樣的女人，甚麽地方可找到？」

「這樣的好助手，」司馬洛說：「的確是全世界都找不到！」

貝茜幽怨地瞪了一眼，到裏面去了。

她的心情司馬洛是明白的，她認爲她是一個一流的美女，而司馬洛又是一個風流人物，但是司馬洛對她的美麗，却偏偏不欣賞，所以她就感覺到很不服氣了。不過司馬洛雖然知道，總是詐作不知道，亦

並沒有做甚麽能够令她心裏服氣的事情。他總是認爲接觸祇限於在工作上好些。

所以，她這個助手雖然是一個一流的賢外座，但是在內座的方面而言，她則祇是部分而已。

司馬洛閉着眼睛躺在那裏，等待着享受他那杯香濃的咖啡。

×　×　×

第二天早上接近中午時份，一架輕便的小飛機便又載着司馬洛與貝茜飛翔在海面的上空了。

與初時一樣，他們不是正在做着一件很簡單的工作，那就是找尋那幾座海島。正午前後這個時間是最好的，因爲太陽的光綫並不斜，可以照得進更深一些的水底下，讓他們看到那裏有些甚麽東西。

與開頭的時候一樣，他們還是正在做着一件簡單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們在心情方面則是複雜得多了。

他們在空中又花了兩天時間，仍然是毫無所獲，那許多海島，從這個角度看，從那個角度看，做着比對，看得他們都生厭起來了。

一天中午，他們的飛機又在那草地機場上降落下來，兩個人在一起吃着他們帶去的午飯。這是貝茜所做的，他們這裏沒有餐廳，吃的東西必須自己帶去。幸而貝茜的烹飪技術相當之高明，雖然祇是這樣簡單的一頓飯，亦是很美味的。

在吃着的時候，天却下起細雨了，而天上也密雲四佈。貝茜抬頭望望天空，嘆一口氣說：「視綫愈來愈差了，你以爲今天下午我們應該休息嗎？」

「盡可能不休息吧，」司馬洛說：「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假如不是實在看不見，我們也不要停！」

「唔！這雨，」貝茜抬頭望着天空，嘆息地說：「眞敎人心裏不舒服！尤其是微微的細雨！」

司馬洛淡淡地微笑着：「你這個人有時也倒眞是多愁善感的！」

「眞奇怪！」貝茜還是望着天。舉行葬禮的日子多數是在下雨的，好像天也會哭起來。我參加過的葬禮都是在下雨天舉行的。

「這當然祇是巧合吧了，」司馬洛說：「每天都有人舉行葬禮，那豈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會天晴了嗎？」

他們之所以會提起葬禮，那是因爲今天就是夏明的葬禮舉行的日子。他們不能參加葬禮，因爲他們騰不出這時間，他們相信夏明是會原諒這一點的。

而另一方面，在殯儀館裏，這葬禮雖然沒有司馬洛和貝茜參加，却是另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參加。

這葬禮是由露露主持的，這個女人居然以寡婦的身份參加這個儀式。

這葬禮的第一重要人物當然就是明珠了。

露露知道明珠是誰，明珠也認得露露是誰，不過，他們都沒有交談。

明珠在夏明的靈前焚香三拜，以很低的聲音，低到祇有她自己才聽得見的聲音說：「很可惜，夏明，我不能够把孩子也帶來，你應該明白我遭遇到的是什麽困難，但是將來我是會帶他來的，將來我會把他帶到你的墳上來探你！」她落了一些淚，然後就獨自悄然離開了。

第二位重要人物是畢虎，兩個保鑣陪着他到來，畢虎也焚香拜了，然後退到大堂的一邊。這時有一個人走到他的後面，冷冷地說：「畢虎，你來這裏幹什麽？」

畢虎轉身，露着一個驚詫的表情，但隨即他的臉上就展開一個喜悅的微笑。

畢虎說：「呀，探長，原來是你！」他伸出手來，「你也來了！」

探長也是一個皮膚黧黑的本地人，他並沒有與畢虎握手，祇是說：「我問你到這裏來幹什麽，你沒有回答我！」

畢虎的笑容收歛了。他冷冷地說：「你是在盤問我嗎？」

「不，」探長此時又露出笑容了，「我祇是好奇吧了，這是一件謀殺案，還沒有破，因此凡是與死者有關的人我都是感興趣的！」

「不是盤問，」畢虎說：「我反而可以回答你，我來這裏，是因爲夏明欠我的錢！」

「他的人都已經死了，」探長說：「不會還給你的！」

「我們他日還是要相逢的，」畢虎哈哈笑着，「我不想他忘記我，終有一天，我們會在天堂相會，那時我希望他會還給我，夏明這種人在地下發不了達，也許在天堂上又會有所不同了。」

「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探長嚴肅地說道。

「我們到底是朋友，」畢虎說：「既然人已經死了，難道我來致一下敬意也不好嗎？」

探長恨恨地瞪着他：「我還是認爲你是另有所圖的！」

「也許，」畢虎說：「我是到這裏來看看，有沒有會代他還債的人！」

「唔，」探長哈哈笑着，「我相信有這樣一個人來了，你看！」

畢虎轉過身去一看，臉色也轉爲蒼白了。

因爲他看見這時進來了一個頎長的黑人，這是一個很老的老人，很瘦，一頭都是白髮，白得像雪似的，似乎他是已經一條黑色頭髮或甚至灰色頭髮都已經沒有的了。

這個人的身上穿着名貴而簇新的西服，打扮得就像一個貴族，身邊陪同着兩個黑人保鑣，假如說畢虎的長相很够威嚴，那麽在這個老人的身邊却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這個人也是非常之威嚴的，而他的威嚴把畢虎的威嚴完全蓋過了。

「他！」畢虎深吸了一口氣，「他——他來這裏幹什麽？」

「你認識他嗎？」探長問。

「當然認識，」畢虎說：「他就是萬山！我倒不知道，他是認識夏明的！」

「不論萬山是來幹什麽的，」探長說：「總之他不會是來催夏明還債的，萬山這個人的爲人我很清楚，有一件他決不會做的事情就是放高利貸！」

畢虎不笑了，他現在似乎已完全失去了笑的願望了。萬山走到靈前，燒香鞠躬，做過了應做的儀式之後，他便轉身四面望望，也許是要找尋一個他所認識的人。

他的凌厲的眼光在這個地方掃過，掃到了畢虎，便馬上向畢虎走過來，露着笑容，並且伸出右手。

這也是要與他握手的表示，而畢虎也並不敢像探長那樣傲慢而不去接這隻手掌。畢虎連忙熱烈地與他握手，也許不是想握，而是不敢不握。

「呀，」畢虎堆着笑臉說：「萬山兄，你也來了！眞是一個意外！」

「我也是感到意外，」萬山說道：「想不到會在這裏看到你，不過也好，假如我沒有帶車錢來的話，我還有可以借的對象！」

這句話當然是開玩笑的，也等於是在當衆侮辱畢虎，別人也許是不敢對畢虎這樣講話的，但是萬山則顯然不同，他不害怕，而畢虎亦不會因爲他這樣講話而發起脾氣來。他心裏當然是生氣的，因此態度不大自然。

畢虎堆出一個虛僞的笑容，說道：「你也不是來借錢的！」

「不，」萬山冷冷地微笑着，「我當然不需要借錢，但是，畢虎，你顯然亦不是來放債的，那你來這裏幹什麽？」

「我嘛，」畢虎說：「我是跟夏明有些帳目上的來往。」

「眞是這麽簡單？」萬山冷冷地笑着，「也許，你的目的也是與我相同的！」

「有什麽目的？」畢虎還是表示不明白。

「也許，」萬山說：「你和我都是爲了同一件東西而來的！」

畢虎的咀巴一張，吶吶着好一會才說出話來：「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萬山，你說的是什麽東西？」

「我們應該心照了吧？」萬山說。

畢虎仍然瞪着萬山：「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萬山！」

「我們可以說是正在作着一種競賽，」萬山哈哈笑着，那瘦瘦的臉皮皺了起來，「誰先得到那件東西，誰就稱王了！」

「我——我不明白！」畢虎還是吶吶着。

萬山亦不再進一步指出畢虎的謊話，他知道，那就行了，辯論也沒有用。他祇是向周圍望望。這時探長雖已故意避開到一邊，但是顯然對他們的對話很感興趣，亦可能是聽得到的，不過探長則故意不望向他們。

畢虎又說：「呃——我倒不知道原來你也認識夏明的！」

「我不認識夏明，」萬山說：「我祇是認識夏明的父親夏雨水。我還以爲夏雨水會在他的兒子的葬禮之中出現，所以來見見他，你有見到夏雨水嗎？」

「沒有，」畢虎搖搖頭，「我不認識他，我祇是認識夏明吧了！」

萬山又格格地笑起來：「我的年紀比你大，我認識的也是老頭子，你的年紀比我小，你認識的則是兒子！」

畢虎沒有心情去作這種比較。他又說：「唔——難道你所講的這件東西，也是跟夏明的父親有關的？」

萬山聳聳肩：「父親總是比兒子好的，我認爲找父親比較上算！」

「我却認爲親近兒子好一點！」畢虎說。

萬山又格格地笑起來：「兒子已經躺在棺材裏了，你還想再親近一點他嗎？」

畢虎氣得臉都變成通紅了。

萬山又笑着說：「不過你也別太害怕！這個地方大家都是總有一天要到的，我的年紀比你大，我很可能會比你先到。」

畢虎仍然很不高興他這樣講，顯然畢虎是很害怕到這個地方的。

萬山又嘆一口氣，說：「人都是終於要走上那條路的，大家都知道，而大家亦都知道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大家却仍然是拚命地你爭我奪，想起來眞是有點莫名其妙！不過，這却也是人類的本性！」

這時探長亦走過來了，探長見到萬山，態度也似乎沒有那麽輕蔑了。探長說：「你們在談些什麽，可以讓我參加嗎？」

萬山的反應和態度都是比畢虎圓滑和有風度得多的。他慈祥地微笑：「我們是在談生意，探長，我們的生意你是不感興趣的，而且你又是公務員，公務員是不准做生意的呀！」

「那眞可惜了，」探長說：「因爲你們的生意必然是一本萬利，甚至是無本生利的，我却不能參加，那我就很難有發達的機會了！」

探長的話顯然是充滿諷刺的，不過這兩個人對探長的諷刺却也是無可奈何。

畢虎的臉馬上又紅了起來了，但是萬山則還是神色自若的。

兩個人都不肯再開口講話，局面僵起來了。探長實在也是因爲早知道這樣，所以才不過來，因爲他一過來就靜下來了，還是什麽都聽不到的。

在探長走開了之後，畢虎和萬山兩個人又開口了。畢虎說：「也許，萬山，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合作？」萬山問：「什麽合作？」

「合作就是——」畢虎說：「難道你會不懂得什麽叫做合作嗎？」畢虎的臉又一陣脹紅，別對我賣關子了！」

「我的意思就是，」萬山還是冷靜地微笑着，「爲什麽要合作呢？這種事情是不能合作的，因爲王不能有兩個，祇能有一個，兩個在一起就不算是王了！」

「媽的，萬山！」畢虎咆哮道：「我現在是給你一個機會，我是比你有把握得多的，我們可以成爲很好的朋友！」

「跟你成爲朋友沒有什麽大好處，」萬山微笑：「我又不需要借錢！而且借你的錢並不是對我有好處，而是你有好處吧了！」

「噢！」畢虎爲之氣結，似乎認爲跟這個人講下去也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便走開了。

探長還是在附近留心着，當然注意到兩個人的神情，亦看出了這兩個人談不攏，他們顯然就是無論如何都合不來的。

而在兩個人之中，畢虎是比萬山早走的，因爲畢虎並不是來等夏明的父親出現的，畢虎不過是來亮相，作一個狀吧了。畢虎過去再與那個以寡婦身份出現的露露交換了幾句客套話，然後便離開了那裏。

萬山則繼續逗留下來，正如他自己所講的，他來此的目的是要等待夏明的父親

夏雨水出現的。但是結果夏雨水沒有出現，於是萬山也離開了。

不過探長注意到，萬山是也留下了一些人來在殯儀館附近監視着的。至於萬山是爲了什麼要找夏雨水，那就祇有他自己知道了。

探長仍然留下來，留心着每一個到來瞻仰遺容的人，這位探長顯然亦很落力在辦這事情，並不怕開罪什麼惡人。

× × ×

在另一方面，司馬洛與貝茜則又駕着飛機飛在天空上了。在細雨飄飄之中，他們還是在那些海島的上空飛翔着，找尋他們要找的那一塊海面。四座海島中間，那塊沉船的海面，海島在那裏實在是多得很的，但是要找到他們心目中的那幾座則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他們已經找過許多次都沒有找到，因此這一天雖然又是沒有成績，却也是意中事了。

結果，到了黃昏的時候，他們仍然是毫無所獲。下雨天的黃昏，天是黑得快一點的，他們不能不提早收隊。

「沒有用了，」貝茜說：「我們看得不清楚，也許明明是經過了目的地錯過了呢，還是等明天再來吧！」她一面小心地用筆在地圖上再圈出了一個部份，表示這一個部份是他們已經再度搜索過而沒有成績的。

「好，」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回去了！」

飛機兜了一個圈，穿過那粉一般的細雨，飛回他們的基地，那座草地機場上。地面是濕而滑的，降落需要小心，但是沒有困難。

他們離開飛機，頹喪地回到他們那部車子。司馬洛嘆一口氣，說：「又浪費了一天！」

「但我們是盡了力！」貝茜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是盡了力，不過這却可眞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把車子開動了，離開那座機塲。

貝茜說道：「現在我們可以去吃晚飯了！」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我們不如在晚飯之後到殯儀館去看看吧。」

「吃過晚飯之後？」貝茜有點尷尬地說。

「假如你認爲去過了之後才吃得下，」司馬洛說：「那麼就先去了才吃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貝茜說：「我是說爲什麼這樣遲呢？等到晚飯之後？」

「夜間人一定會少一點，」司馬洛說：「這裏的習慣比較特別，人死了要多放一夜，明天一早才下葬，但是這裏的人晚上又不喜歡到死人的地方去，我們到底與夏明是相交一塲，最後去看看他，也是應該的呀！」

「好吧。」貝茜無可不可地說。

於是他們就在吃過了晚飯之後到殯儀館去一趟。那時，那裏果然是冷冷清清的沒有人，而祇是有寡婦露露在那裏守靈而已。

露露是不認識他們的，不過有人來致意，她是總不能拒絕的。他們給夏明燒了香之後又與露露搭訕了一陣。司馬洛告訴露露，夏明就是死在他的住處的，他們想救夏明一命，就可惜已經來不及了，夏明還是死了。

「哦！」露露說：「警方也有提過你們，不過沒有機會見面，雖然他還是遭了不幸，不過你們的見義勇爲我還是很感激的！」

他們再與露露敷衍了一陣，便離開去了。

回到車子上，貝茜說：「你看這個露露會不會是有什麼古怪的呢？」

「這很難講，」司馬洛說：「她說不定用寡婦的身份出現也是有一個目的的，不過這個目的是什麼，現在還沒有顯露出來。」頓一頓，又說：「但是，我却發覺這地方有古怪。」

「有什麼古怪？」貝茜問。

「很有趣，」司馬洛說：「我注意到有人在監視着這殯儀館，我看這些人不像是警探！」

「司馬洛，」貝茜沒好氣地瞪着他，「你是說我們又要來多管閒事了！」

「我們是非管閒事不可的，」司馬洛說：「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着想。讓我們監視這些監視的人吧！」說着，他開動了車子，繞着那條街行駛了一圈，然後又停了下來，他停得位置很好，剛好可以看到那二個監視的人，而那二個人則看不到他們的車子的。

就在這時，在殯儀館裏，一個怪客出現了，這是一個斯文的老者，顏容顯得相當憔悴的，他就是夏明的老父夏雨水。他是從殯儀館的後面悄悄地進去的，從前門看就看不見了。

露露見到了他也大感詫異。她說：「我還以爲你不會來的了，夏先生！」

「不要聲張，」夏雨水嚴肅地說：「我的出現是不方便張揚的，露露。」

「那麼……那麼……」露露吶吶着。

「我祇是來見見兒子的最後一面，」夏雨水低聲說：「我馬上就得走了！」

夏雨水眞的是燒過了香，做過了簡單的儀式之後，便匆匆地離開了。

但他出了門也是走得不遠的，因爲他馬上就給那二個監視他的人擋住了去路，那二個人也不打話，其中一人用槍在夏雨水的脅下一抵，另一個則緊執他的手臂，把他推向一部汽車。夏雨水似乎走後門也沒有用。

但是夏雨水亦顯然不肯就這樣給帶走的，他抗議地叫起來道：「唏，這算是什麼？你們不能夠……」

「走吧！」那把槍在他的脅下用力撞了一下：「你想活下去你就別講那麼多話，祇是走！」那人的聲調兇狠，那把槍撞得用力，看來沒有什麼人可以救他的，夏雨水便不敢再抗議了。而事實上他亦是沒有反抗的氣力。那二個捉他的人就是沒有槍也是能够把他捉走的。而這殯儀館的附近又是一個很僻靜的地區，假如那人要殺死他也很方便，而他是呼救無門的。

三個人上了車子的前座。夏雨水給夾在中間，先上車的那人則充任司機而把車子開動了。夏雨水給車子載走。

「你們……究竟是誰？」夏雨水胆戰心驚地問那人。

那人冷笑起來：「怎麼了？就像你不

知道似的！」

「是—萬山派你們來的？」夏雨水又吶吶着問道。

「還會有別人這樣關心你的嗎？」那人諷刺地回答。

很顯然，夏雨水實在用不着問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萬山要捉他，所以他才要在夜靜的時候才從後門進來，不過他仍然是避不來，萬山的人，還是把他截到了。

「萬山誤會了，」夏雨水喃喃着說，「萬山完全誤會了，他要的東西，不在我的手上，眞的不在！我沒有！」

「你自己對他解釋好了，」那人對夏雨水的說話顯然是毫不感興趣的，「我們的工作祇是把你帶回去，你別給我們麻煩就行了。你說什麼都是不能令我們把你放走的了！」

「好吧！」夏雨水頹喪地低下頭，「我自己對他解釋好了！」

車子在黑暗中前進着，開車的人忽然說：「好像有人在跟踪着我們！」

另一個連忙抬頭望望照後鏡。果然有一部車子跟着，這就是司馬洛和貝茜所乘着的那部車子了。

當然司馬洛是不會放過他們，而在後面跟踪着的。他們發現了也算是他們的本事，不過，在荒僻的地方跟踪，亦是很難隱藏住行踪的，路上沒有別的車子經過，而尤其是在黑夜裏，行車時很難不亮燈，燈光一亮就很難會不被看見了。不過他們亦還不能肯定，祇是懷疑。

「試試開快一點吧！」這人提議。

開車的一個於是踏下油門，增加車子的速度。兩部車子的距離漸漸增加，終於，他們看不到司馬洛那部車的車頭燈光了。

「原來不是跟踪我們的。」那人說。

兩個人都放心地舒出了一口氣。

但，他們當然是猜錯了。司馬洛與貝茜是沒有理由會放棄對他們跟踪的，司馬洛祇是因爲給發現了就改變策略。他並沒有追前去以免製造出攤牌的局面，而是墮後到對方看不見那麼遠。他們則並不是看不見對方，而是由貝茜用一副望遠鏡來繼續監視，這樣，他們就可以看見對方，而對方則看不見他們。

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即使那二個捉了夏雨水的人有望遠鏡回頭來望，亦還是看不見他們的，因爲不能肯定一個目標及方向，而司馬洛及貝茜則是已經肯定了目標肯定了方向的了。當然，這亦是高手與低手之間的分別，司馬洛與貝茜是高手，而這二個人不過是平庸之材吧了，平庸之材碰到了高手，當然就是處於下風了。他們仍以爲已經擺脫了。

司馬洛與貝茜則是從容不逼地仍然跟在後面。

司馬洛對貝茜說：「那個剛剛給捉去了的人，就是夏明的父親夏雨水了！」

「你怎麼知道？」貝茜問。

「我已經作過相當詳細的調查，」司馬洛說：「我在調查的時候是看過夏雨水的照片的，所以我認得他的樣子，其實他的樣子也不難認，他也是名人呀，報紙上有時亦是會出現他的照片的。」

「哦，對了，」貝茜點點頭，又說：「那麼，你以爲夏雨水又是爲什麼給這些人捉住了的呢？」

「還會是爲了別的嗎？」司馬洛說。

「又是爲了那件龍宮寶貝？」貝茜說道。

「顯然是的！」司馬洛說：「現在已經有那麼多人想找這件東西了，眞不知道這東西有什麼寶貝之處！」

「奇怪這些又是什麼人呢？」貝茜說：「他們等在這裏捉夏雨水，似乎他們亦知道東西是在夏雨水的手中的，我看這些人未必會是畢虎派來的人吧？」

「相信不是的！」司馬洛說：「畢虎一直以爲東西是在明珠那裏。」

「那麼這些人是比畢虎知道得更多了。」貝茜說：「畢虎連提都沒有提過夏雨水！」

車子還是繼續向前馳行着，貝茜也繼續以望遠鏡監視着前車。她後來又說道：「而且，現在這些人亦不是要把夏雨水捉去見畢虎——起碼不是到畢虎的屋子方向去！」

她昨夜才到畢虎的屋子，她當然是最清楚這一點了。

司馬洛說：「看來，夏雨水的失踪也並不是遭遇了什麼意外，他不過是自己躲起來吧了，我看他要是躲避什麼人，他要躲避的，就是現在捉他這些人，但是他的兒子死了，他就再也躲不來了！」

「眞奇怪！」貝茜說：「爲什麼他要獨自一個人，偷偷摸摸地出現呢？光明正大，早點來不是更好嗎？在人多的時候來，人家怎能動手捉他呢？」

「這要看下去才知道了！」司馬洛說：「也許他是認爲，在人多的時候出現，人家雖然不能够捉住他，但是却能够跟踪他的去向，這樣他就沒有辦法隱秘自己的行藏了。」

他們的車子遠遠地吊着前頭的車子，由於拿着望遠鏡的是貝茜，所以司馬洛是看不見前面的，他祇是依着路前進，在貝茜未指正他的行車路綫之前，他是不會改變方向的。

後來，貝茜忽然說道：「在前頭第一個路口轉左吧！」這是因爲她看見那部捉人的車子，就是在前頭第一個路口轉了過去。

司馬洛就在第一個路口轉左，轉進了一條樹林很密的私家路。

「他們不見了！」貝茜這時把望遠鏡放下來說，那樹林太密了，望不遠，手上有望遠鏡亦是佔不了什麼便宜的。

「我看我們還是下車吧。」司馬洛說：「到了這個地方，開車進去似乎不大方便，而且我相信我們亦是用不着走得太遠的了。」

貝茜亦同意這一點。於是他們兩個人下了車，改爲步行，沿着那條私家路前進，走在樹林之中。

不久，他們便看見前頭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座巨宅。

這裏是熱帶地方，樹林很多，有許多屋子都是建在樹林中的空地上的，這些地方樹林生長容易，所以眞正坦蕩蕩，視綫無阻的空地並不多，倒不一定是屋子的主

人要把屋子建在樹林之中藏起來，他們建了屋亦不想把周圍的樹林夷平。

但是屋子的周圍有樹林，對於司馬洛及貝茜他們來說則是方便得多的，那就是偷偷摸摸地接近會比較容易。

「我們要分兩個方向過去吧。」司馬洛說。

因爲他們看不見有什麽人在守衛着，所以應該是不難接近的。

於是兩個人分左右向那間屋子偷偷摸摸地走過去。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既然夏雨水是給人這樣捉來的，這間屋子的主人無疑地顯然不是善類了。不過屋子的周圍並沒有人在巡邏和守衛着，所以他們很容易就接近了。一個在左，一個在右，但不論是誰在左，誰在右，他們望進窗中看到的場面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看到屋子中的那座大厦。

由於這大厦中有些燈光又有人聲，亦有人影在幌動着，所以他們當然是看看這大厦中進行着或者發生着一些什麽了。

他們看見屋子的主人，這個人自然是萬山，而夏雨水則已經給押到了萬山的面前。萬山正在說：「怎麽了，夏先生，我請你坐下來，爲什麽你不坐下來呢？」

夏雨水正在露出着傲然不屈的神情。他仍不接受坐下的邀請，而憤怒地說道：「萬山，你究竟想怎樣？你把我捉到這裏來是犯法的！」

萬山哈哈地笑起來：「犯法，不錯，是犯法的，但是，夏先生，你以爲犯法的事情我幹得少嗎？祇要沒有人能證明，那就多做一些也無所謂了！」

「你這是在浪費時間！」夏雨水又憤憤地說道：「你要的東西，我沒有得給你的！」

萬山慢條斯理，不急不燥地哈哈笑着說：「既然沒有，那你爲什麽又要避開我呢？這不是作賊心虛嗎？」

「你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夏雨水說：「在你的面前是有理說不清的，我也祇好躲起來了，我眞的怕了你了！」

「但是你是躲不過我的！」萬山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到底是父子情深呀！」

「這是我們的事情。」夏雨水說。

「但是現在你們的事情，也就是我們的事情了。」萬山說：「怎麽樣？」

「什麽怎麽樣？」夏雨水說。

「龍宮寶貝！」萬山說：「不要假惺惺了，你還是快點拿出來吧，夏先生！」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夏雨水憤然地說：「這件東西已經不在我的手上，我已經還給了明珠了！」

「我不相信！」萬山搖着頭：「你不是那種人，夏雨水，這樣一件好東西到了你的手，你會輕易地把它放出去嗎？魚到了貓兒的咀巴裏，貓兒會放棄嗎？不，你千方百計，都要把它據爲己有，既然落入了你的手，你又怎能够使我相信你是已經還給了明珠呢？」

夏雨水嘆了一口氣：「要怎樣才能使你相信呢？」

這時窗外的貝茜覺得很可惜不是與司馬洛在一起，因爲夏雨水說得眞奇怪，他說東西是在明珠的手中，然而明珠却說是在夏雨水的手中，而看夏雨水那可憐要近乎理直氣壯的樣子，他似乎並不是說謊的。然而夏明臨死也說是在夏雨水那裏，在夏雨水的保險箱之中！

萬山說：「你不能够使我相信你的謊話，夏雨水，你祇是能够使我相信你的眞話！」

司馬洛在另一邊的窗外聽着，亦是有着與貝茜相同的感想，除此之外他亦奇怪，這件東西爲什麽對萬山這樣一個人如此重要。

夏雨水仍然顯得相當負氣地說：「我告訴你的就是眞話！」

萬山嘆了一口氣，說：「夏雨水，對付你這種人，是一向都使我感到頭痛的問題，因爲錢買不到你們，你們本身都是有錢人，祇有性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才能使你們就範，而我是不喜歡殺人的！」

「我告訴你！」夏雨水說：「那件東西是在明珠那裏——」

「不是在明珠那裏！」萬山的臉沉下來：「別把我當傻子！我是比畢虎聰明的，我選的對象不會比他錯的！」

「但是！」夏雨水說。

「畢虎選的是你的兒子夏明，」萬山說：「我選的是你，難道我會比畢虎還差麽？」

「我不知道跟你說什麽好？」夏雨水說。

「告訴你，」萬山說：「你把龍宮寶貝交給我，不然你就別想活着離開這裏！」他說着一揮手，一個土人打手便上前去，把夏雨水捉住了。

「怎麽樣？」萬山說：「畢虎取了你的兒子的性命，難道你眞的要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你嗎？」

夏雨水還是沒有做聲，顯得相當倔強的。

萬山又再揮一揮手，他們就把夏雨水推向走廊的出口。

萬山說：「我給你一個晚上的時間考慮，你明天才答覆我吧！」

夏雨水還是沒有做聲，祇好任他從擺佈。

很奇怪，一個這樣富有的人，難道眞的會視死如歸嗎？假如是一個無錢的人，那又不同，死就死好了。但是夏雨水是有很多値得活下去的理由，很多不捨得死的理由的。

夏雨水給那二個人推到了屋子的後面，關進了一間空房間。那是一間睡房，窗口有鐵枝欄着，使人不能够爬出去的，因此房門關上了之後，夏雨水就無法逃出去的了。

夏雨水也是首先就去看看窗口，也看出了這一點，他焦急地在房中團團轉着，顯然是正在要找尋一條逃出去的路了。

窗口當然是沒有希望逃出去的了，他回到房門口，向外面探望一下，雖然門是沒有鎖上的，但是原來有一個打手就在門外守着。

即使他能够開了這門出去，他也是逃不過這個打手那一關的。夏雨水嘆了一口氣，祇好在房中那張並不名貴的床上躺下來，閉上了眼睛，也不知道他究竟是閉目養神，抑或是有所計劃。

那個打手就守在房門外的走廊中，在那裏踱來踱去。

外面，司馬洛與貝茜則已經會合在一起了。貝茜低聲說：「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似乎萬山認定東西在夏雨水的手上，而夏雨水則堅決不肯承認！」司馬洛說道。

「這個我也聽到了！」貝茜說：「用得着你對我講嗎？」

「我也是聽到這麽多！」司馬洛說：「我也不能告訴你什麽呀！」

貝茜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說：「那麽我們現在該怎麽辦呢？」

「當然不是走了！」司馬洛說：「難道進入了寶山也要空手回嗎？」他笑着。

「那麽你是說——」貝茜說。

「我們先等一等吧！」司馬洛說：「時間還早，我們等一等也不遲，夜深時，人就會睡覺的。」

「好吧。」貝茜說：「還好外面地方大，他們可以等的地方是多得很的。」

夜漸漸深了，全座屋子都靜了下來。果然正如司馬洛所說，夜深了，人是要睡的，房間的夏雨水可能也是已經睡着了。

而司馬洛和貝茜就是在這個時候潛進來。

他們是從後門潛進來的，他們沿着走廊潛行，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在黑暗之中向囚禁夏雨水的那間房間進去。

當然，他們是必須經過守門口那個打手那一關的。

這個時候，雖然已是應該睡覺的時間，但是這個打手還未曾睡着，因爲他的責任是在這裏看守着，當然不能隨便睡覺的。不過到底是夜已深了，這個打手正在打呵欠。

他也是已經有了睡意了。

而即使他不是有睡意，他也未必就能够提防司馬洛及貝茜的。由於兩個人又是分從兩個方向來，他更是顧得左就顧不得右了。

這個打手在惺忪之中，才剛剛察覺到左面似乎有點異常，司馬洛就從右邊直撲過來。

司馬洛手起掌落，在這人的頭背上劈了一記。這人一聲也沒有發出，便軟軟地倒下來，仆在地上，暈過去了。

這時貝茜也從另一邊走過來了。

這時候，囚禁夏雨水的那間房間的門當然是已經鎖上了的，這個打手當然亦不會那麽笨，不把門鎖上，而使自己的精神負担加重的。

這一次，司馬洛則是也用不着施展他的開鎖技術了。他祇是從這個打手的身上把門匙搜出，就輕易把那度門打開了。

在床上的夏雨水亦有所覺，馬上一躍而起，雖然在黑暗中他認不出來者是誰，他也可以感覺出這來者是不尋常的，並不是屋裏的人。

「別做聲！」司馬洛低聲說：「我們是來救你。」

夏雨水聽到這樣講，當然亦不會叫起來那麽傻，因爲他是一點也沒有意思留在這裏的，不過他還是懷疑地睜着眼睛看着來人。

「來吧，」司馬洛向他招招手，「跟着我們來，但是記着不要叫！」

夏雨水跟着他們出了房外，沿着走廊而行。

屋子裏仍然是靜悄悄黑沉沉的，沒有人發覺這件事，他們到了屋子的後部，就從屋後出走，也很順利，由於這屋子的周圍仍然是沒有人在守衛着，看來這個萬山似乎是一個大惡人，對自己的安全很有信心，似乎認爲即使不派人在屋外守衛着，也是沒有人來碰他的。不過碰着司馬洛和貝茜這兩個可以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却是正中下懷了。

他們順利無阻地到了花園的後面圍牆，越過圍牆出走了。夏雨水沒有爬牆的能力，不過司馬洛與貝茜則是有能力把他托上牆頭而躍出去，所以也沒有什麽大的困難。

他們通過樹林，安全地回到車子，上了車，一時之間，三個人都是互相窺望，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麽。司馬洛並不打話，不想浪費時間，知道還是快點把車子開走最爲重要。

車子駛了一段路之後，夏雨水才開口說：「看，你們兩位，一定就是司馬洛先生和貝茜小姐了！」

司馬洛差點把車子撞到了樹上，因爲他大感意外。他詫異地問道：「你怎麽知道？」

「是我的兒子告訴我的。」夏雨水聳聳肩說道。

「夏明——」夏明的事情你也知道？」

貝茜詫異地問。因爲夏雨水這個回答是給他們更感意外的。

「是的，」夏雨水點着頭，「我是一直都知道的。」

「那倒是一個天大的意外了。」司馬洛說。

「我看我們有更多事情是需要解釋清楚的了。」貝茜在他的旁邊說道。

司馬洛說：「夏先生，難道你的意思是，你們兩父子是一直都沒有鬧翻的事情發生嗎？」

夏雨水的臉上有着傷感的表情。他說：「鬧翻這兩個字，祇是外人用的吧了，我們不是外人，我們是父子。」

「你們父子之間却的確是鬧得很僵呀！」司馬洛說。

「那是外人的傳說，」夏雨水聳聳肩，「外人的傳說，我是管不了這許多的，總之事實就是，我們仍然是父子。唔——假如說我們是意見不合，那倒是沒有錯的，主要就是他喜歡花錢，而我反對他花錢太多，要知道，富由儉起，花過量之錢是永遠都富不起來了，我之所以有錢就是因爲我很節省，從不會花過量之錢，有剩餘才有積聚，有積聚才能富有起來——」

這個老人似乎是太多語一點了，司馬洛明白這也許是有些老人的嚕囌習慣，於是他比較直接地說：「我們還是談我們當前的事情吧，你是不是說，夏明要我做的事情，是已經得到了你的同意了呢？」

「當然了，」夏雨水說：「其實這根本就是我的主意，我的兒子碰上了你們之後，是我拿主意叫他聘用你們的！」

（未完・三）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極樂眞人懷疑方敏偷了他的藍毒蛛的毒液，塗在七孔刀之上，因此打鬥起來，要方敏帶他一同到古墓去一看。方敏見不是他的敵手，爲了弄清情況，只好同他們一起去，馬算子抱着馮瑩也一同去爲她療傷，到古墓裏見一女子已被人以絕頂內功，震得神經混亂，問非所答，全無記憶，手中持一碧劍，原來她就是葉映紅，因除去面罩，無法辨認，馬算子雖是神醫，亦無法解救，方敏經過解釋，極樂眞人才讓他走，他來到叢樹中，又遇上葉映紅，又見白骨神君和單窮拚殺，只好暗中窺伺……

爭寶劍厮殺

少俠護痴娃

溫魂知道自己受傷之後，雖然比起尋常武林人物來還勝一籌，但卻祇剩下了五六成的功力，連尋葉映紅的霉氣也是力有未逮，白骨神君來到，卻萬萬不是他的敵手！她知道白骨神君和自己一樣，都是心狠手辣，行事不留餘地之輩，況且又和他有殺徒之仇，此時祇要一露出自己傷重，怕不立即身死在他的手下，勉運餘力，尖聲一笑，道：「白骨死鬼，眞想不到我們又會在這裏遇到，何不進洞來坐坐？莫非兩柄飛刀，便已將你這白骨妖鬼，嚇回陝西軒轅墓中去了麼？」

這幾句話，她爲了要不示弱，尤其是在山洞之中所發，加上洞中回音，聲勢之猛烈，竟不在白骨神君厲笑之下。

白骨神君在山洞外呆了一呆，暗道：「啊！原來這老魔婆傷勢並不甚重？」他如此想法，已然被溫魂懾住，但削耳殺徒之仇，此時若不了却，以後再無希望，怪笑一聲，道：「溫老魔，想不到你不但在旋風島上隱居不出，即使在洞庭君山，也是祇敢躲在洞中，可笑啊可笑！」

溫魂自然知道白骨神君是想以言語來激自己出洞相鬥，由此可知，他對自己，尚存着幾分忌憚，不然，早已闖進洞來下手了！心中略寬了寬，又抓了三柄柳葉刀在手，輕輕地站了起來。

但是傷重之餘，又凝聚眞氣，縱聲長嘯，高聲說話，傷勢未免加劇，一站起來之後，胸口悶翳之感頓生，暗叫不好，重又坐下，打定了以逸待勞，與敵拚命的主意。

白骨神君在洞外，見溫魂半晌不出聲，已知她多半是傷勢所碍，否則以她的爲人，豈能忍受自己的嘲笑？但是又怕她柳葉飛刀厲害，不敢闖進洞去，呆了半晌，忽然心生一計，哈哈笑道：「溫老魔，看你能在洞中，呆上多久！」退出丈許，雙掌飛舞，那消片刻，已然砍下了一大堆枯枝，堆在洞口，取出火摺子幌着了，立時烈火熊熊，濃烟四冒，白骨神君又不斷向火堆發掌，掌風逼得濃烟盡皆向山洞之中滾滾而去！

溫魂身在山洞之中，那山洞又別無通路，不一會，已被濃烟嗆得雙眼刺痛，眼淚直流，知道再下去更不是辦法，心中將白骨神君恨極，明知取勝不能，來一個兩敗俱傷，便不顧一切，悄悄掩到洞口。

她本來是準備一到洞口，便冒着烈焰飛身撲出，一照面，便發三柄柳葉飛刀。

若她的計劃眞能實現，白骨神君祇怕也難以逃過她那三柄飛刀，祇可惜她一到洞口，濃烟撲面而出，一口氣忍不住，竟然咳嗽了一聲，雖然立即飛身撲出，一見人影，三柄柳葉飛刀，便一齊射出，但是那一下咳嗽聲，卻已提醒了對方的注意，白骨神君已自驚覺，一見火焰聳動，便知溫魂將要撲出，早已身形展動，向旁逸去，「嗤嗤嗤」三聲，三柄柳葉刀一齊在他衣襟之中穿過，竟未能够傷他分毫，而白骨神君一避過飛刀之後，立即足尖一點，飛身而上，氣凝雙掌，挾起飛砂走石的强

勁掌風，向溫魂當頭壓下！所使正是他畢生絕學，進退如意，掌出如風的廻風掌法中的一招「雙轉風」。那一招「雙轉風」雙掌齊施，內力催動，是廻風掌法中最厲害的招數，白骨神君也是因爲眼前的對手武功太高，因此才不假思索，便施出了看家本領。

這一來，溫魂可是吃了大虧，穿火而出之時，已然窒了一窒，三柄飛刀不中，心中更是一涼，白骨神君接着飛身而至，若再是躲避，更是糟糕，祇得硬着頭皮，雙掌一錯，迎了上去。

「叭叭」四隻手掌相交，白骨神君輕飄飄地落下地來，溫魂卻站立不穩，接連向後退出了七八步去，「哇」地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倚在一塊石旁，慘笑不語！

白骨神君也想不到祇憑一招「雙轉風」，便收此奇效，眼看溫魂口噴鮮血，已然不是敵手，雖然失了一隻右耳，但卻可令她命喪君山，心中不禁大是高興，仰天大笑，一步一步向溫魂逼了過來。

溫魂硬接了白骨神君這一招「雙轉風」，傷勢又沉重了幾分，若是換上了宇內四邪中的任何一人，先戰崑崙六子，傷後又遇强敵，早已性命不保，但魔母溫魂的武功，究竟深不可測，遠在其餘三人之上，眼下的傷勢雖然已到了七分，但是與敵拚命之心猶存，在懷中一摸，柳葉飛刀已然祇剩一柄，右手便假作撫心護痛，提住了刀柄，以待最後的機會。

白骨神君向前走了兩步，不見溫魂發出柳葉飛刀，又是一陣怪笑，道：「溫老魔，你也有今日，當眞想不到吧！」溫魂祇是慘笑不語，口角帶血，神情悽慘，白骨神君又向前逼了兩步，已與她相距不過五尺，見溫魂仍未放出飛刀，便料定她飛刀已然用完，心中大是高興，怪嘯一聲，道：「祇是可惜，從今以後，宇內四邪，祇剩宇內三邪了！」「呼」地一掌，疾推而出，逕向溫魂胸口印去，溫魂祇是不動，直到白骨神君手掌來到胸前半尺處，才猛地手腕一翻，最後一柄柳葉飛刀，裂衣而出，逕向白骨神君胸口射去。

相隔如此之近，去勢又急，白骨神君見勢不好，慌不迭收掌側身相避時，那裏還來得及？柳葉飛刀已然射中了他的左胸，但也算是他命不該絕，祇見柳葉飛刀迫衣而過，「錚」地一聲，竟剛好射在他懷中的那兩塊烏金之上，祇是刀上的力道，在烏金上撞了一撞，再撞向他的胸口。而溫魂傷後，力道已弱，那一刀之力，至多令白骨神君受些輕傷而已！

白骨神君魂驚一定，才明白自己的不死，純出偶然，若不是那兩塊烏金，將柳葉飛刀擋住，祇怕對方雖受重傷，自己這一掌未曾拍中，便要死在柳葉飛刀之下，如此强敵，如不除去，怎能安枕，一掌立即推出，但祇推至一半，溫魂已然混身骨節亂響，向下倒去，大叱道：「便宜了你這老鬼！祇要你能答應不害我屍體，我便將崑崙聖書的藏處告訴你！」

白骨神君一聽她混身骨節「格格」亂響，便知她是不欲死在自己掌下，而在自散功力而亡，聽說她肯道出崑崙聖書的下落，便道：「好！你快說！」

溫魂道：「雲南……」祇講兩個字，喉間「咯」地一聲，雙眼上翻便自死去！

白骨神君見她祇講出了「雲南」兩字，便自死去，心中大叫可惜不止。本來，削耳殺徒，心中已將溫魂恨之切骨，絕不肯放過她的屍體，但宇內四邪四人，雖然行事無一件值得讚同，卻全是言出如山，即使是邪派人物，也與一干黑道上下三濫，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大不相同，因此恨恨地望了溫魂一眼，心想自己懷中，有那幅從烏金中取出的地圖在，本來，天下城鎮，如此之多，如今有了範圍，再去尋找起來，可就容易許多，他雖然不知溫魂何以知道崑崙聖書會在雲南，但又深知魔母溫魂，神通廣大，而且又是以此來換取自己不毀害她的屍體，看來不敢胡言亂語，因此再不停留，逕望雲南而去。

待他走出老遠，躺在地上，面如黃蠟，分明已然斷了氣的魔母溫魂，突然睜開眼來，見白骨神君已然走遠，才長長地舒出了一口氣！敢情她剛才祇是裝死將白骨神君騙走而已。

那白骨神君是何等樣人物，豈有連人假死眞死都瞧不出來的？

但是魔母溫魂這一裝死，卻當眞將他瞞過，原來溫魂一見飛刀射出，分明已中白骨神君胸口，但卻祇是穿衣而過，「噹」地一聲，並未令得他受到若何傷害，暗叫一聲「天亡我也！」立即暗運眞氣，將自己功力逼散，渾身骨節，格格作響。

正因爲她眞的逼散自己功力，所以白骨神君才毫不懷疑她已然死去。但是，她卻運用絕頂內功，將本身功力，尚保存了一分，隨即閉目裝死。她一傷再傷，又自散功力，傷勢已重到不能再重，實則上和一個年邁力衰的老太婆，已然沒有多大的分別，因此白骨神君才會被她瞞過，可知她不但武功在白骨神君之上，即使機智方面，也大大地超過了白骨神君。

她這樣一來，雖然傷勢沉重之極，但靜養半月，那一成功力，便不致失去，若然得到了崑崙聖書，不消兩年，武功便可全部恢復，或許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以達到她冠絕寰宇的目的！

她如果不肯自散功力，則在白骨神君面前，必然不能詐死，而難逃白骨神君的眼睛，也就是說，一定要命喪在白骨神君的掌下，孫子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溫魂所用的，就是這一個辦法！

當下她拾起了一根枯枝，作爲拐杖，慢慢地向北行去，祇希望方敏一路無恙，能將崑崙聖書取到。她自己已無力回到旋風島上，祇得走到那裏算那裏，盼望方敏就算聽到了自己的名頭，但仍然不變他對自己的感情，能夠將自己找到！

祇要有了崑崙聖書，那怕大仇不報？微風吹動着她的白髮，此時，她已眞成了一個老太婆，誰能想到一天之前，她是個武功絕頂的人？

却說白骨神君離了君山，却不南行，因爲他唯恐去到雲南，再遇强敵，便要吃虧，便回到居住之處，陝西軒轅墓中，將他昔年仗以成名的兵刃，「白骨鎖心鎚」帶在身邊。

那「白骨鎖心鎚」，是白骨神君早年在西藏青螺谷閒玩時，無意中發現一面石碑，被埋在深山之中，石碑正面，刻着五

隻連在一起的人骷髏，以及許多看不懂的圖樣，背後則注着文字，寫明此一兵刃，名喚「白骨鎖心鎚」，打造異常之難，每一隻骷髏，皆是空心，而與柄上，有機簧相連，祇要一按機簧，內中所藏，或是暗器，或是毒霧毒粉，便可激射而出，傷人於無形，厲害之極，而且還有一十二招白骨鎖心鎚法。

白骨神君此時，武功已然極有根底，因為居於軒轅墓中，與白骨為伍，也已然自號白骨神君，一見那兵刃的名稱，和自己的名號相合，已然大喜，再仔細揣摩那十二招白骨鎖心鎚，祇覺奇妙無窮，不可思議，當時便在石碑旁，思索了三日三夜，豁然貫通，武功大進，這才將石碑取出，回到陝西，招了高手匠人，以上好精鋼，打就了這一柄白骨鎖心鎚。

那一柄白骨鎖心鎚，抖得直時，長有五尺，共有五隻精鋼打就，醋鉢大小的骷髏，每隻相距一尺，不但可以抖直了使用，而且可以曲折，共能曲成一個五角形。白骨神君本來曾偶然採到一種劇毒的藥草，喚着「白虎芝」，研而成粉，祇要一從七竅吸入，立即毒發而斃，取名叫「白虎追魂散」，就將那「白虎追魂散」放在最近手的一隻骷髏之中。

因為那毒粉已然名叫「白虎追魂散」，便索性取「五靈」——麟、鳳、龜、龍、白虎——之意，另造了四種暗器，乃是「麒麟針」、「鳳凰釘」、「龜殼鈸」、和「金龍鏢」，四件暗器，最大的是「龜殼鈸」，但也祇不過小手指指甲那樣大小，祇要一按機簧，暗器便從鋼骷髏的七竅中噴射而出，一樣不中，第二樣繼之而來，直到最厲害的「白虎追魂散」。

自從他這柄白骨鎖心鎚打成以來，黑白兩道人物，也不知有多少傷在鎚下的，因為聲名大噪，才令人聞風喪胆，但是因為那暗器兵刃，實在過於歹毒，激起了武林公憤，十五年前，將素來不理會江湖上是是非非的佛門高人，東海鐵礁島鐵行頭陀驚動，在甘凉道上將他截獲，佛家功夫，不可思議，白骨神君連使五種暗器，皆未能傷得對方分毫，反倒中了鐵行頭陀一掌，負傷逃去，白骨神君臨逃時，鐵行頭陀也不追趕，祇是道：「佛家有好生之德，你雖然無惡不作，但放下屠刀，照樣可以立地成佛，以後若再被我聽到你以白骨鎖心鎚傷人，便再難留情！」

白骨神君一中掌便逃，鐵行頭陀發話之時他已然逃出十餘丈，等鐵行頭陀講完，他自己估計，少說也在里許開外，但是鐵行頭陀的聲音，却始終如同在耳邊一樣，響亮清晰，知道這是佛門無上內功，「金剛天龍禪唱」之法，自知不敵，此後便斂迹不少。過不兩年，雖然故態復萌，却始終未敢再使用那柄白骨鎖心鎚。後來，和揮雲老怪，魔母溫魂、紅掌祖師，一起爭宇內四邪排名之時，他也未敢以白骨鎖心鎚應敵。

否則，他那白骨鎖心鎚，也一定不會輸給揮雲老怪的揮雲鞭！

這次，因為事關重大，祇要將崑崙聖書取到手中靜練兩年，不但從此天下無敵，身兼正邪兩家之長，連鐵行頭陀，都奈何不了自己，為恐有人相阻行事，因此才趕回陝西老家，又將多年未用的白骨鎖心鎚帶在身邊，五隻鋼骷髏中，他依麟、鳳、龜、龍、白虎的次序，裝了四種暗器，一種毒粉，已下定決定，不擇任何手段，要將崑崙聖書得到手！

離開陝西之後，一直來到了貴州，剛好遇上被方敏喝走的一刀斷五岳單窮。白骨神君他走的全是小路，在深山中以絕頂輕功飛馳，繞道貴陽城時一眼便認出，單窮手中所提的大刀，乃是罕見的武林至寶，玄鐵所鑄。不禁動了貪念，暗忖自己就算得到了崑崙聖書，但如果要成為武林至尊，正派中人，一定羣起而攻。

能否以 敵衆，尚自難說，但如果以玄鐵再鑄一副白骨鎖心鎚的話，任何寶刀寶劍，皆不能奈自己何，至少便立於不敗之地。

因此便向一刀斷五岳單窮出言挑釁，單窮一生祇怕魔母溫魂一人，當時還恐怕溫魂就在附近，便約了三天之後，在深山中比武，方敏和葉映紅撞見白骨神君突然和單窮相會，便是他們相互約定的日子。方敏當然不會知道白骨神君，何以會少了一隻右耳！

前事表完，書接上文，却說白骨神君一到，單窮性子何等猛烈，這三天工夫，若不是為了怕魔母溫魂，她才忍不住，饒是如此，也已忍得金星亂迸，一見敵人到了眼前，雖因對方來勢之速，吃了一驚，但隨即倒轉玄鐵大力，「呼」地一刀迎頭砍下！

白骨神君知她力大無窮，來時早已打定了對策，以一身小巧功夫，與之激鬪，一見刀到，滴溜溜一轉，已經轉到了她的背後，單窮收勢不住，一刀砍在一塊大石之上，冒起一蓬火星，竟將那塊大石，斷成了兩截。而白骨神君也已「叭」地一掌，打在她的背上。單窮一身堅逾精鋼，白骨神君心中另有打算，因為這柄大刀，重達數百斤，雖然自己不會拿不動，但總是保管費事，惹人注意，因此只想將她收服，令她將刀獻上，再交她保管，什麽時候找到了好工匠，再向她去拿來熔鑄，打的主意，確是不錯，因此這一掌，也只用了三四成力道，打得單窮「哇」地一聲大叫，直跳了起來，向前跌出兩步，方才收住了勢子，心內更是大怒，將她與生俱來的狂暴之性，盡皆激發，大關刀「呼呼呼」連揮三刀，連白骨神君亦不敢攖其鋒，來回游走，避了開去。

單窮見三刀不中，大罵道：「你不是要刀麽？怎麽不來搶？」一個「搶」字才出口，「呼」地又是一刀，橫揮而至。

白骨神君心想這等渾人，若要將她收服，只憑一身小巧功夫，就算將她打倒，她也不會來服你的，必需顯一些眞本領她瞧瞧才行，一見大關刀打橫揮來，身子一側，避過了刀鋒，反身向刀背便抓。

這一抓，又穩又準，居然被他抓個正着，但單窮一刀之勢未盡，白骨神君雖然將刀背抓中，却被單窮連人帶刀，一起揮了起來。白骨神君本來只聽說單窮力大，兩人却並未會過面，也絕想不到她年已九十開外，力氣却絲毫不見衰弱，一時不察，險險吃了一個大虧，單窮却哈哈大笑，白骨神君見勢不好，立即眞氣下沉，一個

「千斤墮」，他究竟是正邪各派中有數的高手之一，他這裏眞氣下沉，單窮便覺得雙臂下墮，再也揮不動，白骨神君就勢左手一探，點中了她小臂上的「二白穴」。

這一點，並未封住單窮的穴道，但是却令得單窮右臂一麻，而白骨神君 趁單窮右臂一麻之際，劈手將玄鐵大刀奪了過來。

單窮一見刀被他奪去，如何肯捨？不顧一切，疾撲而至，白骨神君早有準備一掌同時發出「砰」地一聲，正擊中單窮胸口，將單窮震退三步，他自己也趁機向後躍退，喝道：「老賊婆，你服不服？」

單窮本領雖大，却始終未明武學中的點穴之術，呆了一呆道：「你用妖術！」

白骨神君一楞，暗忖自己何嘗用什麽妖術來着？道：「你要怎樣才服？」

單窮道：「你把刀還我，要在我手中，將刀硬奪過去，才算本領！」

白骨神君暗忖，這也不是難事，其間也可以用巧勁，道：「好，你接住了！」手臂一抬，將搶到手中的大關刀，脫手飛起，向單窮拋去。

單窮一探手接在手中，兩腳不丁不八站定，雙手緊握刀柄道：「你來奪罷！」

白骨神君手一抓，也抓住了刀背，往懷裏一帶，却是紋絲不動。

這時候，方敏也看得大有興緻，暗忖這兩人不知誰的氣力大？因此，聽得葉映紅在耳際道：「這老太婆能一刀將那塊石頭斷為兩截，那瘦書生怕搶不過她手中那柄刀來！」

方敏順眼向那塊被單窮一刀斷成兩截的石頭一看，正想講「只怕未必」時，猛地心中一動，想起古墓前面那塊被砍斷了的石來。方敏一見那塊石碑斷成兩截之時，已然感到石碑斷得奇怪，像是被什麽遲鈍的兵刃，硬生生砍斷一般，不過當時未曾想到單窮身上。

此時，一見那塊大石斷開的情形，立即想到，那塊石碑，毫無疑問一定是單窮以玄鐵大刀砍斷的。也就是說，在自己離開之後，單窮曾經到過那古墓，將那石碑砍斷，或許還是她偷了藍蛛，將眼前這個姑娘，震得神經錯亂，不復記憶！只要一問她當時的實情，一定可以瞭解無遺！

方敏心中一高興，也就不想白骨神君傷害單窮，因為要在單窮的口中，問出無數的事情來，忙掉頭低聲道：「姑娘，你在樹後不要動，我出去有幾句話問那個老太婆，可能和你有關係！」

葉映紅一聽可能和自己有關，便道：「我也去！」身形幌動，一道綠光起處，已向外躍了出去，方敏急忙伸手拉時，竟只沾到了她的衣服，行動快絕，心中一呆，唯恐她吃虧，連忙跟了出去。

却說白骨神君見一拉之力，拉之不動，心中已知非用巧勁不可，內力疾吐，非但不向後拉，反倒向前一送。單窮是個直腸子的人，萬料不到他會來這一手，眼看刀柄已將撞到胸前，不但有自己向後拉的力道，而且還有對方向前撞來的力道在內，若被撞中，却是抵受不住，因此只得雙手一鬆。

而白骨神君也早已料到單窮會雙手鬆開，立即再向後一拉，輕輕巧巧地便將玄鐵大刀，奪到了手中，剛待發話，徒覺綠虹生自身側，裹着一個身材頎長的女子，從大樹後面躍了出來，一眼便認出那道綠虹，是一柄長劍所生，定非等閒之物，一樁貪念未泯，二樁貪念又生，就勢橫刀一撩，便用刀柄向葉映紅撩去。

葉映紅一見刀柄撩到，毫不考慮，手腕一翻，碧綠長劍幻成一道綠影，迎了上去，兩件兵刃相交，白骨神君內力急吐，想藉着兩件兵刃相交之際，用內力將對方震出。

怎知內力才吐，便沒有了着落，同時，「錚」地一聲，如千百條蛟龍，齊發吟嘯之聲一樣，震得四下山谷，響鳴不已，那聲音之驚人，連白骨神君那樣久經世面的人，也未曾聽到過，急忙退出橫刀一看，一時之間，呆在那裏，竟然出聲不得，若不是葉映紅仍不免為他內力震退數步，趁機一劍刺出，白骨神君根本連抵擋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白骨神君橫刀一看，那玄鐵大刀的刀柄，竟然已被那柄碧綠色的長劍，削下三寸來長的一截來！需知玄鐵之為物，極之難得，而且硬到了極點，若不是以高熱熔化，任何利刃，皆不能在玄鐵表面劃出些少痕跡，而與這柄綠色長劍相交，竟然會被削下一截來，這種事，即使是出諸佛門高手之上，去講給人家聽，也是沒有人會相信的！白骨神君親見這等奇事，如何能不呆？同時也立即省起，那柄綠色長劍，從未聽人說起過，一定是什麽新近出世的上古奇珍，相形之下，玄鐵大刀反變得一錢不值，順手向後一拋，將大刀向單窮拋去，身形一幌，便已向葉映紅身前欺去，定睛一看，認得曾在洞庭君山，見過一面，失聲道：「原來是你啊！」

葉映紅一怔，道：「你認得我麽？我叫什麽名字，是什麽人？」

她倒眞希望白骨神君能夠回答這兩個問題，但白骨神君却只當她在說笑，兩眼緊盯着她手中的長劍，突然出手，右手食中雙指，蜷曲如鈎，向葉映紅面門挖來，左手一翻，便抓葉映紅的手腕，雙手同時發動，又快又準，葉映紅一驚，想要退避，或是揮劍迎敵時，均已不及，但就在這柄長劍將為白骨神君劈手奪過之際，突地捲起了一股旋風，單窮已然趕了過來，罵道：「青面鬼，你不用眞功夫我仍是不服！」

一刀對準白骨神君砍了下來。白骨神君如果只顧奪劍，怕不被玄鐵大刀劈成兩段？只得向旁閃開，而葉映紅也已趁勢躍退。

白骨神君見功敗垂成，事情就壞在單窮身上，不由得大恨，也不轉身，一個「肘錘」向後撞出，「砰」地一聲，正撞在單窮胸口，此時他心中怒極，手下也就不再留情，若論內功，單窮却不是他的敵手，「克」地一聲，右胸骨已被撞斷了兩根，大叫一聲，雙臂一鬆，玄鐵大刀脫手飛起，但那刀如此沉重，飛起丈許，便向下落來，眼看落地之後，即將傳出驚天動地一聲巨響，忽然斜刺裏一個人疾穿而出，人尚未到，手中「刷」地一聲，黑影一閃，一條又長又細的軟鞭，已然激射而出，「錚」的一聲，搭在玄鐵大刀之上，就勢

一捲一拖，將玄鐵大刀拖到了身旁，叫道：「尚姑娘，你來看，這口刀全是玄鐵打就，非同——」

講到此處，突然停住，想是見到了刀柄上新被削斷的斷口，心中奇怪之極，以致於連得下面的「小可」兩個字，却未講出！

白骨神君使肘錘撞單窮，玄鐵大刀脫手飛起，到被那人揮鞭截住，當眞是電光火石般，一眨眼間的事，方敏一見劍刀相交，便躍了出來，此時才來到葉映紅身邊，道：「姑娘小心！」

只聽得那手揮長鞭，截住了玄鐵大刀的人，口呼尚姑娘，便自一怔，抬頭一看，那人正是屈天景，而他身旁，已然站着如花似玉的尚金花！

方敏一見尚金花，心內感情，便難以遏制，也高聲叫道：「尚姑娘！」

尚金花抬起頭來，向他望了一眼，又在屈天景手中，看那柄玄鐵大刀。

方敏見尚金花並不理睬自己，心中大不是味，正想再叫，却聽得身旁的葉映紅道：「這位姑娘好美啊，方俠士，你識得她麼？」

方敏回頭一看，只見她雙目流盼注定了自己，妙目中有一種異樣的深情的光輝，那種光輝是從來也未曾在尚金花那雙美麗的眼睛中看到過的。方敏心中一動，答道：「不錯，她叫尚金花，我識得的！」

葉映紅嘆了一口氣，幽幽地道：「可惜我連自己什麼名字都不記得了，連有個名字叫你記得，從你口中說出來，也不能夠！」

葉映紅的語音，本就嬌柔無比，再說這幾句話，說來又是幽怨之極，更是動人之至，就算是一個木頭人，也可以聽出她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了！方敏心中又是一動，怔怔地望了她一眼，只感到無話可說。

此時，單窮受了傷，站在一邊，運氣調治，白骨神君一見那條長鞭，便認出是西崆峒揮雲老怪的家數，同時方敏出現，都令得他要審視一下周圍的環境，再來動手，因此後退一步，六個人分成四撥，剛好成爲犄角之勢，各人相隔兩丈左右。

各人盡皆半晌不出聲，白骨神君最先開口，手向屈天景一指，道：「這使長鞭的，是西崆峒揮雲老怪的何人？」

屈天景一瞪眼道：「你是什麼人？」

白骨神君幾曾被人家如此反問過？二則，當此時機，若要得那柄綠劍，不是藝壓全場，怕也不易到手，「哈哈」仰天一笑，尖聲道：「連我都不認得了？」笑聲一起，身形便已跟着展開，疾向屈天景撲來。屈天景見他身法如此之快，大吃一驚，將玄鐵大刀向尚金花手中一送，長鞭一縮一伸，「行雲流水」，「刷」地一鞭，向前疾揮而出。

白骨神君見這一鞭來勢，已深得揮雲鞭法之秘奧，但功力尚有未逮，根本不將他放在眼中，順手一探，已將長鞭抓在手中。

屈天景只覺得手上一緊，一條長鞭的一招「行雲流水」，尚未使老，鞭竟已被人抓住，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須知在揮雲鞭法之中，那一招「行雲流水」，並不是最厲害的殺着，但是這一招，長鞭的去勢却是快疾無倫，一閃便即掣回，原是一個起勢，爲以下殺着開路的招式却就在那一瞬間，長鞭便被人勒住，對方出手之快，簡直不可想像，屈天景心裏一楞，喝道：「你是誰？」

白骨神君兩眼神光四射，冷笑一聲，道：「你是眞不識，還是假不識？」

屈天景甚少離開西崆峒，白骨神君的名頭，他當然是知道的，但是白骨神君其人，他却是從來也未曾見過，心中仍不服氣，用力向後一拖長鞭，但以他功力而論，長鞭既被白骨神君抓住，他怎麼還拖得動？反被白骨神君也向後一扯，只覺掌心奇痛徹骨，慌不迭鬆手時，長鞭已爲白骨神君奪過。

屈天景心中一驚，一看手掌油皮扯脫了，白骨神君乾笑數聲，道：「可笑！可笑！當年揮雲老怪的揮雲鞭，如何威風，怎知他的一世英名盡喪在後輩之手！」言下竟裝出不勝感嘆之狀。

屈天景此時，已可料到對方定是宇內四邪之一，不然口氣不會如此大法，又問道：「你究竟是誰？」這一下，語氣軟弱了許多。

白骨神君手一鬆長鞭向屈天景飛去，道：「接住了！」跟着一掀衣衫，「錚錚錚」三聲響，手上已多了五個精鋼打成的骷髏，連成一起，長約五尺的奇異兵刃來，尖聲道：「認得這柄白骨鎖心鎚麼？」

屈天景道：「原來你是白骨神君！」

忽然黑暗之中，一個聲音傳了過來，道：「天景，你早應該認出此人便是白骨神君了！」

那聲音來得雖然突兀，但是却一點也不驚人，語調明是柔和，但不知怎地，白骨神君面上陡地色變，一個轉身，直向那聲音傳來之處注視，屈天景則滿面喜容，叫道：「師哥，原來你也到了！」

方敏本來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依他的心思，最好趁白骨神君和屈天景動手之時，趁機溜走，但葉映紅知道白骨神君志在奪劍，屈天景又不是他的對手，他可以要退就退，要進就進，自己身形一動，白骨神君一定跟踪而至，所以才磨着方敏，不讓他走，方敏因爲心中對眼前這位少女的遭遇，大起同情，不忍拂她之意，再加尚金花在屈天景之側，尚未能與她交談，而單窮竟在古墓中幹了些什麼，也都未及詢問，因此也就緊握了軟銀杖，以防萬一有人來攻，却並不離開，一聽得突然有人和屈天景搭腔，屈天景竟然高呼「師哥」，心中不禁一驚，道：「姑娘，是有好戲看了，來的西崆峒揮雲老怪，難怪白骨神君如此吃驚！」

葉映紅道：「難道這白骨神君武功那麼高，還會怕揮雲老怪？」

方敏道：「這倒也講不定，強中還有強中手，聽江湖上傳說，揮雲老怪在宇內四邪之中，位居第二！」言下，心中似被尖刺刺了一下，因爲他想起白骨神君曾講過自己至親至愛的溫婆婆，是在宇內四邪之中，位居第一之人！

就這幾句話工夫，三支大紅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的那塊平地上，形勢又自不同，白骨神君緊握白骨鎖心鎚，踏前一步，

後退一步，步法甚是怪異，來來去去，全都不離三尺方位，看得出他正在全神戒備。屈天景剛才還像鬥敗的公鷄，此時却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顯出他十足是一個小人。

了好一會，並不見有人來到，衆人正在感到奇怪，忽然一，聽得白骨神君一聲巨叱，聲震山林：「揮雲老怪，你搗的什麼鬼？」身形飄動，疾向後退出丈許去，衆人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平地之內，未見任何動靜，不知道他何以突然間顯得如此驚惶失措，但他一躍退之後，緊跟着，衆人便發現在他原先站立的地方，地上竟然慢慢地拱了起來。

起先，祇是拱起三四寸高下，兩三尺方圓，但是轉眼之間，便高起兩尺，連單窮和白骨神君在內，衆人大是駭然，暗忖揮雲老怪武功再高，但是掘地而來，也未免匪夷所思了，正在驚愕，「轟」地一聲，那拱起的土地，爆了　來，一隻大得從未見的穿山甲，已然爬了出來。

白骨神君見出來的是獸而不是人，心中剛鬆了一口氣，一搖白骨鎖心鎚，待要向那條穿山甲擊去時，忽然「嗤」地一聲，從那穿山甲鑽出來，方圓三尺的大洞中，又靈蛇也似，竄出細才如指，黑黝黝的一條物事來，一竄出，便仰起老高，逕向白骨神君胸前「華蓋穴」點到！那「華蓋穴」乃是五臟之華蓋，人身第一要穴，白骨神君怎能被他點中？而且，他也已認出，那向自己點來的物事，正是西崆峒揮雲老怪所使的長鞭，長有四丈七尺，若是退不到五丈開外，便要爲他所制，怪嘯一聲，身形幌動，疾向外避開六七丈去，果然，那條自洞中竄出的長鞭，「嗤嗤」連聲，離地尺許，眞射出來，射到三四丈長短時，才聽得洞中「哈哈」一笑，突然眼前一花，一個人已自洞中躍了上來！

這一切，全都是變生俄頃，而且事情奇幻之極，看得人眼花繚亂，尤其是那一聲　哈哈」，和剛才揮雲老怪那一番話，大不相同，聽得人心驚肉跳，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祇是方敏心中暗忖，可能剛才揮雲老怪講那句話時，身在地底，所以聲音聽來才不那麼驚人，定睛看時，祇見那名震寰宇的揮雲老怪，生相異常滑稽，一顆大腦袋，又長又尖，却是個禿頭，頭頂凹凸不平，臉上五官又擠在一起，眉毛也淡得幾乎看不出，穿着一襲青袍，一出來，便滴溜溜一轉，目光如炬，向衆人掃射了一遍，方敏感到他望到自己，嚇了一跳，同時覺出身旁的少女，同樣吃驚，向自己靠來。

一轉之後，揮雲老怪便怪聲怪氣地道「白骨鬼，想不到多年未見，又會在這裏見面！」語音時粗時細，聽來祇令人感到毛髮直豎。

白骨神君也是一聲冷笑，道：「揮雲老怪，想不到多年未見，意外重逢之時，你竟是從地上冒了出來的！」白骨神君見揮雲老怪現身時的身法如此怪異，也不禁心存忌憚，因此才如此說法，一則是藉此譏笑，二則是想弄清他何以會從地底下冒了出來。

揮雲老怪又是「哈」一笑，道：「白骨鬼，虧你還想開宗立派，做一代宗主，竟連我是爲了捉那隻大穿山甲，以致追來此地，也看不出來，還說什麼嘴？」

白骨神君聽他如此說法，這才知道他本是練成了什麼特別本領，才能從地下冒出，原來是追捕一隻大穿山甲，這可沒有什麼出奇，將心放下，看那大穿山甲，早已逃走，便「哈哈」一笑，道：「你既是誤打誤撞來此，却是再好沒有，帶了你那飯桶師弟走吧，省得他在江湖上，丢你西崆峒的大臉！」

揮雲老怪只是「哼」地一聲，並不回答，屈天景却大怒道：「師哥，別聽他的，他想你走之後，便去奪那柄綠色的寶劍哩！」

揮雲老怪是個何等眼力之人，據他一出地洞，滴溜溜一轉的時候，已然看出那一個英俊非凡的年輕人，並肩而立的一個少女手中，所持的那柄綠色長劍，但是他同時也看出握在那年輕人手中，那一條銀光燦爛的拐杖，正是旋風島主魔母溫魂的軟銀杖，心中打了一個突，便未曾再注意看下去，此時聽說白骨神君竟會敢要奪那少女手中的綠劍，呆了一呆，笑道：「白骨鬼，你想向人家奪劍，難道就不怕溫老魔來尋你算帳麼？」

白骨神君想起溫魂等於已死在自己手下一事，心中暗笑，但因此事是趁人於危，說出來不大光彩，所以才隱忍未說，祇是冷笑一聲，並不言語。

揮雲老怪見他毫無懼色，心中也不禁暗疑，接着也已看到了白骨神君手中的奇異兵刃，暗忖這大概便是他早年仗以成名的白骨鎖心鎚了，自己來到此處並非毫無目的，犯不着爲一柄劍而和他起爭端，又是一笑道：「白骨鬼，這次便宜了你，你放心去奪劍吧，我還有事，失陪了。」

白骨神君也想不到事情那麼容易解決，聽說他要走，心中自然大是高興，也不想再出言譏諷，道：「請吧。」

揮雲老怪雖然看出那柄綠劍不是凡品，但武功到了他這種程度的，對於普通的寶刀寶刃，已不如一般學武之士，那樣注重，他說是要走，倒眞的是要走，一轉身，道：「天景，咱們走吧。」

屈天景雖然不敢違師哥之命，但他見過那柄玄鐵大刀被削斷的刀柄，知道這柄綠劍，實是和普通寶刀寶劍，大不相同之物，白白便宜了白骨神君，太是可惜，忙從尚金花手中將刀取過，道：「師哥，你看看這柄大刀！」

揮雲老怪道：「這刀是玄鐵所鑄，有什麼好看？」

屈天景道：「師哥你再看刀柄！」

揮雲老怪向刀柄一望，一見竟像是被什麼利刃削去了一截，也不禁吃了一驚，心中立即醒悟，道：「天景，是那柄綠劍削斷的？」

屈天景尚未回答，驀地裏一條長大人影，十指箕張，集臂前伸，捲起一陣勁風，已然向屈天景撲了過來。屈天景正在向揮雲老怪講話，全然不防，一見人影撲到，竟然手足無措，祇覺手中一緊，玄鐵大刀已被來人劈手抓起，但隨即又聽得師兄揮雲長老怪長笑一聲，「砰砰」兩下，兩聲似獸非獸，似人非人的怪吼傳出，眼前重又一亮，祇見玄鐵大刀，仍好端端地在

師兄揮雲老怪手上，兩三丈開外處，一個人跌下地來，在地上掙扎，不是別人，正是玄鐵大刀的主人單窮！

原來單窮被白骨神君一個「肘錘」，撞斷了兩根肋骨之後，一直在調氣補傷，她從小由金絲狒狒養大，那金絲狒狒，在各種野獸之中，生命力最是強盛，因此斷了兩條肋骨，對單窮來說根本不算是怎麼一回事，連運數遍眞氣，利用胸前肌肉收縮，將肋骨對上已斷處的位置，便已覺得痛楚大減，睜開眼來，剛好見到屈天景捧着自己的玄鐵大刀，去給揮雲老怪看，那玄鐵大刀乃是她的性命，因此一見便撲向前去，屈天景一個不防，也已然被她將大刀抓在手中。

但是單窮却料不到屈天景身旁，那個滿腦袋光禿禿的人，便是宇內四邪之一的揮雲老怪，將刀抓在手中，剛待躍退出，突然眼一花，也看不清是什麼兵刃，只覺亂糟糟的一團，疾向面前撲來，勁風習習，力道甚大，連忙舉臂去撩。

那一團物事，正是揮雲老怪的那條長鞭，他長鞭長達四丈七尺，盤成一團，一起向單窮砸到，單窮舉臂一撩之間，揮雲老怪踏前一步，長嘯一聲，中指在單窮脈門上一彈，單窮五指一鬆，玄鐵大刀便被揮雲老怪搶了過去，揮雲老怪立即橫刀，在單窮腰腹之間「叭叭」連拍兩刀，尚幸揮雲老怪也想不到那柄玄鐵大刀如此沉重，急切間祇想退敵，未以刀鋒向單窮砍去，否則祇須一刀，單窮便無生理。

但饒是這樣，那兩刀拍出，揮雲老怪也是用了七八成功力，單窮根本未曾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已然被兩拍之力，震得跌翻出去，結結實實地摔倒在地，受傷也確實不輕，倒地之後，一時之間，竟然站不起來，怒發如狂，坐在地上大叫大罵不已。

一面還抓起身旁的大小石頭，下雹也似向揮雲老怪打去，揮雲老怪舞起玄鐵大刀，盡皆擋開，心中暗忖此人武功之高，亦屬罕見，如何行事竟如市井無賴一般，全無高手風範。

却不知道單窮野性一發，並形同金絲狒狒，人性都無，連市井無賴，都比不上哩！

不一會，單窮身旁的石塊，已然丟完，她也掙扎站起身來，又待向揮雲老怪撲去，方敏在一旁唯恐她命喪揮雲老怪之手，忙喝道：「單窮，你不是揮雲老怪對手，還不快退！」

單窮認出是方敏的聲音，心中一怔，連忙後退，轉頭道：「我未曾打人，是他們先來惹我的，這柄大刀，却是我的！」

方敏道：「你且後退再說。」向前踏了一步，向揮雲老怪行了一禮，道：「此人愛刀如命，前輩不如還了她罷！」以他性格而論，本來絕不肯對揮雲老怪，尊稱「前輩」，因爲在他眼中看來，揮雲老怪武功雖高，但行事却邪惡之極，實在毫無前輩風範可言，但他爲了要在單窮口中，套出那記憶盡失的少女的來歷，那單窮若不是給她一些好處，祇怕她不肯說，是以才想在揮雲老怪手中，將玄鐵大刀要了來，還給單窮，這才勉強叫了他一聲「前輩」。

揮雲老怪並不知道魔母溫魂，先戰巒崑崙六子，再遇白骨神君，已然身負重傷，而且他意也不在那柄玄鐵大刀，而在於葉映紅手中的那柄綠劍，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一笑道：「你是溫老魔的徒弟麼？溫老魔可好？」

方敏想起自己離開旋風島時溫婆婆正身受重傷躺在石屋之中，如今正孤零零地一人在旋風島上，自己却離她如此之遠，心中不禁難過，勉強應道：「她還好！」

揮雲老怪已然將玄鐵大刀遞了過來，道：「你見到她時，代我多爲問候！」白骨神君在一旁聽了，幾乎笑出聲來！

方敏接過了玄鐵大刀，交給了單窮，單窮滿面感激之色，方敏道：「你且別走，這位姑娘，你識不識？」

單窮向葉映紅一看，搖頭道：「未曾見過。」

方敏又問道：「你可曾在一座古墓之前，以玄鐵大刀將一塊石碑砍成兩截？」

單窮面上神色一變，並不回答，方敏還想再問時，單窮突然身子一躬，向旁逸出，道：「再見了！」

「了！」字出口，人已在三丈開外，方敏一把未曾將她抓住，看她情形，已明知她知道個中情形，但是却不說出來，不知以她的爲人，尚會有什麼顧忌，待要追了上去時，却聽見葉映紅叫道：「方俠士，別去追她，你看，這兩人快要動手！」轉頭一看，揮雲老怪和白骨神君，相隔五六丈遠近已然面對面而立。

方敏知道單窮雖然身子笨重，但她却自幼在深山中長大，縱躍如飛，這一耽擱，定然追趕不上，心中的疑惑，難以言喻，但眼看揮雲老怪和白骨神君就要動手，便拉了葉映紅，後退數步。

祇聽得白骨神君道：「揮雲老怪，想不到你越活越不要臉了，竟然出爾反爾，這講話都不算數了」

揮雲老怪却怪聲怪氣地問道：「我那一點講話不算數來，白骨鬼，你倒說來聽一聽！」

白骨神君一聲冷笑道：「剛才你說不和我奪劍，爲何一見那劍能削斷玄鐵大刀，又起了貪念？」

揮雲老怪大笑道：「笑話，我只是想領教一下，你那柄聞名已久，從未見過的白骨鎖心鎚，怎說我覬覦這麼一柄廢銅爛鐵，也未免太眼淺了！」

白骨神君明知揮雲老怪是起先不知道那柄綠劍，竟然神奇若斯，連玄鐵都能削斷，所以才故作大方，如今知道了綠劍的神奇，又不好改口，便變個名兒，與自己相鬥，不論是將自己趕跑，還是打傷，那綠劍皆是他囊中之物。

白骨神君將他的心意猜透，心中自然怒極，暗忖早年宇內四邪爭名之日，自己因爲未敢使用白骨鎖心鎚，致被他得了個第二去，今日有白骨鎖心鎚在，還怕他作甚？冷笑一聲，道：「你要嚐嚐白骨鎖心鎚的厲害麼，也好，總不能不成全你！」兩腳不丁不八站定，手臂橫揮，白骨鎖心鎚「錚錚」兩聲，抖得筆也似直，向揮雲老怪一指，道：「進招罷！」

揮雲老怪怪笑道：「急什麼，論宇內四邪排名先後，理應讓你先進招才是！」

一面說，一面向屈天景一使眼色，向葉映紅呶了呶嘴，屈天景明白他的意思，是要自己看住了葉映紅，不要兩人相鬥，分明是爲了爭那柄綠劍，但是等到分出了勝負之後，人家早已走遠，豈非平白無故，爭鬥一場？便碰了碰身旁的尚金花，道：「尚姑娘，師兄叫咱們過去看住那兩個人，別讓他們走了！」

尚金花心中，又有她自己的打算，忙點頭答應，兩人身形滾動，便來到了方敏和葉映紅的前面，方敏一見尚金花走來，大喜過望，迎了上去，叫道：「尚姑娘！」但祇是叫了三個字，心中的千言萬語，竟一起湧上了心頭，竟變得一個字也講不出來。

尚金花嫣然一笑，道：「孔少島主，怎麼你一見到我，總像是有話要說，但却老是說不出來的樣子？我雖是千芥大師之徒，但是却不像師傅那樣認眞，總認爲武林一脈，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好了！」

她如此說法，分明是說自己雖然出身正派，但和邪派人物，却也一樣說得來的，方敏心中，從來也沒有認爲自己是邪派人物，因此大不以爲然，道：「尚姑娘，雖然武林一脈，但正邪總是分清楚的！」

在一旁的屈天景，見尚金花和方敏欵欵交談，心中已然大是不樂，一聽方敏如此說法，「哼」地一聲冷笑，道：「尚姑娘說什麼，你便聽着，還嘴作甚？」這句話，可是大大地合了尚金花的心思，不禁回頭向他一笑，屈天景心中大樂。

但方敏却不禁大不以爲然，他雖然對尚金花一見鍾情，但是是非非，他却仍是要分清的，但他却懶得和屈天景駁口，向尚金花道：「尚姑娘……」

尚金花一笑，道：「你又來了，究竟是有什麼事要說？」方敏漲紅了臉，講不出來，尚金花踏前一步，低聲道：「孔少島主，你是想說很愛我，是也不是？」

她這話講得聲音甚低，除了方敏以外，連葉映紅和屈天景都未曾聽到。

方敏見自己無法說出口的話，竟由她口中說了出來，不由得心花怒放，一伸手，抓住了尚金花的纖手，道：「尚姑娘，你當眞知道我的心意！」

尚金花一掙掙脫開去，嫣然一笑，道：「孔少島主，你和屈俠士都愛我，你們兩人，祇要誰能奪了那女子手中的寶劍來給我，我就愛那一個。」她這幾句話講得甚是大聲，葉映紅、方敏、屈天景三人，全都聽到，三個人俱皆一楞，都想不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方敏對尚金花一見鍾情，雖然說「情」之一字，不可思議，無可理喻，但多少也有點原因，其間泰半是爲了敬她是千芥大師之徒，但此時聽她居然講出這樣的話來，那有一點正派人物行事的樣子，簡直是以色誘人，黑道上女下三濫的行徑！不由得心中一涼，對她的滿腔熱情，在刹那之間，盡皆化爲烏有！

葉映紅雖然記憶盡失，但她以前對方敏情愫已萌，此時相逢時間雖短，方敏却對她處處照顧，感情也生得特別地快，一聽尚金花竟說方敏愛她，心中不知道是什麼味兒，呆呆地講不出話來，眼中淚花亂轉，若不是竭力忍住，幾乎掉下淚來！

而屈天景更是大吃一驚，因爲那柄綠劍，分明已被自己師兄看中，自己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奪師兄之所愛，但他本身行事邪惡，却全然不以爲尚金花這樣說法，有什麼不對！

尚金花原是和馮瑩在那小鎭上一戰之後，除感到自己在同門師兄弟中，倒還可以逞強顯能，但一和外人交手，便顯得武功不如，她如果從此知道往日之非，能夠修心養性，過上一年，再回千芥大師那裏去，必然能蒙千芥師傅上乘佛門內功。

但是她却不如此做，而將馮瑩恨之切骨，索性亂來，以爲師傅已經說過，自己難窺佛門內功門徑，已然無望，竟和屈天景來往，希望能在他那裏，學到一些本領，此時，見了綠劍，要想奪到手中，見自己一番話講出之後，方敏一步退出，屈天景呆若木鷄，心中大怒，道：「哼！說什麼愛我，全是假情假意。」

尚金花一入歧途，再加上她嬌縱的性格，此時確是一點正氣也沒有了。屈天景大是徨恐，道：「尚姑娘，這柄劍我師兄——」

尚金花怒道：「你師兄怎麼樣？」

屈天景向旁一看，白骨神君和揮雲老怪兩人，相隔三丈遠近，打橫而行，漸漸走了開去，雙目各射異光，望住了對方，雖然還未曾動上手，但是一個揮雲鞭，却如靈蛇也似，在地上竄動不已，而一個白骨鎖心鎚，也不顫自動，三隻鋼骷髏鬼魂似的，時上時下，看來兩人像是誰也不肯先出手的模樣。

尚金花見屈天景不出聲，「嘿」地一聲冷笑道：「你說，你師兄怎麼樣？」

屈天景雖然愛着尚金花，這時也是無可奈何，滿面尷尬，道：「我師兄看中了這柄綠劍，祇要他和白骨神君一分出勝負，便要前來取劍——」

尚金花「嘿嘿」連聲冷笑，道：「原來如此，所以你才不敢動手搶奪，是也不是？」屈天景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尚金花一向予取予求，嬌縱已慣，見屈天景竟然拒絕了她的要求，心中怒極，一個轉身向方敏道：「你呢？難道也有師兄管着麼？」

方敏早就想好了對策，正色道：「尚姑娘，劍是這位姑娘所有，這位姑娘在古墓中不知受了何人暗算，至今記憶全無，我們怎能趁人於危，去搶人手中寶劍，尚姑娘你若是希望得到一柄利器的話，我定然帮你留意，上古奇珍，散失在各地的極多，祇要刻意尋求，我相信要找到一柄，絕非難事！」

他一面講，尚金花一面面上變色，方敏祇講到了一半，她已然聽出方敏對她，比屈天景還不如，屈天景之所以不答應她，是因爲不敢，而方敏則是根本不想，她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祇當憑自己的美貌，一定可以令得兩人神魂顚倒，爭相爲她奪劍，奪到手中，雙手奉上，怎知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局面，也不想想本是她自己要求無理，大怒之餘，尖叫道：「好，看透你們！」一扭身，便向外跑去。

屈天景和方敏同時叫道：「尚姑娘！」方敏祇是叫了一聲，站立不動，但屈天景却向前追了兩丈許，但隨即想起師兄令



自己看管着這一男一女，若自己只顧去追尚金花，給兩人溜走，這却担當不起，因此不得已又止了步，轉過身來。

方敏始終未動，心中大是嘆息，不明白何以尚金花行事如此任性，瞧着她頎長苗條的背影，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悵惘！

呆了半晌才聽得葉映紅問道：「方大哥，那位姑娘，你很喜歡她，是不是？」

方敏一則正在心神惆悵之際，二則他心腸耿直，有一是一，有二便是二，道：「不錯，我的確很喜歡她。」

葉映紅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你既然喜歡她，她叫你奪我手中綠劍，你爲什麽不動手？」

方敏一怔，道：「這怎麽可以，劍是你的啊！」

葉映紅又低聲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你根本用不上奪，衹要你一伸手，我就會將劍給了你的！」

方敏聽出她的語中大有深意，回頭一看，見她澄如秋水的一雙秀目之中，更含有無限的情意，心中一動，道：「這又是爲什麽？」

葉映紅臉飛紅霞，道：「我也不知道，雖然你問我拿劍的話，拿到了是送給你喜歡的姑娘，但是我一樣肯給你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麽！」

葉映紅雖然沒有講出是爲了什麽來，而且她此時芳心紊亂，確是不知道自己爲什麽會肯這樣子做法，但是方敏心中却已經怦然而動，暗忖道：「難道她心目中，是因爲喜歡我的關係，才肯這樣？」

兩人變成了默默無語，好半晌，方敏正要開口講話，忽然聽得「轟」地一聲巨響，緊接着便在附近。好半晌，万敏正要撥開小林子中的樹葉，紛紛飄落，兩人正在各自出神之際，那一聲突如其來，將兩人盡皆嚇一跳，循聲抬頭看時，衹見一株古杉已然倒了下來，而兩條人影却在古杉倒下來的那一剎間，如流星飛瀉，向旁躍了開來，一個人手臂輕搖，三四丈長短的一條軟鞭，撩起驚心動魄的「嘘」地一聲，直向另一人砸到，正是宇內四邪中的兩個，白骨神君和揮雲老怪已然交上了手！

原來當兩人相隔三丈遠近，各自注視了對方的時候，兩人心中，俱都知道對方武功，在當年一別之後，大有進展。

揮雲老怪雖然自恃揮雲鞭法，天下無雙，但見白骨神君已然將白骨鎖心鎚亮出，那白骨鎖心鎚早年在江湖揚威之時，享有何等威名，他心中也不能不有所忌憚，因此不想先出手，衹想以逸待勞，發揮長兵刃的全能，以謀制勝。這兩人的功力，實則上不相上下，要取勝，非得抓住每一個可以取勝的機會不可。白骨神君自然也深明此點，所以也一直不肯先行出手。

兩人向旁各跨出十餘步，白骨神君已然來到一株古杉旁邊，猛地裏心生一計，一聲不出，左掌突伸，一掌向古杉砍了出去，順勢手臂向上一抬，按住了樹身，用力向前一推，「轟」地一聲，足有小握粗細的一棵古杉，竟被生生推斷，直向揮雲老怪倒去。一棵三丈來高的松樹，突然倒下，聲勢本就甚爲猛惡，更何況還經過白骨神君一推之力，是以所蕩起的勁風，震得樹葉亂飛，單窮所點起的那些大火把，火頭也起伏不已，有幾個幾乎爲之熄滅！

揮雲老怪無時無刻，不在用心戒備，一見古杉倒下，正向自己壓來，不憂反喜，右腕一翻，長有四丈七尺，威震武林的揮雲鞭，如靈蛇也似，無聲無息，貼地游出，同時左手箕張，向古杉迎去「叭」地一聲，三隻手指，一齊插入樹身之中，用力向前一揮，竟將成棵杉樹，向白骨神君撞了過去！

白骨神君吃了一驚，正待側身退避時，却未防到揮雲鞭已然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了自己脚下，才打橫跨出一步，樹身在他身旁尺許處「刷」地擦過，足踝上便是一緊，百忙中低頭一看，祇見揮雲鞭已將自己足踝牢牢纏住，同時聽得揮雲老怪陣陣怪笑之聲，一股大力由鞭身上傳過，想要將自己翻了起來！

白骨神君暗叫弄巧成拙，祇當古杉一倒，自己便可以趁隙進攻，怎知反着了人家的道兒！若是換了旁人，此時既被揮雲鞭纏住，除了聽憑擺佈外，一點辦法也沒有，但白骨神君究竟不是庸手，一見不好，當機立斷，看清了揮雲鞭纏住自己的方向，滴溜溜地向相反的方向，一陣旋轉，揮雲老怪也是得意過頭，祇當一出手便將強敵制住，怎知笑聲未畢，白骨神君已然脫出了揮雲鞭的羈絆，揮雲老怪覺出手中一輕，看白骨神君時，已然身在五丈開外，又氣又怒，怪叫一聲，揮雲鞭「呼」地蕩了起來，漫天鞭影，如山壓下，雖然同是一招「雲深處處」但是比起屈天景所使來不知威猛了多少倍。

白骨神君愴徨退出，揮雲老怪便立即發作，他手中雖有白骨鎖心鎚那樣厲害的獨門兵刃，但揮雲老怪一招挾着排山倒海之力攻到，却因爲鞭長的關係，人尚在四丈開外，白骨鎖心鎚的威力，施展不出，若只要躲避的話，從此便落下風，對方揮雲鞭法一經展開，一招緊似一招，簡直毫無喘息的餘地。但明知如此，除了退避以外，也是無法可想，衹得足尖一點，又向後躍出三四丈開外。

他這裏身形才動，揮雲老怪大叫一聲，說道：「白骨老鬼，要就滾得遠些，不和你家祖師爭奪那口利劍！」幾乎是同時發動，也向前竄出四五丈，揮雲鞭呼嘯尖嗥，排蕩如山，由自上而下，突然改成離地四尺，橫捲而至，已然改招爲「雲深處處」。

那一招「雲深處處」，經揮雲老怪使來，氣吞山河，眞如天際一抹白雲，突爲狂風所摧，突然舒展開來一樣，白骨神君心中暗叫糟糕，百忙中又要向旁退開時，忽地一眼瞥見被揮雲老怪撞出的那株古杉，正在自己脚旁，心中一動，暗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還是要靠這株古杉取勝？

足尖一挑，便將那株古杉，直挑了起來，兩人動作，全是快到了極點，古杉剛一挑起，揮雲鞭已然橫掃而至，「叭」地一聲，剛好抽在古杉之上。

那揮雲鞭有一個大特點，便是一碰到什麽物事，鞭身牢牢將那物事纏定，本來使如此長的軟鞭，要做到這一地步，非內功深厚莫辦，而且更在臨敵之時，其厲害也可想而知。

（未完・十四）